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person's legs and feet in a trench.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dark uniform and boots. The ground is littered with debris, including a large swastika symbol. The overall scene suggests a scene of destruction or a military trench during a conflict.

德意日法西斯覆灭记

(下卷)

● 解力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

德意日法西斯覆灭记（下卷）

战争重要进程 苏美参战

希特勒在北欧和西欧得手之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41年6月22日悍然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从此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由于苏联领导人对战争的急迫性认识不足，损失严重。后来，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苏联军民英勇奋战，胜利地进行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粉碎了敌人对莫斯科的进攻。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致使纳粹闪电战破产。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利欲熏心，积极鼓吹南进，经过一系列周密策划和准备，终于在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时间）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从而使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民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冲破“孤立主义”的束缚，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苏、美两大国的参战。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大大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

第四十一章“巴巴罗萨”计划

蓄谋已久奸计算，背信弃义打苏联；
“巴巴罗萨”即出笼，调兵遣将箭上弦。

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这是法西斯德国蓄谋已久的国策，也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早在1925年，希特勒在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写道：“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新领土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并狂妄宣称，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一生的目的，是纳粹党的基本思想。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连篇累牍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攻击。他疯狂叫嚷，“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突进。必须把俄国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

为了这一罪恶的目的，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协定。顾名思义，当时，这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1939年8月23日，苏德虽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它对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条约签订后不久，希特勒便在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俄国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已同俄国缔结了条约。但是，条约只是在对我们有用的时候才有遵守的必要。一旦我们在西方腾出手来，我们就可以对俄国作战，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一雌雄。”德国统治集团正是根据这个总的方针，不断加紧发动侵苏战争的准备。

希特勒阴险毒辣，狡猾多端。他利用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的手段，搜罗侵苏战争的伙伴。芬兰在苏芬战争后，对苏联怀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德国乘机拉拢，将其纳入侵苏战争的行列。1940年9月，德芬两国总参谋部之间，达成了共同准备和进行侵苏战争的秘密协议。芬兰统治集团倒向德国后，苏联西北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也随时有被封闭的危险。罗马尼亚自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对苏联极为不满。希特勒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便积极支扑反苏的安东尼斯库上台，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亲德的军事独裁制度。1940年10月德军进驻罗马尼亚后，苏联的黑海出口受到严重威胁。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相继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大大加强了德国进攻苏联的

力量。

1940年西欧战局结束后，德国武装力量在人数、技术装备和作战经验等方面，均已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条件成熟了。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他们，斯大林的俄国将在8个星期内从地图上抹掉。”

希特勒妄图消灭苏联的野心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制定侵略战争的计划还是在法国投降以后。1940年7月21日，他要求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为此进行准备。10天以后，希特勒在伯格霍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他说：“如果俄国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被粉碎。那时，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他设想“最初将发动两个攻势：一个是在南方向基辅和第聂伯河进攻；第二个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然后向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在莫斯科会师。在这以后，必要时将进行一次特殊作战，以获得巴库油田。”从这次会议后，拟订入侵计划的工作就逐步展开。

制订计划的工作由陆军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以及经济和军备局负责。为此，对苏联的地形、兵力、物资储备、工业设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计划制定后，德军统帅部于1940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措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演习，以检查作战计划的可靠性和现实性。这次演习后，德军高级领导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感到有许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和人力上的困难。苏联西部形若喇叭，突入越深，正面就越宽。除非在贝帕斯湖——明斯克——基辅一线以西将苏军主力歼灭，否则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扼守深入腹地时不断拉长的战线。此外，后备兵力不足，车辆汽油只有三个月的储备。有些高级将领还担心，进攻苏联可能会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错误，因而企图说服希特勒放弃这种冒险。但是希特勒一意孤行，决定暂时搁置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集中力量先击败苏联，然后再解决英国的问题。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第21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所以要用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来为其反苏战争计划命名，无非是想给这些战争涂上“圣战”的色彩。

希特勒发布的第21号绝密训令说：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的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

“巴巴罗萨”计划总的战略目的是：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该计划的制定者企图以大量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及航空部队进行“闪电”式的突然袭击，分割围歼苏联西部红军主力，尔后向战略纵深发动进攻，攻占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顿巴斯，前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并于1941年入冬前结束战争。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集中了181个师又20个旅，4300辆坦克，4.7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4980架飞机，193艘舰艇，总兵力550万人，编成3个集团军群和3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准备在三个战略方向上实施进攻。

北方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辖第十六、第十八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群，共29个师，在第一航空队1070架飞机支援下，自东普鲁士的哥尼斯

堡（今加里宁格勒）以东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大方向实施进攻，以便在有利条件下向列宁格勒推进。

中央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辖第四、第九集团军和坦克第二和第三集群，共 50 个师又两个旅，在第二航空队 1600 架飞机支援下，自波兰华沙地区向布列斯特、明斯克方向突击，割裂苏军防御的战略正面，围歼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直指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辖第六、第十一、第十七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坦克第一集群和匈牙利一个快速军，共 57 个师又 13 个旅，在第四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共 1300 架飞机的支援下，自波兰的赫尔姆、热舒夫向科罗斯坚、基辅方向进攻，夺占基辅及其以南地域内的第聂伯河渡口，然后沿第聂伯河右岸向东南发起进攻，以便协同自罗马尼亚境内进攻的军队，消灭右岸乌克兰的苏军，强渡第聂伯河，向顿巴斯发动进攻。

德军的“挪威”集团军和芬兰的东南集团军，卡累利阿集团军，共 21 个师又 3 个旅，在挪威和芬兰境内展开，由德军第五航空队和芬兰空军 900 余架飞机进行支援，夺取列宁格勒。

“巴巴罗萨”计划原规定，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后来，由于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 5 月中旬结束，希特勒决定将原定入侵的日期推迟到 6 月 22 日。

希特勒为了欺骗斯大林，为了隐蔽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对各项战争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军队的集中和展开，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欺骗和战略战役伪装措施。在外交上通过各种形式表示要与苏联“友好”，主动与苏联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一再声称要恪守这一条约。1940 年 2 月和 1941 年 1 月又与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并以此作为苏德两国“和平友好的范例”，大肆进行宣传，但暗中却在加紧侵苏战争的准备。

在“巴巴罗萨”计划签署后，希特勒一反常态，批准出售给苏联新式飞机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兵器。因为他很清楚，进攻苏联已为期不远，对方的国防工业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新技术，而做出这种姿态，倒可迷惑一下苏联。在军事上德军统帅部故意制造准备执行“海狮计划”的舆论。在英吉利海峡东岸的港口，张贴了“打到英国去，活捉丘吉尔”的标语，并给部队大量印发英国地图，配备英语翻译，在海峡沿岸集结大量渡海、登陆器材，配置假火箭，还进行了频繁的登陆演习，以此来掩饰“巴巴罗萨”计划。

为了避免苏联对德军东调产生疑虑，希特勒指令德国驻苏的外交人员向苏联进行所谓“解释”：如向波兰调集军队时，德国使馆通知苏联说，这是为了派新兵去接替即将退伍的老兵；当其部队进驻罗马尼亚时，诡称只是派了一些“教官”去协助该国进行军事训练。德军还利用实施“马利他”战役（入侵希腊）和“向日葵”战役（在北非发动战争的掩护），将“A”集团军群调到东线，并散布假情报，扬言要实施“黑葡萄”战役（占领直布罗陀）、“阿提拉”战役（占领法国南部）和“鱼叉”战役（从挪威入侵英国），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上述地区，以保障德军隐蔽地向东线调集。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早在 1934 年 1 月，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明确指出德意日结盟的侵略性，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性，并强调苏联必须从各方面作好反侵略战争的

准备。

为了加强战备，斯大林决心从苏芬武装冲突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红军的人事制度以及战略战术进行彻底的改革。朱可夫后来称 1940 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军官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将军和其他军官以及军士的军衔都得到了恢复。由于“大清洗”的原故，在这次战争中，感到训练有素的军官极其缺乏，所以开设了军官集训班。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 4000 多名军官被召了回来，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罗特米斯特罗夫和托尔布欣，后来他们都成了苏联的元帅。对军事条令做了修改，强调的重点放在指挥和纪律上。

在这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斯大林除了放手提拔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外，还着手精心选择他的最高级军事指挥员。从保卫察里津战役那时起，伏罗希洛夫就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属于革命传统派，但在芬兰战争中已显示出他还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190 年 5 月 8 日，铁木辛哥取代了他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安排在别的职位上，因为他是一个受人爱戴、赤胆忠心的人。猛打猛冲的骑兵司令布琼尼未能掌握现代战争，但他和伏罗希洛夫一样仍然在别的方面受到重用。

沙波什尼科夫则属于另一类。1903 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1910 年在总参谋部学院毕业。他思路广阔，有一个敏锐的分析头脑。在 20 年代里他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他谦虚宽厚，纪律严明。斯大林提拔他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他健康不佳，但仍保留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主管军事工程和防御工事。

1941 年 2 月 1 日，朱可夫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沙皇军队中是一名军士，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1939 年他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一带，指挥几个装甲师，战绩显赫，歼灭日军 50000 多人。他机智、英勇、果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愧为苏联杰出的野战统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提出由朱可夫任总参谋长的，显然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然而，当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他的办公室，并扼要地宣布说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朱可夫却大吃一惊。他争辩说，他是个野战军军官，毫无参谋工作经验。斯大林听取了他的申辩后简练地重复道：“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了。”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当朱可夫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几个星期以后，铁木辛哥告诉朱可夫，斯大林曾询问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得如何，并且要他亲自去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忐忑不安。“他可能会向我问些什么呢？”“什么都问，”铁木辛哥答道，并补充说，“可是你要记住，他不愿听冗长的报告。你给我讲上几个小时的事，你得在十分钟内给他讲完。”“十分钟内我能对他讲些什么呢？这些全是严肃的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你要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他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就集中讲讲关键问题吧。”

斯大林是个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对大事尤为注意，凡有关加强武装部队的各项工作，从挑选高级军官到实现机械化的计划，特别是采用 T—34 型坦克和新式火箭炮（喀秋莎）等，斯大林都没有依靠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或其他机构的正式会议。他重视直接的个人接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经常同铁木辛哥、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麦赫利斯等人讨论到深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他打过招呼之后，随即问道：“你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

“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哦，那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朱可夫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重述了一遍，然后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人打仗吗？”莫洛托夫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等一等，等一等……”斯大林阻止莫洛托夫。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进行。斯大林问朱可夫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这位新任总参谋长说：“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了。”随后他们又就红军的装备、训练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据朱可夫回忆，这次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养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末了，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尤其是武装部队的训练和装备问题，要迅速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在联共召开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强国防工业的决定。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消领导职务。大会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作为国防基础的国民经济，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了1.2倍。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兴起。

联共中央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一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派出了著名的专家。从建厂到生产，斯大林亲自为国防工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要求

他们完成预定计划。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年9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岁，中学毕业生服役年龄为18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3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士兵和初期指挥人员延长到4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5年。到1941年1月1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较1939年增加了1.8倍，总数发展到42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对国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这个协会的成员达1300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人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人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所学院，10个附设在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这些训练，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陆海空军的装备也大大加强。仅就空军来说，1940年底航空工业比1939年增长了70%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了新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架新式飞机。

1940年春夏两季，德国部队对西方的闪电式进攻更加剧了苏联战备的紧迫性。希特勒继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又于5月侵入荷兰和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但是，使苏联人感到震惊的还是法国的一败涂地。德军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斯大林原以为法国军队有马奇诺防线做掩护，是安全的，它拥有绰绰有余的力量应能顶住德国人。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身上了。苏联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除了赞赏英国单枪匹马地反对德、意的立场外，普遍担心英国会同德国媾和，使希特勒得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斯大林决定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及反坦克部队。按照计划，要装备齐这些新建的机械化部队，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辆，总共需要坦克32000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是办不到的。为此，斯大林号召加紧生产，延长工作时间。他说：“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大约就在这时，斯大林要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国入侵可能采用什么计划，起草一份全面的参谋报告。在1940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否定了这份报告。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将在波罗的海和普里皮亚特沼泽之间，针对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仔细听取了这一汇报，并几次走到地图前，然后不以为然后他说：“我不明白总参谋部为什么拟定了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方向的方针。有一种说法认为，希特勒将沿最短的路线对莫斯科实施主要打击，但是，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

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希特勒已在巴尔干站稳了脚根，看来他准备对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全党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没有人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前些日子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和第十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大约 100 个师转移到西南方向，对战争初期的方针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1941 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也缺乏充分考虑。当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认为，像德同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对希特勒的“闪电突击”和雄厚的人力、物力估计不足。并认为敌人兵力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也会像苏方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都相差悬殊。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 3180 万吨，煤 6.964 亿吨。苏联钢产量为 1830 万吨，煤产量 1.659 亿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德同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 300 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 1940 年比 1939 年增加了 2/3，比 1932 年增加 21 倍。1941 年德国工业生产了 11000 多架飞机，5200 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 多门 75 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170 多万枝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截止 1941 年 6 月，德国军队比 1940 年增加了 355 万人，总数达到 850 万人，即 214 个师。而苏联到 6 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 500 多万人。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1941 年 3 月底，苏联政府已经获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他们谈判的内容，莫斯科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因此，保卫苏联的远东安全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了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在松冈途经莫斯科时，经过多次谈判，苏日双方签订了“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时，故弄玄虚，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给朱可夫这位哈勒欣河战役的司令官打电话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

“松冈只想同你认识认识。”

显然，在 1941 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德两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正常关系，

但却日益紧张起来。3月，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然而，3月27日，在南斯拉夫爆发了反对亲德政策的暴动，结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同南斯拉夫的新政权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无情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斯大林却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他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他们，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训练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几乎必然会在1942年发生，但这就会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到8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有意做出“亲善”的外交姿态，继续煞费苦心设法防止任何像是挑衅的行动。1941年6月14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了一项声明，进一步强调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说德国“和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恪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并且否认从伦敦散布出来的“两国在近期会爆发战争的谣言”。柏林方面对这些姿态置若罔闻。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实施他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关于消灭俄罗斯的计划》的密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内心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

在这些日子里，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异常紧张，斯大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强大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尽量防止战争在1941年爆发。但是否能获得成功，他没有把握。这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谣传送到他面前。德国的参谋长于1941年2月15日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训令”，以掩盖“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传出的假情报说：“德国军队的东线调动，原属于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受到了这种假情报的影响。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背离俾斯麦的东方政策的传统，即“要求德国在西方进行战事时，应该避免对俄国的战争”。

1941年4月初，丘吉尔给斯大林发了一份“亲启”电报，提醒他注意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此后，英方于6月18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紧急警报。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都提到了德国人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斯大林对这些报告均持怀疑态度。他仍然极不信任英国。他既不信任张伯伦，也不相信丘吉尔。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丘吉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在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于1941年5月11日飞往苏格兰，这更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秘密外交活动的怀疑。

1941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

害。“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敌对，以收渔翁之利。”

斯大林对希特勒“过分小心谨慎”，一再迁就，总希望推迟战争爆发，最后导致了适得其反。对德国无数次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来作应有的反应，纵容了一天变得蛮横无礼的希特勒，使他相信苏联软弱。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即德国军事机器的弹簧缩到准备对苏联实施致命打击的时候，斯大林还希望能防止发生可怕的冲突。但是，柏林已作出了决定：使用外交语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941年6月1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曾要求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争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但是，斯大林对战争的突发性、急迫性估计不足，惟恐敌人借故挑衅。没有立即下达命令。

6月21日夜，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对苏联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是德国将领们把这个逃兵送来，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作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时间已经晚了。

斯大林做了这样的处理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要在卧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下，突然有人敲门。门声刺痛了他的心：任何时候都不曾有人这样唤醒他，也许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难道战争爆发了？斯大林勒紧睡衣走了出来，卫士长向他报告说，朱可夫有急事打来电话了。随后，总参谋长在电话上向他报告了德军空袭基辅、明斯克等城市的情况。这一切表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情——战争终于爆发了。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只见他拿着听筒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粗声粗气地骂道：“希特勒这个大流氓！”

斯大林终于明白了，事实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错了，而这一错误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章苏德战争爆发

百万德军气势凶，最高统帅急调兵；
苏联军民齐奋战，严酷考验识英雄。

正当斯大林对纳粹入侵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就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一场狂风暴雨，遮天盖地而来。德国的盟友和仆从国家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这场罪恶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役，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6月22日5时30分，当大批德军已进入苏联国境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才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充满了陈腐的谎言和捏造。照会说，德国信守德苏协定，而苏联一再破坏它，对德国进行了“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由于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条漫长的战线上”，它“威胁了”德国的安全。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接着，意大利、匈牙利、芬兰追随希特勒德国，也相继发出照会，对苏联宣战。就这样，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法西斯匪徒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六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吹牛皮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战争一爆发，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号召全体苏联人民起来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并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以及有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参加的最高统帅部，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击敌人，争取胜利。

就在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发表了广播演说，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勇敢投入战斗，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莫洛托夫说：

强迫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奴役法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挪威人、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希腊人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嗜血成性的德国法西斯执政者。

苏联政府现在表明它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英勇的陆军和海军以及苏维埃空军的大无畏的神鹰们，一定能光荣地履行他们对祖国、对苏维埃人民应尽的天职，一定能给予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同做慢自大、胆敢来犯的敌人交锋，这并不是第一次。当年我们的人民就曾发动卫国战争来回答拿破仑的“远征”俄罗斯，而使拿破仑吃了败仗，落得败亡的下场。狂妄自大竟敢向我们国家发动新的“远征”的希特勒，也必将落得同样的下场。红军和我们全体人民，必将为祖国、为荣誉、为自由而进行一次胜利的卫国战争。

苏联政府现在表明它的坚定的信念：我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全体男女公民，必将对自已的义务、对自已的劳动采取应有的自觉态度。我们全体人民如今必须做到大家空前的团结一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求自己并且也要求别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表现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愧做个真正的苏维埃爱国者，努力保证供应红军、红海军和空军所需要的一切，以便保证战胜敌人。

政府现在号召你们，苏联的男女公民们，要把你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团结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定要失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对苏联红军来说，1941年6月21日之夜，是个难忘的不眠之夜，苏联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奉命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通宵达旦地传达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收听前线司令员发来的特急电报，所有的来电都报告敌军正在进行空袭，局势十分严重。

22日凌晨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通过高频电话首先报告：“据舰队情报部门报告，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我岸接近；舰队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请予指示。”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基赫将军报告，德国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以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这些电报都送到斯大林那里，经过研究，决定“猛烈还击，并坚决歼灭进犯之敌”！

凌晨4时30分，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站在桌子旁边，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显然他很震惊。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的时刻之一。他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推迟这场战争。他曾想把战争至少推迟到第二年春天。他以为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他失败了。武器正开始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武装部队，紧张的训练正使部队的纪律和效率日益提高。他常对别人说：“再有6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现在，斯大林知道自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他们都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们都为他所左右，相信他的过人智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现在认识到这完全是他的责任。他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他被这个盗世英雄欺骗了。社会主义苏联正面临一场浩劫的威胁，这场浩劫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及其一切成就。

在6月22日凌晨会议上，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商讨之后，授权发出第二号命令，号召各军区向入侵者进攻。事后证明，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红军正混乱地退却，通信联系中断，莫斯科失去了同普里皮亚特河以北的部队和其他军区的联系。正如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所写的：“6月22日拂晓，所有西部边境军区同部队的有线通信都遭到了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传达命令。德国人预先投撒在我国领土上的破坏小组，在多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联络人员，袭击我军指挥人员。至于无线通信，边境军区的大部分还没有这种装备。因此，通信联络就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6月22日晨8时，总参谋部查明了以下情况：

——德国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西部、基辅和波罗的海沿岸3个特别军区的许多机场，首先是来不及起飞和分散在各个野战机场的飞机受到了严重损失；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和铁路枢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军基地，遭到了轰炸；

——在苏联西部边境全线，同德国地面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在其他许多地段，德军已开始同红军交战；

——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各步兵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来不及占领预先构筑的阵地，从行进间加入战斗；

——列宁格勒军区管辖地段暂时是平静的，敌人毫无动作。

鉴于上述情况，斯大林手里拿着未吸完的烟斗，默默地在办公室踱来踱

去。大约在6月22日下午一时，斯大林打电话对总参谋长朱可夫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把瓦杜丁留下吧，让他来代替你的工作。”

然后，斯大林稍带点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朱可夫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家人不要等他，就立即飞往基辅。赫鲁晓夫在那里同他会合，然后乘车前往捷尔诺波尔，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已经按照列宁在内战时期的做法，派自己信赖的得力代表到关键地区去。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为了同前线保持直接的联系，帮助那些经验不足的指挥员，同时也为了显示他的存在。说明在艰难的时刻，领袖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统帅部的代表抵达前线后，首先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和问候，这使红军指战员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迅速整顿部队，把被敌人的进攻打得七零八落的部队收拢在一起，转入积极的防御，并不失时机地对敌人进行反突击。

6月23日，朱可夫作为统帅部的代表，来到机械化第八军军长里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从这位军长及其参谋人员的外表就不难看出，他们是经过了艰难的跋涉的。部队很快从德罗戈贝奇地区到达市罗德地区，情绪高涨。看到里亚贝舍夫及其参谋人员，使朱可夫想起了光荣的坦克第十一旅和它的勇敢旅长雅科夫列夫，想起了这个旅的战士们1939年在哈勒欣河巴彦察干山英勇地粉碎敌人的情形。他想：“这些人将来和现在打起仗来不会比他们差，要紧的是，反突击不要发动得过晚。”

里亚贝舍夫在图上指明了他的第八军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向这位总参谋长报告了部队的状况。他说：“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用来进行全部集中、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我们军要到6月24日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这时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走进帐篷。他们刚想自我介绍，就立即传来一阵德国俯冲轰炸机特有的尖叫声和随之而来的炸弹爆炸声。朱可夫看了看里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伞神贯注地工作着，就像在野外演习时一样。

6月24日，里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八军，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转入进攻。这个军训练有素，而且装备有最新式的坦克，大家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与此同时，卡尔佩佐将军指挥的机械化第十五军，也在拉杰霍夫以东展开进攻。这两个军给予德军的打击，特别是机械化第八军的顺利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当负责掩护克莱斯特集群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右翼的敌步兵第五十七师被歼之后，尤其是这样。

德军第四十八摩托化军，这天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希特勒匪徒不得不用全部空军来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得这个军免遭溃灭的危险。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写下了下面一段话：“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楔子……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一坦克集群的南翼转入进攻。”

6月25日至26日，战斗行动不断扩大。德军投入了大量作战飞机。空

中和地面都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双方损失严重。德国航空兵往往抵挡不住苏联飞行员的勇敢攻击，逃回自己的机场。由于德军先头部队到达杜布诺地区，里亚贝舍夫将军奉命率第八军转向这里。苏联机械化第五军的主力，然后也指向杜布诺。正在向杜布诺前进的还有步兵第三十六军和机械化第十九军。杜布诺地区 6 月 27 日起，开始了残酷的战斗。

但是，苏联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至今，司令部仍没有同各集团军司令员建立稳定的通信联系。各师和各军不得不彼此孤立地同敌人作战，缺乏同友邻部队、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缺乏上级的有力领导。对此，斯大林焦急不安，认为一切都怨西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责怪库利克元帅毫无作为。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从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报告说，库利克 6 月 23 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但他的联络中断了。过了一些时间以后，总参谋部依靠各种来源的情报，终于查明，德军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已在这两个方面军的许多地段上完成了突破，并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迅速推进。面对如此严重情况，斯大林命令组成预备方面军，并在苏谢沃，涅韦利、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切尔尼戈夫、杰斯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展开。预备方面军编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以便加强纵深的防御。

6 月 26 日，德国第三十九摩托化军抵近明斯克筑垒地域，同苏联派往这里的尤什维克将军指挥的步兵第四十四军发生激战。后来占德里安的坦克集群所属的第四十七摩托化军抵达明斯克西南接近地时，苏联守军的态势便急剧恶化。纳粹空军对明斯克进行狂轰滥炸，城市一片火海。有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被炸死。

在明斯克近郊进行着顽强的战斗。苏步兵第六十四师、第一百师和第一百六十一师打得尤其出色。他们击毁了敌人 100 多辆坦克，歼灭了几千名法西斯匪徒。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方面军统帅指挥不力，形势仍十分险峻。

6 月 26 日，斯大林给在捷尔诺波尔的朱可夫打电话，要他立即回来，研究西线战局。他说：“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了明斯克。我不明白巴甫洛夫是怎么啦。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回莫斯科？”

当天深夜，朱可夫飞抵莫斯科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笔直地站着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第一副总参谋长瓦杜丁中将。他们两人苍白瘦削，眼睛由于失眠充满了血丝。斯大林的脸色也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斯大林同朱可夫点头问好以后，说：“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随手把一张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放在桌上。

“我们需要 40 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朱可夫说。

“好吧，40 分钟以后再向我报告。”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等人走进隔壁一个房间，开始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和红军的作战能力。

西线的形势的确非常严重。第三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第四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一些在前几天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的散乱兵团，从多克希齐—斯莫列维奇—斯卢茨克—平斯克一线向别列津纳河撤退。这支疲劳的部队，受到强大敌军集团的追击。鉴于上述情况，除建议使用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

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莫济里一线进行防御以外，还应当使用统帅部预备队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八集团军，立即着手在后方地域沿谢利扎罗沃—斯摩棱斯克—戈梅利一线构筑防御。除此以外，还建议立即由莫斯科民兵师再组建2至3个集团军。

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并立即发出相应的命令。

这些建议都从一个总任务出发，即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以疲惫敌人，将德军阻止在某一防御地区，然后集中必需的兵力组织反攻。但是，将敌人阻止在哪里？哪里是合适的反攻点？有多少部队用于反攻？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都难以做到心中有数。

6月27日10时零5分，总参谋长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向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传达了统帅部如下内容的命令：

要求司令部迅速找到所有的部队，同指挥员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敌我态势，给部队提供作战的一切必需品；查明需要给哪些部队空运油料和弹药，以免他们丢掉贵重技术兵器，特别是重坦克和重炮：将留在敌人后方的部队，指定按三个不同的方向集中。另外，提请司令部注意，敌机械化第一梯队已经脱离自己的步兵很远，这在目前是敌人的弱点，如能对敌机械化部队实行夜间进攻，必将取得重大胜利。

在贯彻执行上述命令中，虽然指战员表现了集体的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西方方面军所有地段的形势仍继续恶化。6月28日傍晚，红军被迫撤出明斯克。法西斯军队进城后，对城市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毁坏了大半个城市。

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总参谋部。他情绪低落，对西线混乱状况十分愤怒。朱可夫用电报同巴甫洛夫将军联系，但局势显然已无希望了。第二天，斯大林命令朱可夫把巴甫洛夫召回莫斯科。巴甫洛夫抵达时，朱可夫简直难以认出他来，在8天的战斗中，他的变化太大了。巴甫洛夫被撤职，他与西线的其他将领一起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然后全部被枪毙了。

为了进一步鼓舞斗志，振奋民族精神，7月3日，也就是德国入侵后的第十二天，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词藻。斯大林呼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的俄罗斯天性。他以朋友和领袖的姿态讲话，这讲话给了人民所期待的信念。在各地收听广播的苏联人中，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和振奋了爱国之心”。后来在几个方面军发挥杰出作用的费久宁斯基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是斯大林的开头语，同他通常讲话的形式截然不同，立即把听众与他团结在一起了。接着，他带着体贴人民的心情和对敌人无比愤怒的强烈感情，描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一字一句都迸发出他自己要争取胜利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他说：“希特勒从6月22日起开始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针对人们思想上存在的疑问，斯大林说：“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

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斯大林解释道，苏德条约本来是为了求得和平，或者至少推迟战争，但希特勒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协议，发动突然袭击，他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有利的地位，可是他在政治上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

斯大林用简明的语言使人民深切地认识到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毁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莫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组织，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为德国公爵和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

斯大林告诉苏联人民，他们正在同一个疯狂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必须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他们必须消除后方的混乱和恐慌。接着他又强调指出，对某些地方，必须执行焦土政策。他说：“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铁路上的全部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斤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该绝对销毁……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联络，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被占领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

斯大林指出：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苏联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帮助苏联的宣言表示衷心地感谢。接着，他号召苏联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危难时期，一个能反映共同目的、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党，党应当善于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明确指出他们的奋斗目标。斯大林发出了战斗号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苏联全国人民都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了。苏联各族人民，都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爱国主义目标——保卫自己的祖国——而站起来了。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使全苏联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阵营，奋不顾身地投入反法西斯的卫国解放战争。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深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根据党中央的决定，7月间改组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机关，重新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从战争的第五天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始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上前线。战争爆发前后，红军中有共产党员56.3万，而仅在战争爆发后的头6个月内，就有110万共产党员奔赴前线。他们成为军中党组织的支柱。不仅

红军的政治素质提高了，而且党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据朱可夫回忆，战争头几天内就有 50 多名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0 多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的书记，以及一些有名望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根据联共中央的决定，被派去直接担负军事工作。党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以加强国家战时生活和军队作战行动的各个方面的集中领导。

要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后方，必须不间断地、充分地供给前线有训练的预备兵力、装备和给养。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开始了工业和运输业的改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农业的动员。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成千上万家工厂，昨天还在生产平时需要的产品，今天就转而生产弹药和技术兵器了。

希特勒占领了西部最重要的经济地区，使不少军区的动员工作陷入了瘫痪，千百万苏联人和大量贵重物资遗弃在敌人后方。生铁、钢、钢材、电力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急剧下降。新的工业中心受到了威胁。必须采取某种非常措施，拆下尚存的工厂，迁往东部，同那里的企业合并，然后，以这部分国土为依托，猛烈打击敌人，歼灭敌人。

7 月 4 日，也就是在斯大林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要向东部地区疏散 1523 个工业单位，包括 1360 多个主要军械厂，其中有许多规模庞大。这些工厂要在 1941 年 7 月到 11 月被迁完，并迅速恢复生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苏联工业向东部地区转移，并立即投入生产，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企业的拆卸、装运经常在敌机轰炸下进行。成千上万满载人员和物资器材的列车，川流不息地驶向东方。从 1941 年 7 月到 11 月，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地区，转运了 150 多万车厢的物资设备，使数以千计的大型企业迁至乌拉尔、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

为了加强战备，早在战前，苏联政府就在乌拉尔、西伯利亚、扎沃尔日那等地区加速建成了一批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生产基地，它打下了成为苏联战时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战争爆发后，又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新建、扩建和迁移了大量的企业，保证了源源不断的战时供给，这不仅在苏联的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实行了边建边生产、边迁边生产的方针。因此，工厂还未完全建成，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炮弹以及很多其他技术装备的军工产品就从工厂生产出来，运往前线。人们全力以赴，昼夜加班生产，因此总的生产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这里反映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戈培尔就曾说：“看来有点神奇，从俄国广阔的荒原涌出一批又一批人群和技术装备，好像有个大魔术师能够用乌拉尔的粘土塑造任何数量的布尔什维克人员和技术装备。”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在战时拆迁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劳动功勋，就其规模及其对祖国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与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苏德战争的进展，引起了全世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1941 年冬季到来之前，丘吉尔和罗斯福脑子中的问题是，苏联正在奋力挽救自己免于失败和崩溃的命运，这种努力究竟能维持多久。英美军界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抵抗很快就会被粉碎。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于 1941 年 7 月 30 日抵达莫斯科，霍普金斯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是个出色的人物。他体弱多病，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

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他从斯大林的谈话中受到鼓舞，并很快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他在以后的苏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当苏联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失利，西方盟国领导人天天都在担忧苏联会顶不住的时候，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很快他说几句俄语欢迎我。他简短有力和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热情地微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或举止。就像是同一架各部件都配合得非常协调的机器谈话，一架有智力的机器。他所提的问题清晰、简明、直截了当……他对问题的回答从容不迫、毫不含糊……假如他永远像我听到的那样谈话，就不会浪费一个音节。如果他想给一个粗率的答复缓和语气，他就喟然强作笑容，这是一种冷淡而又友好，严肃而又温暖的微笑。他并不向你讨好。他似乎没有怀疑。他向你担保俄国顶得住德军的猛烈攻击。他想当然地认为你也没有什么怀疑。他常常笑出声来，但笑声瞬息即逝，也许有点讥讽味道。他不作闲聊。他很有幽默感，见解深刻……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离开，谁也不会忘记这位俄国独裁者这时的形象——严肃朴实，饱经风霜，意志坚定，穿着像镜子一样发亮的靴子，结实宽松的裤子和紧贴合身的上装。他没有佩带任何军用或民用的装饰品。他身体粗壮，就像足球教练员梦想中的一位守门员。他身高约 5 英尺半，体重约 190 磅。他的双手粗大，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坚实。他的嗓音很粗，但总有所控制，抑扬顿挫恰到好处。

斯大林就苏联的形势给霍普金斯描绘了一幅欢乐的图画。他预言，莫斯科，列宁格勒各条战线，最迟将于 10 月初稳定下来。此时，他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坚信，希特勒必败，反法西斯人民必将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大丈夫气概和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导致了美国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协调和合作。

在 1941 年 9 月初，斯大林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克里沃罗格和其他地方的丢失，“使苏联面临致命的危险……摆脱这一艰难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今年在巴尔干地区或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要在 10 月初给苏联供应 3 万吨铝，每月至少援助 400 架飞机和 500 辆坦克（小型或中型）”。斯大林强调指出，“没有这两项援助，苏联不是被打败，就是被严重削弱，以至于长期无力在反希特勒的前线开展积极的战役来帮助盟国”。

在斯大林与丘吉尔关系的背后，潜藏着他对英国人的不信任。丘吉尔当然与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大为不同，而且英国政府已放弃鼓励希特勒在东方进行战争以确保西方和平的政策。但斯大林把英国人看作是“捉摸不透和不定向的人”。苏联军民也认为英国政府是在保存自己的实力，让苏联人孤军作战。

在战争初期，苏联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且战且退，实行战略防御，其主要目的是：

——把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在各个防御地区内，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派往前方，在重要的方向上展开；

——使敌人遭到最大限度的损失，疲惫和削弱敌人，借以造成敌我之间力量的某种平衡；

——保证党和政府内迁居民和工业措施的执行，使工业转入生产战时所需要的物资；

——集中更多的兵力转入反攻，挫敌锐气，在战争过程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改变力量对比，夺取主动权，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自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军实施战略防御，至 1942 年 11 月 18 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胜利结束防御战役，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赢得了时间，积蓄了力量，创造了经验，为以后大量歼灭敌人，迎接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章力挽狂澜

运筹决策有神功，面对强敌巧用兵；
力挽狂澜战局变，力拔山河是英雄。

在同法西斯斗争的日日夜夜，斯大林全神贯注于局势的发展。整个战争期间，甚至在德军打到莫斯科城郊的时候，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也一直在莫斯科，这对苏联人民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侵略斗争，扭转战局，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41年7月初，德军对首都的空袭加剧，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基洛夫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部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代表。

国防委员会的最高统帅部会议，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会上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每次军事行动的战役计划均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样就能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1年6月22日以来战争失利的原因，斯大林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主面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组织和战略问题的决定，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总参谋部，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日常工作机关，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具体实现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策，并从组织上保证其贯彻执行。

为了改进对各个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日丹诺夫，参谋长为扎哈罗夫；西方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布尔加宁，参谋长为马兰金；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

司令为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赫鲁晓夫，参谋长为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像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个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命令的机构，因此，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为了加强对方面军的领导，最高统帅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的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重大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充当统帅部的代表呢？首先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场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策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朱可夫曾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下15次。哪里有困难，斯大林就派朱可夫到哪里去。他成了解决问题的能手。这除了他的卓越的指挥才能外，还由于他具有副最高统帅的地位，他能够开诚布公地和斯大林交换意见，斯大林也非常尊重他的才能。朱可夫不仅善于解决战场上的问题，而且还善于说服最高统帅改变他在暴怒之下所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

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被派往各个方面军。他和朱可夫不只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像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 and 组织工作。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

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组织第一批红军正规部队的经验，参加了国内战争。当国内的反革命被粉碎，外国干涉者从苏联国土上被赶走后，他指挥一个团达七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刻苦学习并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识广阔、深思熟虑和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1936年，华西列夫斯基被送进总参军事学院深造。在这里他研究战役问题的知识能力增强了，军事素养加深了。1939年后他开始在总参作战部工作，成了统帅部拟定最重要计划的领导人。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他直接参加了拟定抗击敌人突击和在通往莫斯科的地段上粉碎法西斯德军的战役计划工作。

从战争最初的几个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与斯大林有密切接触。最高统帅部绝不容许那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经常要求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不只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部队工作，每次都准时圆满地完成任务。他给最高统帅部的每一个报告，都是非常全面

而又是极其明确的。最高统帅很赏识他的这种素质，所以，当需要深入分析某个问题、制定某种可靠的决定、提出某项完善的建议时，斯大林常常把他派到前线去。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很善于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既灵活，又很坚定。

原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和副总长的安东诺夫将军，也是最高统帅部中斯大林最宠爱的将领之一。安东诺夫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卓越的组织能力，清醒的头脑，坚毅的精神，并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在华西列夫斯基外出期间，他一直承担着总参谋长的重任。安东诺夫是一个辛勤工作而又精通参谋业务的人，所以他能把握领导几百万大军的军事行动的一切线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他知识渊博，当时又年轻力壮，所以他把一切工作都处理得很完善。安东诺夫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在呈送报告给最高统帅时，都必须抄送一份给“安东诺夫同志”。其所以如此，他敢于直言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报告始终如实反映情况，无论听起来多么令人不愉快。必要时，安东诺夫也敢于反对斯大林的意见。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等人，从外表看很不一样，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坚毅、勇敢、精明能干。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真正代表。他们对战胜法西斯强盗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每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意图和计划，通常是在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其中包括各方面军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个主要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进行研究讨论，最后再由总参谋部协同方面军根据最高统帅的意图，制定实施战役的计划。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凡是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亲自认真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他对重要问题一丝不苟，对下级要求也特别严格。

斯大林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作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提出新的任务。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作战部与最高统帅之间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在这之前，斯大林是通过总机给作战部打电话的。有一次，因为占线，他未能立即打通。过了几分钟以后，作战部长受到批评并接到命令：“通知有关人员，架设一条专线。”

这样又给他们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听筒上带有 10 米长的电线，这对于参谋人员看着地图汇报情况是非常方便的。

每天上午 10 时至 11 时，偶尔也稍迟一点，斯大林亲自打来电话。有时先问好，但经常是直截了当地询问：“有什么新闻？”

作战部长于是开始汇报情况，通常从战斗行动最激烈的那个方面军谈起，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段谈起。情况依次汇报，每个方面军的情况分别汇报，形式不拘。如苏军行动顺利，汇报通常不会被打断。在电话中只偶尔听到几声咳嗽声和吸烟斗时吧嗒嘴唇的声音。

据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的什捷缅科将军回忆，在汇报中斯大林不允许漏掉任何一个集团军，即使昨晚在该集团军地带内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情况，也不允许漏掉。如果漏掉了，他会立刻打断汇报，问道：“卡扎科夫集团军的情况怎么样？”

最高统帅从不容忍哪怕是微小的撒谎或文过饰非的现象，对于犯有这类过失的人他严厉惩罚。一次，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由于没有如实报告敌人夺去一个重要的居民点而被撤职。

晚上，照例是由总参谋长带着标好的地图向最高统帅当面汇报。一接到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即乘车沿着人烟稀少的莫斯科街道进入克里姆林宫，绕过最高苏维埃大厦，通过伊万诺夫广场，转入斯大林的宿舍和办公室所在地的所谓“小角落”。斯大林的办公室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

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世界地图。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子旁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波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一般紧迫的重要文件，都由他口授或由他亲手起草。他不习惯任何事情都让秘书代劳。

斯大林身材不高，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朱可夫元帅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他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下定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朱可夫强调指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朱可夫说，“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

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作为领袖，作为统帅，他以卓越的才能和魄力，迅速扭转了战争初期由于估计失误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苏联各族人民认定斯大林是他们英勇气概、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的化身。“为斯大林而战！为祖国而战！”有力地鼓舞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当战争进入第二个月，希特勒所谓要在6周内消灭苏联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叫嚣，化成了泡影。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希特勒仍狂妄地宣称：“俄国快要完蛋了。”

在卫国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占优势，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在战争开始后的3个星期中，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到500公里，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300到350公里，中央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到600公里。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苏军被迫向内地退却。到7月中旬，敌人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一部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突入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进抵通往列宁格勒的要冲，威胁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在这一时期苏军的损失是：28个师被击溃，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一半。此外，还有200个燃料、武器和弹药库沦入敌手。结果，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更加有利于德方。希特勒为此得意忘形。10月3日那一天，他由前线回到柏林发表讲话说：“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在德军处于暂时优势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战略防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进行积极防御，把坚定顽强的抵抗和对敌人的反击紧密结合起来。斯大林指出，战略防御方针的目的，就是要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削弱并最终消除德军的暂时优势，争取时间，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为红军争取主动和转入反攻准备条件。

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战略防御方针，苏联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防御战，同时还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7月10日，德中央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德军的意图是，以强大的突击兵团分割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将其主要部分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长驱直入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一定要阻止德国坦克前进，在重组兵力时，坚决将敌军顶住。斯摩棱斯克是进攻莫斯科的咽喉要地，距莫斯科只有370公里，要保卫莫斯科，必须在这里阻截德军。

然而，从这次战役一开始，苏军处境就很不不利。苏联西方方面军在第一线只布置了24个师。由于兵力武器不足，苏军未能建立纵深梯次配置。部队的防御实际上只建立了第一线配置。敌中央集团军出动了第二、第三坦克集团军，第二、第九集团军，共29个师。在兵力、大炮和飞机数量上，德军比苏军多1倍，坦克多3倍。

斯摩棱斯克战役是在极其宽广的地区展开的。从北面的伊德里察、大卢基，到南面的洛耶夫、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南北约600公里。西面从波洛茨克、维帖布斯克，到东面的雅尔采夫、耶尔尼亚，纵深200多公里。战役初期，德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纳粹第三坦克集团军前进了150公里，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西北的5个城市，从西北面紧紧围住了苏军第十六、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的阵地。在西南部，德军第二坦克集团军前进了200公里，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西南的4座城市。战斗非常激烈。

在斯摩棱斯克市区，苏军守卫部队奉命实行“总体防御”。全城青壮年

组成民兵，准备随时增援守城部队。当德寇于7月16日打进斯摩棱斯克时，当地军民奋不顾身，同德寇浴血奋战。最后展开巷战。苏联军民用刺刀、手榴弹保卫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幢房屋。但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太大，7月16日夜，德军坦克部队终于占领了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失守以后，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指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组织反攻。为此，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中调拨出20个师给铁木辛哥指挥，以加强西方方面军。7月23日至25日，苏军从别累伊—亚尔策沃—罗斯拉夫里向斯摩棱斯克实行反击。这时，被围困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军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大部也发动攻势，突出重围，与西方方面军的主力会合了。苏军的这次反击虽未能消灭进犯斯摩棱斯克的德军，但却有力地牵制并严重地削弱了德军，使德军遭受很大的损失。到7月底，德军步兵损失20%，坦克损失50%，因而不得不转入防御。

8月初，希特勒窜到前线，敌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向他汇报说，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坦克。8月6日，希特勒又窜到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司令龙德施泰特要求增援。希特勒看到中央集团军已占领斯摩棱斯克及其南北广大地区，而南方集团军群遇到了苏军强大兵团的反击，还停留在第聂伯河的西岸，基辅仍未攻克。因此，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坦克集团军和第二野战集团军南下，插入苏联方面军后方，从第聂伯河东岸包抄苏军。攻下基辅。另外再抽调一个坦克军，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希特勒的战略意图是，在北方占领爱沙尼亚，消除苏联在彼罗的海沿岸的空军基地，攻下列宁格勒，以便同芬兰军队会师；在南方，占领乌克兰粮仓、顿巴斯煤矿，消除苏军在黑海沿岸的空军基地，确保罗马尼亚油田的安全。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险恶的用心，就是迅速突入高加索油田区，断绝苏联的石油来源。

9月10日，苏联在斯摩棱斯克一线的三个方面军同时转入防御，持续两个月之久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据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供认，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德军损失25万人。这次战役牵制德军达60天之久，使苏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为保卫莫斯科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在苏德战场的南翼是广阔的乌克兰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以攻、守乌克兰古都基辅为中心，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侵略军，同苏联军队展开了持续、激烈的战斗。从1941年7月上旬开始，到9月19日基辅陷落为止，历时两个半月。

在南北约1000公里、东西纵深约五六百公里的广阔战线上，苏联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总共有86个师。但在艰苦的防御战中，苏军已严重削弱，人员、武器都深感不足。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一坦克集团军，三个野战集团军，另外还有罗马尼亚两个集团军、一个匈牙利军和一个斯洛伐克军。从7月20日起，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也直接参战，所以敌军总数共82个师。人数比苏军几乎多1倍。

德军在南线发动进攻之后，乌克兰党组织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向全体军民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20万基辅居民参加构筑防御工事，7万多人参加了民兵，3万共产党员参军上前线。德军在南线的主攻方向是基辅。这一线的全部主力都投到基辅方面。7月11日，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基辅地区。7月下半月和

这时苏军一个师是8000人；德军一个师是1.4万到1.6万人。

8月上半月，德、苏双方为攻、守基辅展开了持续、激烈的战斗。

苏军在战略防御的原则下，顽强死守，同时伺机实行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千方百计地顶住德军的进攻。苏军英勇奋战，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7月30日，德军用5个师进攻基辅，但被苏军击退了。8月6日，德军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经过12天的鏖战，德军才勉强前进8至10公里，但仍未能攻入基辅。

德军强攻基辅不成。便一方面改变战术，在基辅外围包抄和歼灭苏军，另一方面请求增援。经希特勒批准，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坦克集团军和第二野战集团军南下乌克兰，包抄和进击苏西南方面军的后方。在基辅南面，德第一坦克集团军也从别拉雅—策尔科维迅猛南下，8月2日，进抵别尔沃马伊斯克，切断了苏军第六和第十二集团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德第十七集团军又从文尼察南边向乌曼进攻，把苏军这两个军包围在乌曼的南边。被围苏军拼命杀敌，到8月13日，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

8月底，德第六集团军同苏联第五集团军在基辅以北展开激战。苏军且战且退。德寇紧追，并渡过第聂伯河，突入杰斯纳河地区，在切尔尼哥夫地区同南下的德第二集团军会师，把苏军第五、第二十一和第三十七集团军围困在切尔尼哥夫、基辅和涅仁的三角地带。9月12日，德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克列明楚格北上，迎接南下的德第二坦克集团军。9月15日，这两股法西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的洛赫维察会师，把苏联西南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9月19日，基辅陷落，苏军蒙受了严重损失。据西方史学家记载，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抓到了65.5万苏军俘虏。一再坚持死守基辅的赫鲁晓夫，险些作了德国法西斯的刀下鬼。

据朱可夫元帅回忆，关于基辅战役的决策问题，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朱可夫作为苏联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就当时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基辅的弃、守问题，曾当面向斯大林作紧急汇报。朱可夫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乏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明楚格地区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十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人员很少，准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他说，我建议瓦社丁将军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梅赫利斯挖苦他说。

朱可夫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

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 5 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他的总参谋长问道。

朱可夫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他有责任向最高统帅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他本人看来当前惟一可能的、惟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总参谋长努力控制自己，继续汇报：“在西南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他的话，显然已经平息了怒气。他十分平静他说：“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

朱可夫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被叫到最高统帅那里。“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部长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朱可夫来到叶利尼亚前线后，首先勘察了地形。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来到阵地前沿，朱可夫同兵团指战员研究了情况，确信德军的防御工事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的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及其他火炮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段。随后朱可夫就制定了战役的实施计划，并抓紧时间，着手进攻的准备工作。

8月12日，朱可夫亲自审问了德军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

党徒，本人加入了纳粹少年队。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米特曼供认，他们师大多数士兵都在 19 至 20 岁之间。加入这个师的人要经过挑选。这个师是随坦克第十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米特曼把叶利尼亚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三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朱可夫就于 8 月中旬向敌人发起进攻。苏军首先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德军被迫把两个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调走，换上步兵兵团。后来得知，德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曾因损失惨重，请求希特勒准许放弃叶利尼亚突出部，但遭到拒绝，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叶利尼亚地区是下一步向莫斯科进攻时实施突击的有利的桥头堡。

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用组织得很好的密集炮火阻止苏军前进。朱可夫使用了方面军所有的飞机、坦克、火炮和火箭炮猛轰敌人，打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德坦克第十师、摩托化第十七师和步兵第十五师均被苏军彻底击溃。在这次战役中，涌现了第一批英雄的近卫师。他们打得非常英勇。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一七师没有辜负这一英雄的称号，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五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由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第五八六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沃洛斯科沃村后，但不料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激战持续了三天三夜。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已击溃了正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攻克叶利尼亚的战斗中，苏军共歼敌近 5 个师，德军死伤 4.5 万多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红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朱可夫乘胜追击敌人。9 月 7 日他率领部队渡过斯特里亚纳河，并奉命协同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集群继续发动进攻。由于粉碎纳粹叶利尼亚兵团的胜利，红军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突击。斯大林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视，他亲自打电话对朱可夫说：“你们都是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乘胜前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章 激战列宁格勒

艰苦环境育英雄，故都军民建奇功；
国困重重何所惧，岿然不动列宁城。

希特勒在妄图攻占莫斯科的同时，又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出一个坦克军，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妄图一举攻占列宁格勒。1941年8月下旬，德国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同时还配备了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的攻击。希特勒扬言，要在9月占领列宁格勒，并狂妄宣称，一定要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

9月初，“北方”集团军群各快速兵团已挺进到列宁格勒以东的涅瓦河。9月8日，这些兵团实施强攻，夺取了施吕瑟尔堡，从而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其东南交通线的联系。第十八集团军基本兵力进逼列宁格勒近郊，第十六集团军左翼在沃尔霍夫附近掩护自己的左邻。列宁格勒形势十分危急！

列宁格勒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每个苏联人都特别珍视它。在这里，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起，这个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海港城市，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列宁格勒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市区坐落在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近百个岛屿及河漫滩上。市内水道纵横，遍布桥梁，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列宁格勒原称彼得格勒，是沙俄的首都。它是彼得大帝1703年作为俄国“通向西方的窗口”而建造起来的。从那时，200多年来它一直是疆域广大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不仅有巨大的海港和铁路枢纽，而且它的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还居全俄之首。列宁格勒还是一座科学文化城市，这里有40多所高等学校，40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城市的建筑物、彩色画、雕塑品、名胜古迹、公园和博物馆，都是苏联人民的骄傲。

列宁格勒由于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就成了德苏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对希特勒来说，占领列宁格勒就意味着，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北方集团军群和芬兰军队，能轻而易举地在斯维里河地域会合，并切断苏方通向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交通线。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法西斯反动同盟，迫使其他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加入反苏战争，而且还能使在那里作战的德军，包括为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战役的第四坦克集团军群解脱出来。同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对提高德国及其盟国军民的士气，保持他们对实现反苏战争计划的信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希特勒吹嘘的“闪击战”遭到了惨败，德国统帅部的计划被打乱了，东线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严重怀疑——德国能否胜利而迅速地结束对苏战争。

对斯大林来说，失掉列宁格勒，在各方面都会使战争形势严重复杂化。如果希特勒占领该城，并且德芬军队在此会合，那么苏方就必须从北面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新战线，并消耗掉最高统帅部准备用于保卫首都的战略预备队。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失掉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争夺列宁格勒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和紧张性。

希特勒为了及早拿下列宁格勒，投入了70多万的巨大兵力。在1941年7月至8月的西北方向作战中，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州的大部分地区。9月8

日，德国又攻占了吕瑟尔堡，从而切断了苏方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并封锁了列宁格勒。它与外界的联系只能在空军的掩护下，通过拉多加湖或从空中进行。德军对城市的轰炸和野蛮的炮击开始了。希特勒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进逼，其中大群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集中到了通向乌里茨克、普尔科沃高地和斯卢茨克的接近地。所有这一切说明，德军正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局势变得一天比一天危急！

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号召当地军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列宁格勒。当时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向驻地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他们说：“列宁格勒面临着危险，法西斯匪军正向我们光荣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逼近。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在列宁格勒大门口，用我们的胸膛挡住敌人前进的道路！”

德军封锁列宁格勒以后，连续用飞机和大炮轮番轰炸，妄图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特把朱可夫从西线召回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这样，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军再次临危受命，充任稳定苏德战场每一危险地段的“消防队员”。

1941年9月10日晨，天气阴沉、凉爽。朱可夫来到莫斯科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三个人，高个子的是霍津中将，稍矮一点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以及飞机机长。朱可夫已和斯大林说好，让这两位将军和他同行。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他们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机长微笑着说：“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当朱可夫一行抵达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时，门卫挡住他们，索取通行证。朱可夫通报姓名也无用。“将军同志，你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带他们进入斯莫尔尼宫二楼会议室。伏罗希洛夫正在那里主持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哪些措施。大家简矩而冷静地发表了意见。提出的措施包括破坏一些重要的军事、工业等方面的目标。现在从50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些计划是难以置信的。而当时呢？局势危急。但是，还有一些未被使用的力量。讨论的结果是，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刻，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强烈地感到，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重要的。

就在朱可夫抵达列宁格勒那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希特勒军队向第四十二集团军防御地段进行极其猛烈的攻击。德军坦克曾突入乌里茨克，又被苏反坦克炮兵击退到原来的位置。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敌步兵不顾重大伤亡，向普尔科沃高地、普希金城、科尔皮诺连续攻击。在这些激烈的交战中，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员用尽了自己的预备队。部队严重减员，有的师只剩10—30%的兵力，形势十分危急。

在列宁格勒东南接近地进行防御的是拉托列夫将军指挥的部队，其兵力严重不足。科尔皮诺城郊战线已接近伊若拉工厂，该厂正在为前线完成军工生产任务。在党组织号召下，工厂党员、团员带头参军，德国法西斯军队要在该地域突破列宁格勒城的整个企图都以失败告终。伊若拉区域的军民死守着阵地。在这战斗的日日夜夜，每个市民都奋不顾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务之急是给部队供应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由他们在敌人不断地炮击和轰炸的情况下完成的。生产 KB 重型坦克的基洛夫工厂，变成了城市防御的大型支撑点。许多工人参加了民兵，少年、妇女和退休工人顶替他们生产。大部分工人被安排住在市政和其他工厂建筑物里，这些地方都成了工人的营房。车间面向前线的窗户，由于离前线较近，不得不用铁板和沙袋挡上。在空袭和炮击下，从未停止过生产。休班工人扑灭燃烧弹，医务工作者救护伤员。就这样。他们生产了一批又一批坦克，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

9月11日拂晓，德军重新开始进攻，并配合数百架飞机轮番进行轰炸。敌人逼到了列宁格勒城市附近。形势要求必须采取坚决而有效的行动。哪怕有最小的可能性，也要日夜连续反击敌人，疲惫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破坏其进攻措施。同时还必须在部队中振奋士气，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大大改进军队的指挥，9月11日，霍津将军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9月14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费久宁斯基将军为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前沿阵地的指挥。

在坚守普希金城和斯卢茨克的战斗中，邦达列夫上校的步兵第一六八师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个红军基干师曾在芬兰边界、卡累利阿森林、拉多加湖西北英勇作战45天。该师为完成统帅部命令，在极其艰难条件下进行了后卫掩护战，然后撤向瓦拉姆岛，再从那里调往列宁格勒。战士们几乎把师的全部技术兵器都保存下来了，其中包括一个榴弹炮团和一个加农炮团。该师得到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政治工作者的补充后，又像在边界那样，在新利辛、斯卢茨克、普希金城附近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拼搏。

9月13日清晨，德军又以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机械化师的兵力，开始向乌里茨克总方向进攻。德军突破了防御，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索斯诺夫卡、芬兰科伊洛沃，并向乌里茨克推进。德军总参谋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从西南进攻列宁格勒，打开了一个很深的缺口。”晚上他又写道：“在列宁格勒附近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向‘城堡内防线’的突进，可以说是完成了。”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清除严重威胁，决心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十师投入战斗。“这是最后一个了！”朱可夫说。决心本身含有巨大的冒险性，但当时除此别无他法。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十师与友邻兵团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紧张战斗的结果，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

希特勒催促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陆军元帅加速夺取列宁格勒，尽快把第四坦克集群的机动兵团解脱出来，调给莫斯科方向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纳粹头子命令德军用封锁、不停的空袭和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哈尔德也疯狂叫嚷，要用饥饿配合德军进攻发挥作用。列宁格勒军民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此时，市外交通全被封锁，从陆上没有一条出路，只有被誉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是通往内地的唯一道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派人从湖上给列宁格勒军民运送给养。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列宁格勒军民的全部需要。列宁格勒很快就发生了饥荒。因此，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实行配给制。工人每天只能分到7两9钱面包，儿童、病人和一般公务人员则是3两9钱。但是，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没有被敌人的封锁、

轰炸所吓倒，也没有因饥饿而屈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一起奋起，同德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朱可夫从9月10日来到列宁格勒前线，一直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领导部队在这座被围的城市周围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制定突破德军封锁的详细计划。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还使陷入困境的红军部队重新恢复了信心，鼓舞他们挡住德军新的猛烈进攻。著名国际问题观察家亚历山大·沃思曾亲眼目睹了苏联战时的种种情形，了解到朱可夫所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活动，明确指出他确实是在生死关头保卫列宁格勒的组织者。他在战后写道：

“1943年，我在列宁格勒听到好几个苏联战时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们说，大约在1941年的9月10日，前线实际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伏罗希洛夫认为一切都完了。可是，斯大林于9月11日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朱可夫用了三天时间就把该城的防御充分组织起来了。1945年6月，在柏林，有一次朱可夫对报界发表谈话，曾自豪地提到这个事实，虽然他没有详谈，可是维辛斯基说：‘不错，正是朱可夫挽救了列宁格勒。’毫无疑问，正是在朱可夫担任司令员的短暂时间里（此后，他受命负责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周围的防线才得以稳固下来。”

若干年后，朱可夫在对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工厂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也确认说。他是“在德军突破到普尔科沃高地，零星的德军坦克冲进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指挥列宁格勒主面军的。斯大林授权朱可夫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恢复列宁格勒防御，而不必顾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朱可夫毫不留情地执行了他的任务，使得他的一些下级内心颇为惶恐不安。

在朱可夫到列宁格勒任职的第二天，工兵主任贝切夫斯基上校，打开他的地图，向新来的方面军司令员汇报了在德军突破红村、赤卫队城以及卡尔平诺以前所做的事情。他报告了普尔科沃阵地工程在市内、在涅凡河沿岸、在卡累利阿地峡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工兵主任又叙述了一些敷雷小组和浮桥工兵部队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朱可夫专心听着，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然后他不知有意或无意地急速挥动了一下手臂，以致一些纸页从桌子上掉下来，散落在地板上。他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开始察看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的城防要图。

“把坦克部署在彼得罗斯拉维扬卡地区做什么？”朱可夫突然向上校问道，“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你过来，这儿有点不对头。”

“那是一些坦克模型，司令员同志。”工兵主任指着地图上的一支假的坦克部队的标志说，“一共50辆，是马林斯基剧院道具车间制做的。德国人已经来轰炸两次了。”

“两次！”朱可夫挖苦他说，“你们玩这种把戏多久了？”

“两天。”上校工兵主任说。

朱可夫显然不大高兴地对贝切夫斯基说，德国人很快就会看穿这个诡计，并开始向这些假坦克投掷木头炸弹的。他命令这位工兵主任要在第二天早晨以前再制做100辆模型坦克，把它们配置在他在地图上指明的两个地点。贝切夫斯基回答说，车间一夜工夫造不出那么多。

朱可夫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车间若造不出来，我就拿你去受审，你们的政治委员是谁？”

“团级政治委员穆哈。”

“穆哈？你告诉你的穆哈，倘若你们不执行命令，明天就一起到军事法庭去受审。我明天早晨要亲自去检查。”

贝切夫斯基后来写道：“听见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我就像挨了一顿鞭子。”他认为朱可夫是在故意考验他的忍耐力。这位新来的方面军司令员显然对他的前任的成绩感到失望，他喃喃自语：“他们在普尔科沃高地筑垒为什么动手这么晚？”朱可夫未指望别人回答，接着便对贝切夫斯基说：“你可以走了。”

当时，士气和军纪问题是必须立即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朱可夫来到前线，发现第八集团军军纪问题严重。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把部队撤出战斗，也有些军官常常酗酒，有的士兵听见枪声就逃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发出警告说，对于渎职者，一律予以处决，并宣布以叛国或擅自撤退的罪名逮捕处决了若干名官兵，以做效尤。

朱可夫接过指挥权时，战场形势的确十分危急。由于施吕塞尔堡失守，列宁格勒同苏联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均被切断。敌人的包围圈愈来愈小。德军在12英里宽的一块地段上突破到拉多加湖沿岸，把被合围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同正在穆加以东、沃尔霍夫河一带竭力阻止德国装甲部队向列宁格勒东部推进的苏军部队分隔开来。苏军第八、第四十二、第五十五集团军正被迫退往城郊的环形防线或退往芬兰湾。苏军南部参加卢加战役的残余部队，由于被德军坦克第四军团包抄合围，结果一部被歼，一部且战且退，向东和东北方向突围。这样，德军指挥部已经具备了近距离围攻列宁格勒的必要条件。

9月14日晨，争夺戈烈洛沃的战斗再次打响，而且战斗更加激烈了。列宁格勒南面的筑垒地带这时大多被突破。冲在最前边的德军装甲部队已进抵城市不到7英里的地方。9月15日，尽管苏军进行了猛烈的防御战，特别是在乌里茨克，它一天之内曾数次易手，但德军第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斯特烈尔纳和乌里茨克之间突破到芬兰湾，把苏军第八集团军同列宁格勒隔开了。这一天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德军感到苏军的抵抗变得更加猛烈了。

为了阻挡德军突击集团在乌里茨克和列宁格勒方向上继续进攻，朱可夫精心拟定出一项加强该城防御的计划。他的目标是使用空军和炮火突击来打击德军，以阻止他们突破苏军防御；在9月18日以前，组建5个步兵旅和两个步兵师，为列宁格勒的近距离防御的4条防线配备兵力；使用第八集团军突击德军的侧翼和后方，并解放穆加和施吕塞尔堡。这项计划要求动员这个地区的一切人力物力，包括他的方面军的部队、列宁格勒市民以及苏联海军，来加强预备队，扩大防御纵深。在第四十二集团军的防区，朱可夫计划建立能够阻止德军通过发动强攻来夺取列宁格勒的一道防线。他非常倚重海岸炮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火力。就这样经过日日夜夜50多天的英勇战斗，苏联军民终于粉碎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正面突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

虽说红军把德军挡在列宁格勒之外，但这座城市及其保卫者们的命运仍前途未卜。敌人以武力占领的企图失败后，又决定进行封锁，让列宁格勒人挨饿，然后再摧毁该城。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还没有收得像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紧……考虑到我军在列宁格勒的严重消耗，而敌军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和大量兵器，所以直到饥饿发生作用，为我们帮忙以前，局势仍将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纳粹头子也作出一项狂妄的决定：如对方投降，将不予接受。这是对他早些时候作出的必须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的决定具体化。法西斯匪徒妄图通过围困、封锁

和野蛮的轰炸，切断城市与外界的联系，将全城军民困死。

1941年9—10月份，德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共投弹93000多枚。9月下旬，德军连续空袭喀琅施塔得湾和列宁格勒港口，炸沉苏军战列舰“玛拉托”号。10月4日这一天，德军空袭持续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列宁格勒遭到陆上封锁导致军民的粮食供应急剧恶化。9至11月，居民面包定量先后降低5次，11月20日降到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125克。

列宁格勒军民在被封锁中度过严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接受最严峻的考验。他们顽强地战斗和工作，决心不惜牺牲一切坚持到底。直到1944年3月初，苏军开始胜利反击，歼灭了列宁格勒周围的纳粹军队和芬兰帮凶军，才彻底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1941年下半年，苏联军民坚守列宁格勒，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战略意义。列宁格勒保卫战，坚定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德军攻占列宁格勒的企图被粉碎，苏军在这一方向上牵制了德军大量兵力和全部芬兰军队，不但使希特勒“闪击战”计划中重要的战略任务未能完成，而且对苏德战场其他战线的作战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发动秋季攻势时，只能从北方集团军群调去4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参加战斗。

列宁格勒军民在苏联党政领导下团结奋战，是取得保卫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居民和军队一起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建立由数道环形地带组成的防御体系。在列宁格勒周围以及市内，一共挖了93英里防坦克壕、崖壁和断崖处，设置了125英里铁丝网，挖了7197条步兵班战壕和389英里交道壕，修建了3000多个各种武器的火力点和掩蔽部。1941年7—8月份，每天都有数十万居民参加构筑防御工事。城市居民是在被围困的条件下军队补充兵员的主要来源。在被围的第一个冬春，列宁格勒为部队输送了10万多名新兵。在1941年7—9月，列宁格勒党组织在市内组建了10个民兵师，其中7个后来改编为正规师。城市很多民用工业转为军工生产，在敌人狂轰滥炸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1941年7月至年底，他们为前线制造了713辆坦克，480多辆装甲车，58辆装甲列车，13000多门加农炮和迫击炮，30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8万发火箭炮弹和炸弹。弹药的产量，1941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了9倍。

为了援助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苏联政府从9月开始，连续不断地向列宁格勒调拨了大量生活和作战所需的各种物资，9至12月共空运6700吨急需物资。11月下半月，德军加强炮击和轰炸，城市开始处于饥饿状态，燃料很快用尽，列宁格勒的处境非常危急。从11月14日至28日，苏军总后勤部向列宁格勒空投了1200吨高热量食品。苏军除组织空中运输外，还在拉多加湖开辟了一条联结列宁格勒和苏联后方地区的运输线，结冰期间在水上开辟军用汽车路。当时这条航线被苏联称为“生命之路”。列宁格勒通过水上和冰上交通线运送战斗和生活所必需的供应品，撤走了需要撤离的居民以及工业设备等。在列宁格勒被封锁的第一个冬天，“生命之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沿该线给列宁格勒运到36万余吨物资和6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运出约55万人和3700辆车皮的工厂设备、文化珍品及其它资财。

希特勒企图攻占列宁格勒以及用封锁和饥饿来扼杀这座城市的计划，就这样被列宁格勒的英勇保卫者们彻底粉碎了。若问敌军下一步如何行动，及

严冬到来之前，敌我双方交战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章 严冬到来之前

冰天雪地是严冬，交战双方奋力争；
统帅运筹制敌策，敌酋妄想取苏京。

德军攻占基辅，使希特勒更加得意忘形。他称“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但是，尽管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的一些将领对于它的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却更加怀疑了。在中路由包克率领的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东面不远的杰斯纳河一带，两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前。秋雨季节快来了，到时候苏联各地的道路将是一片泥泞。随之而来的将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斯大林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利用严冬的有利时机，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给以沉重的打击。

希特勒虽然在战争初期，先发制人，捞到不少便宜，处于主动进攻的有利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每前进一步，困难也就愈来愈多。德军总参谋长8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察明番号的就有360个师。一旦十几个师被歼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个师。我军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伦斯德在战后向盟军提审人员直率供认：“在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便发现以前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一切都是满纸胡话。”

希特勒的坦克兵团司令古德里安和勃鲁门特里特等人。在他们的报告中对初次碰到苏联T—34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对T—34型坦克事前毫无所闻。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坦克毫无损伤。勃鲁门特里特后来说，这种装甲车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所谓“坦克恐怖”的开始。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察方面，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中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简直说不上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德军进军过于迅速，加上苏联没有适宜的机场，德国空军基地又距离太远，使得德国空军无法有效地掩护前线作战。冯·克莱施特将军后来报告说：“在好几次挺进时，我的装甲部队由于没有飞机掩护，遇到很大困难。”

纳粹头目们对苏联还有一个估计上的错误。克莱施特说：“我们把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入侵必然要使俄国发生政治混乱这种前途上……我们把过高的希望放在这样的信念上：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这种想法是元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制造的。”

由于纳粹头子和他的将领们之间对苏联的形势认识不同，因此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曾发生一场战略上的大争论。结果是，希特勒不顾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对，作出了哈尔德认为已证明是“东线战役中最大战略上的错误”的决定。问题说来也简单，但是却极关重要。这就是包克所率领的实力最强，也是当时德国三路大军中成就最大的中央集团军，是从7月16日已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向前推进200英里、拿下莫斯科呢，还是仍然按照希特勒指令中规定的计划行事，以北路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话说，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都。支持这个意见的有包克，他所统率的中央集团军，正沿着公路向莫斯科进军；还有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前边打头阵。他们在辩论当中，除了强调攻占苏联首都的心理上的价值之外，还申述了更多的理由。他们向希特勒指出，莫斯科是军火生产的重要来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苏联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兵员、供应也不能运往遥远的各个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以至于崩溃。此外，将领们还向这位现在已成为他们最高统帅的前下士提出一个最后的、无可置辩的论点。他们说，种种情报表明，苏联的主力现在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

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双重包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挡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据哈尔德战后供称，德军总参谋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军必须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作战目标，因此，下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集中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击溃铁木辛哥的部队，进军莫斯科，拿下敌人这个抗战神经中枢，并击溃敌人的新的部队。

由于季节变换在即，准备这次进攻的部队的集结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须执行既定的任务，争取与芬兰人取得联系。南方集团军继续向东推进，尽可能牵制敌人的力量。”但是，德军总参谋部与最高统帅部经过多次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把总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

纳粹头子拒绝了将军们的建议。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总参谋部下达了一项新的指令。命令按以下指令继续进攻：

冬季到来之前就应该达到的主要目的，不是夺取莫斯科，而是：在南方夺取克里木、顿涅茨工业区和煤矿区，并使俄国人无法从高加索运送石油；在北方夺取列宁格勒并与芬兰会师。

对“南方”集团军群北翼当面的俄国重兵，应在他们退过杰斯纳河和苏拉河之前予以消灭。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南方”集团军群北翼才能得到保障，集团军群也只能在第聂伯河以东向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方向发展进攻。

因此，“中央”集团军群不必担心尔后的战役。而应向南投入足够的兵力，以便有可能消灭俄军，同时又在整个中央地段保持击返敌人一切攻击的能力。

迅速夺取克里木，对可靠供给德国石油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在克里木驻有俄国大批空军兵力的情况下，这种供应仍然受到威胁。

只有“南方”集团军群当面的俄国军队被消灭，“北方”集团军群与芬兰人会师，封闭列宁格勒周围严密的合围圈之后，才能给“中央”集团军群顺利进攻和消灭其当面之敌创造前提。

希特勒不断干预战役指挥，实际上涉及作战的一切问题都由他亲自解决，而把陆军总司令的作用降低到一个普通执行机关的作用。在基辅交战之后，他要定下1941年战局的最重要决心。必须判断，德国陆军的力量和拥有的时间是否足以像“巴巴罗萨”计划规定的那样“通过一次速决战战胜苏俄”。

纳粹元首认为，如果不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消灭俄国的军事实力，那么对俄战争就是一种失策，其后果将无法预料。预定在“巴巴罗萨”计划之后实

施的全部计划，将因此无限期拖延，德军基本兵力至少还要在东线被牵制一年，还会出现同时在几个战区进行战争的威胁，而这正是他企图通过进攻苏联所要避免的。因此，这些十分重要的原因迫使他决心作出最大努力。

希特勒在下达进攻命令时强调指出，必须彻底摧毁南路的第聂伯河一带的苏联第五军团。这一支部队的顽强抵抗，使希特勒伤了好几天的脑筋。他还要求占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帮凶军会师。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进攻铁木辛哥部队并顺利打败它的条件。”希特勒现在已给同时攻占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主意迷住了，因为他自信这两个“共产主义圣地”一旦陷落，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就要土崩瓦解了。

纳粹头子对那些不能赞赏他的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们进行了侮辱。他批评陆军司令部中全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为此，哈尔德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大发牢骚：“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这天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与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会商，讨论“元首”对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事务进行的“不能允许的”干涉，最后他建议陆军总司令和他本人辞职。“勃劳希契不同意，”哈尔德写道，“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实际，而且也于事无补。”这个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这次仍和从前一样，向那位以前的陆军下士屈服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坦克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来到纳粹头子的大本营晋见希特勒，竭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希特勒对这位坦克将军十分宠爱，因此特让他把话说完，然后详细说明他所以作出不同决定的种种理由。他说，将来继续进行战争，十分需要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业。他谈到有必要使克里米亚半岛失去作用。希特勒认为，“克里米亚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他批评将军们“对于战争经济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并强调他已发布命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最高统帅部这里，”古德里安后来写道：“我头一回看到后来非常习见的一个现象：希特勒每说一句话，在场的凯特尔、约德尔等人莫不点头称是，只有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观点。”

这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可是更严重的危机及其不利后果还在后头。9月5日下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他咬牙切齿地发布命令说：“中路军必须在8天到10天之内开始行动。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装甲集团军的古德里安的部队重新调回来，这时该部在乌克兰正打得难解难分。同时，他还同意从列宁格勒前线把莱因哈特的坦克军调过来。10月2日，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进攻的代号是“台风”。一股强风，一股旋风，要猛袭苏联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斯大林的最后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打垮。

1941年9—10月份，是苏联人民在战争时期经受的最艰苦的岁月之一。莫斯科的居民显著减少了。男人参加了军队或民兵，妇女和小孩或者疏散了，或者代替男人进工厂。很多人在通向首都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就在城市里，在大街上，也设置了街寨、防坦克菱形拒马和防步兵障碍物。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但是，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仍然留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战斗。

战报上的消息又是越来越糟。法西斯德国军队突进到列宁格勒近郊。但

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和列宁格勒的居民发誓，不把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交给敌人。他们光荣地恪守这一誓言。虽然四面被围，列宁格勒岿然不动。英雄的苏联红军坚守着芬兰湾南岸彼得戈夫至沃龙卡河这一重要地段。列宁格勒方面军第八集团军，在此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它不仅坚守着奥拉宁包姆这块“弹丸之地”，而且实施了猛烈突击，把德军的兵力从进攻列宁格勒的主要方向上吸引过来。希特勒企图在列宁格勒地区与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破产了。德军突击列宁格勒的主力第四坦克集团军遭到失败，大大削弱了。这对于尔后的战事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敌人原打算夺取列宁格勒后把此地的坦克调往莫斯科方向。

南方出现了独特的局势。希特勒为了保障将来用以夺取莫斯科的中央集群的南翼，不得不从莫斯科方面把王牌第二坦克集团军调往基辅方向。敌人被迫放弃正面突击，实施机动，目的在于围歼苏军主力。在这次突袭中，苏联西南方面军受到严重损失。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阵亡，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中将军和军事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布尔米斯坚科壮烈牺牲。追体鳞伤的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和另外几位兵团指挥员被俘。方面军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由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少将率领突出重围。

经过几个月来的作战实践，在军队指挥方面，斯大林又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强莫斯科的防御，斯大林决定把预备队方面军的主力配置在西方方面军的后面，以增大防御纵深。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几个莫斯科民兵师配置在通往莫斯科远接近地上。最高统帅部还向各部队派出自己的代表，现场了解各兵种详细情况，并与兵团和战役军团的指挥人员，就保卫莫斯科的一些根本问题共同研究出最好的解决办法。10月份，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代表总参谋部参加了最高统帅部派往西方方面军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党组织，以及位于首都周围的、敌人可能实施突击方向上的许多城市的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支援军队。越来越多的志愿人员加入了民兵、防空降队、消防队以及其他军事化的组织。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当时到处都可以发现，所有苏联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充满着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说明，一场保卫莫斯科的恶战就要爆发了。

同样，在这一战役中，纳粹独裁者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他不仅要求在冬季之前拿下莫斯科，而且还要求北路的陆军元帅冯·李勃同时占领列宁格勒，在北面与芬兰军队会师，继续向前推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此外，他又令伦斯德同则扫清黑海沿岸，拿下罗斯托夫，夺取迈高普油田，向伏尔加河岸的斯大林格勒进军，以切断斯大林与高加索地区的最后联系。伦斯德向希特勒解释说，这样做意味着要越过第聂伯河作400英里的大进军，队伍的左翼将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纳粹头子对他说，南路的苏军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什么了不起的抵抗了。伦斯德说，他对于这个荒谬可笑的命令“纵声大笑”，不久以后他碰到的却是与希特勒的估计迥然相反的情况。

法西斯军队沿着当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一开始，来势汹汹，像一股台风似的。10月上半月，德军打了一仗，勃鲁门特里特后来称之为“教科书式的战役”。德国宣称俘虏了苏军65万人，还有5000门大炮，1200辆坦克。到了10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前锋已进抵莫斯科40英里的地方。这时，就连“头脑清醒”的哈尔德也相信：“凭着元首的大胆的领导和有利的天时，在俄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这一路乘车行进的大军，越走越慢了，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来，去拖曳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由于缺乏拖曳车辆用的钢链、挽钩，只得派空军运输机空投一捆捆绳子，其实这时十分需要飞机运送别种军需品。开始下雨是在10月中旬，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以后几个星期就听烂泥的摆布了。”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是在莫斯科战役中首当其冲的陆军元帅冯·克鲁格的第四军团的参谋长；他生动描述了当时的狼狈情形：“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到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了……这一切，使得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也许是不堪想象的了。”

在哈尔德的日记上，在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等德国将领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怀疑、甚至绝望的迹象。这种情绪也传播到战地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可以说，这种情绪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现在，当莫斯科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变化。敌军的抵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许多连队得不到增补，只剩下六七十人。”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也不够。他说：“冬天快到了，可是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在遥远后方的广大的森林沼泽地带，游击队神出鬼没，四处活动，运输队常常遭到伏击。”从这个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灭的往事，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德军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科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1812年冬天在俄国修败的可怕故事。

南线的情况也并不比中路好些。在遥远的南方，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但是也是多雨，道路泥泞，战事同样进行得不顺利。克莱施特的坦克已于11月21日开进顿河口的罗斯托夫。这时，戈培尔的宣传队大吹大擂地说：“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这个大门并没有开上几天。克莱施特和伦斯德都认识到，罗斯托夫是守不住的。五天以后，苏联红军恢复了罗斯托夫。德国军队在南北两翼受到夹攻，狼狈后撤50英里到米乌斯河一线。

罗斯托夫的撤退是第三帝国历史上另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在这里，纳粹军队头一回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后来评论说：“我们的灾难是在罗斯托夫开始的，那是危机迫近的预兆。”德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伦斯德陆军元帅因此丢了官职。战后这位元帅受审时供称，希特勒给他下了一道命令：“留驻原地，勿再后撤。”他立即复电：“要想坚守，简直发疯。首先，部队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将被歼灭。我再次请求撤销这项命令，否则，请另派别人接替。”当晚，希特勒的复电来了：“同意所请，望即交出指挥权。”于是，伦斯德就这样免职回家了。

哈尔德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伦斯德被撤职的情况：“元首大发雷霆，他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叫进来，狠狠地辱骂了一顿。”骂陆军将领是饭桶，是胆小鬼，是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12月1日，莱希瑙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同时仍兼任他在法国时便担任的第六军团司令一职。第六军团在克莱施特的装甲部队之北，由于克莱施特的装甲部队正从罗斯托夫后撤，处境甚为险恶。莱希瑙给“元首”打了电话，请求批准他今晚撤退到米乌斯河一线。结果同意。“这样我们就恰好回到昨天所在的地方，”哈尔德说，“但是，时间和兵力白白浪费了，还丢了一个伦斯德。”陆军总司令勃劳希

契，由于接二连三地受到刺激，心脏病大发，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伤。

随着严冬的来临，德军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了。据德军总参谋部记载，截止11月26日，德军在东线共计损失官兵74.31万人，相当于全部侵苏兵力320万人的23%。1941年的冬天，苏联很早就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据古德里安记载，初雪是在10月6日的夜间下的，正是对莫斯科重新发动进攻的日子。这样的天气提醒他再一次要求大本营发来冬衣，尤其是厚靴和厚毛袜。10月12日，他记载说，雪还在下个不停。11月3日，第一次寒潮到来，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到11月7日，古德里安报告说，部队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13日，气温降到零下8度，“越来越觉得缺少冬衣了。枪炮和人一样受到了严寒影响。由于坦克履带防滑用的尖铁没有运到，一路冰雪，行动困难。天冷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效用。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烘烤一阵。由于天气太冷，机关枪打不响。形势使得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方博哥罗次克。

在严冬面前，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也“无能为力了”。这位素来强悍善战的坦克兵司令明白表示，他决定去见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请求收回发给他的命令，因为他“实在无法执行”。他情绪消沉到极点，11月21日写道：“冰天雪地，无处避寒，无衣御寒，人员装备受到严重损失，燃料供应也糟糕透顶。所有这一切，使我难以履行司令官的职责，长此以往，我的重大责任把我压垮了。”

希特勒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的狂言肯定是无法兑现了。但这仅是闹剧的序幕，一场惊天动地的莫斯科保卫战就要进入高潮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章 “誓死保卫莫斯科”

德军攻打莫斯科，统帅号令壮山河；
休管顽敌拼死战，且看红军奏战歌。

1941年10月，莫斯科吃紧，希特勒以180万之众，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从地上和空中滚滚而来。斯大林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保卫莫斯科！决不让纳粹血手沾污列宁的陵墓！”于是，一场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9月30日，德国中央集团军以“台风”为代号，从南翼向莫斯科发起进攻。10月2日，德军从中部突破了苏军防线，从南、北两方面包围了维亚兹马。在南翼，德军3日占领了奥廖尔，6日占领了布良斯克。与此同时，纳粹坦克部队从北面突破了维亚兹马防线。7日，德第四坦克集团军又从南面突入维亚兹马，南北合围，把苏联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被围苏军顽强抵抗，牵制敌军20几个师。10月中旬，部分苏军突围，退到莫日艾斯克防线，不少战士为国捐躯，许多指战员留在敌人后方，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俘。据战后西方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记载，从10月2日到10月中旬的两周内，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完成了三个大的包围圈，在这三次作战中，苏军共损伤66.3万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电召朱可夫立即从列宁格勒前线返回莫斯科。10月7日黄昏，当朱可夫将军来到克里姆林宫时，看见斯大林正独自一人呆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正患流行性感冒，身体显然不大好。他向朱可夫点头致意，然后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斯大林吩咐朱可夫立即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解情况，并随时打电话向他报告。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

“显然，用在莫斯科方向。”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军用地图。斯大林望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显然在运筹下一步的行动。他说：“看来，敌人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15分钟以后，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朱可夫7月底前往担任在斯摩棱斯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重新就任总参谋长职务。看样子他疲劳极了。他的健康不佳，不久便离职了。他向朱可夫问好之后说，最高统帅已来过电话，指示他为朱可夫准备一张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莫斯科接近地的地图。这位总参谋长在介绍了几个方面军的危机处境以后说，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和莫斯科近接近地修筑阵地的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些地方防守薄弱。他认为必须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先是莫斯科莫扎伊斯克防线。

由于情况紧急，当天夜里朱可夫就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走进房间，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军事委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等人，

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能看见大家脸上的紧张表情。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马兰金中将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并汇报了10月2日至7日的情况。当前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防备兵力不足，可能无法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突破。他向斯大林报告后又来到布琼尼的预备方面军司令部。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大约56英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给哪里拉线，他们的回答很唐突。一个战士冷冷他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原来，美登这个城市已经放弃了。朱可夫来到美登，只看见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

“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站在那里，花白头发蓬乱不堪，瞪大两只眼睛望望他，没有回答。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又问。

老太太开始默默地挖起来，根本不理睬朱可夫的话。

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走出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请不要问她，”她对朱可夫说，“她不会回答你的问话的，她因为悲愤过度而疯了。”她告诉朱可夫，前天德国飞机轰炸，扫射了这座城市。炸死炸伤了许多人。活下来的人都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去了。这位老太太跟她的小孙子住在一起。空袭时她正在井边打水，她看见炸弹落在她家房子上，而她的孙子这时正在房子里。

这个女人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她想在废墟下面挖回点儿鞋袜衣服之类。她一边跟将军说话，一边流泪，泪水从她的两颊簌簌落下来。朱可夫同她告别，说不出什么来安慰这位妇女的话，他只有满腔的愤怒。在强烈复仇火焰的驱使下，他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他两天两夜还没有睡觉。他叫醒司机，继续向尤赫诺夫方向前进。

经过实地勘察和了解，现在情况进一步清楚了。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接近地防御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叶廖缅科中将。截止10月初，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6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而敌人方面，其兵力却超过苏联三方面的总合，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

现在问题很明显，大敌当前，必须科学地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加强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统帅部决定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组成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科涅夫为副司令员。

从此，朱可夫以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他同科涅夫和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一起开了会，当场就一些问题作出了决定。首先，他们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其次，派科涅夫带上几名军官前往加里宁，去协调那个很重要的方向上的各支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10月12日清晨，科涅夫奔赴加里宁地区。那里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对部队进行改编和重新部署。他亲自接管了第二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和

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指挥权。德军攻占了加里宁，他无法再继续前进。几天以后，即在10月17日，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该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部，这条防线对于守卫它的红军部队来说，具有一系列有利条件。它的正面，得到拉马河、莫斯科河、科洛察河、卢热河和苏霍德热夫河的保护，这些河的河岸都很陡峭，对坦克的运动构成天然障碍。在这条防线上公路网和铁路网四通八达，使部队能够在各个方向实施广泛的机动。

苏军指挥部感到唯一苦恼的问题是部队不够，无法有效地占领这条136英里长的防线。虽然原来设想要部署150个营来守卫这条防线，但实际只凑足了45个营，部队的平均密度是每个营负责守卫三英里宽的正面。最高统帅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首都。10月9日，莫扎伊斯克防线司令部更名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并得到了5个新改编的机枪营、10个防坦克炮兵团和5个坦克旅。10月11日，莫扎伊斯克防线部队并入第五集团军，由列柳申科将军负责指挥。

朱可夫的使命是明确的，时间是宝贵的。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有些人简直累得站都站不稳了。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所有战斗部队和设施，应在10月12日午夜11时以前，移交给朱可夫的经过改组的西方方面军。同时，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派去了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从10月7日起，从其他方面军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抽调部队派往莫扎伊斯克的有：14个步兵师，16个重新编成的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10个敷雷和喷火器连以及其他部队。为了阻止德军的攻势，朱可夫命令在威胁最严重的接近地的道路上建立许多防坦克支撑点和火炮支撑点，并且特别注意可能进行伏击的阵地。

10月13日，在德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苏军被迫放弃卡卢加，并在莫斯科所有的主要接近地的道路上浴血奋战。据方面军情报部门报告，10月15日已有50多辆德军坦克推进到图尔基诺沃地区，大约100辆坦克推进到洛托施诺地区，100多辆坦克推进到马卡洛沃和卡拉加托沃地区，大约50辆坦克到达傅罗夫斯克地区，还有40辆坦克到达鲍罗季诺。德陆军第十三军向塔罗萨方向进攻，夺取了塔罗萨和阿列克辛两个城镇，从北面对图拉形成深远包围。

西方方面军，在德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德军在苏军防御中部的纳罗—佛敏斯克和波多尔斯克方向完成了纵深突破。法西斯军队从西、北、南三方面包围了莫斯科。于是，在莫斯科近接近地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局势。

莫斯科处在万分危机之中。从10月13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都开始了激烈战斗。在1941年10月份艰难的日子里，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告军队士兵书：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寇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

量，赢得时间，准备集中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予德军以歼灭性打击。

根据斯大林命令，10月17日，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敌人。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达到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攻不破的堡垒。

还在7月初，就在莫斯科市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了12个民兵师。参加民兵师的有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工程师、技师、作家、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当然，这些人员不都具有军事技能，很多东西必须在战斗过程中才能熟悉。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很多自动编成的民兵组织参加了侦察、滑雪、袭扰敌人军营和截击敌人军车等活动，当他们取得必要的战斗经验以后，就组成为出色的战斗兵团。

在莫斯科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三天之内就组织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摧毁坦克班。全市约有45万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莫斯科人民不畏严寒，日夜奋战，准备同敌寇作拼死的搏斗。11月，在莫斯科附近修筑了320多公里长的防坦克障碍物，设置了250多公里长的防步兵障碍物。他们在冰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300多万的土方！

留在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们表现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旧的设备生产，因为全部贵重设备都搬迁走了。人员少，而军工产品又需要在最短期内完成。莫斯科汽车厂生产什帕金7.62毫米冲锋枪。这种枪的枪机则由第一轴承厂和奥尔忠尼启则厂生产。12月份，要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比11月份多34倍。任务都胜利完成了！

为了支援前线，许多民用工厂生产军用产品，例如第二钟表厂生产地雷引信；列宁格勒区的无轨电车修理厂，制造手榴弹；镰刀和锤子工厂修理坦克，还生产弹药；首都汽车修理厂，修理战斗车辆；“罗特—弗龙特”糖果点心厂，生产浓缩食品；原生产居民服饰用品的小厂，现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

敌人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但是，在此以前党组织已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地对空防御。千百万公民积极参加了防空训练。燃烧弹对莫斯科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苏联空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仅在10月份的一个月中，苏联空军就出动飞机2.6万架次，支援和掩护地面部队袭击敌人。

战斗正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激烈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他们冒着空袭，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88000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成品，满载着工人及其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开始疏散之前，莫斯科共有75000台金属切削机床，经过疏散只留下21000台。战前，莫斯科供电系统发电能力大大超过1400万千瓦，到1941年秋，不足上述数字的一半。但是，他们终于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前线任务之急需。

英雄的莫斯科军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表现了“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死与德寇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地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把它歼灭在哪里！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

在首都和全国军民的支援下，前线苏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进攻能力日益减弱。到10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已被阻止在加里宁—土耳其诺沃—沃洛克拉姆斯克—多罗霍沃和阿列克辛以西一线。

尽管局势依然严重，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斯大林决定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在10月份的作战中遭到了严重损失，现在正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但是德国军队能够而且肯定要进行破坏。”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举行阅兵式。为了防备在庆祝活动中遭到空袭，从友邻方面调来战斗机，以加强首都的空防。

1941年11月6日，在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莫斯科，苏联首都人民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隆重举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斯大林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的报告。斯大林指出，德军后备快要枯竭，苏联后备才刚刚充分扩充起来，德国比苏联大为削弱。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实行的闪电战已经彻底破产，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11月7日上午，首都军民在飘着雪花的初冬雾霭中，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独具风格的阅兵式。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以藐视和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以新的无产阶级军队一定要战胜法西斯的必胜信心，威严地屹立在列宁陵墓前，检阅了红军队伍，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他对苏联全体指战员说：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者！

这一空前壮举，大长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志气，增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信心，大灭了法西斯的威风。

斯大林一再重申，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有信心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斯大林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斯大林讲话之后，全场起立，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在游行中，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红场列宁墓前走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随后就从红场开赴前线。

德国法西斯的十月攻势，既没有能够消灭苏军，也没有能够占领莫斯科，

而是被迫转入了防御。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德军又于11月15日开始向莫斯科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德军的兵力是：中央集团军群有三个野战集团军，三个坦克集团军，总共74个师和4个旅。其中，德第九集团军牵制加里宁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牵制西南方面军。在苏联西方方面军正面，德军集中了51个师，大炮、坦克和其他装备仍占优势。根据德军这次作战方案，德国第三和第四坦克集团军进攻北面的克林，从北面包围莫斯科；第二坦克集团军在南也占领图拉，从南面包围莫斯科；第四集团军在西面包围并消灭莫斯科以西的苏军，然后从南北两面包抄，在莫斯科以东汇合。德军妄图采用这种南北钳形攻势，同时配合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

苏联西方方面军的兵力是：35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12个骑兵师和14个坦克旅。苏军的战斗口号是：坚决死守，决不让德国法西斯进入莫斯科！11月5日清晨，德军开始向克林进攻，23日占领克林。11月27日，另一支德军占领了离莫斯科仅有24公里的伊斯特腊。当天夜间，一小股德寇在雅赫罗马地区渡过了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莫斯科已处在德军大炮射程之内，德军用望远镜几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这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掌心之中了。德军在苏联首都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离目标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希特勒远在后方的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地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500英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英里便行了。希特勒对他的军事顾问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并命令陆军元帅冯·包克向莫斯科作最后攻击。他妄图在莫斯科举行“胜利庆典”。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朱可夫回答说，“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好，要英勇顽强！”斯大林说，“你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在哪里。它们将于11月底准备好，但是坦克我们还没有。”

斯大林指示朱可夫采取紧急措施，用快速反突击战术，迅速地把德军打到运河西岸。到11月底和12月初，苏联第一集团军和重新组建的第二十集团军，在第十六和第三十集团军的紧密配合下，在空军的支援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消灭了众多敌人，解除了德军从北面和西北面突入莫斯科的危险。

在这次保卫莫斯科的战役中，苏军第三一六步兵师，表现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这个师守卫着通往伊斯特腊和莫斯科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的最重要地段。该师的一位政治指导员罗契柯夫带着一个战斗组，在杜波塞科沃附近的一个分道口坚守阵地。德军的坦克部队企图沿着这条公路直逼莫斯科。

11月16日清晨，战斗打响以后，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搏斗。在持续4个小时的战斗中，这个战斗组击毁了敌人18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指导员罗契柯夫鼓励战士们说：“苏联虽大，但已没有地方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时只剩下28个人。但是，他们宁死不屈，坚决守住公路，不让德军通过。最后，他们弹尽粮绝，指导员拿了一捆手榴弹，向德军坦克猛扑过去，

把德军的一辆坦克炸毁。28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尽到了保卫首都的光荣职责。

在莫斯科南面，德军于11月18日发起进攻，12月3日包围了图拉，切断了它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联系。苏军连夜抽调增援部队，向德军发动了快速反突击，在图拉工人歼击营的配合下，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德军不能占领图拉，就从东面迂回，向卡希拉进攻，妄图从守卫图拉地区的苏军后方突破。苏军再次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就这样，无论德军如何企图在11月份占领图拉，从而打开通往苏联首都的道路，但均未得逞。图拉市像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一样屹立着！

图拉捆住了德军整个右翼集团的手脚。敌人决定迂回图拉，为此不得不把自己军队的部署拉长，古德里安集团军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战役战术的密度。在苏军的连续反突击下，敌人死伤惨重。

德军从南北两翼包围和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失败以后，便打算单刀直入，从正面直接突入莫斯科。12月1日，德军从正面，即纳罗佛明斯克地区向莫斯科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经过五天激战之后，德军惨败，被迫退到纳拉河西岸。12月5日是莫斯科会战关键性的一天。在环绕莫斯科周围200英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德军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阻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长说，他要辞去总司令的职务。这一天被称为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成泡影了。”

在莫斯科城下20多天的激战中，德军损失惨重。从11月16日到12月5日，德军损失官兵15.5万人、坦克777辆、大炮、迫击炮数百门。希特勒向莫斯科发动的“台风”攻势遭到失败。苏军在斯大林的运筹下，一场威武雄壮的反攻就要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章 纳粹闪电战破产

“台风”破产形势危，“元首”暴躁如滚雷；
闪电计划遭破产，苏俄大地暖气吹。

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攻势遭到失败之后，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大反击。这次反击的意图是，在莫斯科战线的西北面收复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西面解放伊斯特拉，南面解除德军对图拉的包围，从而消除首都所面临的威胁，并进一步扩大战果，尽可能把敌人远远地赶向西部。

1941年12月6日凌晨，莫斯科的大反击开始了。在经过集中的空袭和炮火轰击之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的南、北两面开始行动。随着战斗的胜利进展，战争的主动权已逐渐掌握在士气高昂的苏联红军手里。这时，早一天发动进攻的加里宁方面的部队，已经在加里宁以南楔入敌军防御阵地。加里宁方向的攻势起初是成功的，但由于冬季道路无法通行和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受阻。西方方面军右翼向敌人施加了强大压力，大有分隔并合围从克林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的德军集团之势。

苏联红军对克林的进攻，迫使德军指挥部从邻近地段调兵增援。但他们这样做，反而便利了红军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红波利亚纳和伊斯特拉的进攻。到13日，德军在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的抵抗已被粉碎，丢下大炮和车辆，向后退却。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向西退却的德军部队，遭到苏联红军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

12月12日，即在这次反攻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库科尔·卡利诺夫在方面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可夫将军。他写道：“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疲劳到了极点，两眼布满了血丝，深陷到眼窝里。他瞌睡得似乎挺不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嘶哑的。但他仍然凭着他的非凡的毅力坚持着。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好几杯配茶——酩得发黑。他喜欢喝茶，而且喝得过多。”

朱可夫并没有疲倦到无法指挥部队的程度。在他指挥下，别洛夫将军的两个哥萨克骑兵师和近卫第一师，12月16日到18日，打垮了德军坦克第十七师、步兵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九师和第三十师，解放了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韦涅夫。在这次反攻期间，朱可夫发现有时不得不到各个方面军司令员那里去协调他们的行动，进行指导，发布特别的指令。在反攻开始后大约一个星期，朱可夫发布了如下命令：

追击敌人必须迅速，以防敌人脱离战斗。必须广泛使用强大的先遣部队去夺占公路交叉点和隘路，并打乱敌军的行动队形和战斗队形……严禁对坚固的抵抗中心实施正面进攻。先头梯队应毫不停顿地绕过它们，把它们留给后续梯队去歼灭之。

朱可夫是在他的突击部队陷入代价高昂、劳师费时的正面进攻而无法前进的境地之后发出上述命令的。许多年轻的苏军指挥员缺乏进攻作战的经验，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有的指挥员由于担心被合围，对于把部队投入战线上的缺口，有些犹豫不决。大规模装甲兵团的不足，严重妨碍了突破计划的完成。由于缺少坦克，朱可夫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封锁敌军的退路，为围歼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2月16日，苏军部队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在此后的几天里，别洛夫将军的部队和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在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中，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车辆。

12月16日夜，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话。希特勒禁止他继续后退，并答应增派补充部队。奉命午夜去向“元首”汇报的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时希特勒讲的一番话：

请安静！全面退却的问题毫无考虑的余地。敌人仅仅在几个地方取得了重大突破。关于修筑后方阵地的主张，完全是胡说八道。前线唯一的困难是，敌军士兵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他们的炮兵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多。他们的士兵同我们的士兵相比差得远。

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但仍阻挡不住红军胜利前进。12月12日，哈尔德在电话上同冯·包克元帅讨论了当天发生的事态。嗣后，他在日记中隐晦地写道：“战局已进入十分危急的阶段。第一三四师和第四十五师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集团军群的司令分阶段地后退到图拉—诺沃西尔季姆一线。”哈尔德指出，在北方，积雪封锁了铁路线，阻碍了补给品的运输和部队的调动。与此相反，红军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奋勇向前。

由于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英明决策，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以及后方人民的积极支援，到1942年初，苏军击溃了窜到莫斯科城下的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兵团，毙敌军16.8万人，把敌人赶离莫斯科100到250公里。在此期间，苏军解放了11000多个居民点，收复了克林、加里宁、卡卢加等许多城市，解除了德寇对图拉的包围。苏联红军前进到谢利查罗沃、尔热夫、沃洛克拉姆斯克、卢萨、别列夫和姆岑斯克一线，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包围。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北方解放了齐赫文等城市；在南方，苏联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刻赤半岛登陆，防止敌人从这里进攻高加索，同时也减轻了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压力。

在莫斯科战役胜利的鼓舞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乘胜前进，发动全线进攻。1942年1月5日，最高统帅部讨论了作战计划。据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记述，斯大林说：“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以西方正面为主攻方向，消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主力，夺回尔热夫、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在北方，消灭列宁格勒附近的敌军，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在南方，解放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从1942年1月8日开始，苏联九个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在空军的支援下，先后以110万之众，7652门大炮，774辆坦克，1000架飞机，向德国及其仆从军发动了全线进攻。

当德军遭遇红军的反攻而在冰天雪地中后撤时，德国的高级将领也开始被追究责任了。由于罗斯托夫的失守，伦斯德已被解除南线部队司令官的职务。陆军元帅冯·包克，自从12月间遭到失败以后，胃病转重，已于12月18日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了他的职务。而克鲁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四军团已被逐出莫斯科近郊，而且永远不能再推进到那里了。甚至在德军将领中号称“英勇善战”、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圣诞节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下了撤退命令。

同样，烜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霍普纳将军，也以相同的罪名被希特勒撤职，并褫夺了军阶。他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曾达到莫斯科北面望得见城区的地方，但随即被逐退。汉斯·斯波纳克将军，一年前曾以指挥空运部队在海牙登陆而得到骑士十字勋章，现在，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因为12月29日当苏军在他背后从海上登陆时，他把一个师从他在克里米亚的一个军中撤了出来。他不仅被立即褫夺军阶，还被拘禁，送交军事法庭审讯，在希特勒的

坚持下被判以死刑。

甚至连善于逢迎拍马的凯特尔也与希特勒闹起纠纷。就是像他那样的人在12月初也清楚地看到：为了避免奇灾大祸，心须从莫斯科作全面撤退。但是，当他鼓足勇气向希特勒陈述这个意见时，希特勒对着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声骂他是“木头人”。过后不久，约德尔看到，凯特尔哭丧着脸，坐在桌旁写辞呈，旁边搁着一支左轮手枪，看样子想自杀。约德尔悄悄地挪开手枪，劝凯特尔不要辞职。要对希特勒的侮辱继续忍耐。凯特尔照办了。

陆军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因为不能像纳粹头子所要求的那样，统率一支常胜不败的军队，这项吃力的差使，使他的心脏病一再复发。到朱可夫开始发动反攻时，他已决意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12月15日，他到新转移的防线视察以后回到总司令部，显得疲惫不堪。他再也找不到使陆军摆脱绝境的办法。他在12月7日曾请求希特勒免去他的职务，12月17日又提出一次，两天以后得到正式批准。3个月以后，希特勒跟戈培尔及其他一些亲信，谈起对这位陆军总司令的看法时，说他是“一个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笨蛋一个”。

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这个问题在陆军人士中曾引起种种猜测。1941年12月19日，希特勒决定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深怕“兵败如山倒”，不可收拾。这个纳粹头子对陆军总参谋长说：“担任作战指挥算不得什么，是谁都干得了的。陆军总司令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训练陆军。我不知道有哪位将军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亲自接任统率陆军的职务。”希特勒就这样取得了普鲁士军官团的胜利。这位曾在维也纳当过流浪汉的前下士，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战争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哈尔德在日记中不满地说：“将军们现在只不过是传送希特勒命令的信差，而他的这些命令是根据他的独特的战略思想制定出来的。”

希特勒担任陆军总司令10天以后，就发出一道命令，强迫他的法西斯军队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为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转入防御，拼命死守。纳粹将领勃鲁门特里特认为，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法西斯军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说：“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军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能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为他们撤退准备好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

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不论是前线部队还是远在后方的大本营，全都惶惶不可终日。哈尔德把这种情况生动地记在日记中。“非常困难的一天”！这是1941年圣诞节日记的开头第一句话。一直到新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苏联军队的历次突破和德军所遇到的严重情况，其中写道：

1941年12月29日。又是危急的一天……元首和克鲁格在长途电话中作了紧张的谈话。元首禁止第四军团北翼继续后撤。第九军团情况岌岌可危，该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已不知所措。中午，克鲁格慌慌张张地打来一个电话。第九军团请求撤退到尔热夫后面……

1942年1月2日。激战的一天……第四军团和第九军团情况十分危急……俄国军队已突破马洛

亚罗斯拉韦茨北面的阵地，把前线撕开一个大缺口，目前还看不出有重建防线的办法……由于这种情况，克鲁格要求批准撤出深陷在敌后的阵地。与元首展开激烈争辩，元首仍坚持他的意见：不论后果如何，必须保持现有阵地……

1942年1月3日。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博罗夫斯克之间的防线已被突破，情况越发危险。库勃勒和包克十分激动，要求批准出北路正在崩溃的阵地。元首怀疑手下的将领是否有勇气作出困难的决定，发了一顿脾气。但是，部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明明是无法守住阵地的。元首下令：他会亲自来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撤退……

但是，正如美国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所指出的，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已不在纳粹头子希特勒而在苏联统帅斯大林手中了。希特勒能勒令德国军队拼死守住阵地，但是，他再也阻挡不了苏联军队的前进。

1月8日是哈尔德在日记上记载的“万分危急的一天”。“莫斯科西南的苏希尼契的突破，使克鲁格的处境更困难了。因此他坚持要求撤出第四军团”。这位陆军元帅给希特勒和哈尔德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坚持要求撤退。到了晚上，“元首”才勉强同意了。他批准克鲁格“逐步地”后撤，“以保护部队的联络”。

原定要在莫斯科庆祝圣诞节的德国军队，现在，在整个可怕的冬天，却被苏军迅速击退。

经过三个月的鏖战，苏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42年4月中，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先后把德寇击退了150到400公里，消除了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的危险，改善了列宁格勒的处境，加强了对列宁格勒的供应。苏军完全解放了莫斯科和图拉州，部分地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哈尔科夫州等，收复了刻赤半岛，夺回了60多座城市，12000多个居民点。在整个冬季战役中，德军损失重大，约有50个师被击溃，仅陆军就伤亡83万多人。德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2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了入侵苏联以来德军损失的数字。他写道，到2月28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100.56万人，相当于他的全部兵力的31%。这还不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在苏联的重大损失。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和冬季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闪电战”的彻底破产。早在制定“巴巴罗萨”计划时，希特勒统帅部就狂妄宣称，要在6个星期之内，消灭苏联。然而，苏德战争已经进行了8个多月，“巴巴罗萨”计划却远没有实现。它原定占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三个主要目标，只实现了一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仍牢牢掌握在苏军手里。至于实现他们的第二步计划，即占领阿斯特拉罕、伏尔加和阿尔罕格尔斯克，就更加遥遥无期了。

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他们曾经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就占领了西欧和北欧六个国家，逞凶一时，不可一世。他们妄想在一个半月之内，把苏联彻底打败，从地球上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情况很明显，希特勒要征服苏联的赌博已经失败，不仅在6个月的时间办不到，而且永远办不到。

哈尔德在1941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元首”向最高统帅部几个军官所作的一次长篇“训话”。希特勒在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几英里而且正在死命进攻这个城市时，便已经放弃了在年内打败苏联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了。哈尔德记下了“元首”的打算：“明年的目标：首先拿下高

加索。目的：俄国南方边疆。时间：3—4月。北路方面，今年战事结束以后，进攻沃洛格达或高尔基，时间只能在5月底。明年还有什么目标，尚待决定。一切将看铁路运输的能力而定。关于将来要建立一堵‘东壁’的问题也待以后决定。”

莫斯科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会战期间，担任德军第四集团军参谋长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的凄楚心情。他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这时我们与之交战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们的很多领导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强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对纳粹侵略者们来说，这一认识一定是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的。6个星期以前，希特勒还在柏林发表过狂妄的广播演说，“毫无保留地宣布俄国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如今，他的计划已经给打得粉碎了，他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了。正如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所惊呼的：“东线战场到了转折关头，我们要在1941年打垮俄国、结束战争的希望在一瞬间破灭了……置身莫斯科郊外的每个士兵都懂得，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德军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坚守，要么被消灭。”

莫斯科战役后，德军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只要纳粹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它就要走下坡路了。与此相反，苏联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苏军开始为争夺战略主动权而斗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红军在因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进攻而暂时退却以后，夺得了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由积极防御转入向敌军有效进攻……由于红军的胜利，卫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希特勒妖孽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章 反法西斯大同盟

合纵抗敌搞统战，团结多数拒凶顽；
斗争联合巧运用，战鼓雷鸣喜开颜。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新阶段。这不仅是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参战人员的增多，而首先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更为加强了。斯大林对内放手发动群众，抗击法西斯侵略；对外合作抗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到1941年4—5月间，希特勒向苏联边境大量集结兵力，发动进攻的动向已日益明显。6月1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看来德国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间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政治反映，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

6月21日，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向丘吉尔口头转达了罗斯福的一项保证：如果德国进攻俄国，罗斯福当立刻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所以，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在6月22日晚上9时发表广播演说，表明英国政府的立场。他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表示，“我们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丘吉尔的演说无疑地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意愿。6月23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对德作战。24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

斯大林说，“事物的逻辑胜过任何其他逻辑”。他在7月3日的广播中指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苏联领导人对英国首相的广播演说和美国政府的宣言表示感谢。至此，苏美、苏英关系得到改善并逐步密切起来。

以顽固反共著称的丘吉尔，之所以要主动地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主要是时代和局势的推动。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利益，他不得不这样做。从1940年5月底敦刻尔克大撤退和6月下旬法国败降以后，英国空前危机，丘吉尔一方面支持迁居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大力争取美国支援，希望美国逐渐加入同盟国。1941年3月底，隆美尔指挥的德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突然发动进攻，在12天中就占领了这个省，包围了托卜鲁克，并进抵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军对希腊的援助也以失败而告终，4月底退出希腊，5月底退出克里特岛。与此同时，德国法西斯代理人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寻衅，企图把英国势力赶走，因此，英国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1941年5—6月间，英国危如累卵，丘吉尔忧心忡忡，极力寻找对策，以使英国摆脱所面临的困境。

正当英国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之时，希特勒把强大的战争机器开向东方，把 400 万大军和数以万计的飞机和坦克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这使丘吉尔如释重负，使英国政府的大臣们都有“轻松和宽慰之感”。据当时的外交大臣艾登回忆，6月21日，丘吉尔邀他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第二天7点半光景，”艾登回忆说，“首相的侍从索那斯到我的卧室里来说，‘首相向你祝贺，德国军队已经进攻俄国了。’接着他递给我放在银盘上的一支大雪茄烟。我穿上睡袍，走进首相的卧室。我在品尝宽慰的滋味，此刻我也无心欣赏雪茄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苏德战争能使英国摆脱困境。因此，6月22日，当苏德战争刚一爆发，这个具有政治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就在广播演说中表示：“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他接着说：“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处在地球那一边的美国，虽然距离德国很远，但也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早在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时期，希特勒就开始凯觎拉丁美洲这块丰饶的土地，妄图在这里渗透德国人的势力。希特勒在与劳什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透露说：“我们一定要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德国人利用墨西哥的宝藏能够成为富有的伟大民族……我们还将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希特勒妄图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并在那里建立强大的基地，以进攻美国。

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这一情报后，气愤地说：“我手中现在有一张新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德国的希特勒政府所绘制的南美及中美一部分地区的地图。这张地图清楚地表明，希特勒的计划不仅是针对着南美，而且也是针对合众国本身的。”后来，希特勒又在作战指令中正式宣布：“海军的战斗人员和装备应以能保证直接对英国、必要时对美国作战为限度。”尤其在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北非之后，法属西非面临被侵占的危险。而德、意法西斯一旦占领西非达喀尔，距巴西就只有1870英里，将直接威胁到西半球的安全。

虽然美国的安全和特权受到法西斯势力的严重挑战；但是，美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公开叫嚣，“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胜利比法西斯主义更加危险。”而另一些政客则希望借希特勒之手削弱苏联，或者是使苏德两败俱伤，借收“渔人之利”。民主党参议员、后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他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胜利，我们就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要胜利，我们就帮助德国，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厮杀，厮杀得愈厉害愈好。”

然而，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的当权人士，却清醒地看到了德同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危险和敌人。所以，1941年6月23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支持苏联。他说：“美国人民目前的问题是：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征服世界，残忍地奴役一切人民。因此，美国政府认为，任何防御希特勒主义的办法，任何集中力量——不论这种力量来自何方——的行动都将加速德国现在的领袖逃不掉的失败，并因而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和安全。在今天，对美洲各地的主要危险是希特勒的军队。”第二天，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准备给予苏联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党和政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

策，积极争取同英美以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和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12日，在莫斯科签定了苏英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在协定中，双方保证，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两国政府承认，在这次战争中，除彼此同意外，既不同敌国谈判，也不同敌国缔结停战协定和单独媾和。同年8月16日，苏英还签订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规定英国给予苏联1000万英镑的贷款。鉴于德国法西斯分子在伊朗的活动十分猖狂，苏英两国政府商定，采取联合行动。1941年8月，两国同时出兵，从南北两面进驻伊朗，从而防止了法西斯分子在伊朗的危害。后来，伊朗成为美英两国从南部援助苏联的交通要道。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还同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发展外交关系。7月18日，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签订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同意双方在战争中，彼此提供一切援助与支持。7月30日，在伦敦，苏联政府又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协定，恢复了苏波关系。在苏捷和苏波协定中，还规定在苏联境内分别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波兰军队，以便共同参加对德作战。8月间，苏联同挪威和比利时的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9月底，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

自1941年7月30日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后，苏美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同霍普金斯进行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提出，希望美国能参加对德战争。对此，霍普金斯说，他的使命只是会谈有关供应问题，至于美国参战的事，主要取决于希特勒自己和他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霍普金斯在同斯大林的两次谈判中，取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相信苏军能够顶住希特勒的进攻。美国史学家舍伍德说，这是战时英美对苏联关系的转折点。因此，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对于加强和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起了积极的作用。

希特勒对苏联悍然进攻之后，斯大林在7月3日广播演说中表明：“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斯大林的这篇演说，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促使英美政府也要对法西斯侵略和战争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1年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乘军舰秘密地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半岛海面上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是在美国还没有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罗斯福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远离本土，与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英国领导人，就战争问题进行商量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到达，随行的有他的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上将。丘吉尔把伊斯梅上将留在国内主持军务。随首相来的还有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空军副参谋长威尔弗雷德·弗里曼中将、彻韦尔教授，以及秘书和三军的许多参谋人员。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也搭乘此船，陪同英国首相前去赴会。

在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曾通知所有自治领总理说，他即将前往会晤美国总统。这种通报不仅仅是例行礼节。丘吉尔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达成某种重大的协议，而这将需要各自自治领的批准。丘吉尔原希望的协议并不是大西洋宪章，而是制定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丘吉尔告诉这些总理，在这些战争年头，他同罗斯福有亲密的信札往来，也跟他在电话中谈过话，但还未曾会过面。当时罗斯福在英国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于

瓦砾遍地的街衢上的老百姓来说，他被简单地和亲热地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丘吉尔比他的同僚和大多数同胞更清楚地知道和了解美国，对于罗斯福战胜孤立主义和打破不许连任第三届总统这种神圣传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不胜钦佩。

当丘吉尔所乘的“威尔士亲王”号驶近纽芬兰的会晤地点时，罗斯福总统站在“奥古斯塔”号的舷梯上等候着。汽艇到达船边。在汽笛的尖鸣声和海军仪仗队举枪致敬的碰击声中，穿着褐色海军制服的丘吉尔走上船梯，笑眯眯地伸出双手走上前去：“终于见到您了，总统先生！”

“在船上和您相会，我很高兴，丘吉尔先生。”罗斯福回答。

他们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激情犹如强大电流传遍了他们的身体。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次会晤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努力争取并最终实现的目标。他们的相见，体现着英国和美国携起手来了。

在当天晚上的会谈中，双方严重地关注到日本以及它向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进逼的形势。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决不能让日本人越过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以南。

“你说我们能争取到多长时间？”丘吉尔问。

“我想还能把日本拖上几个月。”罗斯福回答说。

接着丘吉尔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对德宣战，罗斯福认为美国人民思想准备还不足。

翌日是星期日，再次举行盛大的象征性的仪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一起作礼拜。罗斯福总统乘美国驱逐舰“麦克杜格尔”号前来参加。他念的经文是：“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必丢弃你。你当刚强胆壮时。”罗斯福坐在英国军舰洒满阳光的后甲板上，发现自己的头脑在不停地思索这一场面的重大意义——两个以航海为业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融为一体；这些对上帝和人类自由权利怀有共同信念的人们，在宗教信仰和战斗中表现出这样的同心同德。

“啊，上帝，愿你在战争的日子里坚定我们的意志，”牧师祈祷说，“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不是和人们为敌，而是反对奴役人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我们将战斗不息，直到一切敌对行为和压迫都被消灭干净，世界各国人民从恐惧中获得解放，作为上帝的孩子互相服务。”

祈祷首先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其次为他们的大臣们、海军将领们、陆军将领们和空军将领们，然后为被侵略各国、伤病员们、俘虏们、被迫背井离乡与无家可归的人们、焦虑悬盼和丧失亲人的人们。而且还祷告：“但愿我们能从仇恨、痛苦和各种复仇精神中保存下来！”

祈祷之后，接着响起了千百个青年人的歌声，他们百感交集地唱着罗斯福亲自为这一天选定的一首水兵赞美诗：

永恒的上帝，万能的救世主：

汹涌的波涛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力挽狂澜。

深这的大海被迫就范。

啊，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罗斯福心潮起伏，竭力抑制住刺眼的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向丘吉尔看了

一眼。这位坚强的英国捍卫者正在偷偷地擦眼泪。

霍普金斯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带来了好消息。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打开了他的“神秘帐本”，把坦克、枪炮、飞机和兵员的数字交了底。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任何人的猜测。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德国人今年拿不下莫斯科，我们有信心坚持到最后胜利！”

“我相信他的话。”霍普金斯说。

参谋人员的会议在继续进行。韦尔斯和卡多根，正在该舰的另一处，就英国政府所起草的文件《致日本政府的信件》进行会谈。准备从华盛顿、伦敦、阿姆斯特丹分别发往东京的文电如下：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都将造成迫使美国—英国—荷兰政府采取反措施的一种局势，即使这些反措施可能导致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倘若任何第三国由于这些反措施或对这些反措施给以支持而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美国政府—英国政府—荷兰政府，将给予该第三国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这次会谈的正式记录中，韦尔斯写道：“正当我陪同总统离开该舰回到他的旗舰时，丘吉尔先生对我说，他把这些文件的副本给了总统。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相信，由他起草的关于日本的这一宣言，据他看来，有着无比的重要性，而且他认为，除非美国发出这样毫不含糊的防止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宣言，不然就没有多少希望可言；如果日本进一步扩张，要想避免不列颠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看来是毫无希望的。他特别强调指出，如果大不列颠和日本竟然爆发战争，除非美国参战，不然日本马上就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巡洋舰来俘获或摧毁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英国所有的商船，并切断不列颠自治领和不列颠诸岛之间的生命线。他向我呼吁说，由美国、大不列颠、各自治领、荷兰，还可能有苏联参加的这种性质的宣言，肯定会遏制日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给英国政府的打击，可能是决定性的。”这就是英国丘吉尔政府的观点的最明白的一种陈述。

罗斯福作出的唯一许诺是，他回到华盛顿时将与日本大使野村见面，并已向国务卿赫尔发出电报，让他安排这一会见。

8月17日，美国政府对野村发出如下的警告：

“本政府现在感到有必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政府如果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以武力推行其对邻国的军事统治或推行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势必被迫立即采取它所认为的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障美国和美国侨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与安宁。”

这除了表明美国决意重申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将照顾自己的利益以外，确实并不说明其他问题。丘吉尔无疑希望他有比这远为强有力的东西。萨姆纳·韦尔斯的记录表明，罗斯福一度考虑过采取一种更坚决的立场，但结果却是，他很快让步，采取了介乎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之间的稳妥的中间道路。拟议中的英—美—荷对日本的警告，从未见诸实行，而自那以后，丘吉尔采取的立场是，一旦日本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罗斯福又公布了他的政策之后，英国将紧步美国的后尘。

在美国新闻界和罗斯福的全体阁僚中，有很多拥护强硬政策的人。当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副总统华莱士曾致函总统，要求采取坚决立场。他说：“姑息或部分姑息的立场，肯定会带来恶果，这不仅从长远看对日本是这样，就是对欧洲局势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立

场，整个轴心国家将会予以注意，而且美国人民在心理上也将大为振奋。”他深信：“采取这样的政策，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任何软弱、退让或姑息的表示，都将为日本和轴心国家所误解，都将使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付出千百万个小时的劳作，忍受巨大的痛苦。”

在美英政府首脑会晤的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正方形大船舱内起草大西洋宪章。船舱的墙壁和舷窗都沉浸在大西洋的浓雾之中。在场的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外，还有具体草拟初稿的韦尔斯和卡多根、哈里·霍普金斯以及刚从英国飞来的比弗布鲁克勋爵。

经过逐字逐句的讨论和反复协商，美英两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宪章》说，“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大西洋宪章》包括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的内容。美、英两国希冀世界各国对其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享有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并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实现公平的劳动标准、社会保障和公海航行自由，废止使用武力，裁减侵略国家的军雀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声明对于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罗斯福总统在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与丘吉尔发表这个声明，充分显示了这位具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他通过“租借法案”向抗击法西斯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4月，美国，连同加拿大和英国，向苏联提供了飞机12000架，大型驱逐舰12艘，装甲车9000余辆，卡车22万辆，以及其他许多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支持了苏联的抗德战争。

美、英两国领导人在纽芬兰会晤之后，护航行动进一步扩大。1941年9月4日，德国潜艇攻击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那天，这艘驱逐舰尾随一艘德国潜艇达数小时之久，同时将该艇所在的方位电告英国护航队。潜艇终于掉头对准美舰，发射了两枚鱼雷。美舰未被击中。鉴于这次袭击以及其他袭击事件，罗斯福乃下令“遇敌即歼”。他谴责前几周中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并说对“格里尔”号的袭击是“海盗行为”。

为了抓住这一事件，在国民中深入进行思想发动，罗斯福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用打比喻的方式说：“如果不理会这种攻击，就如同一个当父亲的，当他的孩子在去上学的路上，遭到埋伏在树丛中歹徒的射击，尽管没有打中，他却不闻不问一样。”他说应该去“搜寻这些树丛，抓住歹徒，把他消灭掉”，9月11日，总统下令对“大西洋上的响尾蛇”“看见了就打”，他说，“在响尾蛇摆开架势要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了你才把它踩死”。“是时候了，全体美国人，整个南北美洲的美洲人，都应该丢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南北美洲竟能够在纳粹支配的世界之中，幸福而和平的生存下去”！

从此，美国与纳粹德国斗争的弓弦愈拉愈紧，几乎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1941年9月19日，在巴拿马注册的美国商船“平克斯塔”号在冰岛西南被击沉，罗斯福在10月9日向国会要求修改1939年的中立法，要求武装商船，恢复美船开赴作战区域的贸易权。正当国会就此辩论得难解难分之际，10月17日，美国驱逐舰“基尔尼”号又在冰岛西南被击伤，死11人。三天后，

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死96人。“我们希望避免交火，”总统向全国宣布，“但还是交了火。谁先发第一枪，历史已记录在案。”美国决心对北大西洋海域的运输货船给予保护，纵使它所宣布的安全区界已伸展到贴近德国人说的“作战区”的水域，也在所不顾。罗斯福命令对北美到冰岛航线上的船只进行全面护航，美国海军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希特勒原想以潜艇战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使美国不要支援英、俄。可是，结果适得其反。11月7日，参议院以50票对37票、众议院于11月13日以212票对194票通过再次修改中立法，取消禁止武装商船和关于美船不得进入战区和交战国港口的规定。从此，美国和德国在大西洋开始了未经宣布的战争。

为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进一步加强苏美英三国之间的合作，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会议。苏联代表团长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代表团长是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美国代表团长是罗斯福总统特使哈里曼。斯大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问题。在会前斯大林和丘吉尔来往的函电中，斯大林曾要求英国能在1941年内于巴尔干或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迫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到40个师。但英国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这样做。这时，美英即使在提供武器装备方面也各有困难。由于美国还没有直接参战，它的强大的工业还没有转入战时轨道。英国既要保卫本土，又要维护庞大的殖民帝国，兵力和武器装备都感到不足。尽管如此，美英两国还是满足了苏联提出的一些要求，以支持它把反法西斯战争坚持下去。谈判决定，于1941年10月1日到1942年6月30日，英美两国每月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以及其他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苏联向英美提供原料。

莫斯科三国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41年10月30日，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写信给斯大林，宣布给苏联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11月7日，美国把“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这就力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41年的12月22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商讨两国整个作战计划。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所有对德意日三轴心国作战的同盟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美国提出的宣言草案经与英苏两国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用急电发给各同盟国政府。12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分批会见了各同盟国驻华盛顿大使，并告知他们关于这个宣言的内容。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称为大西洋宪章年所載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业已表示赞同。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表明反法西斯同盟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它标志着这个同盟的进一步壮大和加强，同时也为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联合国家的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 26 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但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员——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中都是执行各自的战前政策。在整个二次大战中，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给苏联援助；另一方面又力图隔岸观火，从中渔利。它们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态度也不是很积极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又各有打算。英国力图保持和恢复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充分利用英国在战争中的困难处境和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的机会，极力排挤、瓦解和夺取英国的势力范围，力图在战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

苏联的政策也有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面。1941 年 4 月，苏联同日本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对日宣战，而苏联仍保持中立。直到 1944 年 11 月，苏联才第一次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苏联在美国和英国同意它提出的各项条件之后，才答应对日作战。

但不管怎么说，战争爆发以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国家和武装力量，经过曲折复杂的道路，终于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了摧毁德意日法西斯的狂飙怒涛。尽管在同盟国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对各国来说，反对侵略、战胜法西斯这一主要目标还是共同的。斯大林曾指出：“否认参加英苏美同盟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那是可笑的。但是，这是否排斥这个同盟中的成员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使它们受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呢？绝不排斥。”问题在于德意日法西斯把战争和奴役的威胁强加给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是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和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又进一步壮大和加强了同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东条鼓吹南进

东条无视众大臣，飞扬跋扈恶煞神；
鼓吹南进急如火，称霸亚大已铁心。

1940 年是世界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

希特勒的“赫赫战功”，使日本军部东条一伙大为陶醉。他们认为千载难逢。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略物资，还待何时！甚至几个月前，还担心对华战争失败的一些人，眼看着希特勒在欧洲的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7 月底，平沼内阁垮台，近卫公爵在皇室的举荐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缺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物充任。一个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出任外相；另一个是东条英机将军，出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心毒手狠，果断专横，故有“剃刀将军”之称。由于他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战争中“功勋卓著”，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阶级的赏识。松冈洋右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虽然足智多谋，但浮夸外露，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有“五万言先生”之称。此人言行不一，经常出尔反尔。

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刚成立四天的近卫内阁，就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日本的霸权，也就是说，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总之，要趁欧战之机，日军开进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

这项“勿误良机”的国策，是东条一伙炮制出来的。他们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这些人相信，在混乱的当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在他们看来，法国战败了，英国在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是丢在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主物”。

然而，松冈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国条约。他认为南进必然走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而签订三国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那些不同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军政高级官员，因为敌不过松冈的唇枪舌剑，也违心地同意了。1940 年 9 月 27 日，三国条约在柏林签字。从此，日本就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拴在一个战车上，在开向死亡的悬崖上愈走愈远。

德、意、日三国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做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为了切断中国西南的滇越国际公路，“促进中国事变早日解决”，并向

南方迈进，夺占南进的战略基地，9月23日，日军第二十三军根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命令，以第五师团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26日，日军印度支那派遣军以步兵三个大队为骨干，在越南海防登陆。

为了抓住大好时机，一举解决南方问题，日本陆军于1940年7月3日即召开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首脑会议，确定对适应世界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的提案，并在兵源窘迫的形势下，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逐年递减在华兵力，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减到72万人，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再减至55万人。随后，日本陆海军即展开对南方作战的全面准备。海军于8月即加强战备，11月5日发出了“出师准备”（相当于陆军动员），按照计划，于1941年4月完成对美战备的75%。陆军于1940年夏季即完成了情报收集工作，开始进行南方作战的准备。

以东条为首的日军统帅部想在其76%的陆军及大量空、海军陷入中国的被动和不利的情况下，再抽调出大量的陆军和海空军对南方展开新的进攻作战，首先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并不是反对日本的南进战略计划，而是他们痛苦地看到，在目前侵华日军已深感兵力不足，普遍遭到打击，穷于应付的不利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大的占领地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大败退。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对日军日益加强的打击，使侵华日军难以脱身，使日军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个师团的计划落空，日本的南进战略计划受到“力不从心”的阻碍，不得不推迟了，这就大大减轻了法西斯日本对英美等国在东方的压力，为它们争取了极为宝贵的对抗日本法西斯进攻的整军备战时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又促成了法西斯日本实现既定的北进战略企图的有利条件。日本以陆军为代表的法西斯军阀，历来主张侵占中国后，首先北进攻打苏联。日本对苏联长期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中日战争开始后，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政府抗战。1937年8月，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和物资援助约4.5亿美元。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有1000架飞机、2000多人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轰炸机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队长赫曼诺夫等1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早在1938年7月26日，日本外务省借口“日本库页岛的权益受到苏联当局压制”，授权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表谈话，表明准备进攻苏联意图。7月29日，日军第十九师团一部及关东军2000余人，共万余兵力集结于中苏边界，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动进攻，次日占领张鼓峰、沙草峰。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了反击，肃清了入侵者，毙伤日军3100余人。8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从此双方停止战斗行动。

但是，日军并不甘心失败。1939年5月，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向苏蒙军发动新的进攻。日本关东军自认为，在诺蒙坎地区日军占有较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日军距铁路终点较近，而苏蒙边防军距其铁路终点有400余公里，动员和集中兵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日军可以通过突然的进攻，轻而易举地收拾战局。5月15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由诺门坎地区向蒙军发

起进攻，并将蒙军向西驱逐过哈拉欣河。7月2日，日军又增派兵力渡过哈拉欣河进行迂回作战。苏蒙军队指挥部被迫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顽强抗击，经过7天的激战，日军损失万余人及大部分火炮和坦克，被迫撤退。

为了迅速粉碎日本侵略军在该地的进攻，苏联政府通过了大规模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定。7月15日，决定建立第一集团军群，由朱可夫任司令员，在作战地区活动的蒙古军队由乔巴山元帅领导。至8月中旬，向该地集中了苏蒙军5700人·490余辆坦克，540余门火炮，380辆装甲汽车，500余架战斗飞机。此时，日军判断苏、蒙军将要发动攻势，遂将第二十三师团、第八边防警备队等编成第六军。8月20日，苏、蒙军在150架飞机的支援下，以三个集群从南、中、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至8月24日，苏蒙军进至诺门坎，并封闭包围圈，切断了日军撤出国界的退路。被围日军进行顽抗，日军增援兵团由东面攻击，企图解围，战至8月31日，被围的日军大部被歼，伤亡数万人。至此，日军两次对苏之进犯均遭惨败。这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身陷中日战争泥淖的不利态势下，又进行两面作战所必然得到的恶果。

如今，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传到东京之后，日本外相松冈，对此喜出望外，几分钟后，他给宫内大臣木户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一小时之后，松冈拜谒天皇，很明显，他陈述的问题并没有和首相近卫谈过。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击败俄国。他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天皇感到惊异，因为这个方针意味着朝两个方向扩张，他要松冈同首相商量。

就在松冈拜谒天皇三天以后，在近卫召开的由军政要员参加的联络会上，松冈力主进攻苏联的意见，遭到了以东条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不主张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海相及川也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

松冈说：“在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一些与外相身份不相称的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要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论点。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他并没有泄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8月底前陷落，陆军将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伶俐、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家田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

第二天，松冈又找东条进行争辩，他说，根据德国的通报，俄国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三个月到半年。“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他像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绝他讲了下去，直到他看见他的话毫不发生作用时，方才罢休。

最后松冈以挑衅的口吻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然参战。不然我们走着瞧吧！”

就是在松冈找东条争辩之后，柏林方面忽然改变态度，立刻对日本施加

压力。过去几个月，希特勒尽量唆使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新加坡，使日本成为他对付英国的军事盟友，现在形势变了，日本的战争机器必须掉转方向——对准俄国。这项工作责成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来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里宾特洛甫绞尽了脑汁，极尽引诱欺骗之能事，催促日本尽早参战。为此，他约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纳粹外交部长假惺惺地对大使说：

“ 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对苏之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

在东京，德国大使欧根·奥特也奉命向日方指出：“ 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本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 ” 他带有威胁的口气说：“ 若日方在苏俄被击溃之后开始采取行动，势必影响其道义和政治地位。 ”

陆相东条对希特勒出尔反尔的态度有些不解。他想：“ 过去一直鼓动我们南进，说我们的北方是可靠的；现在又要我们北进，莫不是让我们去为他们探虎穴吗？ ”

第二天，东条就带着这个问题前来拜会奥特大使，探询苏德前线的战况。这位秃顶短髭、眼睛狡黠、身着便服的将军，酷似一位审慎的生意人，在投资前掂量着他的同伙是否会破产。席间，奥特努力使东条相信，前线的战事“ 顺利 ”，莫斯科“ 厄运已定 ”。由于大使故意对“ 胜利 ” 夸大其词，反而使东条提高警觉。他想，希特勒的闪击战并未取得成功！东条不相信奥特的话，悻悻地走了。不久之后，陆相又让大岛将军在柏林进一步摸底，为他取得第一手的材料。

大岛大使很快来了答复。报告说，根据陆相的吩咐，专程拜访了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关于苏德战况，陆军元帅解释说，进攻速度放慢是由于交通线拉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凯特尔说：“ 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实际进程比计划落后三周是不足为奇的。 ”

东条摸了底，更加坚定了他的“ 南进 ” 决心。在下一次的内阁会上，他鼓动近卫通过了一篇题为《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日本南进政策不变。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关于这一点，通过向维希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希望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如果劝说无效，就诉诸武力，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就这样，一场冗长的辩论宣告结束，从此使日本朝全国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德国对日本未立即发动对苏战争不满。为应付德国盟友，并进行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在 1941 年 8 月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即“ 关特演 ”）。日本军方认为，这是自明治以来日本陆军最大的集中和动员。关东军兵力从 30 万人骤然猛增到 70 万人。当然，在日本这一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目标，就是企图逼迫苏联放弃同英美的军事合作，停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使苏联在远东的领土非武装化。日本这个企图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且说，日、德、意三国条约签定后，日、美矛盾急剧发展。轴心国集团和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裂痕更加深刻化。因为三国军事同盟在东方主要是以美国为对象的。为了加强自己在东方的地位，1940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华盛顿再次审查了遏制日本的全部方法。他们期望帮助中国，“ 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 ”。同年 12 月 2 日，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美元借款，以 5000 万美元购置美国物资，以

5000 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借款，稳定法币。12 月 10 日，英国政府也宣布给中国 1000 万英镑贷款。12 月 2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告中、美、英三国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并以大量军需物资援助中国。翌年 1 月 6 日，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要求给予他充分的生产额外武器及多种军事物资的权利和经费，以便支持那些正在同侵略者进行作战的国家，即所谓《租借法案》。这时，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日益认识到日本的威胁和绥靖政策的危险。

在经济上，日本受到美国愈来愈大的压力。自 1940 年 1 月《日美商约》废除后，美国进一步加紧对日本输出物资的限制。1 月 4 日，美国通知日本，将 1940 年度原定对日输出的锡和废铁量削减一半；6 月，禁止向日本输出加工机械；7 月，美国完全禁止优质航空汽油向西半球以外地区输出；9 月，全面禁止所有废铁输出。

1941 年 4 月，美、英、荷在新加坡召开军事参谋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苏德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进驻越南南方和进一步向东南亚的扩张，7 月 25 日，美国宣布冻结全部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接着，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措施。8 月 1 日，美国对日本实行汽油禁运。至此，在东方形成了对日经济封锁和军事对抗的 A、B、C、D 战线，同时，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的阿金夏湾举行会谈。远东局势问题是主题之一。英国要求由美、英、荷等国联合发表一项警告声明，约束日本南进。美国表示，如果日本进一步向西南太平洋推进，它将被迫采取对应措施，即使因此引起美、日之间的战争也在所不顾。但罗斯福提议，把警告的调子放低一些，并附带一个与日本谈判的建议。8 月 14 日，发表了《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提出尊重各民族自由意志及解除侵略国武装等八项原则。10 月，英、美、苏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决定三国进一步实行经济、军事合作。国际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加强。

毋庸置疑，美国上述各项措施，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日本统帅部的挫折感，近于歇斯底里，一些法西斯军官要求及早动手。早在 1941 年年初，东条英机就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发表了《战阵训》。他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临危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韧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并号召全军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美双方都还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调整两国关系的做法。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对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7 月 18 日，近卫内阁总辞职。近卫首相第三次组阁，丰田代替松冈出任外相。9 月 6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心一面谈判，一面加紧备战，以 10 月上旬为期限，完成对美作战的一切准备。如至期仍达不到外交谈判的要求，立即与美、英、荷开战。

就这样，经过各方磋商和长期谋算，在东条的主使下，一个进一步把日本引向灾难的“南进计划”出笼了。欲知东条如何迫使近卫下台，而自己登上首相宝座，实现军政合一的体制，且看下文分解。

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战线。

第五十章 迫使近卫下台

东条要当独裁王，抢班夺权作首相；
军政大权集一身，我行我素谁敢档。

虽说南进计划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但对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近卫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一天晚上，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问他进攻美国的取胜机会如何？山本说：“预计在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更加深了近卫的疑虑，增强了他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的信念。

近卫文磨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豪门贵族。他是近卫笃磨公爵的长子。这是近卫家族 250 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近卫文磨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近卫文磨出生后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一直到成人，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生母。“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近卫年轻时患有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曾写过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民主派”。他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所谓“叫化子也是宾客”。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和大帝国思想。

近卫 13 岁那年，他父亲去世。1919 年，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任贵族院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 1933 年起，任贵族院院长。在日本横行侵略的年代，他曾两度担任日本的首相。第一次是 1937 年到 1939 年，第二次是 1940 年至 1941 年。在他的首相任期内，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挑起了反苏的张鼓峰事件，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中国人被活活打死扔在江中。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这些滔天罪行，正是在近卫任首相期内之所为啊！

近来，近卫连日被恶梦惊醒。有时他梦见一只雄狮，张开大嘴，舞着利爪，要把他撕碎；有时他梦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他独自乘着一只将要灭顶的大船，在拼命呼救。他想，这是不祥之兆啊！搞不好，大和民族就要完了，真要发生灭顶之灾了。到那时，罪孽难逃，近卫家族不仅不能像他祖训说的“流芳百世”，而且要遗臭万年了。

当时，正当日军在华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时候，又要推行“南进计划”，这怎能不使近卫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呢！

就是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近卫在询问山本五十六之后，又于 8 月 4 日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就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争取达成协议的想法，征求两位大臣的意见。近卫说，他希望能谈成功，但不急于求成。东条和及川两人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过了几个小时，东条向近卫报告说，他担心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议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他估计谈判八成会失败，但只要近卫承诺，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

在好战的日本大本营内部，也有些人赞助会谈，陆军省岩畔大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

极力主张继续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的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告终。然而，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却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 A、B、C、D 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如今唯一的出路是——打！”

然而，岩畔并不因此而泄气。他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劝说。8 月末，他参加了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络会议。在会上，他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他指出，钢铁的比例是 20：1；石油超过 100：1；飞机 5：1；海运 2：1；劳动力 5：1。总的比例是 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对此十分生气。他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次日，岩畔到陆相办公室送报告时，东条粗暴地对他说：“你已被派往柬埔寨的部队，报告没有必要再交上来了！”岩畔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对送行的亲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恐怕东京车站只是一片废墟了。”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 月 28 日，日本外务省将在支那问题解决后，就从印度支那撤军的照会电告美国，要求日美双方对此举行首脑会谈。9 月 3 日上午 11 时，宫内省举行联络会议，这时，还没有收到罗斯福的正式答复。与会者心事重重，担心美国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将军说：“我们一天天弱下去，最终将无法支持。虽然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月前打一胜仗，恐怕随着日月之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没有办法卡死敌人的主帅工业潜力，而初战的决定性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大将提出了一个截止时间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 在 10 月 10 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进军。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经过 7 个小时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下列的决定：“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 10 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与此同时，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以达到最低限度的目标。如果在 10 月 10 日前仍一无所获，那么便开战。

在内阁举行会议期间，法西斯分子狂呼乱叫。在他们的煽动下，要求采取行动的各种集会也不断出现。两个秘密组织，在得悉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晤消息后，正在策划暗杀近卫的阴谋。其中一个组织，企图在东京采取黑社会的蛮干办法，袭击首相；另一个组织，则想仿效炸死张作霖的办法，后一种是一位名叫让政信的中佐设计的。这位中佐是当时法西斯青年军官们崇拜的偶像，他决心挫败“必将带来可耻的和平”的最高级会谈。

让政信挑选了最反动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儿玉誉士夫充当谋杀的凶手。儿玉是一个心狠手毒的法西斯狂徒，曾两度因谋杀的罪名而入狱。儿玉与让政信志同道合，他接受了让政信的行动计划。近卫要去会谈，必到横须贺的海军基地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面不好。他必然乘火车前往。东京城外有座桥，名叫六乡桥，儿玉就计划在这里下手。

为了破坏日美高级会谈，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了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而且在儿玉下手前。已于 9 月 18 日对他进行了袭击。当时近卫正离开距东京中心约 45 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获洼，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已紧紧

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期限的关心，超过了对个人安全的关心。去与美国人谈判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为时已经不多了。美国领导人，由于对日本持怀疑态度，而拒绝为会晤安排确切的日期。在 9 月 25 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 10 月 15 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他问东条：“10 月 15 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是不容更改的。”

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但木户告诫他要慎重，并说：“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近卫认为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9 月 27 日，他离开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去了。

在远离日本 9000 英里的美国国务院里，人们对近卫的“和谈”诚意持怀疑态度。赫尔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侵略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是当时的首相。虽然近卫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但那是他的由衷之言吗？他断定，由于这些理由，在细节拟出之前，罗斯福总统和近卫的任何会晤将只能以失败而告终。9 月 28 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完全同意赫尔对日本的分析。

近卫从海滨休假回来，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同事同样失去信心。只有木户尚未放弃和平的希望。“从国内外时局看来，日美战争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他对近卫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时局。政府应该明确，首先考虑的事是成功地解决中国事件，而不是立即作出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今后 10 年到 15 年是卧薪尝胆的年月。”

近卫认为，这种解决办法虽不尽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之意，但比较现实，因此他决心付之实行。10 月 12 日，正是他 50 寿辰，他再次把陆相、海相以及企画院总裁铃木召到他在获洼的别墅议事。

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来到，带来了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纸条，写着：“海军不愿谈判中断，希能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在会上不能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东条知道了这条子的内容。他决定摊牌。开会时，东条先是十分冲动地喊道：“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及川说：“我们正处在战、和的十字路口……海军愿完全由首相作主。”

近卫说：“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问题是哪一种办法危险性更大？如果我们立刻在此作出决定，那么我赞成谈判。”

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并带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对谈判阁下有信心吗？从阁下发表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的见解不能令总参谋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代外相作答，“我们选择谈判。”

东条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他刻薄地

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提出四原则是：（一）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二）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三）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说，“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东条逼近外相：“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同意美国的要求，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东条大声吼道：“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那方面不能妥协！”他说，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现在，很明显，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100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中国战争中。在中国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

近卫说：“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即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在不稳定的地区留驻日军呢？”

东条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对日本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不仅华北，而且连朝鲜也可能丢掉。”

东条坚持陆军无意改变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他以挑衅的口吻说：“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对此议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赢，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除了外交谈判，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如果外交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吗？”东条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出尔反尔？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担责任！”

“我对中国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近卫慢腾腾地说。“这场战争至今已打了四年，胜败未卜。我很难再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

东条寸步不让。他说，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一场战争。

争论延续了一个下午，最后以妥协而告终。谈判延至10月15日，如果统帅部同意，还可再延长，但在中国驻军和同共产主义打仗这点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内阁会议后，是有关内阁危机和可能同美国宣战的风言一时四起。近卫决心找东条非正式谈一谈。他于10月14日清晨，给陆相打了个电话，约好10点钟开内阁会议前见面。

“除了你对中国驻军的立场外，其他我都同意，”近卫说。他建议立刻从中国撤兵“做个样子”。

东条气得毛发倒竖。他说：“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态度，而且会步步进逼。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什么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

近卫提醒他说，我们“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质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东条听到“谨慎”两字，把身子挺了挺说：“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清水庙是日本的一座和尚庙，位于京都的一个山涧的边沿。

近卫说：“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这样做的，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能这样想。”

东条轻蔑地看了看近卫，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他暗自想，近卫这个人太软弱，在这个重要关头，不配当首相。

东条决心在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的立场，迫使近卫辞职。

“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开会时，东条大发雷霆。“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耻辱！我们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过去的论调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的“炸弹般的发言”吓得呆若木鸡。

东条这一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几小时。近卫提出了辞呈。充当近卫中间人的铃木将军来到东条办公室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近卫无法再当首相。”东条拒绝收回他的意见，并说：“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住，否则必须下台。”

宫内大臣木户所担心的局面果然出现了，他所面临的任務又被时局弄得更加困难。新内阁将是日本最苛求的内阁，而且得由他负起挑选人的重担，他想：“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不会接受及川出任，他们不仅要反对，甚至可能发生叛乱。因此，首相人选就非东条莫属了。宫内大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军国主义十分猖狂的日本，只有东条才能控制日本的局势。

一位海军将领，即冈田启介大将，正是那奇迹般地逃脱了“二·二六”法西斯匪徒谋杀的冈田首相，不同意进选东条这样的人出任首相。他说，“东条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难道不曾表明是最顽固、最好战的冒险集团吗？”冈田对东条执政的前景表示十分担心。

宫内大臣虽然对东条任首相不尽满意，但他认为，当今的日本除了东条外，还有谁具有如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军官和右派呢？海军里有这样的人吗？

经过重臣们的磋商，天皇授命东条英机正式组阁。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他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我行动借鉴。”次日，57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坐上火车来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并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

法西斯头子东条担任首相，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东条上台嗤之以鼻，并担心他把日本人民引向更深的灾难，而军国主义分子却掀起了“拥护”的狂潮。《读卖新闻》宣称，这一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而比较实际一些的文武官员，却暗地里感到担心。他们埋怨木户推荐东条担任首相。此人如此好战、蛮干，天皇又怎么会同意他呢？

东条就任首相的第二天，10月18日，就向国内外记者发表了他好战的政府声明：

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东条宣读完毕，将军靴一响，活像个刚入伍的新兵那样采取了个立正姿势，然后，来了个向后转，皮靴又是一响，退出了会场。施政演说虽然只用了三分钟的功夫，但字里行间却杀气腾腾，充满着侵略扩张的臭气。欲知东条要把日本这条大船开到哪里，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章 谍报英雄佐尔格

上台伊始耍威风，残酷镇压留骂名；
谍报战士遭杀害，英雄事迹广传颂。

在东条内阁就职仪式结束后，东条英机首相被钦定为陆军大将，并身兼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一事，正好说明了东条内阁独裁专政的法西斯本质。

东条上台伊始，就磨刀霍霍，大开杀戒。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里哈尔德·佐尔格和他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这在当时不仅是轰动日本，而且是轰动全世界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东条还逮捕和枪杀了为数众多的日本进步人士。

拉姆扎小组一共包括九个国家的人：有日本人、苏联人、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他们的核心成员除了佐尔格外，还有日本著名国际评论家、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南斯拉夫记者、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东京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日本画家宫城四德和拉姆扎小组的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他们虽然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却一致憎恨法西斯侵略战争。他们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义务，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近卫内阁的总辞职，正好发生在日本间谍机关——宪兵队逮捕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的同一天。尾崎秀实被指控为里通外国。但是，问题不仅仅涉及尾崎一个人。东条的宪兵队人员在多年毫无结果的搜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直在日本活动而没有被查获的秘密小组拉姆扎的踪迹。这个小组的名称也只是在逮捕尾崎秀实前不久才探听清楚。6年来，日本反间谍机关一直解不开从日本发出的秘密无线电报之谜。宪兵队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大叠叫人捉摸不透的电文，最有经验的密码破译人员也译不出其中任何一行。而秘密电波却不时出现，忽东忽西，难于捕追。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一组组神秘的电码飞向天空。明摆着，从日本发出了一些秘密报告。可是，究竟由什么人发出？什么内容？发给谁，这些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东条一直为此大发雷霆，责骂日本宪兵机关无能，是“饭桶”。

首相顾问尾崎的被捕，只是一场引起严重政府危机的急风暴雨的序幕。法务相岩村向枢密院议员们报告说，被侦破的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里哈尔德·佐尔格。他是德国记者，又是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友”。根据宪兵队获得的材料，这个德国人，里哈尔德·佐尔格，多年来一直是苏联谍报人员。

尾崎秀实的被捕，在日本政府内部好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不久前还是近卫的秘书兼顾问，在同首相共商机密大事的早餐会上，每次必到的人，原来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间谍！谁也不知道尾崎秀实把日本帝国的哪些机密交给了佐尔格博士。不过，尾崎和近卫私交甚笃，随时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最隐密的内情和计划。因此，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德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实际上是驻日本的苏联间谍里哈尔德·佐尔格，对这些情况是洞悉无遗的。

震惊日本帝国的这件大事，发生在公元1941年的10月底。以往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入到“日出之国”的机密重地。这个外国人就是无形战线上的坚定战士、忠贞不渝的反法西斯英雄并因此而献出

了生命的里哈尔德·佐尔格。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把佐尔格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间谍”，至今不了解内情的人还在问：佐尔格博士究竟是什么人？

根据他在日本巢鸭监狱写的自传材料，里哈尔德·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佐尔格三岁时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整整1/4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

佐尔格的祖父弗里德利赫·佐尔格，是马克思的战友。他同恩格斯一起参加过巴登起义，在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风暴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上个世纪中叶，革命战士们反复传诵着鼓舞人心的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还有结尾的一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年轻的音乐教师弗里德利赫·佐尔格曾和朋友们一起反复传诵着这些话。正是在《宣言》这部雄壮而激动人心的交响乐的鼓舞下，使老佐尔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勇敢地参加了巴登起义。在共产党员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下，起义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了，革命遭到了镇压。弗里德利赫·佐尔格被缺席宣判死刑。后来流亡到美国，在那里又组织了“无产者联盟”，并参加美国解放黑人的南北战争。当时美洲大陆上的战火方兴未艾，欧洲又诞生了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它是由卡尔·马克思领导的。几年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纽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由弗里德利赫·佐尔格当了总书记。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返回欧洲已经无望。不过弗里德利赫·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中断同德国的联系。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往就是例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十年，弗里德利赫终身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并在去世前不久付诸出版。

年轻的佐尔格为有这样一位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他祖父老佐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17年，年轻的佐尔格从前线回来后，进入柏林大学。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革命洪流鞭策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基尔，他在水兵中进行地下工作，秘密潜入兵营，号召士兵们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不久，德国海军的水兵们在基尔举行革命起义。后来他从基尔来到汉堡，在汉堡的大学里撰写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之后，他还参加过汉堡起义，参加过红色萨克森的革命斗争。当然，在德国警察局的档案里肯定有共产党干部里哈尔德·佐尔格积极活动的详细材料。当初，他曾经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档案里偶然发现。而现在，在巢鸭监狱里，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只是佐尔格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才主动作详细的自述。让东条们了解，他们是在同什么人交手吧！佐尔格像一艘高挂着战旗的军舰，投入最后的战斗。

佐尔格被捕后，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提出抗议。奥特大使同佐尔格相处了整整 10 年，多亏佐尔格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位置。他怎么也不相信佐尔格是苏联间谍。他大骂日本宪兵队，脸色气得发紫。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么来这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佐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佐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侮辱国格……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佐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毛森格上校蹙着眉头站在那里，用两只大拳头支着腰。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关系到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是佐尔格的搭档。”

佐尔格被捕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毛森格还奔走于宪兵队，想证明他的“牌友”是无辜的。有一天，毛森格又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大阪大佐请他查证一些有关佐尔格博士的材料。党卫军分子欣然同意了，但是，当他读完一份材料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佐尔格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德国共产党首脑恩斯特·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押犯佐尔格的亲笔供词。”

这位特务政治专员两手一摊，纵声大笑，“这可真叫绝了，佐尔格是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愚蠢，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察员的本领！”

过了一些日子，毛森格上校接到柏林来电，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说，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佐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警察局档案库的材料所证实。

毛森格这才明白，是佐尔格愚弄了他。现在他到处嚷嚷说，除了他以外，谁都忽略了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要求宪兵队把佐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总检察长和侦察员都急待佐尔格把他的书面供词写完。然而，佐尔格却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同秘密工作无关的事。

“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不受军事攻击的威胁。”

“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这就是佐尔格的自卫线。他像炮兵侦察员一样，在关键时刻力求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保护同志们免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要昂首挺胸，告别人间。

侦察员和总检察长总算得到了佐尔格的书面“供词”，但大失所望。他们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犯人的供词，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和思考，是叙述革命生平的遗书。于是又开始了长时间的疲劳审问。现在侦察员已经掌握了拉姆扎的“罪证”。许多年来，他们向苏共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在最后三年就发出了 65420 组密码，也就是 32.71 万个字！

审讯员问道：“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佐尔格蔑视道：“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罪了。”

“如果是为了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我们向苏共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当审讯员依次列举拉姆扎小组发往苏共中央的情报目录时，佐尔格嘲弄他说道：“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九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察员念得非常单调，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佐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思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佐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佐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里，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可是，共产党员佐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为此，佐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了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有关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佐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家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佐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佐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还空着。”

里哈尔德·佐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下午，佐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佐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叫佐尔格，”

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八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佐尔格对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他们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佐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佐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太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

最初几个月，佐尔格是为自己“创牌子”。他给《法兰克福报》和通俗画报写了不少稿子，同外交官、工商界、政治家、演员、军官、新闻记者、德国侨民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新来的记者介绍东京的生活，晚上就带他到茶座和日本的小酒馆去玩，不过更多的是到德国人开的店里去，在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而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

佐尔格就是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秘密地建立了联系。佐尔格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现在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佐尔格列举了那些等待回答的问题。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佐尔格说，“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而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这之前，佐尔格已经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的工作。拿尾崎来说，他是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他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尾崎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名牌观察家，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宫城应该扩大和保持同军界的联系，注意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作出结论。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推测。

佐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光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谈到他的工作体会，佐尔格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常表扬他，说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也正是由于佐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名声，德

国外交部授予他以新闻专员的头衔。佐尔格在新闻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有利于掩护他对情报工作的开展。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佐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着德国炮兵参谋的制服，盘花肩章，胸前戴一个铁十字勋章。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佐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

佐尔格面前这个人，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这是典型的普鲁士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这一重要细节像爱克司光一样，透视了奥特的整个生涯。佐尔格了解历史研究所的底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打着学术机关的招牌。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曾在中国干过谍报工作，因此他在日本干的肯定也是同样行当。佐尔格的面前是一个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目前他似乎需要一点帮助。

“我认为，”佐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佐尔格博士的宏论。他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远见卓识。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佐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佐尔格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佐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佐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佐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人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的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佐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擢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佐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佐尔格带上他的莱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佐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佐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

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一千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紘一字”。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

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佐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佐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佐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老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缓带，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髯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那是土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佐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佐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土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佐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

（您好）！……”

“得了，得了。”佐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 13

种语言，在中国住了 15 年。”

佐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 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佐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订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 1938 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佐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佐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小组取得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 1941 年 6 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坂是东条的人，他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坂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坂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大树的枝杈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关于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亡。

大坂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三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了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佐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佐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

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佐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

以里哈尔德·佐尔格为首的拉姆扎小组，他们在监狱中虽然受尽了非人的法西斯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革命的秘密，维护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荣誉，因此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拉姆扎小组的战士们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头目自鸣得意，从而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但是，就在他们作孽的时候，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章 在和谈烟幕下

军政会议接连开，南进计划时不待；
日美和谈作烟幕，战备要求招即来。

东条英机就任首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着手实际以“Z”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00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陆军表示赞同。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说：“不能再花四五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

尔后十天的联络会议，集中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说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参谋总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东乡外相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

会议顿时乱了套，总参谋部并对东条施加压力，主张如果外相再阻碍战争进行，就把他撤掉，东条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决定再作一次让步，把谈判的期限定在12月1日。会谈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午夜，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才算了事。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较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1946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用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说明：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即将某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100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在以后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陆军不但一直反对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而且坚持要向赫尔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陆军副参谋总长家田说：“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他认为，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

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家田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镇服了以外相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决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其实以东乡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反对南进，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大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他们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意见“统一”后，现在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绝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前去辅佐野村大使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东乡认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军阀在竭力煽动战争。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因此，他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永野将军要求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他说：“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杉山要大家考虑选择好时机的重要性。“就作战而论，如果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他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是满怀信心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这个现实。”即使这样，他认为日本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

东条则从另一方面阐述南进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他在回答枢密院原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说，最严重的争论是中国的驻军问题。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侵略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四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他认为，如果把军队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东条决心破釜沉舟，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

11月16日，来栖三郎特使，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两天后野村大使把他带到赫尔的办公室。对这位个子矮小、带着眼镜、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曾代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使赫尔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诡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个美国籍秘书为妻。”

赫尔认为，来栖很可能企图利用谈判来麻痹我们，时机一到，便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他陪野村和日本这位特使来到白宫。罗斯福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伯利安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来栖回答说：“必

伯利安（1860—1925），美国民主党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能言善辩，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0）手下当过国务卿。

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像个火药桶。”罗斯福表示同意应取得广泛的谅解。

就在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在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主要讲华盛顿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不应“对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东条的演说，在东京获得军国主义分子们狂热的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由于美国已从破译日本政府与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来往密电中得知，日本已决心对美国发动战争，美国政府除在军事方面进行准备之外，也在外交上耍了一个花招。美国与中、英、荷、澳等国使节磋商之后，由赫尔拟定了一个综合方案，把美国描绘成维护国际正义、反对日本侵略的和平卫士，以掩盖它长期对日推行绥靖主义、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当然，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无法改变的被动地位，从而为日本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制造政治上的困难。这就是经罗斯福批准、即将交给日方的《美日协定基础概略》，也叫《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国务院。5时，赫尔把《备忘录》交给他们。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同盟国，笼络人心，故意把《备忘录》写得冠冕堂皇。与其说这个文件是写给日本看的，毋宁说是让全世界人民看的。文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在过去几天中，赫尔一再强调，除非日本政府恪守这一条约，所谓和平解决就不能叫人相信。

赫尔的答复，首次传到东京是在11月27日上午。电报被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会议体会，大家在进午餐，东条朗读了电报内容，一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声：“这是一份最后通牒！”最使东条之流恼火的是，赫尔竟然要求从中国全境撤兵。东条差不多为此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随后他就责令山本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

山本原任海军次官，是一个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的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双肩宽阔，胸部又大得像个圆桶，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身材魁梧。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他所以叫山本五十六，是因为生他的那年，他父亲正好56岁。山本到过美国，在哈佛念书，后在华盛顿任海军武官，所以他时常警告一些不计后果的狂妄之徒，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海相米内光政生怕山本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遂于1939年8月派他当联合舰队司令，打发他出海去了。

山本虽说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但从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他和东条考虑问题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一丘之貉。他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就把理论上的战线延至马绍尔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绍尔群岛连同加罗林群岛一起，成了日本的托管地，是日本在太平洋最东端的属地。1940年，在第一次春季演习中，山本和他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信步在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当他看到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在飞行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时，他转身对参谋长说：“空军训练很成功，我

想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突然的致命一击就能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不能动弹。在美国重建其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并把它的所有资源拿到手了。”

偷袭的计划主要是以山本心目中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的战术为基础的。1904年，东乡不宣而战，在旅顺港趁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参加宴会的机会，用鱼雷快艇袭击了这支舰队。此后，俄国便一蹶不振——俄国损失了两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次年，在对马海峡一战中，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此次海战中，年轻的山本少尉左手被打掉了两个手指。从此，靠一次空袭而一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

山本认为，偷袭的成功有赖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偷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母舰部队能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只有赌徒才会冒这个大险，而山本却是个赌徒。山本打桥牌，打扑克，下围棋都是一个行家。一次，有个美国人问他，学打牌为什么学得这么快。他回答说：“五千个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记不住五十二张牌！”他常对他最得意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说，赌博一半靠算计，一半靠运气。至于偷袭夏威夷，虽然很危险，但机会难得，不能不干。

到了4月，偷袭珍珠港计划采用了新的代号“Z”。这是为了纪念东乡海军大将在对马海峡发出的著名“Z”信号。山本默想：“我国命运赖此一役。每一将士都须尽力。”此时，这个计划将交给它的执行者第一航空舰队。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少将接受任务后，琢磨了半天，越想越对它的成功表示怀疑：“太危险了！如果初战败北，全战皆输。”伴随着“Z”作战计划的进展，草鹿也越来越担心。6月底，他会见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大西少将，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计划中的缺点。最后，大西也承认，这太像赌博了。草鹿建议两人去见山本总司令。大西说：“这场辩论是你挑起的，你去跟他说好了。”无奈，草鹿只好单独面呈总司令。山本听完草鹿的批评后说：“因为我玩扑克，打麻将，所以你说太危险了。事实却不然。”又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反对，进攻珍珠港的确是危险的，困难的，但有取得成功的相当希望。我要求停止争论，从今以后，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

根据东条和山本的指令，大西将军忙于制定总计划，航空参谋源田实中佐则忙于研究空中进击的战术。源田自从1940年看完一部美国新闻片后，就一直考虑用航空母舰集中进行打击。草鹿自己则集中考虑如何把进击舰队开到珍珠港飞机航程内，而又不被美国人发现这一要害问题。在进击舰队中，除了“翔鹤”和“瑞鹤”两艘航空母舰外，其他舰只的油量不足以航行至珍珠港。在航行中如何加油？这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还应该考虑的是突袭性。选择哪条航线才能保证突袭成功？参谋长把雀部利三郎少佐叫了进来。此人是航海专家。草鹿令他将最近10年来通过太平洋的舰只的国籍和型号研究一下。雀部报告说，因为海面风浪大，在11月和12月间，没有舰只在北纬40度以北航行过。在阅读雀部报告时，草鹿首先注意到的是，在12世纪时，源义经用突然袭击攻下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城堡的故事。源义经是从令人绝对料想不到的地方出击把它攻克的。草鹿也能从北面向珍珠港进行偷袭。美国舰队假想日本将从马绍尔群岛的基地发起攻击，所以一般都在夏威夷西南海面进行演习。有一点使他犹豫的是，如何在狂风恶浪中给船只加油？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犹豫。加强纪律和训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东条要求海军必须尽快确定前往出击地点的航线。草鹿从夏威夷取得的情报中获悉,美国的飞机一般在珍珠港外 500 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其他 PBY 型侦察机则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以南 500 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因此,他得出结论,要使进击舰队不被发觉,就得向正东行驶,穿过被忽视的海域,直至离珍珠港约 800 海里的海面。在这里,在偷袭的前一天,各舰只最后一次加油,傍晚则朝南向目标驶去。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了。

为了协调这次偷袭的统一行动,联合舰队确定由“赤诚”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中佐统一指挥。这个 39 岁的侵华老兵,在空中已经度过了 3000 个小时。他的特长不在他的飞行技术,而在于他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根据航空参谋源田提供的方案,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舰列,即停泊在珍珠港中间的福特岛旁边的两排战舰。首先,由水雷飞机俯冲轰炸外排军舰,内排则由高空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解决。草鹿认为,如果没有精确的瞄准器,第二轮的攻击是不可能成功的。还需要有能穿透厚层甲板而不会提早爆炸的炸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从德国人那里抄来的 97 型瞄准器,靠勤练来弥补它的性能不稳定的缺陷。对第二个问题,源田和工程技术人员最终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把战舰炮弹改装成炸弹,把外层大大加固,使它在撞击后不会马上爆炸。

大概就在山本认真考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东条又命令侵华部队中的三个师进行热带作战训练。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日本参谋总部还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特种战术研究部,其任务是半年内收集有关在东南亚进行热带作战的资料。这个研究部由林义秀大佐指挥,但真正的推动力则来自有争议的辻政信中佐。让政信这个人行为古怪,一次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和冲动,他放火烧掉了一家艺妓馆,当时有许多同僚在里边作乐。他圆脸秃顶,一对小眼睛不时在眨动,看上去和别的参谋军官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他那种炽热的情绪在青年军官身上唤起了狂热的献身感。他们把他敬为日本的“战神”、“东方的希望”;但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却把他称为法西斯的狂徒和武士道的疯子。

1941 年 1 月 1 日,辻政信这个奇特的人物来到台湾,据传,他是被东条“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一到那里,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未来的马来亚之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各个渠道得悉,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亚半岛顶端只有一条 1100 码长的堤道相连,如果从海上进攻,它是攻不克的堡垒;假若从背后进攻,它就毫无防御能力。

6 月间,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海南岛,在林义秀和辻政信的带领下,秘密训练开始了。目的在于试验以最近收集到的情报为依据的新的理论。从前认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热带气候中,如果连人带马挤在运输舰内,那就等于自杀。辻政信深信,这不过是个训练问题和军纪问题。他把成千上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装入炎热的船舱,让他们三人睡在一张长 6 英尺、宽 3 英尺的席子上。在华氏 120 度的高温上,只让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把他们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最坏的条件下携带着马匹和装备,成功地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最后用一营步兵;一个中队炮兵和一连工兵,进行了实战演习。当时,万事俱备,只欠登陆点的海岸的地形和潮水涨落的情报了。为此,辻政信把他的来去无踪的间谍网成员朝枝派进了马来亚。

对珍珠港进行偷袭的飞行训练,在日本四大岛屿中的最南端的九州岛上加速进行。九州这个地方,以活人山、人的好战精神以及盛行娼妓而著称。

除了参与策划的人员外，包括母舰舰长在内，谁也不晓得未来的目标在何处。佐世保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驾驶员，只知道他们正在为需要四艘母舰的飞机倾巢而出的大规模空袭作准备。轰炸机则集中在沿海岸向南的 150 英里的富高空军基地。在这里，飞行员专门进行夜间轰炸训练和投弹准确性的训练；作为目标的木筏拖动时，在海面上犁出层层浪花。

高空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驾驶员，则在南方鹿儿岛海湾附近训练。这些飞机飞越鹿儿岛市背后的 5000 英尺高的一座山，然后直冲下来紧贴着山形屋百货大楼和车站的屋顶飞过，躲过电杆和烟囱，飞至码头上空时，突然把高度降至 25 英尺。此时，投弹员拉动套环，以示对在 300 码外的防波堤（舰列）施放了鱼雷。源田所以选中鹿儿岛进行训练，是因为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在这里会遇到将来他们袭击珍珠港时要碰到的大多数问题。这些飞机将不得不在烟囱和建筑物的丛林上空飞行，就像在鹿儿岛一样，然后要突然降低高度和速度，以便从极低的高度向舰列投放鱼雷。源田之所以坚持要进行这种自杀式的低空飞行训练，是因为珍珠港水浅，如果鱼雷从通常的高度投放，它就会一头扎进水底。就是在 25 英尺的高度投放，源田还嫌太高，他死死缠住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专家们，要他们研究浅水雷。

在风景壮丽的弯弯曲曲的四国岛海岸附近，一支海军部队也在针对“Z”作战计划的另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训练。这种训练之神秘，使当地居民摸不着头脑。每天早晨 19 名海军少尉，驾着渔船，向三机湾驶去。渔船后边拖着长约 80 英尺雪前形状的物体，用帆布盖着。傍晚，这些渔船，连同帆布覆盖着的神秘物体，陆续返航。原来帆布覆盖着的物体，就是两艘小型潜水艇。驾驶员们使潜水艇偷偷地通过海湾的出口，演习如何对美国战舰进行鱼雷袭击，但是，连他们的教官也不知道这就是假设的珍珠港。

经过数周的刻苦训练，轰炸的结果非常可观，命中率高达 80%。辰后一个技术问题，即找到合适的鱼雷问题，也由爱甲文雄大佐解决了。爱甲文雄是横须贺的一位鱼雷专家。他用飞机平衡器做成木翅，安装在鱼雷上。在鹿儿岛海湾经过数十次试验后，80% 的鱼雷都适宜于在珍珠港内的浅水中使用。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进击前赶制出这些木翅。

11 月 5 日，山本根据参谋总部的指示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这份命令长达 151 页。它概括了敌对行动开始后的第一阶段内海军的战略，它不但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还包括对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和南洋差不多同时进行的袭击。山本把所有飞行队长都集中在他的旗舰上，把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告诉了它们。山本说：“你们不能小看敌人，美国不是一个平庸的敌人，它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劲敌。”在 24 小时内，这位舰队司令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把敌对行动计划初步确定为 12 月 8 日。从此，日本海军和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

在紧迫的内外形势下，为了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东条于昭和十六年（1941 年）11 月 16 日，召开了第 77 次临时议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所谓“铁石般的斥敌壮语”的好战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他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为一亿国民齐上阵大声疾呼。东条说，“百议不如一行”，要大家拿出实际行动。他不顾国民反对，在九分钟之内，强令议会通过了追加 38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的预算案。他强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求全体军民，为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为称霸世界作出贡献。

不战则己，一旦日美开战，首先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一击，这

是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早已下定的决心。

作为执行这一任务的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认为，为使夏威夷战役取得成功，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譬如：参加攻击的强大的航空母舰特遣队的编队和训练，用来攻击停泊在浅海的军舰的航空鱼雷、进攻夏威夷路线的选定，对海上舰只的燃料补给，等等。但是，决定夏威夷作战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作为攻击目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部队，是否确实停泊在珍珠港。

山本在想：即使日本机动部队在进攻途中不被对方发现，气候条件也很好，攻击机群长驱直入瓦胡岛，如果作为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出港进行演习或训练，珍珠港内空无一物，那么将会怎样呢？日本海军从战争伊始，就要迈出不可挽回的错误的的第一步。因此，及时准确地掌握珍珠港美军的情况，就成为十分急迫的重要任务。

在这之前，日本已有一个谍报小组在夏威夷活动。间谍组的成员，一个胆小、缺钱花的德国人，一个日本和尚，还有两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但他们所提供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零星情报。日本参谋总部根据东条的要求，决定另派一名海军情报专家。这个人就是吉川猛夫。尽管他有个断指，容易被识别出来，他还是被选中了。吉川猛夫是海军情报部第五科的一个少尉，29岁，主管美国。他身材细长，长得漂亮，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

吉川曾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求学。他是游泳冠军，剑道得了第四名。毕业之后，他在一艘巡洋舰上当了一期密码官，后来又进了水雷学校、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因为饮酒过度，把胃搞坏了，不得不暂时退伍。重新入伍后，他在海军情报部任预备军官。开始他在英国科，后来调到美国科。在这里，他在堆积如山的情报中，筛选情报，熟悉了舰只情况，记住了各种海军装备。

1940年5月的某一天，他被派往夏威夷，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在珍珠港进行侦察工作。经过7个月的侦察，获取了大量情报，对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的97个问题，都一一作出了答复。其中有：

问：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答：星期日。

问：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答：拂晓和黄昏均为10架。

吉川为了亲自弄清巡逻飞机出航和返航情况，曾多次在黎明和黄昏时仁立在日本领事馆的草坪上观察。

问：湾口有无防潜网？如果有，速报其详情。

答：大概有。但种类及其他不详。

吉川预先考虑到这一问题很重要，曾多次穿着皱皱巴巴的夏威夷衫，扮成菲律宾工人，毅然潜入湾口。但始终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现在他决定再亲自去跑一趟。吉川穿上他经常穿的运动装，拿上钓鱼竿，沿着公路走去。他走过了希卡姆机场，穿过一片空地，朝珍珠港出口处走去，心想万一被抓住，就说自己是菲律宾人。他走进了一个离海军大楼不远的小树林中，几乎撞上正在晒衣服的水兵。他躲在丛林中，直到日落西山时才出来。

天黑后，他爬到了港口的出口处，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连忙一动也不动，直到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他轻轻地下了水，无声无息地拨动着双腿，游了50码，进了航道。他用双脚在水下触摸，什么也没有。他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但由于过于激动，人水只几码。便憋不住气了。他一连又扎了5个猛子，还是没有发现钢网。他游回岸边。在他的特务生涯中，这几分钟是

他最紧张的时刻，不过，最终还是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以上报。

那时，东条内阁正沿着战争的道路狂奔，军令部也横下一条心，为准备开战作最后的拼死努力。从前面谈到的 97 个问题中，吉川清楚地窥见了这种国内形势的只鳞片爪。

在吉川对 97 个问题答复不久，肩负进攻珍珠港重任的日本海军的机动部队，在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会谈的掩护下，早在 11 月 22 日以前，就已悄悄地集结到择捉岛的单冠湾了。四天后，即 11 月 26 日，“赫尔照会”的答复，事实上使日美关系宣告破裂。

决定开战时间，是最重要的问题。接着东条的要求，必须选择珍珠港舰只集结最多的时间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一击。

东京 12 月 2 日的电报，对夏威夷总领事指示说：“鉴于目前形势，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在珍珠港停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今后望尽可能将这些情况每天报来。珍珠港上空有无观测气球，或施放观测气球的某种征候，请电告。另外，也望告战列舰是否装有防雷网。”

吉川从这种指示中觉察到军令部的“焦急”，便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开车兜风，钓鱼，到春潮楼“玩乐”，通过这些活动，以便观察情况的变化。

12 月 2 日，“每天报告”的指示发到夏威夷时，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已对从单冠湾出击、向珍珠港挺进的机动部队发出了“登新高山 1208”的隐语电报。这就是下达的开战命令。命令全军开始进攻的“×日定为 12 月 8 日上午零点”。东京时间 12 月 8 日上午零点，为夏威夷时间 12 月 7 日（星期日）凌晨 4 点 30 分。上面已经提到过，吉川根据精心积累的统计材料，在回答前面的 97 个问题提出，舰只在珍珠港停泊最多的时期是星期日。

12 月 6 日，这一天檀香山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既听不到来自珍珠港方面的飞机轰鸣声，山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吉川完成了上午的侦察、并向东京作了报告，很晚才吃了午饭，随后拖着疲惫的身子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了一会儿，就一下子蹦了起来。再去侦察珍珠港黄昏的情况。只见金梅尔司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船正静静地浮在四季如夏的海面上。

“嘿？两艘航空母舰和十艘重型巡洋舰怎么不见了！我上午还亲眼看见确实停在那里嘛。真怪呀！”吉川嘟囔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吉川在春潮楼吃罢晚饭便匆匆回到了领事馆，立刻动手起草发给东京的电报。电报说：

“六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 9、轻巡洋舰 3、潜水母舰 3、驱逐舰 17。此外，轻巡洋舰 4、驱逐舰 2 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已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吉川在拍发上述《珍珠港停泊舰船》的电报之前，曾发了如下电告，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目前，尚无布置阻塞气球器材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实际上会有多少这类器材。为了控制海面 and 珍珠港附近以及希卡姆、福特岛、埃瓦机场陆上跑道上空，即使实际上进行此种准备，使用气球保卫珍珠港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章 偷袭珍珠港

歌舞升平夏威夷，珍珠军港遭偷袭；
美太舰队几覆灭，有人狂笑有人泣。

虽说日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日本特使来栖和驻美大使野村仍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打太极拳”。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日本政府所要进行的谈判，只不过是以东条为首的军国主义集团调兵遣将、准备南进的障眼法而已。

1941年11月6日，也就是早在赫尔11月27日照会之前，山本五十六就根据东条的指示发布联合舰队的绝密作战命令。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发布了他的实施山本计划的第一号作战命令。虽然参谋总部和外务省达成了一项这样的谅解：如果与美国的外交谈判哪怕在最后一刻得到成功，对珍珠港的袭击也要取消，进击部队将回到北纬42度、东经170度的集结地待命。但是，在东条英机决意推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谅解是无法实现的。相反，调兵遣将和临战之前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六艘航空母舰上的私人财物以及不必要的设备全被取去，换上来的全是一桶桶的汽油。所以舰只一律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通常，当某个舰队离开日本时，舰上装的是热带衣服和适合南方气候食用的特种食品；这次，海员们需要的却是适于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穿的衣服、防冻油、特种炮衣和其他防冷设备。参谋长草鹿希望，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尽早准备完毕。

11月16日，进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即所谓“木户部队”在内海口集中。这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它包括六艘航空母舰、两艘配备有14英寸口径大炮的快速战列舰、两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三艘油船和一艘给养船。其中“赤诚”号和“加贺”号两艘母舰，是分别由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改装的，排水量3万吨。“飞虎”号和“苍龙”号的排水量只有1.8万吨，但设计比较现代化。“翔鹤”号和“瑞鹤”号是最新最大的母舰，826英尺长，几乎与美国最大的母舰“企业”号一样大小。六艘母舰上载有360架飞机，其中有81架战斗机，135架俯冲轰炸机，104架高空（平行）轰炸机和40架鱼雷轰炸机。

第二天傍晚，山本来到了“赤诚”号，给南云和主要人员送行。天一黑，“赤诚”号便在两艘巡洋舰一左一右护卫下缓缓地驶出佐伯湾。舰上的灯人全部关闭，通讯设备上晶体暂时全被取了下来，以保证不使用无线电通讯，但留在6号的舰只，却发射出强波无线电通讯信号，以迷惑敌方监听电台。

在“长门”号的后甲板上，山本背着双手在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凝视已在消失的母舰的黑影。对于“Z”作战计划他虽然怀有信心，但仍然害怕与美国开战。在不久前他在给军事学院的同学的一封信中，山本写道：“我的处境是何等出奇啊！我不得不作出违反我个人意愿的决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全力去实现这个决定。此亦命乎？”山本虽然是帝国主义分子，但他担心战争越打越大，由于力不从心，而招来灭顶之灾。

为了迷惑敌人，攻击舰的其他军舰，一艘艘按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先后起锚开航了，各自按自己的航线出海，朝东京以北约1000英里的海面上的集合点驶去。如果所有舰只同时直接朝瓦胡岛出动，那么目标大明显了。珍珠

港进击部队将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汇合。那里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出奇的平静。这个岛是个理想的汇合点。岛上只有一个三幢房子的村庄，一个小小的水泥码头，一个邮局和一个无线电台。为安全起见，“国后”号海防艇扣住了所有外发的书信和电报，巡迴艇则在希图湾兜捕渔民，封锁消息。

“加贺”号母舰是留在内海的一条舰只，正在把改进后的最后一批鱼雷装上。母舰一启航，舰长就把所有人员都集中在甲板上，宣布向希图湾进发，然后向珍珠港前进。在珍珠港，特务吉川正在往视着一艘战列舰和八艘驱逐舰驶入港内。正在那里停泊的有五艘巡洋舰和一艘“企业”号等级的母舰。

在“赤诚”号上，各舰长被告知了航线。有一位舰长问，如果在海参崴碰上苏联商船怎么办？回答是“击沉”。“不管挂哪国国旗，看见什么船只就击沉什么”。11月25日日落时，500余名驾驶母舰飞机的飞行员拥挤在“赤诚”舰上的飞行员室内。室内的睡铺和桌子全被拆除。南云将军简要地谈到了这次偷袭。只是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才听说珍珠港一词。接着由作战参谋源田指着珍珠港的模型，详细地讲明了如何向珍珠港进攻。每个飞行员都发给有美国军舰的照片和瓦胡岛附近能迫降的各岛屿的照片。如遇迫降，潜艇将在指定的地点接应他们。之后，南云又作了一番动员，室内气氛异常激动，法西斯狂徒们欢呼声震耳欲聋。

随着战争的逼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在11月29日上午举行的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上，东条首相对一些大臣的悲观情绪大动肝火。他说：“请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三年内，我们逐步扩大这个圈（东南亚）。至于航空油，我们能想办法解决。钢铁呢，去年的产量是476万吨。三年后，我们可以提高这个产量。”

“我不了解迄今为止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说法，”冈田启介海军提督插进来接着提问：“比方说，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

“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东条回答说。这是战略需要，它能使日本西进，与希特勒的军队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是途中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将配合德苏战争，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

冈田把攻击的矛头指到另一个方向。他问：“日本的海军是否有实力打败美国？”

东条说，日本将逐个地攻下各战略要点，准备长期作战，但最后胜利是日本的。

“目前倒一切顺利，”冈田苦笑着说，“但有许多未知数。就以美国目前的军事工业而论，你不觉得多少有点危险吗？”

“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东条又怒又气，满口喷着唾沫星子说，“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中国事变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丧失16万人，还有200多万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这样连续几年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了不少宝贵的战机！”

这个敢于向东条挑战的海军提督冈田启介，这个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侥幸活下来的前首相，他对东条的战争政策和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结

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军国主义势力的策划和指挥下，少数“少壮派”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举行政变，占领重要政府机关，袭击高级官吏住宅，杀死了内务大臣、财政大臣和教

盟，一向持怀疑态度。

会上只有两位“重臣”将军，即阿部信行和林銑十郎完全信任东条政府。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东条仍一意孤行，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他说：“日本的兴衰全由神决定了。”

已经是下午4点，但东条的日程却没有结束。他立即召开第74次联席会议，与会者同意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危险已迫在眉睫。

根据会议的决定，外交大臣东乡草拟了致柏林和罗马的电报，并于当天深夜发了出去。发给大岛浩大使的电报，透露了日美谈判决裂的情况。电报要他立刻会见希特勒总理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并秘密地将事态发展情况通知他们：“近来英美两国都采取了挑衅态度，正在策划向东南亚各地调动武装力量，为了与他们对抗，我们将不得不动调军队。看来，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间有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的方式突然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而且指出：“这场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来得快。”

天皇批准是开战前的最后一道正式手续。12月1日，星期一下午2时5分，御前会议在皇宫与通常一样开始。东条首先发言，他说，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退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本身的安全。“为了保卫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

在东条详尽地阐述了日美谈判的冗长的经过后，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起立发言，激昂地宣称，海陆两军官兵都“热切希望以一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接着其他军政头目也报告了诸如同民士气、紧急预防措施、粮食供应以及国民经济和财政等问题。

最后，东条恳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说：“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一致，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与会者除了向天皇鞠躬施礼外，再无别的话。就这样，裕仁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文件上盖了御玺。

就在天皇批准开战三个小时后，山本用密码给进攻珍珠港的攻击部队发出另一份稍长的电报：“登新高山1208。”这就是说，按原计划12月8日向珍珠港发起攻击。

机动部队为了节约燃料，以每小时14海里的速度缓缓向东驶去。舰队编成圆的队形，三艘潜艇为先导，侦察有没有中立国的商船。如果发现这类船只，便靠上去，登船将他们俘获。但是，倘若遇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对这个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他们曾反复讨论。有一次一个名叫山口的军官半开玩笑似地建议说：“放几声礼炮，喊一声‘再见’！掉头回家。”他的建议使人不禁捧腹大笑。

“登新高山”的电报，加重了草鹿将军的战争责任感。他顿时觉得，他们将发起一场突然偷袭，然后疾风似地立即退回。不过，随着机动部队接近珍珠港，美国的巡逻飞机总还有可能在发起进攻前先发现机动部队。如果是那样的话草鹿已作好改变战术的准备，即使不能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也要全力进攻，力求重创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南云随即下令各舰长熄灯行驶，并把“Z”行动向全体士兵传达。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为了欺骗对方，掩盖偷袭行动，在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却大摆迷魂阵。《日本时报》当天的标题是，《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

12月4日，东条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日期。会议决定要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2时30分递交。第二天伊藤中将到外务省拜会东乡外相。他说，照会应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交给赫尔，比原定时间推迟半个小时。临走时，伊藤再次警告，外交掩护军事行动，切勿过早通知对方。

12月6日，东京报纸根据东条的指令，继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为日军南进大造舆论。各报的标题是：“美国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和解”，“美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

罗斯福总统看过截获的日本“停止谈判”的照会后，默默地给他的顾问看。霍普金斯读完后，罗斯福说：“这意味着战争。”虽然美国军政要员预感战争就要来临，但是他们却没有提高警惕，更没有作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就在12月6日星期六晚上，美国上下到处都歌舞升平，欢度周末。海军部长诺克斯仍在国家剧场观看《学生王子》；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将军认为日本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特别忧虑。他给他的远东问题专家布拉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没有理由发表戒备令或布置夜班”。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正与夫人在迈尔斯堡安静地度周末。

那天夜里，在华盛顿的军政官员，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或是参谋总长马歇尔，都没有料到一大清早日本人会袭击他们的珍珠港。

在瓦胡岛，那里的情况也和华盛顿一样，夏威夷海陆两军司令根本就不愁珍珠港会遭到空袭。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在檀香山出席私人晚宴后，就上床睡觉，准备明天上午要同陆军司令肖特将军去打高尔夫球，消除人们所传他们互不说话的流言蜚语。金梅尔和肖特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戒备令。华盛顿的警告并没有说珍珠港会遭到轰炸，甚至连极小的可能性也没有。他们只计划在次日早晨派出数目有限的飞机进行例行的巡逻，珍珠港地区的高射炮也只派少量人操纵。港内94艘舰艇上的大部分人员，除少数值班者外，都已安然就寝。那不过又是一个懒洋洋的太平无事的热带夜晚而已。

经过周末的狂欢乱舞之后，正当美国人沉入甜睡之际，停泊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小岛柱岛海面的日本联合舰队，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必要时驶入内海接应机动部队。山本已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他的命令与东乡大将当年在对马海峡发的命令完全相同。

当时，事实上正有两股日军向珍珠港进逼。11艘潜艇用大包围圈的阵势向瓦胡岛围拢，还有9艘是从马绍尔群岛开来的，其中7艘潜伏在瓦胡岛南边，两艘潜伏在毛依岛附近，以侦察美国舰队是否可能在拉海纳。特别进攻部队的另外五艘潜艇，在夜幕的掩护下浮出水面，并从珍珠港西南海面悄悄向珍珠港逼近。每艘潜艇背上都载有一艘长79英尺的由两人操纵的微型潜艇。这种潜艇在水下能以每小时20海里的高速行驶。微型潜艇要偷入航道内，潜到战列舰停泊处附近静待空袭开始，然后浮出水面，把两枚鱼雷射向某一艘旗舰。起初，山本取消了这种袭击方法，原因是它危险到等于自杀。他在得到确切保证说，会采取一切措施去救回乘员后，最终还是同意了。

在当地时间6日下午11时许，各母舰在离珍珠港约8海里的海面处停止

前进，开始狡猾地放出微型潜艇。站在潜艇甲板上的人能看见岸上的明亮灯光，甚至识别出海滩上的霓虹灯。海面上传来隐隐约约的爵士音乐声。几分钟后。五艘微型潜艇相继下水，于是母舰下潜，栓钩脱落，微型潜艇慢慢地向珍珠港驶去。

机动部队以每小时 21 海里的速度。全速驶向珍珠港北面 200 海里的出击点。官兵都各就各位，炮手准备好向选定目标射击。飞行员和水兵们在夏威夷时间 12 月 7 日早晨 3 时 30 分就被叫醒。他们早就写好遗书，连同指甲屑和剪下的头发一起留在各自的橱柜里给家人。他们围上了洁净的腰布，系上“千针带”。这种腰带，是吉祥消灾的护身符，由母亲、妻子或姐妹站在街头，招待行人在腰带上缝一针，直到够千针为止。这意味着每根带上有 1000 人为他祈祷吉祥，武运长久。这天早餐非常丰盛，吃红米饭和鲷鱼，都是节日吃的东西。

舰只颠簸摇晃得非常厉害，有浪头打上航空母舰的甲板。为了这个缘故，鱼雷手得到命令不得投入第一次进攻，必须等到天大亮后的第二轮进攻时才出动。这些鱼雷手，多是一些武士道之徒，他们抱怨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不管风浪如何险恶，他们能够出击。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尽管负责监视的潜艇发出消息，联合舰队也拍来电报说，除了航空母舰外，美国太平洋舰队都在珍珠港内，但南云对于拉海纳那边还是不放心。他命令侦察机立即起飞作最后一次侦察。在天亮前一小时，“筑摩”和“利根”领航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当时离珍珠港只有 150 海里，各自在微风中弹射了两架水上飞机。其中两架朝拉海纳方向飞去。另外两架则飞向珍珠港。他们的任务是攻击前半小时飞抵目的地，把云层情况、风向、风速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究竟在哪里，用无线电报告回来。

在战争的第一枪打响时，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则已驶过出击点，即在珍珠港北部海面约 200 海里处。此时，东方已呈鱼肚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进入机舱，马达开始轰鸣。天空中云层朵朵。汹涌澎湃的波涛使船身倾斜度达 12 至 15 度。在平常的演习中，倾斜度如果超过 5 度，演习就取消。但在今天，延期是不可能的。

在六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第一批攻击部队的机群已经排列好。最前面的是 43 架战斗机，接着是 49 架高空轰炸机和 51 架俯冲轰炸机，殿后的是 41 架鱼雷轰炸机。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飞行员们正严阵以待，在听候东条和本山总司令的攻击令。

12 月 7 日晨 7 时 48 分，攻击开始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批 183 架飞机飞抵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透过云层，“加贺”舰战斗机队长志贺淑雄大尉，只能依稀辨认伸出在海上的陆地和滔滔白浪。转瞬间，他瞥见了第一批突击队指挥官美律雄中佐的高空轰炸机长机，于是便等待着蓝色信号弹，那是令战斗机发动攻击的信号。这时珍珠港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云团簇拥，但在两山间宽阔的军港上空，云层稀疏。阳光明亮，斜射的光线把一块块蔗田照得一片浓绿。

在这个区域里，有几架美国民航机在懒洋洋地盘旋，可是整个瓦胡基地上的陆军飞机，此刻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埃瓦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是照此办理。在空中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海军的 7 架巡逻机，它们正在西南方许多英里外巡逻。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上的

780挺高射机枪有3/4元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它们的炮弹在演习后已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到了卡湖库角上空后，渊田的长机开始从瓦湖岛西岸绕向珍珠港。晨7时49分整，渊田用莫尔斯电码向机动部队发出命令：“托！托！托！”（Totsugeki！——冲锋——的头两个字母）片刻之后，渊田看到第一批鱼雷轰炸机掠过战舰区，便命令报务员发出“托拉，托拉，托拉！”——事先约好的“虎，虎，虎！”密码信号通知南云海军中将奇袭定能成功。

渊田指挥的机队，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八艘战列舰和其他军舰，以及惠勒、希卡姆等飞机场上的几百架飞机。由于日本特务吉川的长期活动和提供的情报，日本侵略者对全港的情况了如指掌，战斗任务明确而具体：战斗机43架用机枪扫射机场，粉碎美机迎击；俯冲轰炸机51架，负责破坏惠勒和希卡姆等机场；鱼雷轰炸机40架和高空轰炸机49架，攻击战列舰和各类舰只。各类飞机腾空而起，在寻找自己的捕获物。

当渊田中佐飞近目标时，面临着一个战术抉择。如果他判断美国人果真毫无准备，那么鱼雷机就直接向舰列飞去；否则，战斗机就应该首先消灭前来拦截的飞机。前面的天空碧蓝碧蓝的，空空荡荡一片平静。此时，仍然没有一架美国战斗机升空迎战，也没有冒起任何高射炮火的烟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志贺的战斗机群后面，“苍龙”号上的鱼雷轰炸机穿过科拉科拉山口，横越岛屿上空，朝泊在福特岛东南沿海的庞大的战列舰飞去。这里七艘战列舰排成两列，里排五艘，外排两艘。一连串的飞机像“蜻蜓下卵似的”把鱼雷扔了下去，然后升到高空飞走了。几秒钟的寂静，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左右晃动。几秒钟后，又有两枚鱼雷击中了舰身，军舰立时倾斜了约30度。

第二批鱼雷机和高空轰炸机对“加利福尼亚”号、“亚利桑那”号、“田纳西”号等战舰进行了袭击。鱼雷机没有击中“亚利桑那”号。然而，几分钟后，高空轰炸机接连五颗炸弹命中，其中一颗炸弹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藏舱，引起了大火。顷刻之间，后舱储存的大约1600磅黑色炸药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前舱的几百吨无烟火药。“亚利桑那”号犹如火山爆发。附近舰上的人目睹它几乎蹦离了水面，裂成两半。只过了九分钟，这艘32600吨的巨型军舰的两段舰身都葬身海底了，只剩下残骸的熊熊火焰。看来舰上1500多名官兵元一能生还。再往前就是舰列的最后一条军舰“内华达”号。它的左舷中了一枚鱼雷，后甲板中了一颗炸弹，船首下沉了几英尺。

各舰上的官兵纷纷弃舰跳海，企图游向不远的福特岛。但是水面已漂满了油，有些地方油层厚达六英寸。油终于着火烧起来了，在火中的人多半葬身火海。

9时45分，烟雾腾腾的珍珠港上空突然静了。到处是汽油燃烧的恶臭。“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战舰已经沉没。“西弗吉尼亚”号拖着火焰正在下沉。“内华达”号搁浅了。其余三艘战列舰“马里兰”号、“田纳西”号和“宾夕法尼亚”号都已经重创。福特岛上的海军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没有一架能用了。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和他的参谋们，从凌晨二时起，就在停泊于柱岛附近的旗舰“长门”号上坐着等候消息。他们一声不响地围桌而坐，时而起身去看看一张大地图。正当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话筒里传来了

兴奋的喊声：“奇袭成功了！奇袭成功了！”这是密码军官从电讯室发出的喊叫。他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渊田发出的奇袭成功的预定信号：“托拉！托拉！托拉！”参谋军官们握手相庆，欣喜若狂。山本五十六，这个曾在“八·一三”事变后，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现在更加洋洋自得。大饮胜利干杯酒，兴奋得脸都烧红了。在他长期的心神不定后。现在如释重负。每隔几分钟，话筒里就重复一次前方飞机传来的捷报和美国人惊慌失措的报告。

日军奇袭珍珠港，使美国满朝文武震惊不已。下午2时5分，罗斯福打电话给赫尔，把珍珠港的消息告诉了他。赫尔说，日本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刚到，正在外交官接待室等候接见。罗斯福认为赫尔可以见他们，但不要提他已知道了珍珠港事件。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

然后，总统打电话给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史汀生正在家里吃饭。罗斯福激动地问他知不知道已经出事了。

“是啊！”史汀生回答说，“听说来了电报，日本人正在暹罗湾挺进。”

“啊，不！我问的不是这个，”罗斯福说，“他们进攻夏威夷了！正在轰炸夏威夷！”

这一消息使史汀生十分震惊。作为陆军部长他还蒙在鼓里，感到惭愧。不过，他想，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到来，它将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在国务院会客室里，野村和来栖急不可耐。直到下午两点二十分才被引到了国务卿的办公室里。赫尔冷冷地与他们打招呼，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座。

“我奉命下午一时向您递交这个答复。”这位日本海军将军一面用抱歉的语气说，一面把照会递过去。

“为什么要下午一时交给我？”赫尔面孔严肃、铁板。

“原因我不清楚。”野村回答。

原来，早在12月2日，以东条为首的日本军部最后确定12月8日（东京时间）发动战争。但为了麻痹美国，掩护突然袭击，以收出奇制胜之效，日本政府仍训令野村、来栖继续谈判，并警告他们不要使对方产生谈判已破裂的印象。直到12月6日20时30分，日本政府才把对美通牒发给野村，全文共分14段，陆续发出，至7日16时发电完毕。日本政府要求野村于华盛顿时间7日13时交给美国政府，即计划在进攻珍珠港之前20分钟通知美方。但由于日本大使馆译电、打字耽误了时间，所以当野村和来栖走进赫尔办公室并把对美通牒交给他时，正是华盛顿时间7日14时20分，即在日本第一批飞机开始袭击珍珠港之后一小时。

日本的这个通牒既未宣战，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在最后一段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

由于赫尔已知道了这个通牒的内容，他迅速读完这个文件之后，两眼盯着野村和来栖厉声他说：“告诉你们，我在过去九个月里同你们所有的谈话，这完全有案可查。我供职几十年，从未见过一份如此卑鄙的弥天大谎和歪曲，我在今天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球上，竟然会有一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日本大使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赫尔把手一抬，朝门口扬一扬脸，示意

让他们出去。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就灰溜溜地走了。但就在这两个日本人低着头转身向外走的时候，赫尔轻声说出了一句他田纳西家乡骂人的话：“无赖加屎虫！”

晚上，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柏利把两个日本使节软禁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野村大使要求给他一把武士刀，柏利拒绝了。野村一自杀，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有生命危险。

当晚8时30分，内阁在白宫二楼开会。罗斯福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阁员们朝着总统围成半圆形而坐。总统用庄严的语气宣布，这是自当年内战爆发时的那次会议以来，最严肃的一次内阁会议。他首先列举了珍珠港的损失。这次太平洋舰队有18艘舰只沉没或受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但总算逃过了更大的浩劫，因为航空母舰幸亏出海去了，而且日本轰炸时漏掉了海军船坞的油库和潜艇库。然后，罗斯福用缓慢的速度宣读了他打算在次日中午向国会提出的文告。

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文告写得有力，只是文内没有谈到日本“过去的肆无忌惮的行为，而且丝毫没有联系到德国”。史汀生主张趁国民怒火犹旺的时候向德国宣战。总统拒绝了，但是，他答应在两天后把整个问题诉诸国民。

快到9时30分时，国会的领袖们来了，罗斯福把夏威夷发生的事情坦率地告诉了他们。听的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片沉寂。罗斯福说完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问，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睡在梦里”。其他人仍然一言不发。

历史证明，美国遭受这次打击，完全是咎由自取。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实行绥靖政策，对于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采取纵容态度，妄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北进去攻打苏联。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不仅不去制裁日本侵略者，反而公开声明要保持“友好公正的立场”，为日本大力输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米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所写的：“日本多年来，一直利用从美国得到的物资建立海军和陆军，以打击美国——当它反对我们的作战计划完成时，它就利用这些东西反过来对准我们开枪。”美国姑息养奸，纵虎贻患，到头来自食其果。

其实，日本袭击珍珠港是预谋已久的。美国驻日大使馆早就从秘鲁外交官和其他方面得了这一情报，并于1941年1月27日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美国国务院。第二天赫尔国务卿就把它转告了海军部和陆军部。在这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也从其他方面获得了日本要进攻珍珠港的消息。但所有这些，都未引起美国当权者的高度注意。甚至就在12月6日下午日本进攻珍珠港的前夕，罗斯福还在给日本天皇写信，呼吁和平。以致对临战前夕的许多异常现象麻木不仁，熟视无睹。

珍珠港事件促使了美国人的觉醒，罗斯福总统深感内疚。他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他决心把这一事件诉诸美国议会，并以此教育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欲知事情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

珍珠港事件为契机，美日交兵战火急；
举国上下总动员，不雪国耻誓不已。

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上午（美国时间），罗斯福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要求向日本宣战时，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露出的烟囱还冒着浓烟。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列舰“亚利桑那”号歪歪斜斜的三角桅杆和“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身。“亚利桑那”号已经成为1000多名海军官兵的坟墓。“俄克拉何马”号看上去就像一条试图冲上岸滩的巨鲸。一些小船慢慢地驶来驶去，从漂着一层油的水中打捞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总共有19艘军舰被击沉，击毁，有数百架飞机被毁，3000多名官兵死亡或受重伤。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惨案。

当罗斯福总统装着支架，由他儿子詹姆斯上尉搀扶着缓缓穿过大厅时，欢呼声暴风般爆发出来。罗斯福接受过无数次欢呼，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在欢呼声里，他有着一种发狂似的快慰之感。他的出现好像使人们一下子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似乎所有这些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向他，并且通过他，向他们的祖国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罗斯福登上讲坛，走向演说的位置。他面对着沸腾的人群站在那里，面色安祥而严峻。他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他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看着坐在前排的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然后，抬头望望座无虚席的楼厅观众席。在那里，罗斯福夫人埃利诺和威尔逊夫人坐在一起。在全国各地，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进攻。

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根据日本的请求仍在同它的政府和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和平。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湖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日本这么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檀香山）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自明。美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府取得必然的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历时 6 分钟多一点。讲话结束后，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个简短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 1917 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份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 82 票对零票，众议院以 388 票对 1 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2 月 8 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四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 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政府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

在珍珠港事变两天以后的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罗斯福总统在这篇称为“炉边谈话”的讲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日本过去 10 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例如：

10 年前，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未加警告。

1935 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未加警告。

1938 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未加警告。

1939 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

同样，1939 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未加警告。

1940 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

1940 年，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和希腊——未加警告。

当年，1941 年，轴心国家进攻南斯拉夫——未加警告。

还是 1941 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未加警告。

如今，日本进攻了马来亚和泰国以及美国——未加警告。

“这完全是一个模式。”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强盗行径横行的世界里，就谈不上什么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个人的安全。”总统号召全国人民紧急

动员起来，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他说：“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也将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我们所需要的物资、金钱必须成倍地、不断地增加。生产必须不仅是为了自己的陆、海、空军，也必须加强在整个南北美洲和全世界同纳粹分子和日本军阀作战的其他陆、海、空军。”为此，他要求在一切军事工业，包括重要的生产部门，都实行每星期七天的工作制，以加速现有的一切生产。此外，还要建立更多的新厂，扩建老厂，把许多小厂转向战时需要，以迅速增加生产能力。

在日本方面，以东条为首的法西斯政府，虽然对珍珠港和南亚发动了进攻，但还没有宣布战争。12月8日日出前一个小时，在东条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鸠田繁太郎报告了珍珠港的战果，法西斯头目们高兴得狂呼乱叫。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由阁员们签名送往枢密院。

东京时间7时正，日本广播公司正式广播了日本南进的紧急新闻。消息说，“大本营陆海军12月8日上午6时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天明以前在太平洋同美军和英军进入战斗状态”。这条消息通过架设在大街上的广播喇叭传开了。行人止住脚步，惊呆了。接着喇叭里播放军乐，受军国主义熏陶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鼓掌。不过，多数中、老年人神情紧张，对日本前途感到担忧。在广场上，腰挂铃铛的卖报人挟着“号外”，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厢第三接待室都可听见。

随后，下午零点20分，东条政府发表了“贼喊捉贼”的宣战声明。声明说：“盖确保东南亚之安定，贡献于世界和平，乃是帝国既定的国策。”声明炫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赫赫战功——“支那重要地点悉归我手”——之后，对美英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说：“东亚之安定与帝国的存在正濒临危殆。事已至此，遂颁发对美国及英国宣战之大诏。如今皇国之隆替，东亚之兴废，端赖此一举。”东条号召日本人民“铁石般团结，踊跃奋起，举国家之总力从事征战，以之永久剔除东亚之祸根，奉安圣虑”。

电台里接着播放了《军舰进行曲》。歌中唱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正当东条之流欢庆在太平洋取得赫赫战功的时候，希特勒从东线回到了柏林。他为两件事发愁，一是苏联在莫斯科前线开始了大反攻，二是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珍珠港事件在顷刻之间解除了苏联唯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斯大林可以几乎把他在亚洲的力量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几个月来，纳粹“元首”一再催促日本攻打苏联，避免与美国交战；与此同时，东条却迫不及待，一再督促大岛浩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进攻美国。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坚持南进，向盟国“软腹部”开刀，却不愿作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

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东条首相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他同时提醒“元首”，根据三国条约，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

“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说。

希特勒的态度如此大变，令人吃惊。因为他过去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不参加欧战，而现在希特勒却主张与美国摊牌了。这样一来，美国总统

用不着担心对德国宣战会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了。纳粹头子开始狂热地打他的如意算盘；像美国这么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国家，怎能指望保持团结呢？何况珍珠港事件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知道希特勒“为了威信关系”已经打定主意要先宣战，于是他指示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托姆森，不要与美国国务院有任何接触，“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让那里的政府在这一步上抢在我们的前面”。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妄演说。“我们总是先动手！我们总是先下手！”希特勒咒骂罗斯福是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教徒的伪善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

“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大声喊叫道，“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感到深深满意。”

他说：“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代办，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已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话被纳粹议员们疯狂的欢呼声、掌声淹没了。

正是在这一天，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条约签订三天后，希特勒为了进一步密切同日本的友好关系，特给大岛大使颁发了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希特勒说：“你们用这种办法同美国宣战做得对。尽可能长久地谈下去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而且打击得越重越好。”

在反法西斯盟国这方面，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改组，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指挥太平洋海军。这位头发斑白但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将军，一到舰队就发现了他怕发现的东西——悲观失望的情绪。士气“低到不可再低”的程度，不少人患了“恐日病”，他甚至看到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已经使几位高级将领的头发变白了。

尼米兹召见了原来的参谋班子，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遵医嘱吃镇静剂。“不会有任何调动，我对各位完全信任，”尼米兹说，“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对于最后的胜利毫无怀疑，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整顿军队，修复军舰，准备反击。”

正当罗斯福大事进行战备动员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匆匆来到美国；他广泛接触，到处进行反法西斯的鼓动宣传。“今天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丘吉尔富有感情他说。他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旁边，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的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万名听众发表演说。“让儿童们快乐欢笑地过一夜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

也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然后再重新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任务和艰难的岁月吧。我们决心要以我们自己的牺牲和勇敢使得这些孩子不致被人夺去他们的幸福，不致被人剥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安宁的世界上的权利。”

圣诞节那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还参加了在卫理公会礼拜堂里举行的一次各教派联合礼拜仪式。哈里斯牧师为总统和首相祈祷。他为酋相祈祷时说：“由于上帝对您有力的援助，您得以继续领导您的英勇人民，不怕流血、流汗、流泪，去建造一个新世界，使善良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共同生活，而无人敢于打扰和制造恐惧。”

祈祷后，会众唱起《阿，小小的伯利恒镇》：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在你的身上。

圣诞节过后，丘吉尔又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是我仍然要表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心。这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场内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

当天下午，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与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军政要员，举行了以“阿卡迪亚”为代号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制，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确定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认为太平洋战争暂时必须是一场固定阵地的战争，目前主要是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对敌，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担任总司令。

“阿卡迪亚”会议持续了两周。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宣言》。

《联合国宣言》首先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签字。两天后，即 1942 年元旦，26 个国家的代表汇集白宫，在文件上签了字。

但是，必须记住，这一部新的世界交响乐的前奏，是在太平洋盟军节节溃败的可惊消息不绝于耳之际谱写成的。当时日军席卷马来亚和菲律宾；他们的伞兵第一次在荷属东印度降落；他们夺取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并向马尼拉进军，把麦克阿瑟和最后一支美菲军队绝望地围困在巴丹半岛南端和科雷吉多尔岛上。

按照东条的要求，日本南方军的作战计划主要是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主要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汶等重要地区。南方军主力包括十一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海军出动了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南遣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航空队的第一线飞机共 700 架左右。总共约 40 万人。

日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一开始就使英军在马来亚顾此失彼。由于日本特务的长期活动，日本侵略军对马来亚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专门受过丛林战的训练，所以活动自如，进展迅速。1942 年 1 月 7 日，日军攻入马来亚首府吉隆坡。1 月 30 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了柔佛海，距新加坡不到 20 英里。第二天，日军开始攻打了这个要塞。

新加坡位于马来业半岛的南端，由新加坡岛及其附近的 54 个小岛组成。

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船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世界南洋交通中心之一，也是亚、欧、大洋洲重要国际航空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以横越柔佛海峡的长堤与马来亚的柔佛州相连，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境内以新加坡岛为最大，面积 538.1 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91% 以上。岛上地势平坦，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当时，由英国驻军司令帕西瓦尔指挥的英军有 8.5 万多人，而且粮食充裕，岛上还有两个大水库，淡水供应不用担忧。但英军指挥不力，畏敌怯战。55 天败退了 550 英里，不断的退却在部队中造成了失败主义情绪，兵无斗志。

2 月 8 日早晨，日军开始发动总攻。战役之前山下奉文司令召集师团高级军官进行了战地动员。为了激发将士的武士道精神，在宣读命令时，每人水杯里洒上了“庆功酒”，行传统的祝酒仪式：“在此处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8 日中午开始强渡海峡，并顺利登陆；9 日，日军分两路进入岛上。11 日，山下奉文将军用飞机向多于他几乎两倍而且武器精良的敌人散发劝降书。

“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贵军以大不列颠传统精神为建军根本，并正踞守业已孤立无援的新加坡，用艰苦卓绝的行动与英雄气概提高大不列颠的声威……然从此以后，抵抗已属无益，促使百万居民遭遇更大的危险，置之于刀光剑影之中。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之中，何况按我军之见，你等继续顽抗已不能再为英军增添声威。”

在日军的威逼下，英军投降了。新加坡这个“狮子之城”，举世闻名的要塞，属于日本人了。前后七十天，山下奉文以伤亡 9824 人的代价，自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 650 英里，直至占领新加坡。英军伤亡略少于日军，但是投降的军人是 13 万多。

这一胜利，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他们再次戏剧性地向全世界炫耀了武力。在日本国内，东条政府得意洋洋地宣布，每家每户都要发啤酒两瓶、赤豆一包、白酒三瓶，13 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发食品一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

日本报纸也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战役的胜利。《朝日新闻》的大标题是，《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短短三天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大本营报道部长大平秀雄大佐宣称：“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战争大局已定。最后胜利非我莫属。”

在菲律宾的日军，正按照东条的命令向马尼拉进军。在菲律宾群岛，麦克阿瑟上将指挥的美国部队有 19000 多人，菲律宾部队 11.2 万人，共计 13 万多人。他们在日军面前，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估计到，日军主力将在仁牙因湾登陆，由于美国空军已损失殆尽，陆军也减员一半，无法阻挡。因此，美菲军队便主动撤退到巴丹半岛防守，并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

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美军处境更加困难，不仅士气低落，而且粮食已成了头痛的问题。前线部队每天的口粮只有平常的 1/3。几次想通过日本海上封锁，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失败。骑兵的马匹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都杀了。到了

2月中旬，军内病倒的人多到了惊人的程度。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而奎宁已几乎断了来源。由于饥饿和疾病，兵员身体虚弱，处境愈来愈惨。当时，无论是菲律宾部队还是美国部队，都传诵着战地记者弗兰克·体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
没爹没妈也没山姆大叔，
无姑娘无叔伯也无兄弟，
病无药，战无飞机大炮，
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关照。

在日军疯狂进攻面前，美国政府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了日军的俘虏，便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自己去到澳大利亚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携夫人和四岁的儿子，乘着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科雷吉多尔。

麦克阿瑟的临阵脱逃，在美国军队中也引起了对他的蔑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麦”把他们抛弃了，所以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用《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写的讽刺歌曲：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直跳。

4月2日夜幕降临时，5万日军已经集结待命，准备大举进攻。在他们后边，150门大炮准备举行这次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在前线的另一边是7.8万名饿得发慌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其中只有2.7万人是列为“有战斗力”的人员，而这些人中间却有3/4因患过疟疾而身体虚弱。一早，天气晴朗。10点钟炮击开始。在日军强烈炮火攻击下，美军和菲军纷纷弃阵而逃，有的走小路，有的翻山越岭，有的则沿着海岸公路跑。到处都是混乱。

4月9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部投降，7.6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在这之前，4月7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决。尽管如此，棉兰老的3.6万名军队只有7000人（主要是美国人）向日军投降，其余2.9万人拒绝服从命令，带着武器上山打游击去了。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菲律宾所有重要的城镇和港口。菲律宾的抗战进入了艰苦的阶段。

日军在菲律宾得手后，继续向荷属东印度进攻。为了掠夺石油资源，为了不让荷印当局把产油区设施破坏，不让美英荷把爪哇建成强大的堡垒，日本侵略者急于占领荷属东印度。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早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

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人。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 18 岁到 65 岁的男子。从 20 岁到 40 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 6 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 3100 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 1000 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到 1945 年，陆军约有 820 万人，其中 2/3 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 390 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 25 万人。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实行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就是在陆海空三军中广泛征用了妇女，尽量使男子摆脱非战斗任务。在 1942 年，全国有数十万妇女从军，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为赢得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他还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们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要求政府有关部门马上采取有效步骤，力求做到：

第一，努力提高生产飞机的速度，以便在 1942 年生产 6 万架，即比政府一年前订的目标多生产 1 万架。而且要继续保持增产速度，以便在 1943 年保证生产飞机 12.5 万架，其中包括 10 万架作战飞机。

第二，提高生产坦克的速度，保证在 1942 年内生产 4.5 万辆，并且继续加快生产速度，以便在 1943 年生产坦克 7.5 万辆。

第三，努力提高生产防空火炮的速度，1942 年内生产之万门，并且继续加快生产速度；以便保证在 1943 年生产防空火炮 3.5 万门。

第四，努力提高运输船只的生产速度，要求在 1942 年内建造总数为 600 万载重吨的船只，而且还要继续加快生产速度，以便在 1943 年建造船舶 1000 万吨。

罗斯福说：“这些数字以及生产许许多多其他武器的类似数字，是向日本和纳粹稍微提示一下：他们袭击珍珠港到底得到了什么！”说到这里，国会议员报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且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罗斯福总统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指出：“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情理、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美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观全局，太平洋战争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特别是东方战

局发生深刻的变化。至此，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已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和国家拖入了战争。太平洋战争把美国从“孤立主义”的迷梦中解脱出来。它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说明整个人类的光明、进步、正义事业是同任何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完全不能相容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空前发展壮大，英、美、苏、中等国更加团结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得到更多的更加广泛的援助和同情。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欲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给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带来何种变化。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章 “治安强化运动”

东条南进固后方，清剿掠夺大扫荡；
治安强化施毒伎，神州人民奋反抗。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为了发动和支持对美英的长期战争，掠夺和利用中国的经济资源及人力物力，确保中国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随即以更大的力量实施其“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12月3日发出大陆第五七五号命令，确定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即在攻占南方要地的同时，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特别要加强封锁，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要确保河北、山西，绥蒙等地的“治安强化运动”的成功。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此，中国敌后军民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抗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打破了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并不参战的局面。日本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使蒋介石集团如释重负。日美开战，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认为意义深远，前途光明，抗战必胜。美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山城陪都，引起一片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

蒋介石是12月8日清晨4点多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消息的。当时，蒋介石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住在重庆南岸黄山乡间的别墅。他接到董显光电话后，立即赶赴重庆，当天上午8时，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十分兴奋的蒋介石首先说：“我们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也甚容易……”多么滑稽呀！与日寇交战四年之久，国土被日军侵占大半，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继美英之后，正式对日宣战。即使如此，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也应该感到庆幸了！

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并由美国作为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除通知中国政府已决定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外，并将中国提议中、美、英、澳、荷、加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位大使。蒋介石的身价，似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大大提高了。

中国对日、德、意正式宣战，这个行动本身，无疑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亲德势力是一个打击。其次，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它在一定时期内和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巩固。因为，美国这时更加迫切需要同苏联合作，在西方加强对德国作战，在东方依靠中国抗战，把大批日军继续拖在中国战场上，以利于日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和决战。

为此，美国除在军事、经济上援助中国外，还需要同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所以，更加需要中国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这种情况，对中国国内的反共投降势力。当然是一种牵制。最后，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在战略上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它不得不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对美国的战争，这就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减轻了压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参战也助长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完全依靠英、美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消极等待思想。国民党当权者，把同美国结盟及“美援”作为他们取得金钱、武器，以及获得国内最高政治权力的手段，这也给以后的抗战事业带来消极影响。

在日军长驱南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东条政府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美英援蒋的滇缅公路被切断，轴心同战果扩大，以及其对美、英、苏的依赖出现不可靠的情况。再加上见到日本实力逐渐增强，则其抗战体制最后必将崩溃”。因此，日本企图利用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军队迅速屈服，在政治上，日本积极建立对重庆的谍报工作，加强政治谋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迫降、招降、诱降。在军事上，仍基本依据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在中国以维持占领地区治安为主要目的，“不扩大占领地区”。

但是，1942年初，由于受到太平洋战争暂时胜利兴奋的刺激。

日本侵略当局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处理事变的好机会”。这时，又比较强调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同年3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大将提出的对华作战设想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设法尽快断然解决。从其他方面调遣几个兵团与驻华兵团一起，共同进行大规模作战。作战目的在于，歼灭国民党之中央军，或攻占战略要点，使重庆政权受到直接威胁，或策划分裂瓦解各个部队，使重庆政权丧失控制能力。

为了适应珍珠港事件后的战略形势，1941年12月8日，原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9日，中国政府军事当局下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策应英军在香港的作战，牵制日军行动。除第四战区攻击广州、直接支援英军之外，第九战区的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也奉命从长沙驻地南下。此举使日军感到忧虑，认为“有必要牵制其南下行动”。从而，决定再次攻击湘北，掀起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第十一军被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蔑视中国第九战区的战斗力。12月13日，日军华南司令官阿南惟畿下达了再次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称：为策应第二十三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准备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即使不能完全拖住南下的中国军队，也要给以严重威胁。并据此调集了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三、第四十师团的主力等共约7万人。由于准备不足，兵力有限，日军的作战计划只设想在汨罗江两岸分别击溃中国第二十军和第三十七军，即结束作战，并把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

中国第九战区部队，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挫，但由于保全了守备区域，特别是日军占长沙而不能守，将士的抗战热情受到鼓舞，部队战斗力恢复也较快。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薛岳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号称“天炉法”的后退决战战略方针，其要领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敌围而歼之。依此方针，第九战区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1941年12月的湘北天气，一般是晴朗干燥的。但日军发起攻击时，却下起雨雪来，气温骤然降至零下。平日可徒涉的河流，水深也因雨雪而陡然增加不少。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些对长途奔袭、机动性能强的日军，无疑是不利的。乌云锁天，连日不开，使日军飞机不易配合地面作战，空中优势无法发挥。突变的天气，给日军带来了前两次作战所未遇到的困难。

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此次会战，据日方记载，日军伤亡6000余人。中方战报则说，日军遗尸5.69

万多具。这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后正面战场上一次规模比较大、并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战役。日军投入兵力约 10 万人，经 20 多天，损失近一半。长沙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军民，特别是正面战场的抗日部队是一个鼓舞。在此前后，各战区都不同程度向敌军展开了出击。同时，长沙战役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支援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

1942 年 4 月，在日军准备进攻中途岛之际，美国空军利用中国东南金华、衢州、玉山等地的机场对东京和日本本土进行了轰炸，使日本国内受到较大冲击。为占领和破坏上述空军基地，使其国内免受空中威胁，并打通浙赣铁路，切断中国东南的交通运输，日本大本营决定向浙赣地区进攻。

5 月中旬，日第十三军以五六个师团及大批伪军为主攻，从宁波、余姚、绍兴等地由东到西；5 月底，敌第十一军以两个多师团为策应，从南昌附近由西向东，沿浙赣铁路前进。中国第三战区以第二十五、第十、第三十二及第二十三集团军等十多个军参加防御作战。

浙赣战役，敌调集大量兵力，在约两个月内连续占我 48 座县城，1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给我国人力物力造成一定破坏。中国军队对敌军的进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并在多路敌军向衢州包围的形势下，决心放弃原定在该地区与敌决战的部署，对保存部队是有利的。后日军因兵力不足，随着突击面的扩大，即逐渐失去战役初期的集中兵力、强攻突击的能力，陷入了分散被动态势。而中国国民党某些将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出击敌人的决心和部署，多次贻误战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在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的同时，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继续实行“总力战”，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扩大敌占区。为了弥补六个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留下的空缺，即以六个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扩编为六个新的师团，以担负警备任务。此外还大力扩充伪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将大量兵力调往南方，但盘踞在中国战场（不含东北）的日军仍有 26 个师团和 14 个独立混成旅团、1 个骑兵集团，约 63 万人。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斗争形势，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2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号召“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扫荡，大量地牵制敌人”。

为了加强时敌后抗战的指导。1941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分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以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困难大大增加，对中国侵略的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目前是中国与英、美、荷共同作战。日寇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对根据地财物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加强化与残酷。据此，中共中央提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为此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训练干部。以加强敌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共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

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依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和华北抗战的新形势，确定华北敌后广大军民要发扬党政军民整体力量，继续实行军事、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配合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之“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战胜极端困难，坚持长期抗战。

为图谋摧毁抗日根据地，日本华北方面军依照 1942 年度“肃正作战”把冀东、冀中和太行山北部地区列为“扫荡”和“蚕食”重点的行动计划，先后对这几个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大“扫荡”。

冀东地区处于日军深远后方，冀东人民深受日伪统治者的残酷摧残和蹂躏，自 1941 年以来，冀东抗战处于最艰苦时期。日军为了镇压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曾制造了血洗潘家峪的大惨案。潘家峪是丰润县的一个山村，共 1500 多人，抗日工作开展较早，是八路军、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活动的地方。1941 年 1 月 25 日，日军纠集附近 5 个县 16 个据点数千人，乘黑夜把潘家峪团团包围。拂晓，日军进村后把全村男女老少驱赶到一个大院里，房顶上架起机枪。院内垫满柴草。面对赤手空拳的无辜百姓，侵略者大施淫威，边点火焚烧，边用机枪扫射，霎时间 1300 余村民惨遭杀害。

潘家峪惨案的消息传开后，冀东人民燃起复仇的烈火，广泛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在经受了 1941 年夏季“扫荡”考验的冀东军民，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伪治安军。11 月 14 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团部，消灭伪军 400 多人。紧接着又于 11 月 26 日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歼伪军 260 余人。1942 年 1 月中旬，又在果河沿消灭伪治安军一个整团，共 900 余人。冀东军民对伪治安军的一连串打击，并配以政治攻势，有力地瓦解了伪军的士气，打破了日军利用伪军分割、摧毁冀东根据地的阴谋。

冀中军民从 1941 年以来即根据平原斗争的特点，逐步创造并开展了群众性的“爆炸运动”及“地道战”。1942 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形势更加残酷。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 2670 多块，日军共建立据点 1700 多个，修筑公路 100 多公里，封锁沟 4000 多公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在以上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冀中军民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广泛运用革命的两手政策，开展小型隐蔽的武装斗争，部队力求小型精干和群众化（轻装、便衣），实行公开武装与秘密武装相结合，初步稳定了冀中的斗争局面。

在平原缺少自然屏障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铜墙铁壁。抗日群众和广大民兵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我军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了在平原作战、行军、驻防问题，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群众利益。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冀中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防御隐蔽的地道逐步发展成村村相连、洞洞相通，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 1942 年 4 月至 7 月，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历时两个多月的反“扫荡”，冀中军民共作战 270 余次，毙伤日伪军 11000 余人，保存了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大部，使日军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

冀中军民“五一”反扫荡后，转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这时，冀中平原碉堡林立，公路、封锁沟密如蛛网，各种抗日游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如何继续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成为严重问题。冀中区领导机关，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决定利用青纱帐这一有利条件，迅速进行了思想和组织整顿，然后于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发起青纱帐战役，以任丘、河间、深县等地为重

点，袭击日伪据点，破击日伪交通，经过 40 多天的战斗，消灭日伪军 1200 多人，争取了 350 多名伪军反正，平毁公路和封锁沟 50 多公里，逼退日伪碉堡据点 50 多处，恢复了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坚持了下来，熬过了最困难时期。

北岳军民为了战胜日军对根据地的逐步“蚕食”，自 1942 年初开始，尤其 9 月以后，将主力部队的 1/3—1/2 分散到各县和敌之侧背，打击日伪军的“蚕食”推进，并大力组织武装工作队，伸入到日伪军的封锁沟以外的地区，到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此外，还组织了许多小部队，在封锁沟边缘和敌人深远后方袭击敌人，破坏日伪军的交通线。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配合，同日伪军展开了争夺每一寸土地的激烈斗争，使日伪军每“蚕食”一地，每伸延一步，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早在 1941 年 8 月，日军就以 7 万余众对我北岳地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在两个月内摧毁我山区根据地。这次“扫荡”从 8 月 12 日敌开始进兵，至 10 月下旬被我军民击退，共历时两个多月。与以往之“扫荡”不同，在这次“扫荡”中，敌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战”等战法，并对根据地施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有计划地制造“无人区”，强迫群众向“治安区”转移，妄图消灭我军，彻底毁灭根据地的人力物力。

为了配合晋察冀北岳地区的反“扫荡”，中共领导的华北地区各部队进行了出色的协同作战。8 月底，刘伯承部向平汉铁路南段进击，先后攻克六座县城，摧毁敌据点 200 余个，连战连捷，敌伪胆寒。晋西北部队攻入忻口车站。使同蒲铁路北段一周不能通车。各路军队的协同配合，立即显示出巨大威力。敌寇的主力于 9 月中旬被迫撤退，但仍留 2 万亲入于边区继续“扫荡”。这时，我根据地主力挥戈回击，于 9 月 26 日攻占阜平。我军乘胜猛追，内线敌人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就在 10 月中旬全部退走。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 801 次，歼敌 8000 多名。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哀叹，“肃清八路非短期间所能奏效”，且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自我解嘲。

在北岳地区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 月 25 日，敌人企图以 3500 余人的优势兵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日军的计划，当敌人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整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和 3 万名逃难的群众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 5 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 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高呼：“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三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为了表彰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民族气节，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马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授予葛振林、宋学义“勇敢顽强”奖章。战后，在棋盘陀顶峰建狼牙山三烈士塔，后改为五勇士纪念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除了为纪念馆题写了碑名之外，还题词曰：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纪念碑的碑文，用精辟的语言，概述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之后，写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呜呼三壮士已战死矣而生者犹继续为人民战斗望狼山巍巍之高峰谁不为之赞叹而高歌我军对民族之忠贞坚信我民族之不可战胜也。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两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好法宝。

华北抗日根据地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材，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来到雷先到”，“敌人不到诱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听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
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
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
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地道不仅起了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村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到村外，对敌人进行袭击。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阱，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设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堡垒。

地雷战、地道战和交通破击战。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到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重大战略转折

斯大林格勒战役于 1943 年 2 月 2 日胜利结束。被围德军遭毁灭性打击，残余的 9 万人，包括保罗斯元帅和 22 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达 150 万人。历时 180 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震惊世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其他战场也有了新的转机。在北非，1943 年 3 月至 5 月，美、英、法联军在突尼斯对德意法西斯军队展开了进攻，歼灭和俘获轴心国军队 25 万。至此，盟军已在北非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在太平洋战场，盟军连续向日军展开攻击。1942 年 6 月 5 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型巡洋舰 1 艘，飞机 400 多架，兵员损失 3500 人。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日本侵略者就不敢随心所欲地进攻了。东条开始承认：“太平洋的主动权转入敌人之手。”

第五十六章初挫锋芒

美国飞机炸东京，日本上下一片惊；
珊瑚海上又遭挫，毁机损舰煞威风。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总统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对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但是，这么远的距离，要轰炸谈何容易！

若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直到 1942 年 1 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飞到中国大陆，这个想法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兴趣。于是到了 3 月初，24 组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 500 英尺长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 B—25 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1942 年 4 月 2 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 架 B—25 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翼翼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破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校的“企业”号会合。“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会合后，组成“迈克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 600 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各机组人员自信这次任务能秘密完成，途中，他们听到了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宣传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三架主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之至。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

4 月 16 日，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们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这是最后一次传令会。杜立德将第一个起飞，预

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命令规定，其他飞行员要在杜立德起飞后 20 分钟或半个小时起飞，到目的地后，把他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该怎么办？这就由飞行员自己去决定了。杜立德不想当俘虏。“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神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 46 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

4 月 17 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 24 个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甲板上的人员 B—25 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了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 7 时半，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因此多飞 100 英里、使轰炸机剩不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 700 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 8 时之前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样，一起出发吧！”

杜立德和他的飞行员同伙，将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机组起飞了。7 时 25 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

著名电影导演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正在拍摄。机动牵引车开始把飞机牵到起动车位置。第一架飞机——杜立德的飞机——面前的跑道只有 467 英尺。每架飞机上都额外加了 10 罐 5 加仑装的汽油，主油箱加得满满的。杜立德发动了引擎。轰鸣声很大。有些飞行员担心杜立德会把引擎烧坏。机轮挡板移开了。飞机向前冲去。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跑着。这架 B—25 轰炸机，左翼伸在母舰的左舷外，摇摇摆摆地迎着强风朝前驶去。

别的飞行员紧张地看着，不知这股强风的力量能不能帮助杜立德及时升空。如果杜立德都飞不了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B—25 开始加速了。在有些飞行员看来，杜立德的加速似乎慢得令人心急火燎。但是，就在母舰舰首被浪头抬起来的那一刹那，飞机猛地升空了。轮下只剩几米跑道。此时是早晨 7 时 20 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舰上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其余的轰炸机电一架一架地沉重地上了甲板。每一架升上天空时，看着他们起飞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一切顺利。可是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甲板上的一个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形成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他

飞机追去。时间是午前8时20分。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杜立德率领他的B—25轰炸机向西飞去。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90架，轰炸机116架。近藤信竹中将奉令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率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去截击美舰。午前9时45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600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空袭最早也得到次日上午才会来临，因为到那时敌航空母舰才能开到离海岸300海里以内。日本举国上下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笛也没拉。市民们不理睬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忧”。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汽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80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他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谁也没有在意这架飞机，人们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机飞得很低，可以看到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东条的秘书发现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觉得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这位秘书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12时30分整，杜立德第一个到达目标上空。降低高度，弗里德·布里梅瞄准后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除了着弹区及其附近的人们之外，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的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代代以为本土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日本报纸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

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

这次空袭东京成功，使珍珠港事件以来感到颓丧的美军士气为之一振。美国各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空袭消息。《洛杉矶时报》标题是：“杜立德立奇功！”罗斯福惯于妙语惊人。他宣布说，美国的轰炸机是从“香格里拉”起飞的。为这次空袭感到兴高采烈的美国公众听了更为开怀。

轰炸东京最深远的影响，是对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的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失败。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同大陆前线的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本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于山本的考虑，现在，却改变了主意，接受山本的观点，而山本的计划却导致了中途岛战役的失利。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6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就开始了。将这三个背靠背的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也就使每一个行动铤而走险。

为了实施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山本几乎把联合舰队的所有军舰都派出去了。战舰的频繁调动和集中，产生了大量无线电信号。这为美国海军赢得胜利提供了机会。虽然当时美国没有可与日本匹敌的海军力量，却在秘密电子战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而电子战恰恰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取得战术优势的关键。这种情报提供的重要线索，使尼米兹海军上将得以集中他的有限的海军力量，逐个对付敌人的行动，从而破坏了日本南下和西进太平洋的企图。

日本联合舰队疯狂地追逐哈尔西海军中将撤退中的“特遣舰队”，为情报分析增多了许多材料。美同正在费力地将这些材料拼凑在一起，以便揭开日本在第二阶段行动的秘密。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环绕太平洋的一系列无线电站的监听者，从空中接收川流不息的密码电报，然后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给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萨福德海军中校领导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发给珍珠港由罗彻福特海军少校领导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

破译密码电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华盛顿和珍珠港情报处的密码破译员，在日本舰队三天徒劳追逐期间，日军大量的呼叫信号使美军弄清楚，山本联合舰队的每一艘军舰几乎都已出海。收获远不至此。这次大规模行动的目的同时暴露了。破译者弄清了许多五位数密码的意义，以致每天能破译截收到的全部密码电报的1/20。这些情报，开始描绘出一幅有关敌人部署和意图的清楚的图画。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根据罗彻福特的作战情报处提供的情报，全面掌握了日本海军的动向。日军预定在5月3日或该日前后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登陆。预计入侵日军将有20支部队，掩护力量有几百架陆基飞机和一支巡洋舰队。此外，还有第五师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新型的航空母舰，日军的目标显然是控制珊瑚海至澳大利亚的通道，而这正是美国竭力加以保护的。这样一来，美、日两国的战略计划正好针锋相对，这就导致了

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Lost Horizon》中描写的神秘天堂。罗斯福以此掩盖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事实。

所谓珊瑚海之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事。

珊瑚海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以东。早在 1942 年 2 月，日军占领了新不列颠岛及其良港腊包尔之后，就想占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和萨拉莫亚，尤其是它的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以便保障腊包尔的安全。同时，日军还企图占领图拉吉，利用它作为水上飞机基地，以掩护莫尔兹比战事的侧翼，为以后向东南扩张创造条件。

对美、英来说，保住莫尔兹比港至关重要，它不仅能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而且也是将来反攻的跳板。美国海军上将弗莱彻指挥的舰队，以两艘航空母舰“约克敦”号和“列克星敦”号为核心，就在这一带水域活动。5 月 3 日，日军在图拉吉登陆，并占领了这个小岛。第二天，美国飞机按照破译人员提供的情报对它进行袭击，炸沉日本小型舰艇 4 艘。这次袭击向日军表明，美国舰队就在附近水域活动。

5 月 7 日上午 10 时左右，日美两国舰队在米西马岛（新几内亚东面）附近进行第一次空战。美国飞机向日本航空母舰“洋凤”号（1.2 万吨）投下炸弹 13 枚和鱼雷 7 枚，击中了该舰要害，几分钟内使它沉没。这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击沉的第一艘日本航空母舰。7 日下午，日本舰队司令官高木将军决心在美国航空母舰阻击日本登陆部队之前把它们消灭掉。他们挑选了长于夜战的飞行员 27 人，每人驾驶一架飞机于下午 4 时 15 分去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结果，日机被击落 10 架，另有 11 架在夜间返航时误入海中，只有 6 架安全回到母舰上。美国舰只未受伤害。

吃了败仗以后，高木将军决定暂时向北撤退。这样，高木实际上以 26 海里的时速在朝美国航空母舰开来。5 月 8 日拂晓，高木派出 20 多架飞机进行搜索。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战斗眼看就要发生了。弗莱彻有雷达，但他的航空母舰配合作战才不到一周；高木没有雷达，但他的航空母舰作为一个分舰队作战却已有半年之久。弗莱彻有 122 架飞机，高木有 121 架，双方旗鼓相当。

8 时 15 分，美军一架搜索机发现了日本的突击舰队。飞机在舰队上空盘旋，数清舰只数目，然后用无线电报告：

“两艘母舰，4 艘重型巡洋舰，多艘驱逐舰，朝 120 度方向行进，时速 20 海里。方位约北东 175 海里。”

就在同时，日本人也发现了美国舰只。70 架飞机集中轰炸了弗莱彻的航空母舰。一颗炸弹炸中了“约克敦”号的起飞甲板。舰上人员很快把火控制住了。“列克星敦”号的左舷中了两颗鱼雷，前甲板和烟囱也被若干小型炸弹炸伤。

这次空袭中，双方都损失惨重。战斗在正午前结束。看起来是弗莱彻胜利了。他击沉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三艘小型舰只，自己损失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但战斗结束后不久，受创的“列克星敦”号发出两声巨响。它爆炸了。火焰熊熊。舰只无法控制。舰上人员迅速撤离。当日下午 7 时 56 分，美国自己的一艘驱逐舰奉命发射五枚鱼雷把它击沉了。海军官兵们，怀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向它告别。“它沉啦，”一位海军军官说，“它没有翻倒。它是昂着头沉下去的。亲爱的老‘列克’。它直到最后不失为一位贵妇人。”

这时，日本第四舰队指挥官井上成美决定撤回整个舰队。进攻莫尔兹比港计划无限期延迟。当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接到这个报告时，感到困惑不解。

山本五十六命令井上继续追击，消灭残敌。大本营海军司令部也对第四舰队的行动不满。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为恼火，当即命令井上成美追击美国舰队。但这时美舰已漂洋而去，无影无踪了。

在这次海战中，日本损失飞机 105 架，美国损失 81 架。珊瑚海之战是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侵略锋芒第一次受挫，这对美军士气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弗莱彻将军的部队，成功地挫败了日本南下以便控制珊瑚海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心理打击，这是一个将使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将严重影响山本海军大将谋求在中途岛同太平洋舰队摊牌的行动计划。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章 中途岛之战

倾巢出动中途战，野心勃勃搞围歼；
可惜天机已泄漏，黄粱美梦全玩完。

美国飞机对东京的成功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东条一伙尤为恼羞，从而更加强了山本五十六要进攻中途岛的论据。他决心要打垮美国舰队。5月6日，东京大本营终于同意了山本的计划，命令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在华盛顿，罗斯福针锋相对，命令太平洋舰队，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发扬珊瑚海战勇猛顽强的作风，坚决消灭日本海军的有生力量。

1942年5月5日，是日本“男孩节”。这一天，日本城乡挤满了游行的人群。游行队伍手持色彩鲜艳的鲤鱼旗和纸风筝，以一个频频取得军事胜利的国家所特有的欢快心情，庆祝一年一度的“男孩节”。东京帝国参谋本部选择了这个“吉日”发布作战命令，并以天皇名义谕令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海军第十八号命令布置了“中途岛战役”的具体计划：联合舰队同陆军合作。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以西的战略据点。这一命令发动了日本海军从未敢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战役，并且倡导了一种战略，山本希望这种战略将会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他相信日本海军占压倒的优势。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一举消灭美国的海军主力；然后，他打算利用个人的极高声望，劝说东条首相作出让步，从而使美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并使太平洋战争迅速结束。

山本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正在停泊于广岛以南景色如画的柱岛锚地的旗舰上。半年来，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艇，包括新服役的8万吨巨型战舰“大和”号，在它们的俘标周围闲着摇荡。现在，聚集在世界上最大军舰的宽敞密室里的海军将领们，终于得知这支舰队即将开往战场，参加一次大规模海战了。但是，日本法西斯头目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中途岛之战将使日本“胜利的潮流”从此逆转。

中途岛位于火奴鲁鲁（檀香山）西北约1900公里，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环礁围成泻湖，最深处约20米，是天然良港。它是美国海、空军的重要前进基地。如果没有该岛作为前方观察哨所，美国的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把进攻中途岛的决定性日子定为“N日”，但实际上作战行动将于“N日”前三天开始，届时日军从海上向阿留申群岛发动牵制性攻击。南云的主力舰队则从西北面进攻中途岛，在“N日”那天，入侵部队将在近藤信竹将军第二舰队的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八方涌上该岛。山本的战列舰将在后面300海里洋面上，一俟美国部队接近、即开入战域采取行动。随后，那些强大的战列舰上惊天动地的舷侧炮火，将实现这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

5月20日，日本海军力量已在柱岛内海锚地集结待命。这支力量拥有11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8艘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65艘驱逐舰和21艘潜艇，连同后勤船只在内，总计200多艘；而美国方面所能集结的仅有3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日本人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他们决心继珍珠港之后，再给美国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按照联合舰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进攻中途岛的舰队分为四支：山本亲自率领一支主力舰队，准备同美国舰队进行决战。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航空母舰舰队担任主攻，它有“赤诚”、“加贺”、“飞龙”，“苍龙”四艘

大型航空母舰，运载 261 架飞机。另外，每一艘航空母舰上还有 36 架基地空军驱逐机，准备在占领中途岛以后布置到岛上。另一支入侵舰队护送 12 艘运输舰，载着 5800 名官兵，准备在中途岛登陆。15 艘潜艇组成的先遣队，要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水域布置警戒线，监视美国舰队的活动。此外，还有 3 支舰队开到北面去攻打阿留申群岛。

5 月 27 日清晨 6 时，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徐徐开出了濑户内海，朝丰后水道驶出，联合舰队其他舰只上的水兵们向他们欢呼打气。次日，计划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舰队从九州北端的港口出发。6 月 3 日，日本袭击中途岛的前一天，从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将轰炸荷兰港，以便把尼米兹的注意力引向北面。在大南边，满载着 5000 名进攻中途岛士兵的日本运输舰，也从里雅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出发了。随同这些舰只出发的还有一艘轻型巡洋舰，一艘油船以及一支由 4 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掩护部队。

5 月 29 日早晨，联合舰队的其他舰只也从濑户内海出发了。打头的是近藤信竹中将的中途岛进攻舰队，其后是以山本的旗舰“大和”舰为首的由 34 艘舰只组成的主力舰队。总共 11 艘主力战舰，8 艘航空母舰、23 艘巡洋舰、65 艘驱逐舰和将近 90 艘辅助舰只向东行驶，去进行一场野心勃勃的大海战。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选定 6 月 7 日作为“N 日”。那时的月光将对夜间行动和登陆极为有利。预定在“N 日”前两天，当南云的舰队仍在中途岛西北 250 海里处的时候，即发起大规模空袭，不仅要摧毁岛上的空军力量和防御工事，而且还还将击沉附近的所有美国战舰。“N 日”前一天，一支由藤田将军率领的小型水上飞机供应部队，准备在中途岛西北 60 海里的库雷小岛上降落，建立基地，一方面接应登陆部队，一方面进行远程侦察，监视诱人圈套的美国军舰的来临。

6 月 7 日，天一亮，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在粟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对沙岛和东岛同时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在实施进攻的整个过程中，近藤中将的主要舰队将控制中途岛南方和西南方的进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望美国人会被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同时进攻搞得懵头转向，以致在日本军队完成登陆之前来不及组织认真的抵抗。

尽管日本人玩弄诡计，想迷惑美国人，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对这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尼米兹之所以没有上当，完全归功于他的作战情报处。该处约有 120 名工作人员，由罗彻福特少校领导。这些情报人员夜以继日地在海军大院的地下室里工作。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90% 都被这些情报人员破译了。5 月 20 日，日本发出的一封长电被美国方面截获。这样，关于这次入侵行动的来龙去脉全部清楚了。唯一搞不明白的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因为电中只提到“AF”。罗彻福特相当肯定地认为“AF”就是中途岛。尼米兹同意罗彻福特的看法，并奉最高统帅罗斯福之命，亲自飞往中途岛，以确定要击退一次大规模两栖攻击还需要什么装备，需要增加多少兵力。他把所能腾出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派到了中途岛。尼米兹还把这个小岛上的驻军增至 2000 人，建立了三个弧形潜艇巡逻区，下令增设了高射炮群。

为了证实“AF”的位置，尼米兹让中途岛指挥官用普通英文发出紧急无线电报，说岛上的水蒸馏塔坏了。同样布置第十四海区司令布洛克海军少将立即回电，说有一艘供水船正前往该岛紧急供水。这个计策很奏效。日本人果然上了钩。不出 24 小时，威克岛上的日方无线电台报告“AF”显然缺水，

接着东京发出命令：入侵部队要多带水。经过这一证实，尼米兹决定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5月21日，尼米兹海军上将召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成员会议，进一步研究战斗序列。会上，情报处详细介绍了破译敌人密码的情况，大量的材料说明，敌人的计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AL行动”进攻阿留申群岛的最西部，两艘航空母舰在袭击阿拉斯加的美国基地后支援这个行动。“AF行动”要求敌人的舰载机主要部队袭击中途岛，为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掩护下从塞班出发的部队登陆作准备。第一个行动显然是牵制行动。进攻中途岛才是主要目标。东京没有给联合舰队战列舰主力舰队发出具体指示，由此可知它必定和旗舰一起停泊在柱岛，尼米兹正确地推断出山本总司令将亲自率领这支舰队。

山本的总计划中，仍然没有暴露的关键部分是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为了保密，这些情报是用新的5位数字密码发出的。尽管如此，经过破译人员的全面分析，可以断定日军将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行动。根据这个推断，尼米兹可以制订他的对应战略。这个战略要求避免同优势之敌进行一比一的对抗。“我们必须以消耗战来削弱敌人的兵力——用潜艇和轰炸机袭击孤立之敌”。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下达指示，打算利用他的情报优势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集中力量挫败日本的先头进攻部队。随后，他就调兵遣将，暗中部署，他只有8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他必须对付山本五十六强大舰队的挑战。尼米兹召见了指挥官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少将。命令他们“用强大的攻势最大限度地重创敌人”，要他们连续发动空袭，“并遵循盘算好了再去冒险的原则”。

在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离开濑户内海的次日，斯普鲁恩斯乘“企业”号驶出了珍珠港。启航前，尼米兹海军上将在“企业”号甲板上举行了检阅，为勇敢的飞行员授勋。“我想几天之后你有机会赢得另一枚勋章。”总司令一面对一位飞行员说，一面把一枚显贵的飞行十字勋章别在他的胸前。

当天下午，汽笛长鸣。水手们欢呼雀跃，迎接“约克敦”号的归来。这艘在珊瑚海战中负了重伤的航空母舰慢慢靠港，后面留下一条长达10英里的浮着一层油膜的航道。这艘航空母舰被送入第一号干船坞敞开的闸门。几个小时以后，水泵仍然在抽船坞里的水，尼米兹穿着长筒靴，和修船工一起检查宽大的船壳。他们仔细察看了在船底被炸开的裂口。“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船修好。”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想使“约克敦”号恢复全速或滴水不渗，不到西海岸进行长期修理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将它临时修补一下，使它能和第十六特遣舰队一起参战，何况它的舰载机很有可能决定这场海战的胜败呢。当天晚上，1400名修船工借着弧光灯开始修船。他们一口气干了两天两夜，终于使这艘航空母舰在两艘巡洋舰的陪同和16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向战斗的最前线。

美国军舰此行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它们在离开夏威夷水域后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但是，在5月30日上午，当“约克敦”号的舰载机在舰上降落的时候，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信还是传到了太平洋彼岸，被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上的一名警觉的电报员接收到了。在此之前不久，“大和”号在两艘小型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的陪同下驶离片岛锚地。最前面的是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的强大的攻击部队。他们将集中在中途岛附近水域，布下埋伏。

两天以前，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已和8艘供油船一起起航，陪同的有两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舰上的官兵信心十足。在标图桌上最后一次演习“AF行动”计划时没有遇到故障，大家畅饮了天皇赠送的米酒，预祝战役取得巨大成功。5月29日，15艘运兵舰载着前去占领中途岛的5000名军人，在一艘轻型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的严密护卫下驶离塞班。至1942年6月1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中途岛战役的145艘船只全部出海了。

在前进途中，山本收到了封令人烦恼的电报。最使他不安的是，一艘在中途岛水域巡逻的潜艇报告表明，中途岛的美军已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空中侦察十分频繁；还可以看见岛上有许多吊车，大概是在扩建防御工事。山本想把这份情报转给南云，但他的作战参谋坚持不让用无线电联系。

6月3日傍晚，日舰迅速从西北方向朝中途岛聚拢，拂晓前就能抵达离目标200英里的起飞地点，当时，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正在中途岛东北方向300海里之外的地方。统率这两支特遣舰队的弗莱彻正确地判断出，侦察机发现的舰只，不过是日本的运输舰而已。但是，这说明，航空母舰就在他们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晚上7时50分，他朝西南方向驶去。他深信次日将是“美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到拂晓，他就能驶抵中途岛北面，恰好能袭击日军的进攻舰队。斯普鲁恩斯通过目视信号通知部下说，他们可能碰上占优势的敌人。敌人有四五艘航空母舰，他强调，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我国是极为重要的”，要全体指战员作好迎战准备。

6月4日凌晨2时45分，日舰“赤诚”号上的扩音器叫了起来。飞行员翻身下床，整装待命。此时，4艘航空母舰正迎风全速行驶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的海面上。4时30分，草鹿参谋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指挥起飞的军官挥了挥手中的绿灯，第一架零式战斗机掠过灯火通明的起飞甲板，冲进了漆黑的天空。甲板上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接着，8架战斗机相继起飞。随后起飞的是18架俯冲轰炸机。没出15分钟，4艘航空母舰甲板上的飞机全部飞上天空。空中共有飞机180架，舰上的人看到，一长串红灯和蓝灯朝中途岛方向而去。

在中途岛，雷达于5时50分发现了正在飞往中途岛的第一批日本飞机。这时空袭警报尖声呼啸，美机匆忙起飞迎战。但是，日本的零式飞机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它们，而且在质量上也远比它们优越。15架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被击落。日本飞机扑向目标，此时已没有飞机拦截。俯冲轰炸机冒着猛烈的炮火频频俯冲，炸中了建筑物、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当最后一架日机飞走时，中途岛的两个小岛，已经成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7时整，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日机返航。报告说，中途岛还需进行第二次轰炸。7时15分，南云命令第二批飞机卸下鱼雷，装上每个800公斤的重磅炸弹，准备进攻。13分钟以后，日本侦察机报告，在东北200英里处发现敌舰10艘，这个消息使南云十分震惊，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这么大的舰队后面，一定有航空母舰。

7时45分，南云下达准备攻击敌舰的命令。这时，第二批准备去袭击中途岛的飞机还在甲板上，第一批返航飞机无处降落，南云只好命令把飞行甲板腾空出来让返航飞机降落。9时18分，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完毕。于是，南云命令舰队向北撤退，以便重新组织，把所有的飞机都加足油，装备好，然后向敌舰发动进攻。不久，甲板上的飞机都装上了鱼雷。由于时间紧迫，卸下的炸弹来不及送到下面的弹药库里，人们就随手把炸弹堆在一边。正在这

时，美国舰队派出的飞机前来轰炸。日舰的 50 架战斗机腾空迎击，打落美机数十架，幸存的美机仓皇逃去。当日机回到舰上加油，水兵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从美同“企业”号上起飞的 37 架俯冲轰炸机向“赤诚”号直扑过来。

日本舰载机指挥官渊田回忆说，10 时 24 分警报响起来了，他抬起头来，惊恐地发现美国轰炸机瞬息之间出现在眼前，他爬着寻找躲藏的地方。“我首先听到的是俯冲轰炸机的撕人肺腑的尖叫，然后是一颗直接击中的炸弹的爆炸声。闪光令人目眩，接着听到第二次爆炸，比前一次更响……舰中央升降机后面的飞行甲板炸了一个大洞。升降机本身扭曲得像熔化的玻璃，掉到机库里。铁甲板着成奇形怪状。甲板上飞机翘起了尾巴，喷着青色的火舌，吐着黑烟。当火势蔓延的时候，我不由得泪流满面，害怕大火引起的爆炸断送这艘航空母舰。”

在燃烧着的旗舰的右舷方向，4 颗炸弹使“加贺”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第一颗在它的右舷爆炸；第二和第三颗砸开了舰首升降机，在舰桥的底下爆炸，使停着的飞机着火，并且炸死了舰长和他的许多高级军官。第四颗掉进机库，引起炸弹和鱼雷的连续爆炸。救火队员奋力扑救席卷而来的火焰。一位飞行员代替舰长进行指挥。航空母舰的速度开始降慢。

南云还没有从他的旗舰遭受的袭击中清醒过来，抬眼望见另外两艘航空母舰也起了火，便吓得魂不附体。“约克敦”号的俯冲轰炸机迅速结果了“苍龙”号。6 分钟快速袭击，使日本人的防卫陷于瘫痪。

“苍龙”号的火势已经变得不可控制。在袭击结束之后不到 20 分钟，这艘航空母舰就被首先下令放弃。柳本柳作舰长监督举行了将天皇的照片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的仪式后，本着武士道的精神跳进火坑。一个小时后，一个志愿救火队重新登上这艘瘫痪了的航空母舰，他们为了扑灭大火而作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果，但到下午 2 时，美军布罗克曼海军中校的“鸚鵡螺”号潜艇赶上来发射两颗鱼雷，击中“苍龙”号。两小时后，美国“鸚鵡螺”号潜艇浮出水面，观察熊熊燃烧的“苍龙”号。下午 7 时后不久，该舰沉没。舰上 700 名官兵葬身海底。

下午 1 时半，“加贺”号的代理舰长正要下令举行转移天皇照片的仪式，甲板下面的爆炸摧毁了轮机舱。5 时下令放弃该舰，两个小时后，储油罐受热爆炸，这艘航空母舰连同 800 名官兵沉到海底。南云的旗舰“赤诚”号设法继续航行了 20 分钟，为了躲避 4 架鱼雷飞机的袭击，它急剧转弯。致使操舵失灵。当它在上午 10 时 40 分躲避即将到来的另一次袭击时，右舷涡轮机坏了，动力越来越弱，被炸坏的飞机着火燃烧，火苗直往舰桥上窜。南云忠一离开了他的旗舰。一时呆若木鸡。

稍事镇定之后，南云将军才把这个灾祸报告了山本五十六。而山本这时正威风凛凛地坐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破浪前进。当初，山本以其强大的舰队为靠山，认为这次出征能稳操胜券，荣耀在望，珍珠港偷袭制胜的美梦又将重温。然而，这个惨败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惊醒了他的黄粱美梦。使他默默无言。但山本无法抑制他的满腔怒火，于是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那样，命令驱逐舰发射鱼雷击沉了摇摇欲坠的“赤诚”号，然后又打肿脸充胖子，撒下弥天大谎，向手下所有的指挥官发出电令：“几乎已遭到全军覆没的敌人舰队正向东败退。”6 月 5 日凌晨，山本又发出命令，“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中途岛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型巡洋舰 1

艘，飞机 332 架，兵员损失 3500 人。而美军仅仅损失航空母舰 1 艘，驱逐舰 1 艘，飞机 147 架，兵员 307 人。这次海战击沉了日本大型航空母舰的半数，损失了技术熟练的舰载机驾驶员的大半。日本海军舰队虽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仍占优势，但已难以远离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进行远洋作战了。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它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此战之后，日本被迫停止了战略上的全面攻势，放弃了对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等岛的进攻作战。东条英机听到中途岛失败的消息，犹如大火焚身，惊恐不已，但他竭力控制自己，轻声地对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说：“切勿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日军大本营深恐这次失败引起军队慌乱，不仅对陆军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对海军人员也保密。从沉没舰上死里逃生的水兵，被集中管理，不准外出，随舰记者也遭禁闭。

东京电台在大肆吹嘘占领阿留申，击沉美舰 2 艘，击格美机 120 架的“赫赫战果”。这些做法只是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和虚弱本质。这次海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舰队，也扭转了太平洋盟军的不利态势，为美国进行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极大地鼓舞了盟军军民的士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章 日美争夺瓜岛

瓜岛地位殊重要，日美激战血染潮；
东条下令要死守，横尸遍野鬼狼嚎！

虽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到了重大挫败，然而它的陆军，在入侵东的迅猛突进中，却一直锋芒未折。1942年5月3日，一支日军在未遇抗情况下，在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登陆之后，发现南面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有良好的基地可作机场，于是，就运去工程兵，在那里修建机场和陆海军基地。

东条统帅部的直接目的，是切断美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补给线。他们的全盘计划则是：夺取新几内亚和整个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然后再攫取远处的斐济和洛亚尔提群岛、萨摩亚、埃利斯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从而为他们在不列颠岛腊包尔迅速扩建中的那个海军基地提供一道保护屏障。

这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则是，确保美国同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巩固这个反攻基地。为此，就要在澳洲东北占有一系列的海、空军基地，而瓜达尔卡纳尔岛就是一个重要目标。为了把日军从岛上赶走，美军南太平洋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负责计划瓜岛攻势，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19000人担任进攻。这一地区的美国海、空军负责掩护和支援。

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所罗门群岛的南部，是日本控制南太平洋的前哨，北面离腊包尔550英里。这个小岛92英里长，33英里宽。岛上风光奇特，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奇峰、秃丘；既有珍禽异兽，也有鳄鱼、毒蛇；既有倾盆大雨，也有干旱酷热。

一群蜿蜒起伏的深绿色死火山，像脊梁骨似的贯穿全岛，只有北部沿海起伏的丘陵与平原之间的狭长地带，才有可能展开军事行动，即使这块地方，也是河流纵横，山岭连绵，还长着一片锋利如刀的杂草，人难以进入。

为了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个岛屿，1942年8月6日，特纳将军的两栖部队奉命从南逼近所罗门群岛。4艘运输舰和4艘驱逐舰开往小岛图拉吉，另外15艘运输舰则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驶去。它们由8艘巡洋舰和若干艘驱逐舰护航。在它们南面100海里海面，埋伏下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5艘重型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

进攻舰队共有舰只82艘，顶着濛濛薄雾，以12海里的时速向北面行驶。运输舰上的机械师们仔细地检查了登陆舰的引擎，水手们检查了辘绳和吊杆。平静的海面使士兵们“毛骨悚然”。陆地上吹来的微风，对长期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通常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但在此时，它却充满了丛林和沼泽的恶臭。

次日清晨，美国海空军对瓜岛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8月8日，美国登陆部队击溃了日本警卫队和工程兵的微弱的抵抗。至登陆当日黄昏，110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无一伤亡。海滩上堆满给养和弹药。第二天下午，一个营向机场挺进。陆战队员们发现被抛弃的即将完工的简易机场长3600英尺。日军驻防部队未吃完的饭还放在桌子上，他们除了被打死的外，大部分逃入岛上腹地。逃跑前既没有破坏设施或各种物资，也没有炸毁跑道。他们丢下许多步枪、机枪、卡车、压路机、水泥搅拌机、弹药、汽油、柴油和两个雷达示波器，以及大量的大米、茶叶、啤酒和米酒。

附近有两座大型发电机，一座机械修理厂，一座组装鱼雷的精巧的空气压缩机厂和一个制冰厂。制冰厂门上立即挂了个新招牌，上面写着：“东条制冰厂——新的老板。”

与此同时，美军也占领了邻近的图拉吉岛和另外两个小岛。

对于东条和日本大本营来说，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完全出乎意料。他们认为美军不会这么快就开始反攻，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美国将在1943年下半年开始反攻，而目前在瓜岛登陆只是一次侦察性进攻。如果这次登陆是反攻的开始，那么，敌人反正还没有充分准备，日本陆海军夺回瓜岛不会有什么困难。

8月13日，东条英机要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官和第十七军司令官发出指示，要动用陆军第十七军和以第八舰队及第十一航空舰队大部为主的海军东南方面部队，以及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大部为主的联合舰队主力部队，进行东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战役。要求能迅速出动的第十七军的一部分与海军配合，消灭瓜岛美军，夺回岛上重要据点，特别是机场，然后迅速进攻图拉吉岛。

按照东条的命令，三川的舰队开进了海水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所罗门群岛的通道，以26海里的时速开始朝东南方向直奔瓜达尔卡纳尔岛。旗舰“乌海”一路领先，接着是三艘重型巡洋舰和两艘轻型巡洋舰，各舰相距1300码，殿后的是一艘孤零零的驱逐舰。各舰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甲板上的易燃物都抛进了大海，深水炸弹和其他非必需的东西都搬到下边，各舰舰长都把三川最后的指示传达给部下：“发扬帝国海军夜战传统，建立必胜信心。各将士冷静沉着克尽全力。”

三川能像一把尖刀一样插进美国两栖部队的中心，是盟军方面一连串的失误造成的。三川的舰队曾被发现三次，但三次都没有引起美军的注意。1点36分，“乌海”右舷观察哨喊道：“三艘巡洋舰，右舷九度。向右移动！”这三艘军舰是美军克拉奇利的南线部队的骨干——重型巡洋舰“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及驱逐舰“帕特森”号。

“攻击开始！”三川沉着地发出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被传达到鱼雷发射手那里。三川的第二道命令是：“所有舰只同时进攻。”随即一串串射程11海里的远程鱼雷，带着一千磅炸药，以每小时49海里的速度，奔向“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顿时，“堪培拉”号被打得燃起熊熊烈火。之后，三川的舰队转而攻击“芝加哥”号。就这样，三川以约6分钟的工夫便解决了南线部队，自己一颗炮弹也没挨上。他继续以逆时针方向绕萨沃岛行驶去寻找新的目标。

三川使美国海军蒙受了海战中最丢脸的失败。他的舰队击沉了多艘美舰：“昆西”号、“文生斯”号、“阿斯托利亚”号和“堪培拉”号。

拂晓，萨沃周围的海面漂着厚厚的一层油，到处是军舰残骸，半死不活的水兵紧抓住海面上的漂浮物不放。这次海战，日本击沉了美国4艘新式重型巡洋舰，打死美军1023人，打伤709人。自己一艘军舰也没有损失。虽然三川未去攻击运输舰，他却使美国的所有舰只，不论军舰还是运输舰、货船以及扫雷艇，都丧魂落魄地逃向努美阿。被抛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的海军陆战队，不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也只够维持一个多月。

在东京，萨沃的胜利掩盖了美国人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尽管如此，瓜岛失陷却使海军感到恼火，他们抱着不情愿的心情非正式地询问陆军

参谋部，是否愿意把这个岛上的美军消灭。陆军问，这个行动需要多少陆军。海军回答说，不用太多。美国人登陆只用了 2000 名左右海军陆战队。敌人在一年内不可能沿所罗门群岛北上发动大规模反攻。

东条英机批准了陆军作战部夺回瓜岛的计划。随后，陆军参谋本部便电令在腊包尔的百武将军派 6000 人扫荡瓜达尔卡纳尔岛。在这 6000 人中，有海军特别陆战队 500 人，川口支队 3500 人，还有原计划用于夺占中途岛，此时已回到关岛的一木支队 2000 人。

川口清健将军，此时正在棉兰老岛以东约 600 海里帛琉群岛中的一个名叫科罗尔的小岛上。他一接到改调他到所罗门群岛的命令，便本能地猜到美军占领瓜岛的重要性。他召集部属开会，指着所罗门群岛地图上一个小点说：“这就是我们的新目的地——瓜达尔卡纳尔岛。我知道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确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过，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仗。这个岛将是争夺太平洋的焦点。”

两天以后，即 8 月 15 日，川口指示各队队长给士兵发足三个月的饷。他们即将去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许多人可能阵亡。“让士兵们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剩下的钱好好吃喝一顿，让他们在这里尽情度过最后一个晚上。”

黎明后不久，川口支队的 3500 名士兵，趁昨天晚上的余兴未消便登上两艘万吨运输舰。在热带的阳光曝晒下，这两艘运输舰以 16 海里的时速沿东南方向朝腊包尔行驶了三天三夜。虽然天气炎热，但士气很高。这支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部队，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夸口说，他们一点也不怕美国人，只要在夜间进攻就行了。他们的训练手册上写道：“美国人夜郎自大，毫无丈夫气，胆怯懦弱，最不喜欢雨天或夜间战斗。”他们津津有味的回忆，皇军如何横扫东南亚，他们这支劲旅如何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婆罗洲。

载运一木支队第一梯队的 6 艘驱逐舰，作为先遣队于 8 月 18 日午夜在瓜岛北岸登陆，他们和当初美国陆战队一样，没有遇到一枪一弹的抵抗。一木电告腊包尔：“我们登陆成功。”他命令部队集结待命，待其余部队在一周内抵达后再一同去夺回在 7 月份几乎完工的机场。

其实，一木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一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早有所准备。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认为，一次重大的反攻即将发生，他在西面、东面和东南面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待一木部队全部上岸集结时，美军已将日军团团包围。随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饥枪、炮弹像雨点似地向日军袭击，顿时尸体遍地，血肉横飞。尽管如此，日军却拒绝投降。因此，范德格里夫特决定派一排轻型坦克前去作战。当日黄昏前后，5 辆坦克轧过沙堤上一堆堆的日军尸体朝椰林冲去。从坦克上的三十七毫米炮射出榴霰弹。坦克撞倒棕榈树，击毙日本狙击兵，轧死走投无路的日军。坦克履带看上去好像“绞肉机”一样。

天黑时，椰林里只剩下一小撮日军。他们团团围住一木。一木身负重伤。他一只手抓着军旗，吼道：“把军旗烧掉！”旗手连忙向染上一木鲜血的旗子浇了汽油，划火柴点燃。当美国坦克发现这群日军时，旗子已经着火。一木剖腹自杀，日军一个个被活活轧死。美军以死 35 人、伤 75 人的代价，击毙日军 800 多名。从此，一场旷日持久的日美两军争夺瓜岛的浴血战就开始了。

在东京，海陆军领导人才第一次开始认真对待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

军。此时，陆军企图夺回这个岛屿的计划已得到山本司令的全力支持。他把瓜达尔卡纳尔岛看作是联合舰队把美国舰只诱出进行海上决战的另一次机会。

在前往瓜岛途中，川口将军为了鼓舞士气，不时地向战士们作着动员。“诸位，”他说，“我认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力量。英勇的作战者从不怀疑能否取得胜利，他们是最最终的胜利者。我们要航行300海里才到达战场，我们很可能在途中就遭到敌人的攻击。两天前，先遣部队曾遭攻击，但仍然乘驱逐舰在塔伊乌角安全登陆。不过，我们是受过训练的，难道不是吗？我向你们全体发誓，一定要粉碎敌人。向瓜达尔卡纳尔挺进！”

“向瓜达尔卡纳尔挺进！”一个军官高呼，“我们庄严宣誓，一定血战到底！”

在紧张的白天，水兵们不断要陆军士兵们为在瓜岛牺牲的日军报仇。士兵们保证“要把美国佬一个不剩地消灭掉”。晚饭后，水兵们喝啤酒和苹果酒，抽烟吃糖。“海上我们负责！”一个喝醉了的水兵高喊，“岛上你们负责，行吗？祝武运长久！”说完便和周围的士兵一一握手。

舰只载着这伙武士道官兵，猛烈地颠簸着，在黑暗中全速前进。航迹上的浪花在发光。水面上，亿万个萤火虫来回飞舞。在半海里外出现了陆地的黑影。这是塔伊乌角。汽艇和划艇被放下水面，士兵们无声无息地上了小艇。在海军的掩护下，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沙滩。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小小的萤火虫。在长长的岸上，组成了一条萤光闪闪的长蛇阵。岛上幸存下来的日军见自己的军队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忙说：“快把你们身上那些鬼虫子去掉，美军发现会把你们杀死的。”川口向运输舰敬礼告别，率部进入丛林。

川口率部在亨德森机场以东十英里的科里角，折向正南，杀进丛林。川口打算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下机场。川口想：“如果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我们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上的奇迹。”

川口带领部队向腹地进发，走进似乎无法穿过的丛林。他们披荆斩棘，翻过悬崖峡谷，攀登崎岖不平的山脊。由于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不时被树根绊倒，或掉进深坑。不知谁发现了一种萤光苔藓，于是，每人都把它抹点在前边那个人的背上。穿过充满腐烂植物臭气的沼泽时，有许多看不见的危险，花了几个小时才走了几百米。体力上的困难不说，还时刻害怕会遭到美军的伏击。

饮用河水使不少人患了痢疾，半数以上的人又染上疟疾。他们只靠少量的干鱼、饼干和糖块维持生命。大米还有不少，但他们不敢点火做饭。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终于达到离亨德森机场7英里的马塔尼科河畔。总攻开始前，川口召集中队长、小队长，对他们说，必须在晚上突破美军防线，夺回机场，“你们必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于凌晨把他们消灭。你们为天皇献身的时刻来到了。”

当晚9时，全线一片响彻云霄的“冲呀！冲呀！”的喊声。在身上挂着神秘白十字布条的黑影的率领下，川口的士兵向高地包抄过来。在整个高地上，美军的摧毁性的炮火挡住了日军最疯狂的冲锋。一发又一发的一百零五毫米的榴弹炮炮弹，在日军中炸开。天亮了，高地像个屠宰场。激战结果，近30010名日本精锐之师，大部分被美军炮弹炸得粉身碎骨。

由于美军的严密封锁，岛上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补给已被切断一个多月。他们大都靠吃草根、苔藓、树上的嫩芽和喝海水维持。“血

染高地”一战中的余生者。个个骨瘦如柴，黑黑的头发已变成蜡黄，一抓就脱落一绺。他们的眉毛，睫毛都在脱落，牙齿也松动了。几乎整整三个星期他们谁也没有大便过，身体严重缺乏盐分，以致于连海水也觉得是甜的。一喝水就想大便，但因身体太虚弱而排不出来。

即便如此，骄横狂妄的东条大本营，并不甘心失败，仍要决心夺回瓜岛。为此，日军一方面对美军展开海战，一方面千方百计向岛上运送援兵和物资，并组织所谓“东京快车”，即用快速巡洋舰和驱逐舰运兵，夜行日泊，以防英、美海空军袭击，利用夜幕掩护在瓜岛偷偷卸下人员和物资之后，就马上返航。与此同时，美军也在设法向瓜岛增援。虽然这时美军已准备在北非登陆，但还是把不少部队、飞机和给养送到瓜岛，并接走伤员。就这样，从10月份起，日美两军在岛上的兵力都经常保持在二三万人，最多时，美军竟达到5万多人。

由于瓜达尔卡纳尔岛所处的地位，两国增兵和输送给养都靠海运。同时，岛上的地面战斗也常以海空军的炮击和轰炸来支援。所以围绕着争夺瓜岛的战斗，日美两国海空军也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所谓“所罗马海战”以及圣塔·克鲁兹海战。这四次海战的结果，日、美各有一艘大型航空母舰被击沉。两国损失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总计在30艘以上，运输船舶的损失也很大，尤其日本方面。双方飞机的损失更是数以百计。

这样一来，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部就向政府要求增加军舰和进一步征用商船。但资源贫乏的岛国，正需要更多的船舶来运进大量战略物资和原料以维持战争经济。因此，企划院不仅不同意军方再征用商船，而且要求归还过去征用的船只。这样，大本营和企划院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争吵不止。东条政府企图乞援于德国法西斯，想从希特勒那里取得50万吨船舶和100万吨钢材，但是希特勒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自顾不暇，结果，交涉了一个月，只弄到了10000吨特殊钢材，丝毫无助于困难的解决。

即便有了船只，在美国海空军的严密封锁下，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运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也是困难重重。有一次，从肖特兰运来的12000名士兵和10000吨给养，只有4000名左右丧魂失魄的士兵和5吨给养安全上岸。为此，日本海军还损失了7万多吨的舰只，其中有两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外加11艘运输舰。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对东条所叫嚷的“大反攻”，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罗斯福对形势的发展感到高兴。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说，由于各条战线的努力，看来，战争的转折点就要到了。

在东京，在东条的授意下，陆军参谋本部依然决心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并重新改编了部队。自此以后，百武的第十七军将全力对付所罗门群岛，第十八军接替该军在新几内亚的任务，两军全归今村中将指挥。今村是陆军中被称为“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曾迅速攻下爪哇，并以最小的力量迅速在荷属东印度全境建立了“秩序”。但眼下，他接到这个任务，却感到忧心忡忡。

今村从前方的电报中获悉，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由于运输不济，平均每天饿死100人，而且态势还在发展。为了解决运送物资问题，海军曾提出一个代替船只的权宜之计。他们建议用大铁桶装药品或粮食，但不装满，使它刚好能在水里浮起，然后用绳子把铁桶拴在一起，捆在驱逐舰的舰舷上缘。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后，将绳子割断，驱逐舰转身就走。由汽艇或让人游泳

抓住绳子的一端送到岸上。但是，这个办法实行后收效甚微。在美国海空军的打击下，很少有铁桶送到岛上行将饿死的日军手里。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饥饿和疟疾已成了日军最严重的敌人。如果正式打起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将日军全部消灭。因此，岛上的指挥官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来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联合进攻。日军挖单人掩体，并得到命令说，即使阵地被敌占领，他们仍要留在洞内。每个掩体都要成为一个堡垒，各自为战。他们料想，美军不会冒这样大的损失来攻破这种游击战式的防线。因病或饥饿身体虚弱不能战斗的日军士兵，挤在海滩上。腐烂的尸体臭气冲天。成群的绿头苍蝇落在伤病员身上，人们没有力气驱赶它们。士兵们列了一张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 30 天；能坐者，可活 20 天；躺着小便者，可活 3 天；不能说话者，可活 2 天；不能眨眼者，凌晨即死。

面对这些困难，东京大本营对瓜岛的行动方针发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撤退，有的主张继续组织进攻。第一个公开提出撤退的是东条的顾问、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参谋本部坚持再要 62 万吨船舶吨位一事，使他颇为不安。他对东条说，他们应该“放弃夺回瓜岛的打算”。

“你的意思是说撤退？”东条带着质问的口气问。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即使现在就撤，可能也已经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东条听完了佐藤的陈述。他虽然力主夺回瓜岛，但又深感力不从心。如今，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操在敌军手里。他无法满足参谋本部要求的全部船只。如果如数拨给，日本年产 400 多万吨的钢就得削减一半，仗就打不下去了。东条对此十分伤脑筋。在内阁会议上，东条设法通过总共拨给海、陆两军 29 万吨船舶吨位的计划，并答应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再给。这个决议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演变成危机。

参谋本部已经明白，东条内阁的这一决定意味着最终停止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参谋本部各部长举行了紧急会议。会后，他们不经邀请便集体驱车前往首相官邸。午夜前不久，东条身穿和服接见了他们。作战部长田中请求东条重新考虑参谋本部的要求。东条冷静地毫无冲动地加以拒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半个小时，声音越来越大。田中控制不住自己，喊道：“你准备怎样对待这场战争？这样下去我们要失败的！科诺八格牙鲁！（你他妈的混蛋！）”

这时，东条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你用的是什么骂人的话！”他说。整个房间安静下来。最后，东条以参谋总长的身份说：“这是参谋总长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事后，田中因侮辱上级正式受到惩戒处分，并被解除作战部长职务。

日本大本营虽然在 11 月中旬专门建立了第八方面军来加强瓜岛的作战指挥，并从朝鲜和中国华北抽调两个师团准备去增援，但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同时，在新几内亚方面，美国海军又步步紧逼。这就迫使东条和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于 1943 年 1 月 4 日作出从瓜岛撤兵的决定。

据英国历史学家亨利·莫尔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披露，美国在瓜岛作战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先后累计约 6 万人，其中仅有 1592 人战死在岛上，而日军在陆上、海洋和空中的战斗中阵亡的有 5 万多人。就这样，持续半年的瓜岛战役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在 1943 年 1 月份里，日军还退出了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布纳和戈纳，并永远放弃了占领莫尔兹比港的

企图。

从 1943 年年初开始，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退缩，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这时，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新阶段。日本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章 山本五十六之死

瓜岛失败不死心，策划报复由山本；
联合司令亲出马，呜乎哀哉命归阴。

1943年4月18日，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日子。这个曾经在太平洋上兴风作浪，并为日本取得赫赫战功的海军大将之死，无疑对东条英机称霸太平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东条对此痛哭不已。

自从2月初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后，太平洋一度呈现沉寂状态，同盟国和日本都在加紧策划下一步的行动。早在1月份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决定把较大比例的兵员和物资运到太平洋战场上，以保持攻势。在同年5月美、英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太平洋上“打击日本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封锁海防线，特别是不让日本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持续不断地轰炸日本的城市；一有可能就打进日本本土。但是，由于西线战局吃紧，英国还不可能从地中海战场抽调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所以盟军首先在太平洋上从三个方面发动有限的进攻：即北太平洋的部队要把日军赶出阿留申群岛，中太平洋部队合作攻打腊包尔，然后西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北岸向西推进。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指挥，美国海军参谋长厄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把美国所有的海军编为若干舰队。在太平洋地区，以珍珠港为基地的中太平洋海军编为美国第五舰队；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海军编为美国第三舰队，司令为哈尔西；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辖的少量海军编为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是金凯德海军中将。金凯德还负责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海军。

经过缜密的研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攻打腊包尔的战事由麦克阿瑟指挥，攻打所罗门的战事由哈尔西指挥，所有的海军部队都受尼米兹海军上将统帅。准备就绪后，3月2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作战命令。指示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新几内亚以东）建立飞机场，占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萨拉莫亚和芬什哈芬，并征服所罗门群岛。这样，在西南太平洋，盟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沿所罗门群岛北上；一路从新几内亚西进。

在日本方面，日本虽然在瓜达尔卡纳尔遭到惨败，但东条一伙并不死心，他们要巩固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战略地位，阻止盟军的进攻。1943年3月初，日本第十八军第五十一师团的部队6900人，分乘8艘运输舰，在8艘驱逐舰和若干战斗机的掩护下，从新不列颠岛的首府腊包尔开往莱城。舰队航行到伸斯麦海的达姆波尔海峡时遭到美国空军的三次袭击，7艘运输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沉，3664人葬身海底，2427人得救后返回腊包尔，只有800人到达了莱城。

这次失败对日本大本营是个沉重打击，迫使它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新几内亚，集中陆海军的力量在此方向建立作战基地。3月25日，大本营又制定了“陆海军在东南方作战的中央协议”，责成今村均大将指挥的第八方面军和联合舰队去执行。

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根据这个协议集中了300多架飞机，准备对瓜岛和新几内亚盟军的舰艇进行空袭。4月3日，山本带了宇垣、黑岛、渡

边以及其他重要幕僚，从太平洋中部加罗林群岛的首府特鲁克（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出发，来到腊包尔，亲自指挥这一军事行动。4月7日，瓜达尔卡纳尔遭到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集中的空袭，参加空袭的有224架轰炸机和几十架战斗机。与通常一样，驾驶员回来后，兴奋地报告成果；但也与通常一样，实际上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只炸沉一艘驱逐舰和两艘小军舰，击落7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

山本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新几内亚，在4天内连续在奥罗湾、莫尔比斯港和米尔恩湾发动三次大袭击。飞行员报告击落敌机175架，击沉敌巡洋舰一艘。实际上，盟军只损失一架飞机、一艘运输舰、一艘商船，另一艘商船被炸后搁浅。然而，飞行员的报告却使山本误信他的攻击计划已经达到目的。

为了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山本计划于4月中旬率领他的参谋人员飞往所罗门群岛北部去视察军事设施和鼓舞士气。他将首先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小岛巴拉尔稍作停留，视察经历了瓜达尔卡纳尔的苦难后正在休养的丸山师团的士兵。他要亲自对他们所作的牺牲表示慰问。

今村将军对山本此行感到担忧，今村讲了他自己在布干维尔附近险遇一架美国战斗机差点丧生的经历。但山本却坚持己见，就连第11航空舰队司令也未能劝止他。渡边中佐草拟了日程安排，亲自把它送到第八舰队司令部。他要求派信使把日程表送去，但通讯军官却说，必须用无线电报发出。渡边不同意，担心美国人能截收到电报，并可能破译。通讯军官说不可能：“这部密码4月1日才启用，不可能破译。”

渡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报发出片刻就被美国人截获，并报送到珍珠港的战争情报总部。那些曾为中途岛战役胜利出过力的人们，在地下室里为了将近一个通宵。4月14日清晨，他们已把电报破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们填写上电文中的一些外文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例如RR代表腊包尔，RXZ则代表巴拉尔。

上午8时2分，舰队的情报官员爱德华·莱顿中校特意到尼米兹的办公室向他作了汇报。尼米兹上将获悉，山本将于4月18日早晨6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离开腊包尔，于8时抵达巴拉尔岛。尼米兹看完电报后抬头笑道：“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活捉他？”

“他是他们之中出类拔萃的，”莱顿答道，“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所有日本人大吃一惊。”

“我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物色到一位更有才干的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山本与其他任何日本海军将领相比，都是出人头地的。”

尼米兹下决心活捉山本五十六，他随即电告这个地域的司令官哈尔西将军，并授权他起草作战计划。这个任务既得到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4月15日，尼米兹批准哈尔西的作战计划，并祝他“顺利、丰收”。

4月18日是星期日，黎明时天气晴朗、潮湿。山本还是那样有规律，已作好出发的准备。他的副官劝他穿绿军装，不要穿目标显眼的白军服。当他走近他的座机时，他转向腊包尔的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交给他两个卷轴，请他转交第八舰队的新任司令。这是山本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的座机于东京时间6时整离开腊包尔。同机的有他的秘书、舰队军医长和航空参谋。宇垣参谋长乘坐另一架三菱制造的轰炸机，机内还有另外

几位参谋人员。渡边中佐眼看着两架飞机消失在空中，对没有能够与他们同行颇感失望。

两架轰炸机在 5000 英尺高空向南飞去，相距之近使人担心机翼要碰撞。有 6 架零式战斗机在他们上面护航。布干维尔在左方出现不久，机群开始降低高度，准备在卡希利机场着陆。

就在这时，从南面亨德森机场起飞的 16 架编队严密的 P—38 “闪电式”战斗机，正以 2000 英尺的高度从南面朝布干维尔飞近。机群指挥官约翰·米切尔少校看了看表：9 时 34 分。他们在机翼上带着副油箱，只靠一个指南针和一个空速计航行，沿间接航线在公海上空飞行了 600 英里，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准时飞抵迎击点。山本的座机很有希望在一分钟内就要出现。它应该出现在西面 3 英里处。但却看不见一架飞机。

“国籍不明飞机 11 时方向，”米切尔的一个飞行员打破无线电沉默低声报告，“高度大。”

米切尔数了数敌机有 8 架。两架是轰炸机。当山本的座机准备降落时，美机蜂拥而上，对准它猛烈开火。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进行护卫，但已无济于事，山本座机中弹坠毁。策划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臭名昭著的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就这样毙命于布因城北的莽莽丛林之中。

第二天上午，哈尔西在军官例会上宣读了这一胜利的电报。海军少将特纳欣喜欢呼，拍手叫好。“得啦，凯利，”哈尔西说，“这有什么好的？我原想把那个坏蛋用铁链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街示众，让你们踢他，那才好呢！”他命令不得把此事泄露给报界。不然日本人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

山本五十六之死，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渡边中佐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山本遗体火化仪式。他把山本的骨灰装进一个垫着木瓜叶的木盒。在特鲁克，他登上“武藏”舰悲伤地护送骨灰回国。5 月 21 日，这艘超级战列舰抵达东京湾。电台广播员以悲痛的声音向全国宣布：山本“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壮烈牺牲”。

山本的骨灰被分成两份装入两个骨灰盒，一盒被送回山本的故乡长冈安葬，另一盒则国葬。国葬仪式于 6 月 5 日举行，这是日本另一位海军英雄东乡无帅的葬礼纪念日。东京有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观看送葬队伍。渡边中佐手捧山本的指挥刀，走在拖载骨灰盒的炮车后面。骨灰葬在日比谷公园。

对东条英机说来，他的亲密朋友、“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悲剧性地死去，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紧接着又宣布美军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的不吉利消息，更使他悲愤不已。他指令宣传官们，要把山本的死和阿拉斯加附近的这个荒岛上阵亡的 2351 人的事迹，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诗，使它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

最近太平洋前线一连串失利的消息，使东条大伤脑筋。他想：“如果再继续打这样的仗，那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如同瓜达尔卡纳尔一役那样。中立国就会动摇，中国就会受到鼓舞，对‘大东亚共荣圈’诸国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

生产的缓慢及大幅度下降，也加剧了这种局势。战场上的物资损失再也无法得到补充，就连海陆两军的最低要求也不能满足。各占领区的司令官没

有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即使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运回日本本土，因为日本的商船数目有限，美国潜艇又对不远千里北上的船只不断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原料不足造成的这种生产瘫痪状态，再加上层层控制的机构重叠和互不协调，使情况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动员却在加速。日本的生产在战争的刺激下增加了 1/4，美国却增加了 2/3，日本制造业的效率只有美国的 35%。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若以 1940 年为 100，到 1943 年初只增加了 2%，而美国则增加了 36%。另外，美国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扩展生产的计划，日本却未能多样化。军火生产虽然扶摇直上，但却牺牲了非军事项目的生产。

船舶仍然是最关键的问题。阿图岛的陷落以及从它附近的基斯卡岛的秘密撤退，打乱了东京政府精心制定的预算。阿留申群岛中的这两个桥头堡陷落，千岛群岛的防御就必须加强，增加兵力。所有这些会大量分散南方被困地区的运输能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东条在 6 月间召开了军政联络会议。会议得出结论，必须把千岛变成一个要塞，尽管这样做意味着损失国力：钢铁生产将减少 25 万吨，铝减产 6000 吨，煤减产 65 万吨。随着危机的加重，海陆两军之间为争夺战略物资而进行的互相削弱的斗争加剧了。丰田辅武海军大将，埋怨陆军作战不力，称陆军为“马粪”、“饭桶”。他公开说，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把她嫁给陆军军人。

几天之后，6 月 30 日，关于船舶问题的辩论，由于宣布了所罗门群岛之战已告终而突然变得黯然失色。哈尔西将军及其两栖部队，已采取蛙跳战术开进“狭缝”，向通往所罗门群岛中心的新乔治亚岛挺进。日本陆军虽已严阵以待，而且很快就到达的增援部队，使兵力多达 5000 人，但守军却无法击退蜂拥上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陆军师。全岛被占领只不过是几个星期内的事了。这样一来，美国人与战略要点布干维尔之间便不会有多大的距离。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天皇召见了首相。东条晋见完毕后，为天皇陛下的“严重关切”所震动，忙要佐藤贤了将军去问问陆军参谋本部：“他们打算在哪里堵住敌军。”

“我们休想得到答复，”佐藤回答说。“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订出堵住敌人的计划。”东条沉默下来，但他的脸色再也无法掩盖他的苦恼。

“宫里怎么样？”佐藤问。

“天皇对这一切非常担忧。”东条喃喃他说。“我去找参谋长杉山谈谈，你去找作战部长谈谈，必须坚持要他们订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明确说明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挡住敌人的反攻，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在什么地方。”

佐藤同意这个意见，并且以迫切的心情劝告：“我们在贯彻政治策略时，也要牢记这一点。”

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东条苦思冥想，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东亚“共荣圈”。当前对占领区，需要进一步贯彻“怀柔政策”，给予某些国家以假独立，诱使他们和日本“团结合作”，实行“以战养战”，共同抵御盟国的反攻。

东条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一贯全力支持侵华战争，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如今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想，若从中国和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取得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接受

重光葵的建议，把苏州、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归还汪精卫政府，并洽谈签订新的条约。对中国共产党加紧围剿，对重庆蒋介石政府加紧诱降。与此同时，给予缅甸、菲律宾某种程度的“独立”，竭力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人民心中的形象。为此，重光葵被召回东京担任外相。在国会中，东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讲什么“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要把亚洲“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大力推行所谓“亲善睦邻”政策。

在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政策的掩盖下，7月，东条首相亲自出使东南亚。在新加坡，他与占领军物色的缅甸元首巴莫博士会晤。东条答应将掸邦大部分交还给几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其中有两部分划归泰国。

巴莫百感交集：“把掸族人及其土地瓦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完全高兴的。”东条表示抱歉，但日本已答应把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作为结盟的代价。

“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啊！”巴莫说。

“另外报答缅甸。”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地答应。

东条到新加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要与印度反对英国而与日本友好的领导人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会谈。鲍斯与甘地和尼赫鲁不同，他认为，只有武力才能使印度获得自由。鲍斯身材高大，比东条和巴莫都高出一头，热情激昂，能言善辩。他来新加坡的目的，是来招募在马来亚战役中投降的数以千计的印度兵。这些士兵已表示支持他的行动，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同意他担任印度独立联盟的领袖。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满腔热情地对他的新兵说：“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喊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新德里去！到新德里去！’就是你们的战斗口号。”

东条让缅甸独立的诺言于8月1日实现。上午11时20分，在政府大厦，缅甸被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巴莫博士担任“国家元首”。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英国和美国宣战。他说：“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独立，我们必须用这场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站在前线……很明显，我们必须执行前线政策。”号召缅甸人民在保卫所谓东南亚的战斗中同日本合作。

10月14日，菲律宾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由鲍斯担任国家元首。这些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他们对日本摇尾乞怜，大加捧场，在11月初东条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缅甸、泰国、菲律宾、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都派代表到东京出席了会议。鲍斯则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会议。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议事堂的庄严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相应对照。会议桌上铺了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主席与其代表团坐在“马蹄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南京汉奸政府的代表，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代表团。

东条首先致辞。他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各方面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大东亚的稳定，建设共存共荣新秩序。”

南京伪政府中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宣称：“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

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接着发言的有泰国的旺·威泰耶康亲王，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和菲律宾的“元首”劳雷尔。这位菲律宾人的感情明显地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盘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 10 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缅甸“元首”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是东条的精心安排。“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夸张”，巴莫热情地说，“多亏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亚洲热血将拯救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 10 亿东亚人朝昔东亚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

奴才们的讲话，巴莫的颂歌，对东条说来，这儿个小时是他的生涯中最满意的时刻。东条英机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在他那圆胖的脸上，不时地露出奸笑。他不只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军事联盟，他自己也被这种“泛亚精神”所陶醉了。

印度“临时政府首脑”鲍斯第二天下午的发言，使最后一次会议达到新的高潮。

“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非偶然，这决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试图这样做，但他们失败了……”

“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妥协斗争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度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与奴隶制妥协。”

最后，与会者一致通过“共同宣言”，号召“在正义与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东条对他导演的这场“大东亚新秩序”的闹剧十分满意。《日本时报》称这次会议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盛会”。

就在东条搜罗残兵败将举行傀儡会议的前后，苏、美、英三国为协调作战，先后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两次会议的宗旨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三国首脑会议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东条英机一时呆若木鸡，远远超出山本五十六之死对他的打击。欲知风云变幻的苏联战场，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章 争夺战略主动权

春暖花开硝烟浓，战略主动两相争；
统帅用兵多算计，捕捉战机显神通。

在莫斯科会战和苏军冬季反攻胜利后，敌我双方都急需休整。法西斯侵略军更是精疲力竭。随着泥泞季节的到来，漫长的苏德战线相对地沉寂下来。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斗，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春末，苏联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有所改善。反法西斯战线在继续扩大和巩固。1月份签订了26国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全力反对进行侵略的国家，不和这些国家单独媾和或签订停战协定，并与美苏两国达成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德军的惨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击战计划的破产，大大地鼓舞了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军民必胜的信心。

当时，苏联还无力进行全国反攻。自从西部国土沦陷后，苏联的工业产品减少了1/3，耕地面积减少了47%，牲畜头数减少一半。燃料电力都感缺乏，铁路运输极其紧张，人力更感不足。但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忘我地劳动，到1942年春天，苏联军工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为了进行下一步的较量，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探讨和研究了苏军成功和失利的行动，深入研究了德军的强点和弱点，及其作战技术。在莫斯科地区获得重大胜利的鼓舞下，苏联政府顺利地实现了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的转变。在苏军的装备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新式坦克、飞机、火炮和火箭炮。在发动冬季攻势时，苏联的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还远不及敌人。当时，它还没有训练好的预备队和足够的物质资源。如今，随着坦克工业和大炮工业的发展，斯大林已经能够开始组建由当时最新式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了。

为了有效地对付德军的坦克，部队装备了改装了的45毫米的反坦克炮和新式76毫米加农炮。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和兵团。在军队防空和国土防空的组织方面，斯大林采取了很多措施。到6月份，已建立了8个空军集团军，远程空军兵团也开始得到大规模补充。这时苏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增至560万人，坦克达到3882辆，火炮和迫击炮达到4.9万多门（尚不包括5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作战飞机达到2221架。在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舰队中，共有140艘基本类型的战舰：两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32艘鱼雷驱逐舰，100艘潜艇。在部队中广泛展开了战斗训练，全面熟悉和掌握作战经验及新式技术兵器。

依然将东线作为其主要战场的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也在进行着夏季战局的准备。希特勒统帅部不断将精锐部队派往东线。到1942年5月，在苏德战场上，敌人约有619万（其中仆从军有81万），3200多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395架飞机。德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苏方在坦克方面稍占优势，但在质量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坦克仍然落后于敌人。当时，双方的战略计划都是夺取战略主动权。但德军在莫斯科惨败后，已无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全线进攻，被迫把兵力集中在战线的南翼，以发动局部攻势。

其实，还在部队休整时，这个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希

特勒，就已在忙于制定夏季攻势的计划了。不过，这次计划不如去年那样野心勃勃。现在他才开始明白，要想经过一次战役就摧毁红军的全部力量是不可能的。这年夏天，他企图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线，征服高加索油田、顿尼茨盆地工业区、库班的小麦产区，并拿下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拿下这些地方，可以达到几个重要目的：使苏联失去为继续进行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大部粮食和工业，另一方面却可使德国得到几乎同样急需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希特勒在即将发动夏季攻势时，对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说：“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末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希特勒不仅需要石油来发动飞机、坦克和汽车，还需要人来补充他的兵员日减的部队。冬季作战结束时，德军伤员总数是 116.78 万多人，病员还不包括在内，后备兵员不足以弥补这样的损失。德国最高统帅部向德国的仆从国家要求提供更多的部队。早在冬天，凯特尔元帅匆忙赶到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为夏季攻势征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整师整师的征募。戈林，最后甚至希特勒也亲自出马，请求墨索里尼提供意大利的军队。1942 年 1 月底，戈林到达罗马，点收意大利向苏联战线增援的部队。他向墨索里尼保证，1942 年可以打败苏联，1943 年可以使英国放下武器。齐亚诺对这位脑满肠肥、胸前挂满勋章的帝国元帅的种种表现简直不能忍受。他在 2 月 2 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人还是那样趾高气扬，架子十足。”两天以后又写道：“戈林今天离开罗马。我们在艾克尔西奥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戈林别话不说，只谈他的珠宝。他手上真的戴着几只漂亮戒指……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貂皮大衣，既像 1906 年汽车夫的穿着，又像一个高等妓女去看歌剧时的打扮。”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的腐化堕落已日甚一日了。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国给大炮，就在 3 月份派两师意大利部队到苏联去。但是，他对他的盟邦在东线的失败是如此忧心忡忡，以至于使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说明德国仍然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次会谈于 4 月 29 日和 30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墨索里尼、齐亚诺和随从人员被安顿在一座巴洛克式的克莱斯汉姆宫里，这座宫殿曾经是历代王公主教的故宫，现在又经过一番装饰，布置了法国运来的帷帘、家具和地毯。意大利外交大臣猜想德国人得到这些东西大概“所费无儿”。齐亚诺看到“元首”倦容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冬天那几个月在俄国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第一次发现他添了许多白发。”

会谈中，德国方面照例说了一通对总的形势的估计。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请两位意大利客人放心：在苏联、北非、西线和公海上，一切都很顺利。他们透露，东线即将发动的攻势、矛头是指向高加索油田的。“一旦俄国石油来源告罄、”里宾特洛甫说，“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后英国也将屈服，以求保全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英帝国的残山剩水。”

齐亚诺带着几分耐心听着。但他得到的印象是：不论美国最后采取什么行动，真正吹牛的却是德国。实际上，只要他们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凉了半截身子”。像往常一样，话说得最多的是希特勒，经过他好说歹说，总算使墨索里尼答应向苏联前线提供更多的意大利炮灰。

希特勒和凯特尔从各仆从国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统计，“盟邦”将有 52 个师可供夏季作战之用——罗马尼亚 27 个师，匈牙利 13 个师，意大利 9 个师，斯洛伐克 2 个师，还有西班牙 1 个师。这 52 个师约占东线的轴心国家全部兵力的 1/4。在德军进攻重点所在的战线南部，

将要增援 41 个师的生力军。其中一个，即 21 个师是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哈尔德等绝大多数将领并不赞成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么多的“外国”师上。他们认为，这些部队的作战素质是靠不住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己人力不足，也只得接受这些援兵。这一决定很快就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起了促进作用。

德军统帅部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从奥廖尔南部发动进攻，夺取沃罗涅什；从哈尔科夫地区发起攻势，向东突破；然后，这些军队将与塔甘罗格一带发动攻势的德军会师于斯大林格勒地区。希特勒的作战指令说：“无论如何，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到达斯大林格勒市区。或者至少使这座城市处于重炮射程之内，从而使它不能再成为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纳粹头子所以如此重视斯大林格勒，是由它的战略地位决定的。该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岸，原名察里律。它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战前的居民约近 60 万人。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广阔富饶的顿河下游和库班河流域，是苏联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要产区。1941 年德寇侵占乌克兰之后，斯大林格勒便是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线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此外，斯大林格勒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得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苏联方面，斯大林根据 1942 年春季所得的情报，认为 1942 年夏季德寇能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莫斯科和苏联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斯大林说，预计德寇会实施规模不大的进攻行动。很可能德军会切去苏军防线上的突出部，并改善其部队的态势。对于斯大林认为敌人可能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这两个方向，令他最担心的是莫斯科方向，该方向的德军有 70 多个师，100 多万人。关于 1942 年春季和夏初的苏军行动计划，斯大林认为，目前苏军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近期内，他认为应限于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大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冬季战役结束后，苏德双方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阵地互有楔入，突出地段最深处达几十公里。双方经过积极准备之后，于 1942 年 5 月相继展开军事行动，为各自的大规模攻势创造条件。5 月 12 日，西南方面军奉斯大林之命，在哈尔科夫大方向转入进攻，预计实施两个突击：一个在沃尔昌斯克地域实施，一个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进攻开始时发展顺利，苏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于三昼夜内前进了 25 至 50 公里。斯大林对此很满意，但不久局势就发生逆转。为解哈尔科夫战线之危，盘踞在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随即对克里米亚东部的刻赤半岛上的苏军发起进攻。5 月 15 日，德军占领刻赤半岛，苏军损失很大，经海路退到东面的塔曼半岛。

刻赤半岛陷落之后，克里米亚的德军稍事休整，于 6 月 2 日，倾其全力——20.4 万人，进攻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苏联守军 10 万余人奋勇抵抗。敌众我寡，情况不利，英雄的红军战士在市民协助下，同侵略军拼杀一个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饮水告罄。6 月 30 日，红军奉命撤退，7 月 4 日撤退完毕。从 1941 年 10 月 30 日至 1942 年 7 月 4 日，在历时 8 个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要塞的英雄保卫者共毙伤敌军 30 余万人。

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激烈进行时，驻守在克腊马托尔斯克地区的德

军，也乘机进行反击。他们的目的是摧毁苏军的攻势，占领重要地区。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供称：“这次战役的目的。首先是消除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德军南翼交通线上的直接危险，保证守住哈尔科夫以及第六集团军设在那里的很多仓库和医院。其次，必须在北顿涅茨河以西和哈尔科夫东南占领地盘，以便渡过这条河流向东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5月23日，从克腊马托尔斯克进攻的德军，同从哈尔科夫向东进攻的德军，在巴拉克列雅以南10公里处会师，包围了南路苏军。5月29日战斗结束，苏军受到严重损失，只有部分突围，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等几位高级将领也壮烈牺牲了。

在此期间，苏联的列宁格勒、沃尔霍夫和西方方面军都发动了局部攻势，企图配合和改善哈尔科夫战役的势态，但都相继失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一来，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军又夺去了战略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尤其在南部战场，克里米亚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之后，红军的力量大为削弱。

希特勒步步进逼。6月28日，德国两个集团军群，一百数十万之众，先后从库尔斯克东北、哈尔科夫东北、斯拉维扬斯克、斯大林诺一带发动进攻。企图在顿河西岸包围并消灭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主力。当时苏联采取了机动灵活的防御战，在条件有利时坚决反击，不利时就主动撤退，避免陷入包围。在将近一个月的艰苦战斗中，苏军被迫后撤了150至400公里。在此紧急形势下，7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编制中有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二和二十一集团军，依次布置在巴甫洛夫斯克、克列茨卡业、苏罗夫基诺、苏沃罗夫斯克，直到上库莫雅尔斯卡亚，总长530公里的顿河防线上。

在顿河至伏尔加河之间，苏联动员18.3万人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御工事。在斯大林格勒，早在1941年11月建立的城防委员会，也积极展开活动，大力加强民兵和工人歼击营的组织工作。参加过1918年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工人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着城市保卫者。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对这次战役极其关注，并亲自指挥，使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信心倍增。

1942年7月28日，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发出第227号命令，严肃地指出了苏德战场南部的危险形势，要求红军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这个命令贯彻了同惊慌失措者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的强硬措施，坚决地谴责了“退却情绪”。命令指出：“现在是结束退却的时候了。寸步不退！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号召。必须顽强地保卫每一个阵地，每一米苏联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守住每一块苏联土地，竭尽一切可能去捍卫它。”这道命令迅速下达到苏军各级领导机关、军事院校、直到各个连队。苏军指战员经过学习受到极大的鼓励，“坚决歼灭进犯之敌，夺取战略主动权”，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座右铭。

到了1942年夏末，希特勒似乎又显得不可一世。在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开始以前，北非战场上便已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将军在沙漠地区重新展开攻势，把英国沙漠部队打得狼狈逃回离埃及边境不远的地方。德国的潜水艇在大西洋也十分活跃，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英美船只。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的造船厂虽然热火朝天地加紧生产，但也补不上这个损失。这时从地图上看，希特勒所占领的地区是相当惊人的。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内湖，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北岸从西班牙直到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岸拥有从突尼斯到离尼罗河60英里的广大

地区。事实上，德国部队现在守着北起北冰洋上的挪威北角、南到埃及、西自大西洋上的布列斯特、东至中亚细亚边缘的伏尔加河南岸这一片广大地区。

8月23日，德国第六军团已抵达斯大林格勒正北的伏尔加河一带。两天以前，卅字旗已插上18481英尺的厄尔布鲁斯山，这是高加索山脉最高的一座山峰。8月8日，占领了年产石油250万吨的迈科普油田，虽然德国人发现油田已几乎全部遭到破坏。8月25日，克莱施特的坦克部队已进驻莫兹多克，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最大产油中心只有50英里，距里海也只有100英里。31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陆军元帅纠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向格罗兹尼作最后进攻，以便他能够拿到油田。同一天，隆美尔也向阿拉曼发动进攻，力图向尼罗河突破。

希特勒妄图一箭双雕。他命令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在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后，沿伏尔加河北进，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包围行动，从东西两面进逼俄罗斯中部和莫斯科。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在握。据哈尔德说，“元首”当时曾谈到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的问题。他眼看便可以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了。德国情报部门9月9日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在整个前线的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希特勒对这份报告的正确性竟深信不疑。他在8月底与雷德尔海军元帅举行会谈时，他的心思已从苏联转移到英美方面。这位盗世奸雄说，苏联在他的眼中正是一个“不怕封锁的生存空间”。他确信，不用多久便可迫使英美达到“可以谈和的程度了”。

与希特勒的看法相反，差不多所有战地将领都和总参谋部的将领们一样，看出了这幅美丽图画上的破绽。正如蔡茨勒将军后来回忆时所说的，“尽管大可乐观，却如镜中幻影”。首要的问题是，德国缺乏人力、枪炮、坦克、飞机和运输手段等种种资源，来实现希特勒执意要达到的目的。当隆美尔试图就埃及情况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时，希特勒命令他到赛麦林山中去养病。当哈尔德和李斯特陆军元帅也想就苏联前线情况指出这一点时，他们被撤了职。

虽说在德军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苏军处境比较困难，但是在斯大林的卓越领导下，红军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顽强，秋雨季节又日益临近，这时就连最外行的战略家也会看出，德国军队在苏联南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险。第六军团的北翼战线极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上溯到沃罗涅什共长350英里，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一线部署了仆从国家的三个军团，这些军团的战斗力都不可靠自不用说，他们的装备也不充足，缺乏装甲、重炮和机动能力。还有，他们的兵力十分分散。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团只有69个营，却守卫着一条105英里长的战线。德国自己腾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缺口。同时，正如希特勒对哈尔德所说，由于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因此他并不为顿河侧翼这条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漫长战线过分操心了。但是，这条战线却正是掩护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以及高加索战线上的“A”集团军的关键。如果顿河侧翼垮下来，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德军要受到被包围的危险，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军也有被切断的危险。

1942年7月23日，正当德军攻势进入高潮时，纳粹头子又在进行另一次赌博。当时苏军正奉斯大林的指示在顿尼茨盆地和顿河上游之间全线后撤，一路迅速向东撤到斯大林格勒，一路向南退守顿河下游。德国必须当机立断：是集中力量拿下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还是把主要矛头指向高

加索，以夺取苏联的石油。早在月初，希特勒便已反复考虑了这个决定大局的问题，但他拿不定主意。最初、石油气味的引诱力很大。“B”集团军所属的第1装甲军团本来已经推进到顿河河曲一带，离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但是希特勒却于7月13日把它从“B”集团军中抽调出来，派到南方去帮助克莱施特的第一装甲军团越过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下游，继续向高加索油田推进。这时，第四装甲军团本来也许可以奔袭轻取几乎没有防卫的斯大林格勒。但是，等到希特勒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为时已经太晚了。接着一错再错。两个星期以后，当第四装甲兵团回师北上，向斯大林格勒进发时，苏联人已经充分恢复过来，足以抵挡德军了。第四装甲军团撤离高加索前线，又使克莱施特的力量大受削弱，无法完成向格罗兹尼油田进军的任务。

纳粹头子不顾哈尔德和前线指挥官们的劝告，作出了同时拿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狂妄决定。这是希特勒在战争时期所作的对德军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决定。因为过不了几天，这项决定便得到了两头落空的结果，从而导致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为丢脸的失败。为此，德军大本营曾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总参谋长哈尔德极力主张集中主要力量打下斯大林格勒，并试图解释说，德同陆军根本没有力量能在两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两场强大的攻势。希特勒反驳说，苏联人已经“完了”。哈尔德便竭力使他相信，根据陆军的情报远非如此。

“对敌人的力量一直作过低的估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这里要想认真地进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7月16日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上忧郁地写道，“凭着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态的反应，对形势及其发展前景毫无估计的能力——这些使所谓‘领导’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性质。”

哈尔德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后来，他在回想当年的情况时写道：“希特勒的决定，与自古以来公认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再有共同之处。他的决定是一种狂暴的天性在一时冲动下的产物，这种天性不承认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凭愿望和梦想行事……”

关于哈尔德所说的纳粹头子“对自己力量不恰当地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有害地估计过低”的情况，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桩事情：“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100万到125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50万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并证实了苏联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1200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攥着拳头，嘴角上挂着白沫，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

“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他能预见到，”哈尔德说，“一旦斯大林把这150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结果却是解除了我陆军参谋长的职务。”

然而，调换一个总参谋长并不能改变德国陆军的处境。这时分兵两路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不前。斯大林决心力挽狂澜，此时此刻他正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筹划一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役。不久一场厄运就降临在作恶多端的希特勒头上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章 斯大林格勒之战

举世注目大会战，歼灭德军百余万；
战略转折开始了，大举反攻在眼前。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宏伟的战役。它通常以1942年7月17日德军开始进入顿河大河湾为起点，到1943年2月2日苏联军队全歼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为结束，历时200天。战场总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从辽阔的顿河草原一直延伸到陡峭的伏尔加河岸。在这次战役的高峰期，双方同时参加战斗行动的达200万人以上，2000辆坦克，2.5万门大炮和2300多架飞机。

德军在沃罗涅什方向突破苏军防线后，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这时，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实力空虚，一个第六集团军就足以在行进中拿下斯大林格勒。于是命令第四坦克集团军改属“A”集团军，继续南下，参加对罗斯托夫的攻击。同时把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调至顿河西岸，布置在巴甫洛夫斯克到维尧申斯卡亚一线，以便第六集团军全力攻打斯大林格勒。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外围防御战开始了。德军在切尔河地区猛攻苏联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前沿阵地。在希特勒签署的第四十五号作战指令中，进一步阐明占领斯大林格勒的意图：“A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加强顿河上的防御工事，迅猛突向斯大林格勒，消灭集中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封锁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陆上交通以及顿河上的航运。紧接着快速部队将沿伏尔加河向阿斯特拉罕迅猛推进，封锁伏尔加河这条主要航道。”

7月23日晨，德军以五个师的兵力进攻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右翼。经过三天的激战，德军突破了防线，其机动部队在卡明斯基地区前出顿河，从北面严实地包围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右翼。为了粉碎德军的突击兵团，苏军把第一和第四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以反突击使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包围的几个师解了围。但苏联的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当时正在组建中，总共只有240辆坦克。它们未能击溃德军的突击兵团和恢复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原来阵地。7月25日，德军对苏联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实施突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造成了从西面和西南面对斯大林格勒的严重威胁。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5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南方部队分别组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斯大林命令上述两个方面军，采取坚决措施守住斯大林格勒地区。他在8月9日对两个方面军司令员的指令中说：“叶烈缅科同志和戈尔道夫同志注意：保卫斯大林格勒和击溃从西部和南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对于我们整个苏联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希特勒看到一个第六集团军拿不下斯大林格勒，7月31日便命令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从高加索调头北上，向科捷利尼科斯基——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以配合德军第六集团军从顿河西岸发起的攻势。纳粹头子认为，必须首先夺取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的命运取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在他的指令下，德军第四坦克集团军从齐姆良斯卡亚地区出发，突破苏联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防线，于8月2日到科捷利尼科斯基地区，并继续北进。从8月5日起，在这个地段开始了激战。德军凭着兵力和武器的优势，以及空军的制

空权，猛烈冲击。苏联第六十四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的战士们则英勇杀敌，坚决抵抗，打退了德军的多次进攻，仅3月9日一天就消灭敌军三个团，击毁德军坦克100辆。到8月10日天黑，苏军把突进到京古塔的德军驱逐到外围防线，使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遭受很大损失，被迫转入防御。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局，引起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日益严重的关注。8月12日他派国防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马林科夫、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飞抵斯大林格勒前线。他们二人视察了战场，协助当地两个方面军的司令部采取了一些加强防御的措施。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密切配合，苏军最高统帅于8月13日指示叶烈缅科上将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两个方面军。从7月17日到8月17日的外围防御战中，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成千上万的苏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7月底，在克列茨卡亚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以波洛托为首的4名苏军反坦克手，用仅有的两枚反坦克枪，同德寇的30辆坦克进行搏斗。一天之中，四位英雄击毁敌人坦克15辆，没让敌人通过自己的阵地。8月6日，苏联空军上尉巴兰诺夫带领的4架歼击机，同25架德国飞机进行空战，巴兰诺夫一人就击落敌机4架，因此荣获苏联战斗英雄称号。

8月16日，科切特科夫少尉率领16名近卫军战士守卫杜鲍维伊农庄附近一个高地。他们打退了德军一个连队的5次进攻。第二天早晨，12辆德军坦克向阵地冲来，激烈的战斗之后，16名苏军战士，只剩下4个人，而且子弹告罄。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四位英雄把手榴弹绑在身上，视死如归地冲向敌人的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无数的苏军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抗击了法西斯强盗，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敌军一个月之中只前进了60至80公里。德军“在行进中”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随后，奸诈的希特勒改变打法，从西北和南部同时发动强大的钳形攻势。8月17日，德国第六集团军集中了9个师的兵力，从北部的特列赫奥斯特罗夫斯卡亚向东突进。在南部，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也集中了9个师，从阿布加涅罗沃向北突击。为了配合和支援这两支主攻的侵略军，德军又从卡拉奇派出两个师，向东推进。德国法西斯的这次攻势，总共动用了21万人，2700门大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和1000多架飞机。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8月23日，北路德军在拉托申卡、雷诺克地区逼近伏尔加河。这就把苏军的阵地切成两部分：苏联第六十三、二十一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在北面，与在市区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伏尔加河的航运也一度中断了。

就在8月23日这天，希特勒的飞机对斯大林格勒疯狂地轮番轰炸。当天夜间和第二天，继续狂轰滥炸，一昼夜之间德国出动飞机2000架次。城市的工厂企业、居民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遭到严重破坏。满城一片大火，在百里之外都能望见。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惨遭杀害，许多儿童也遭毒手或变成孤儿。一座60万居民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据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披露，在出动飞机的数目和使用炸药的重量方面，8月23日夜间的轰炸是德国空军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所进行的最猛烈的一次轰炸。里希托芬的整个航空队都用上了，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容克—52型飞机中队，以及来自奥廖尔和刻赤机场的远程轰炸机。里希托芬航空队的许多飞行员都出击了三次，投下的炸弹一半以上是燃烧弹。“这是一次纯粹的恐怖袭击，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屠杀和平居民，压垮三军，瓦解士气，制造

惊慌失措的气氛，在军队退却的道路上设置了火葬场——就像在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和基辅一样。”

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军，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守住阵地，消灭逼近伏尔加河岸的德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调动了内务部的第十师、军政大学的学员、防空兵、海军陆战队等部队，加强市区防线；动员装甲兵和机械化部队训练中心的战士、全市民兵和工人歼击营，投入保卫拖拉机工厂的战斗。为了消灭逼近伏尔加河的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科瓦连科将军带领一支突击队，8月23日从萨莫法洛夫卡地区出发，向西郊的大罗索什卡反击，一度把突进到伏尔加河岸的德军切成两段。德军存8月24日凌晨反攻，虽然伤亡惨重，但恢复了被切断的联系。在这几天的战斗中，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第八十七师的33名反坦克手表现得最突出。他们守卫着大罗索什卡附近的一个高地。8月24日，德军出动大批坦克，包围了这个高地，向这33名战士多次发动猛烈进攻。战士们的食品和饮水都已告罄，烈日当空，酷暑的人，他们舌燥唇焦，口渴如焚。但这33名勇士寸土不让，顽强抵抗，在两天的激战中击毁敌人坦克24辆，然后突出了包围圈。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越来越严重，8月25日全城处于戒严状态。城防委员会发出庄严号召：“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我们决不让法西斯匪徒侮辱我们的城市。我们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城市，保卫家乡；我们要使每一幢房屋，每一个城区，每一条街道，都成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大家都来修筑街垒，拿起一切能使用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吧！”

英雄的斯大林格勒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已参加民兵的5万人以外，几天之内，又有7.5万市民投入战斗。仅共青团组织就派出7000名男团员参军，3000名女团员参加战地救护和通讯联络工作。为了减轻供应的负担，为了安全，城防委员会把30多万伤员和老幼居民撤退到伏尔加河东岸。市民的积极参军参战，更加鼓舞了苏军的士气。

正当斯大林格勒近郊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苏联国防委员会任命朱可夫为最高统帅助理，委派他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就地了解情况，指挥苏军进行反击。8月27日晚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朱可夫，并对他说：“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一军团调到洛兹诺耶地区，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进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六十二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六十六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都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斯大林要求朱可夫迅速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区，迅速投入战斗。

朱可夫奉命于8月29日飞抵斯大林格勒前线，在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尔道夫、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等高级指挥员研究了战场形势之后，决定在9月3日晨，由近卫第一集团军从北面首先发动进攻。但是苏军的攻势受到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顽强阻击，只前进了几公里，收效不大。

随着敌军攻势的加强，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越来越险恶。9月3日，斯大林又给朱可夫发出紧急电报：“斯大林格勒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

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斯大林再次强调，朱可夫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军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走廊。

朱可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调集三个集团军于9月5日拂晓对德军阵地开始炮轰，同时进行空袭，随之发起冲锋。但敌人的阻击仍很顽强，在一天的交战中，苏军只前进了二至四公里。这次对德军的大规模反击，迫使德军把大量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往北调动，投入阻击苏军的战斗，这就削弱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市区的压力，延缓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速度。

9月12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奉召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前线的形势。他们认为，德国法西斯貌似强大，已经没有力量完成其1942年苏德战场的战略计划了。德军中战斗力量强的保罗斯第六集团军和哥特第四坦克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激战中遭到严重的消耗，已经没有能力夺取斯大林格勒。他们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弱点和强点。各仆从国家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士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尼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侵略者送死。

与此相反，数百万苏军指战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家园而战。在一年多的艰苦战斗中，他们经受了锻炼，学会了很多东西，成长壮大起来了。同时，苏联的军工生产已有很大发展。苏联正在组建拥有新式武器的战略预备队，到11月份，苏军将增加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和坦克部队。那时，他们将能完成更重大的任务。但在目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浴血奋战中，蒙受沉重损失，以现有的兵力不可能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经过研究，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的行动计划应该是：第一，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第二，着手准备反攻，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围歼法西斯军队。斯大林并令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迅速返抵前线，着手制定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计划，并争取尽早实现重大的战略转折。

在德国方面，由于其夏季攻势连续得手，希特勒更加飘飘然了。他对部下反复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集中每一个可有用的人，尽快地占领整个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两岸。”保罗斯声称：“威克斯将军和我都注意到了漫长的和防守不够的顿河战线以及局势的内在危险。”但希特勒在作总结时说：“俄国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不能再进行可能对我们构成危险的广泛的战略性报复行动。此外，顿河北翼将从盟国军队方面得到很多的增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北线有什么严重危险。在其他方面必须关心的是，要尽快地把城市拿在自己手中，不让它变成大家长期注目的焦点。”于是法西斯军队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9月13日对斯大林格勒又发动了新的进攻。

为了侵占这座历史名城，希特勒又从高加索等地调来九个师结果德军仅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就有50多个师，70多万人。直接用在市区的有13个师，共计17万人。他们拥有1700门大炮和迫击炮，约500辆坦克。到9月13日为止，苏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防守从巴甫洛夫斯克到那尔佐夫卡一

线；东南方面军有 4 个集团军，防守斯大林格勒市区和南部的湖泊地带。这两个方面军共有 120 个师，但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数的 20—25%，有的师甚至仅有 800 人。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的兵力和武器方面均占优势。

在这危急关头，英勇善战的近卫第十三师渡过伏尔加河，并立即投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他们采用反突击，同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争夺市中心的激战达到白热化，仅 9 月 14 和 15 日两天内，在市中心区有 2000 多德军被击毙。9 月 16 日，近卫第十三师夺回了马马耶夫岗。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之久，火车站曾 13 次易手，从 9 月中旬起，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战场。当年保卫察里津的老战士特罗维扬给斯大林格勒战士们的信中写道：

我的孩子们，现在正在进行伟大战役的地方，对我们祖国是神圣的。我们这个城市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孩子们和朋友们！亲爱的战士们！要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坚决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遇到困难，请想到我们这些察里津的保卫者吧！我们必须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让父辈的言行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鼓舞着你们。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光荣地履行了他们对祖国发出的誓言——打退法西斯匪徒的疯狂进攻，消灭其精锐师团，守住斯大林格勒。当斯大林格勒南、北、西三面被包围，陆上交通被切断之后，伏尔加河成了支援这次伟大会战的唯一运输线。而负责这一艰巨任务的伏尔加河分舰队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支舰队动用全部船只，并征用当地的各种民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进行了 3.54 万次航行，完成大量的运输任务。这种动人的壮烈场面，使视死如归、勇敢过人的苏军战士感动得流下眼泪，同时也给他们增添了无比的力量。

在争夺城市的战斗中，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激起了千百万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能以无比英勇的壮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史诗。在 10 月中旬，苏联共青团员潘尼卡科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的壮举是人们永志不忘的。几辆坦克喷着火舌向潘尼卡科的战壕开来。这位英雄用完了所有的手榴弹，身边只剩下两瓶液体混合燃料。当他从战壕里探出头来，抓起燃烧瓶时，大火烧遍了他的全身。但他没有去扑灭身上的火焰，而是一跃跳出战壕，跑到法西斯跟前，对准坦克发动机口的外壳打破了第二个燃烧瓶。火舌和浓烟吞没了英雄和法西斯的战车。

近卫军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死守“一月九日广场”上的一座大楼达两月之久，对第十三近卫师的防御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英雄，战后重建了那座大楼，并命名为“巴甫洛夫大楼”。全苏闻名的英雄炮手波尔金科，用一门大炮同 15 辆德国坦克搏斗，克敌制胜。电话员瓦西里·吉塔耶夫身负重伤后，用牙齿咬住打断了的两截电话线，恢复了通讯联络。扎伊采夫发起的神枪手狙击运动，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消灭了数千名敌人。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的红军战士们，在 1942 年 11 月，即十月革命 25 周年前夕，给斯大林写了信。信中说：

“在这伟大战役的激战时刻，在经久不息的隆隆炮声和飞机的怒吼声中，在映红了伟大的苏联伏尔加河陡峭河岸的火光中，我们给您写信：告诉您，并通过您告诉全体苏联人民，我们的士气空前高昂，意志坚强，我们的

双手在不停地打击敌人……

“今天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作战，大家都懂得，我们捍卫的不是一个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我们正捍卫着我们的祖国，捍卫着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生存。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决定着我国命运。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决定着苏联人民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

“……从战壕里发出这封信，我们向您宣誓：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战斗到最后一次心脏的跳动。一息尚存，我们就要保卫斯大林格勒，决不让敌人进抵伏尔加河！”

这就是正义战争的伟大精神力量的源泉。侵苏德军团长威廉·霍夫曼，10月27日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拼命抵抗，疯狂顽强；他们不是人，而是某种钢铁铸成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劳，不怕炮火。”可见，法西斯之徒永远无法了解和估计为正义而战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就这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阶段，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从7月到11月间，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地域和斯大林格勒的交战中，损失近70万人、1000多辆坦克、2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400架飞机。德军在伏尔加河地区的总的战役态势也复杂化了。他们没有师和军的预备队，在“B”集团军群两翼是战斗力不强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毫无前途的岌岌可危的处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准备好了大反攻。

这时，两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共有80个师，3个旅，总计100万人，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届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已有三个方面军，共110万人，1.55万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作战飞机。从兵力和兵器对比上，这时苏军已占优势，大炮已为1.5比1，坦克2.2比1。苏军的这三个方面军，已配有崭新的T—34型坦克，1250台“喀秋莎”火箭炮。这些火箭炮一次就可以同时发射1万发炮弹。苏军士气空前高涨。

苏军兵力和武器的增长，为大规模的反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反攻计划是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签署，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的。到11月13日，苏军十分巧妙地、隐蔽地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反攻准备工作，致使德军没有发现。希特勒错误地估计：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的后备力量空虚，在冬季只可能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反攻，所以从法国、德国以及列宁格勒等地区抽调12个师去加强其中部战线。希特勒的失策，给即将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大举反攻的苏军提供了更力有利的条件。苏军整个反攻进程是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下按计划进行的。

1942年11月19日晨，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面，苏联西南方面军的两千门大炮开始轰鸣。接着，苏军兵分两路，以坦克部队为先导，向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阵地冲击。敌军惊慌失措，开始瓦解。几个小时以后，消息传到伯希特斯加登，这时希特勒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主要将领们正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胜地流连忘返。德军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曾料到苏军可能在顿河地区发动进攻，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希特勒于11月8日晚在慕尼黑向他的“老党员同志”发表了出名的啤酒馆演说之后，没有同他的主要军事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赶回东普鲁士大本营。他们仍然在上萨尔斯堡享受山间的清新空气。

留在腊斯登堡的新任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打来的加急电报，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蔡茨勒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中所称的“紧急消息”。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小时中，占压倒优势的一支苏联装甲部队，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岸，在绥拉菲摩维吉和克列茨卡林之间，全面突破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阵线。在斯大林格勒这个被围城市的南面，另一支强大的苏联部队正在猛攻德国第四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第四军团，眼看就要突破他们的阵线了。在此情况下，德国第六军团不是仓皇向西退却，就是束手就擒。为此，这位参谋长建议希特勒同意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这么一个建议竟惹得“元首”大发了一顿脾气。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希特勒大声叫喊。事情就这样定了。他一时发疯作出的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灾难。他亲自下令第六军团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阵地。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于11月22日回到大本营。这天已是苏军发动进攻的第四天，南北两面的苏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西南40英里顿河河曲上的卡拉赫会师。至此，苏联反攻战役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把德军22个师约30万人合围起来。

在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希特勒急电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命令他坚决抵抗，稳住斯大林格勒方面的阵线，同时答应派援军去解围，空运战争物资。为此目的，希特勒特地从列宁格勒前线把冯·曼斯泰因元帅调到南方。又从战场各地，甚至从法国搜集了一点兵力，聚集在科捷利尼科尔斯基和托尔莫辛附近，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斯泰因元帅指挥，准备为保罗斯解围。12月12日，德军援军的主力从科捷利尼科尔斯基出发，沿铁路线北上。他们不顾重大伤亡，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猛冲，12月16日渡过阿克塞河，并向梅什科瓦河逼进。在这里受到红军顽强阻击，发生了激战。

12月19日，这支德军进抵梅什科瓦河，离斯大林格勒只有40公里。这时，曼斯泰因命令保罗斯向西南突围。但是，被围困的德军已精疲力竭，需要数天的准备才能突围，而且因为缺少燃料，坦克行驶不了40公里的路程。结果这一幻想又破灭了。就在这个时候，苏联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的另一支大军，以450辆坦克为先导，从马蒙附近发起了新的攻势。这支苏军来势迅猛，粉碎意大利第八集团军之后，至12月23日南下180公里，直插托尔莫辛的北面，对希特勒的顿河集团军的后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另一支苏军从下切尔斯卡亚发起攻势，迫使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西退。在此情况下，曼斯泰因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命令北上德军南撤，并将其第六坦克师调到顿河以西，以抵挡从北面袭来的苏军攻势，同时命令保罗斯停止突围。12月24日，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乘机从梅什科瓦河一带发起反攻，紧追退却之敌，12月29日占领科捷利尼科尔斯基。于是，希特勒的解围计划彻底破灭，被围德军已成瓮中之鳖，覆灭的命运已注定了。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对德军的包围，初期，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30万被围之敌每天需要750吨的物资，德空军元帅戈林答应每天空运去500吨，但实际上只运到100多吨。于是军中出现饥荒，弹药缺乏。随之，包围圈逐渐缩小，敌军伤亡与日俱增。德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向希特勒汇报说：“士兵饥饿沮丧，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照顾而奄奄一息，还有成千的在冻死。”因此，他请求希特勒批准突围。但希特勒

对此无动于衷。至 12 月底，被围的 30 万法西斯军队中，实际上有战斗力的只剩下 20 余万人了。

至 1943 年 1 月初，被围德军的处境更加狼狈。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片面包，15 人分食 1 公斤土豆，喝的只有雪水，骑兵的马匹也被宰食精光。每人一天只领 30 发子弹，坦克因缺少燃料不能开动，大炮缺少炮弹。这时，这支猖狂一时的法西斯匪军，个个忍受着饥饿和严寒，蜷缩在冰冻的战壕里，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减少无谓的流血牺牲，同时也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于 1 月 8 日，派使者到德军阵地向保罗斯提出最后通牒，要德军投降。最后通牒提醒保罗斯说，你的部队已被切断，解围无望，空中接济也不能保持了，然后指出，“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苏军建议他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所有被俘人员一概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和冻伤人员将得到医治；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阶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通牒要求保罗斯于 24 小时之内答复。

这位集团军司令将苏方最后通牒的全文以电报发给希特勒，并要求准予便宜行事。纳粹头子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待要求投降的期限到了之后，又过了 24 小时，即 1 月 10 日早晨，苏军以 5000 门大炮狂轰猛炸，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6 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 15 英里长、9 英里宽的一块地方。1 月 24 日，阵地又给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小的临时跑道也失去了。过去，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并运走了 2.9 万名伤病员，现在再也不能降落了。

这时苏军指挥部再次建议被围的德军投降。保罗斯司令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两个军长主张投降，但保罗斯没有得到希特勒允许，拒绝进行投降谈判。苏军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1943 年 1 月 22 日，苏军对被围的德军发动全线进攻，经过四天的激战，前进了 10 到 15 公里。1 月 24 日，保罗斯又请示希特勒，并把德军所处的绝境告诉了他：“部队弹尽粮绝，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 1.8 万人，无衣无食，也无药品绷带，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这个法西斯魔王从来不怜惜士兵的生命，他的回答仍足“不准投降”，并命令德军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这时苏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到 1 月 25 日傍晚，敌军龟缩到南北长 20 公里、东西宽 3.5 公里的地段上。从 1 月 10 日到 25 日，敌人毙伤和被俘者达 10 万人以上。但困兽犹斗，他们还继续作垂死的挣扎。于是，苏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决定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在斯大林格勒战区展开消灭残敌的战斗。

其实，德军继续抵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办不到的事。194 年 1 月底，这一场史诗性的战役已近尾声，像一支点完了的蜡烛。就要劈啪几声油干火灭了。1 月 28 日，这支曾经烜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三小块袋形阵地之中。保罗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设在当初生意鼎盛、如今已成一片废墟的“中心”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据一个目击者说，总司令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万分颓丧。

行将灭亡之前，向他们祝贺的无线电报开始如雪片涌来，保罗斯和他的部下根本没有心情欣赏这些。戈林曾在阳光充足的意大利消磨了大半个冬天，手上摆弄着珠宝，身上穿着皮大衣，到处大摇大摆。1月28日，他也打了个电报来：

“第六集团军的英勇善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耳卡萨尔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

就在这伙法西斯匪军覆亡前夕，盗世奸雄希特勒还导演了一场令人作呕的丑剧。1943年1月30日是法西斯在德国执政10周年。这一天，希特勒下令授予保罗斯将军“元帅军衔”，同时给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117名德国军官各升一级，妄图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士气。但是，无论怎样封官晋爵也挽救不了这伙法西斯侵略者灭亡的命运。第二天，即1月31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德军全部被歼。德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及其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在中心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全部被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元帅这时完全失去了“不可战胜”的威风，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他装病躺在行军床上，灰溜溜地当了俘虏。他的参谋长代表他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2月2日，被围的德军全部投降或被歼灭。这时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向最高统帅斯大林大元帅报告说：“1943年2月2日16时，顿河方面军的红军完成了您的命令，击溃和消灭了被围的敌军斯大林格勒兵团。由于完全消灭了被围的敌军，斯大林格勒市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役结束了。”这一仗，苏军仅在包围圈内就消灭了德军约30万人。在苏军反攻阶段（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德同及其仆从国军队的损失达80万人以上。在持续200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共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斯大林格勒地区大战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希特勒对保罗斯的“贪生怕死”恨之人骨。在大本营举行的一次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元首”杀气腾腾地说：“他们已经在那儿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负隅顽抗，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保罗斯应该举枪自戕，正像历来的司令官眼看大局已去便拔剑自刎一样……甚至瓦鲁斯还对他的奴隶下命令说：‘现在杀死我吧’！”

但是，这如何向德国人民公布呢？经过反复思考，才于2月3日也就是保罗斯等投降的第三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项自欺欺人的特别公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军在保罗斯陆军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德国广播电台在宣读这项公报时，奉“元首”之命，先播送低沉的鼓声，宣读之后播放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4天。4天之内各地剧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戈立茨在他所写的关于总参谋部的一书中认为，

瓦鲁斯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王朝的将军，负责指挥驻日耳曼的罗马军队。公元9年，日耳曼的凯鲁斯奇人部落爆发起义，瓦鲁斯率兵征讨，在条陶堡森林中了埋伏，部队全部被歼，瓦鲁斯自杀。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个那拿，肯定是德国军队所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还不仅如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英美在北非登陆合在一起，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伟大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了这一伟大的胜利。电报说：

“你统率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我谨向您祝贺。为保卫这座已使大名永垂不朽的城而进行的200天史诗般的战役，以及全体美国人都在为之庆祝的决定性胜利，在这场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战争中，将永远保持为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你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指挥官和战士，以及在工厂和田野支援他们的男男女女，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增添了自己祖国部队的荣誉，而且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一切联合国家重新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彻底打败共同敌人，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

如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曾几何时，希特勒的军队席卷了大半个欧洲，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也几乎打到尼罗河，而现在退潮之势已经开始，而且一退再也不能回涨了。纳粹进行大规模闪电攻势，以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蹂躏了众多的国家，现在这一切行将告终了。当然，希特勒在局部地区还会拼死进攻，还会继续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法西斯从此走下坡路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章 伟大的转折

趁热打铁绘新篇，统帅挥师勇向前；
“元首”兵败心发颤，打脸充胖又失算。

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反攻取得了胜利，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苏军的急剧变化，为苏军在广阔地段上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选定的方向上连续实施突击，并计划在苏德战场的整个南翼展开进攻，在顿巴斯和罗斯托夫方向扩大战果，指向德军“顿河”、“B”、“A”三集团军群。斯大林还计划在西北和西方方向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在列宁格勒附近实施进攻战役的突破口的是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1943年是苏德战争进程中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苏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在列宁格勒到高加索山前的广阔战线上，转入了反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早在1942年年底，德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就向希特勒建议，德军应迅速从高加索撤退。纳粹头子为了罗斯托夫以北顿河右岸的安全，不同意“A”集团军从高加索全面撤退，只允许分阶段撤到马内奇河和库班河一线。鉴于苏军可能突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并对其实施包围，德军统帅部决定撤出高加索南部的部队。加强黑海沿岸和山区的防御；并打算先把坦克第一集团军主力从纳尔奇克、莫兹多克地域撤出。由“顿河”集团军群在罗斯托夫以东阻击苏军的进攻。

1943年1月初，苏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后，向前推进150至250公里。首先荡平了科捷利尼科斯基地区的德军，继而南下与北高加索方面军配合，经过激战，于1943年春季肃清了北高加索的敌人，解放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歼灭了28万多敌军。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继续西进，收复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等许多重要城镇和地区。为日后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北方，列宁格勒方面军与沃尔霍夫方面军协同一致，于1943年1月12日发动攻势。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突破了德军防御。第二天，德军把驻在姆加地域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战斗，力图恢复原态势。几天内德军又向锡尼亚维诺地段投入3个师的兵力，反击在拉多加湖以南突入的苏军。从1月15日至18日苏军两个方面军突击集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向两翼扩大突破口。德军伤亡惨重，阵地相继丢失。苏军对防守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北部的德军进行压缩。经过七天的激烈战斗，苏突击集团军和第六十七集团军在锡尼亚维诺以北会师。这样，在拉多加湖以南形成了一条宽8至11公里的走廊。通过这条走廊，列宁格勒军民便可从陆路直接与内地联系，德军妄图占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摇篮列宁城的计划于是彻底破产。

从此，这个方向的作战主动权完全转到苏军手中，德军和芬兰军队在拉多加湖以东会合的威胁已经解除。陆路交通的恢复，使苏军可以不断得到人员、装备和弹药的补充，保卫城市的力量因而迅速得到增强，使苏军在西北方向上的战略态势大为改善。

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在全国实行总动员，到处搜罗炮灰，以补充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损失。1943年3月初，德军在南部战线发起反突击，并于3月16日重新占领哈尔科夫，3月18日

占领别尔哥罗德。苏军加强了抵抗，很快制止德军的反扑。此后，苏德战线又稳定下来。但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突出阵地，给德军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双方都向库尔斯克方向调遣兵力，准备进攻，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厮杀即将开始。

希特勒的意图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粉碎苏军的主力，进而占领顿河、伏尔加河流域，进取莫斯科，完成1942年未竟之业。为此目的，经过3个月的准备，至7月初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南北两侧，即别尔哥罗德地段和奥廖尔区域，集中了17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和18个步兵师，配有2000多架飞机和所谓新式武器“虎式”、“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总兵力约100万人。希特勒准备把这支侵略军投入总共只有100多公里的狭窄地段，来一个重点进攻，妄图创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夺回已失去的战略主动权。

1943年4月15日，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发布了一项只供高级军官阅读的绝密命令。这项密令说：“我决定，一旦气候条件允许就实施‘堡垒’进攻计划，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进攻应迅速完成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进攻应使我们掌握今年春夏两季的主动权。与此有关的一切准备措施，必须最慎重、最坚决地实施。在主要突击方向，应当使用精锐的兵团、良好的武器、有才干的指挥员和大量的弹药。每个指挥员，每个士兵，必须深刻理解这次进攻的决定性意义。库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应该成为照耀全世界的火炬。”

为了完成这一进攻战役，在兵力部署上，希特勒命令“以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兵力从别尔哥罗德地域，以另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兵力从奥廖尔以南地域实施坚决而迅速的集中突击，以集中进攻的方法合围处于库尔斯克地域的敌军，并将其消灭。”在作战方法上要求，“广泛采用突然性，并使敌人无法了解进攻开始的时间。保证在狭窄地段上最大限度地密集使用突击力量，以利用当地全部进攻兵器的压倒优势，一次突破敌人防御，使两个集团军会合起来，并以此封闭包围圈。”为了保守机密，希特勒要求：在两个进攻集团军会合并组成突击集团军时，应当保持无线电沉默；而且“了解战役企图的人仅限于绝对必要的人员”。

其实，苏联最高统帅部早已洞察到敌人的阴谋，为了准备大反攻和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3月14日，斯大林急召朱可夫元帅从西北前线返回莫斯科研究军务。当朱可夫深夜来到最高统帅部办公室时，斯大林正在聚精会神地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有关冶金和电力的燃料问题，飞机和坦克制造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部领导人，设计师和许多大工厂的厂长。从他们的汇报中十分明显地看出，在工业方面形势虽有好转，但仍然十分紧张。美国根据“租借法”许诺的援助，大部没有及时到达，更增加了军备紧张的程度。为此，斯大林要求各军工部门必须昼夜加班生产，成批地生产试用有效的新武器，迅速装备部队。并指令人民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目前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结束，已是夜间3点过半，这时斯大林才腾出手来同朱可夫研究哈尔科大地域的态势问题。最高统帅说：“从3月中旬以来，那里的情况严重恶化了。自从由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进攻的敌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把西南方面军赶过顿涅茨河以后，就在哈尔科大西南出现了困难的局面。”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在天亮以前赶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

并采取措施，扭转局势。

斯大林当即给沃罗涅什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打了电话，严厉斥责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付敌人的反突击。斯大林把在场的参谋打发走以后，对朱可夫说：“情况再紧急也得吃了晚饭再走啊！”随即拉着他到餐厅一起用餐。其实，这时已是早晨5点钟了。吃过“晚饭”，朱可夫又到总参谋部作了必要的准备，就于早晨7点钟飞往前线了。

当天，这位最高统帅部代表就在方面军司令部利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局势比早晨他在最高统帅那里听到的还坏。德军占领哈尔科夫后，没有遭到特别的抵抗即向别尔哥罗德方向前进，并占领了卡扎奇业洛潘。朱可夫同方面军指挥员研究以后，随即加强了在别尔哥罗德以北的防御，并向前派出战斗警戒。日后，德军虽多次企图在3月底突破苏军防线，但均来得逞。敌人遭到重大损失后，就地巩固下来。这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态势开始稳定下来。双方都在准备决战。为了加强沃罗涅什方面军的领导，最高统帅斯大林任命瓦杜丁上将为方面军司令员，并令其以固有的毅力着手巩固方面军的部队，并建立纵深梯次防御，准备参加即将展开的“斯大林格勒式”大战。

4月10日，斯大林又电召朱可夫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大将返回莫斯科，讨论1943年的夏季战局计划，其中包括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作战计划。经过分析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匪徒将力图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从芬兰湾到亚速海这条战线。从目前情况看，希特勒有能力加强其某一战略方向的部队，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如果这一阴谋得逞，可使整个战略态势变得有利于德军，而且还会大大缩短德军的整个战线，提高其防御总战役的密度。

斯大林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听取了将帅们的设想。他赞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库尔斯克地域，但认为对莫斯科方向的防御也不能掉以轻心。最高统帅的结论是：必须在所有最重要方向，而且首先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参战部队以沃罗涅什、中央、西南和布良斯克四个方面军为主。在夏季战局的第一阶段，希望以强有力的防御手段抗击德军的进攻，消耗敌人，然后转入反攻，彻底粉碎敌人。并要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整师、整军甚至整个集团军地歼灭敌人。斯大林责成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制定实施这一战役的具体计划。

到了1943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作战部队已发展到660万人，并拥有10.5万门大炮，1万多辆坦克，近1.03万架作战飞机。随着军工生产的大发展，部队的装备大大加强。除了每个集团军照例编有两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外，还组建了5个采用新编制的、装备精良的坦克集团军。此外，为了保证突破敌人的防御及加强各集团军，还建立了18个重型坦克团。在改组空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空军开始装备拉—5、雅克—9等新型飞机。到了夏季，几乎全部空军部队都换装了新式飞机，而且组建了很多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新航空兵部队和兵团，其中有8个远程航空军。

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扩大兵员后备的工作也十分重视。1943年，有几十万人在各种训练中心接受训练，组建了大规模的战略预备队。到7月1日，在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内有数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空军集团军。国防委员会在加强苏联军队和根据前线经验重新训练军队方面所进

行的大量工作，急剧地提高了各方面军部队的战斗力。

苏共中央十分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水平。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源源不断地被派往前线。到 1943 年，苏联武装力量中已有 270 万共产党员和大约同等数量的共青团员。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士气。

总之，到 1943 年夏季库尔斯克会战前，苏军武装力量不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苏联最高统帅部有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在所有最重要方向都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并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

希特勒及其军政要员知道，法西斯武装力量已经失去了先前对红军的优势，因而竭尽全力把优良的兵力都送往苏德战场，为了支援其侵略军，纳粹军事工业昼夜 24 小时开工，加紧生产新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空军得到了“福克沃尔夫 190A 式”和“汉克尔 129 式”新式飞机。德军部队在人员和物资器材方面都得到很大程度的补充。

在苏德战场上，敌方共有德国及其盟军的 232 个师，约 530 万人，5.4 万门大炮，5350 辆坦克，3000 架战斗机。各级司令部都加紧准备即将实施的进攻行动。为了实施策划好的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役，希特勒集中了 50 个最好的战斗师，其中有 16 个坦克和摩托化师，另外还有 11 个坦克营和强击火炮营，共拥有 2700 辆坦克和 2000 架飞机。希特勒准备把 90 万武装部队投入战斗。他认为胜利在握。同时，法西斯宣传机构用各种办法提高士气，声称在即将开始的交战中肯定会取胜，能够重新夺得战略主动权。

为了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斯大林在库尔斯克地域集中了 133 万人，配有 3600 辆坦克和强击火炮，两万门大炮和 3130 架飞机。7 月 2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多方周密的侦察，向库尔斯克前线各个参战部队发出预报：德军可能在 7 月 3 日至 6 日期间发动攻势。7 月 4 日，又从一名德国俘虏和一个从敌军潜逃过来的人的口供中得知，德军将在 7 月 5 日凌晨开始进攻。

1943 年 7 月 5 日 2 时 20 分，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先发制人，在敌人动手之前，开始炮轰德军阵地。当时万炮齐鸣，震天动地，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最大的交战开始了。在这可怕的“交响乐”中，重炮的轰击声，炸弹、M—31 火箭弹、“喀秋莎”炮弹的爆炸声，以及飞机马达不停的轰鸣声汇成一片。丧魂落魄的敌人遭受到惨重损失，敌人的进攻指挥也被打乱了。

7 月 5 日这一天，敌人以三个坦克师和五个步兵师的兵力，进行了五次猛烈冲击，企图突入苏军防御，但未能取得重大效果。几乎在方面军的所有地段上，苏军都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好像没有可以把他们推离原地的力量似的。只是到日暮前，德军付出重大的牺牲后才在奥利霍瓦特卡地域及其他某个地方楔入苏防御纵深三至六公里。

在这场阻击战中，英雄的红军战士打得非常英勇。伊吉谢夫大尉的炮兵连一天内歼灭敌人 19 辆坦克，自己也遭到猛烈的突击。全体官兵虽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但守住了阵地，没有让敌人突入。由科诺瓦连科少校指挥的一个步兵团，在 7 月 6 日击退了敌人 16 次冲击、使法西斯军队遭受数以千计的伤亡。7 月 8 日，德军加强了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的冲击。纳粹军队在这里又一次领教了苏军英勇顽强的精神。由鲁科苏耶夫上校指挥的反坦克炮兵旅，与敌人的 300 辆坦克和近百架飞机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战斗。就这样，到 7 月 10 日为止，德军损失了希特勒作为主要赌注的数百辆坦克后，并没有向前推进。

还是在上述交战过程中，即7月9日拂晓，斯大林大元帅往中央方面军指挥所打电话。他向朱可夫大问明情况后说：

“按照计划规定，现在该是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左翼行动的时候了，对吧？”

“是的，斯大林同志。”

“为了不让敌人有时间组织将要被迫转入的防御，应使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和西方方面军的左翼迅速转入进攻，否则中央方面军不能顺利地实施计划中的反攻。”

“我现在就到波波夫那里去，让布良斯克方面军在近日内向敌人发起进攻。”

7月12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的加强近卫第十一集团军，按照最高统帅的命令转入进攻。尽管德军的防御是纵深梯次配置的，工事十分完备，抵抗很顽强，苏军还是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汗始向奥廖尔总方向推进。不出所料，敌人在奥廖尔地域陷入了一片慌乱。苏中央方面军毫不延迟地利用了这种形势，于7月15日转入反攻。于是，在这里，在奥廖尔地域，希特勒经过长期准备的总攻彻底垮台了。德军尝到了惨重失败的苦头，尝到了苏联猛烈炮火压向仇敌的全部威力。

但是，在个别地段，在别尔哥罗德地域，敌人实施了更加猛烈的向心突击。7月6日，奥博扬方向发生了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交战双方同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和数百辆坦克参加战斗。可是敌人没有能够打破苏军的钢铁般的防御。坦克兵、炮兵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仅7月6日一天，德军就在这里损失了200余辆坦克、数万名士兵和将近100架作战飞机。

7月7日清晨，德军再次发起了猛烈冲击。天空和地面炮声隆隆，夹杂着坦克和马达的巨响，不绝于耳。沃罗涅什方面军部队。在航空兵强有力的支援下顽强战斗，没有让敌人突破第二防御地带，但在一些地方德军还是楔入了苏军防御。于是，方面军指挥员将近卫坦克第二军和第五军以及由其他方向抽调的一些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在当时已处于危急状态的这一地段投入交战。两天内，敌人又损失了200多辆坦克和很多其他技术兵器。其步兵部队的人数已不到原有人数的一半。7月10日，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将主力集中在较狭窄的地段，重新向普罗霍罗夫卡方向进攻，打算在这里击溃已被削弱的苏联部队。7月11日，在普罗霍罗夫卡方向继续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日终前，沃罗涅什方面军地段上的战事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苏最高统帅部根据预定计划，从预备队中将近卫诸兵种合成第五集团军及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调注普罗霍罗夫卡地域，于7月12日晨投入战个。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约有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军在奥博扬和普罗霍罗夫卡方向的全部坦克也不少于此数。两军旗鼓相当，但敌军的士气经过与红军多次交战，已经低落下来。7月12日，在沃罗涅什方面军地段进行了最大的一次交战，双方出动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飞机进行厮杀，敌我双方都力争压倒对方，争夺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天，斯大林往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所打电话，命令朱可夫立即飞往普罗霍罗夫卡地域，负责协调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那里所有的地段都在进行激烈的血战，数百辆坦克和自动火炮在燃烧。战场上空，硝烟滚滚。这是在别尔哥罗德方向交战的转折时刻。已疲惫无力并对胜利丧失了信心的希特勒官兵，逐渐转入防御行动。

朱可夫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将两个方面军的全部兵力投入决定性的反攻。7月16日，德军遭到重创后开始退却，苏军乘胜直追。在北面，三个方面军发起反攻之后，继续前进，于8月5日解放了被敌寇占领近两年之久的奥廖尔。在南面，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自8月3日发动强大攻势，于8月5日解放了别尔哥罗德。为了庆贺苏军解放上述两座重要城市的胜利，经斯大林的提议，8月5日24时，在首都莫斯科用120门大炮齐鸣12响，向英勇的红军表示祝贺。这是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第一次鸣礼炮庆祝苏联的胜利。

之后，草原方面军继而南下，经过激战粉碎了哈尔科夫附近的敌军，于8月23日开进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至此，规模巨大的库尔斯克战役持续了50天，以苏军的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50余万人，3000门火炮，3700架飞机，1500辆坦克，其中有大批“虎式”、“豹式”等新式坦克。

库尔斯克战役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战役，是希特勒妄图挽回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丢失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挣扎，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势力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从此以后，德军在苏德战场最终地、完全地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战了。所以斯大林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末，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于覆灭的边缘。”此次战役也证明，英勇的苏军不仅能在冬季发动攻势，而且在夏季也同样能胜利地进行进攻战，从而粉碎了希特勒“苏军不能在夏季进行有效进攻”的错误论断。

库尔斯克战役还没有全部结束，斯大林就作出了下一步的决定：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苏军应当勇猛地追击德军，尽可能快地把法西斯占领和奴役下的苏联西部领土和人民解放出来。所以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在9月到11月的三个月时间里，苏军在内部和中部战场全线出击，猛打猛追，德军节节败退。在南方，红军9月份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和塔曼半岛，彻底肃清了高加索地区的敌人；同时解放了苏联的重要工业区顿巴斯，把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敌军从陆地上封锁起来了。

1943年10月，红军在多处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棱斯克，从而彻底解除了莫斯科受进攻的威胁。到1943年底，红军已收复了德军在1941年至1942年间向东大举进攻中所侵占的大部分领土。但白俄罗斯的大部分、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仍在德军手中。

红军在向西推进、解放德军占领区的过程中，发现了德国法西斯对战俘和老百姓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大部分战俘被活活饿死。这是因为德军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他们在德国以外就地寻找粮食，一切余粮都必须送回到当时已实行严格定量供应的德国。但这一灭绝人性政策的另一个理由是：“俄国人是贱民，是劣等民族，只能像动物一样来对待，‘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制度’必须摧毁。”

据估计，1941年6月至1941年5月间，德军在苏联俘虏了516万人，其中105.3万人最后获得了解放。但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而灭绝，他们被圈在露天里，没有任何遮蔽，没有食物，在秋冬的严寒中很快就死去。像这样死去的苏联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肯定超过这个数字。有

人估计高达 1000 万以上。

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哈尔科夫通常有 90 万人口，在战争初期大批逃难的人涌入时，人口膨胀到 130 万。德军临近时，成千上万的人往东部方向逃跑。被占领时，市内大约有 70 万人，但只有一半幸存下来。那一半人当中，有 12 万人被送往德国从事奴隶劳动。有 7 万至 8 万人被饿死、冻死，约有 3 万人，其中包括 1.6 万名犹太人被处决。奥廖尔的 11.4 万人口，在解放时剩下不过 3 万人。德寇杀害了大约 1.2 万人，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动的有两万多人。

每一个被占领的苏联城镇和乡村都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首先遭杀害的是犹太人，接着俄罗斯人遭到各种各样残暴的虐待。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10 万名犹太人惨遭屠杀。直到 1942 年底，德军才稍为改变了一下对苏联战俘的待遇，让他们选择饿死或其他死的方法，或去参加反动的“弗拉索夫军”。但大部分苏联人宁死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至于关在达豪和其他集中营里的人，活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原是第十四榴弹炮团的一名上尉，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与他的部队一起开赴白俄罗斯前线。1941 年 7 月他被俘。后来德国人认出了雅可夫，大肆宣传斯大林的儿子已落入他们的手中，但斯大林就是不理那一套。1943 年冬末，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难得去看望了一下她日夜忙于公务的父亲。斯大林对她说：“德国人提议我们用一名战俘去交换雅沙（雅可夫）。他们想要我同他们作交易，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她补充说：“从他的语调中我可以看出他心烦意乱。关于这件事他一个字上不肯多说。”1945 年夏天，欧洲战争结束后，她又难得去看望了一下父亲。斯大林又谈起了雅可夫。“德国人把雅沙枪决了，”他说，“我收到了一位比利时军官的一封信函。”她注意到他说话时心情沉重，不想多言。斯维特兰娜爱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感到在他被法西斯处决之后，她的父亲对这个儿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意识到他原来那样对待儿子是苛刻和不公道的。但她在一年书中写道：“这非常像我父亲的作法，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家属撇开不管，忘却他们，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他整天想的是国家，是工作。”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昼夜所想的是国家的安危，是如何赢得胜利。他不仅忘记了家庭，而且也忘记了关心自己。他日夜操劳，脸上的皱纹愈来愈深，头上的白发也愈来愈多了。战争摧残了他的身体。唯一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全体苏联军民的努力和作出了重大牺牲，终于在 1943 年扭转了战局，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一年里，苏军在一系列决定性的进攻战中击溃了德寇。解放了德军占领下苏联国土的 2/3，迫使他们转为防守。苏军在中部战线前进了 500 公里。在南部战线前进了 1300 公里，解放了将近 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斯大林指出，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中，损失了 400 多万官兵，其中被打死的至少有 180 万人。此外，德国人在这一年中还损失了 1.4 万多架飞机，2.5 万辆坦克和不下于 4 万门大炮”。

斯大林继续说：“德军在我国战场上今年年底前的失败，是由以下两个极重要的失败预先决定了的，即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和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又说：“今年下半年我们夏季战役的胜利，是今年年初我们冬季战役胜利的继续和完成。”由于苏军威力强大的反攻和严重打击，德国法西斯的

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益恶化，面临深刻危机。希特勒采取的战略防御和总动员等措施，已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局，德国武装力量的声望急剧下降。希特勒在战略防御过程中，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坟墓。

1943年是苏联国防力量发生转折的一年。在后方，苏联已拥有调整就绪的和迅速发展的战时经济体系，伟大的苏联工人阶级在这一年生产了3.5万架作战飞机，2.4万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苏军新建厂78个师，还储备有9万多名军官。苏联在人数和装备方面已超过法西斯军队。苏军士气空前高昂。斯大林在总结1943年苏军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曾转述了列宁有关战争的一段论述：“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战争的历史教导我们，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战斗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团结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期间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这样的国家。

1943年是苏德战场出现伟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在全世界人民的抗击下，法西斯侵略者丧失战略主动权，开始分崩离析；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从各条战线揭开战略大反攻的序幕。特别是希特勒妄图夺取战略主动权的反击遭到失败后，苏军展开更加凌厉的进攻，所向披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章 盟国战略之争

第二战场难出笼，英国首相玩花灯；
老奸巨滑施权术，战略分歧各相争。

虽说美、英、苏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早在 1941 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支支吾吾，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在领导集团中开展了这样的辩论：谁是主要敌人？是日本还是德国？舍伍德在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书中证实，从“纯军事上考虑”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头号敌人，因为它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工业和科学潜力”。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 1942 年 3 月 9 日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长篇电报中，提过“在欧洲大陆开辟新战场的计划”。他还说：“我现在对今年夏天建立这个新战场愈益感到兴趣。”罗斯福并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草拟了一项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在英吉利海峡的最狭窄地点渡海，直接攻击塞纳河以东的加来到勒阿弗尔之间的法国海岸——不同于两年后在塞纳河以西的诺曼底地区到科唐但半岛之间的登陆地点。预定滩头阵地要逐渐向东扩展，越过敦刻尔克，直达比利时沿岸的奥斯但德和泽布勒赫。

总参谋长马歇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进一步阐述了在法同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理由：

联合国在最近的将来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准备和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攻势，如果选择任何其他地方，敌人都可利用天然障碍和通往敌方中枢的不良交通网或他们苦心布置的漫长的前哨网，来对抗我们的进攻。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加以克服，然后我们的进攻才能奏效。

联合国只有从这皇才能在敌人领土上空发动为主攻开路的关键的空中优势活动。这是由于英国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降落机场网，在其他地方则无法使用密集的英国空军力量，以配合这样的作战行称只有在这里，英国的大部分陆上部队才能同美国军队合作，共同投入一场总攻势。鉴于目前航运情况，不可能将大部分的英国军队运到任何一个遥远的地区，而且为了保卫下列颠群岛，也要把大部分的英国师留在英国。

在西欧，美国能够比任何其他地方集中和使用更多的兵力，这是由于海程距离和英格兰具有基地设备的缘故。

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的战斗部队主力，只有对付德国时才能同时使用，而且还要不失时机地出动。我们不能同时对日本集中使用兵力。

在这个地区成功地发动进攻，会给苏联的战场以最大的支持。

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最初名叫“围歼”，最后改为“霸王”。其主要活动是要动用美国 30 个师和英国 18 个师。本来计划于 1943 年春天开始，并采用“波利乐舞”这个代号，以表示在不列颠群岛为集结必需的兵员和物资所要进行的一系列庞大的准备活动。

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1 日的军政首脑会议上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叫哈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立即前往伦敦，将它交给英国首相和他的三军参谋长。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奉命到了伦敦。霍普金斯行前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喜气洋洋的电报：“不久就安同你相见，请把火炉生起来。”

罗斯福作为政府首脑发了一封海底电报给丘吉尔：

在通盘考虑了联合国家作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的军事问题之后，我已经得出某些结论，因为它们的性质极端重要，我得将全貌告诉你并征求你的同意。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两国间的通力合作，因此，哈里和马歇尔上将就要出发到伦敦把要点通知你。等到我得到你同他们两人交谈的结果后，我建议请斯大林马上派两个特别代表来。我希望俄国人将热情地欢迎这一计划。我想把这一计划变成联合国家的计划，而且认为，还可以使它们充分配合英、美舆论的动向。

伦敦会谈于 1942 年 4 月 8 日至 14 日举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与丘吉尔和参谋长们举行了几次会议，详细地讨论美国的战略计划。在 4 月 9 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马歇尔将军声明，美国代表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作出决定”：美国和英国的基本力量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应当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运用这些力量。在丘吉尔的影响下，英国代表对 1942 年在大陆登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其中空军参谋长波特认为，从空中的使用观点看来，由于气象条件不好，在 1942 年 9 月实施战役是不合适的。英国方面还企图把注意力引向印度洋和中东的危险形势。

在同英国首相会谈时，霍普金斯强调，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的最新建议有重大意义，因为美国军事领导人全面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战略观点看来，这一计划是所有经过研究的计划中最为有利的计划。”霍普金斯特别强调大量的美国陆军不能无限期地“闲着无事”，他们应当在同法西斯军队的实战中取得经验。

4 月 12 日，丘吉尔向罗斯福通报了会谈的最初结果。信中充满了乐观的语调，但是，又包含着明确的保留条件。丘吉尔写道：“我热诚专注地阅读了您的关于战争前途以及拟议中的庞大作战计划的精辟文件。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您所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在准备发动主要攻势的同时，我们当然必须应付东方和远东逐日发生的紧急事件。”他强调英国不能完全把其他战役搁置一边，并指出了继续保卫印度洋和中东的必要性。

霍普金斯这次访问伦敦，尽管奉罗斯福之命，集中讨论英吉利海峡和海峡那一边希特勒的“欧洲壁垒”问题。但他还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英国其他方面的情况，并想寻找机会与这位“固执己见”的英国首相进一步交换意见，使其能接受关于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

当霍普金斯在星期六下午应约前往契克斯时，刚好是百花盛开的季节。他初次领略了英国乡间的动人景色，久积在他心中的诗兴油然而生。事后他告诉人说，“你只有看到这个国家春天的景色时，才开始体会英国为什么会产生世上最了不起的诗篇。”然而，契克斯在周末通常表现出的欢乐和魅力，这次不见了，因为丘吉尔夫人累倒了。就是丘吉尔本人也不像平日那样精力充沛，因为灾难接踵而来，英国在中东、地中海接连失利，国内反对的力量也有所增长，在这种紧张压力下他显得疲惫不堪。在这里，作为朋友，霍普金斯就国内外问题，特别是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与首相进一步交换了意见。至于丘吉尔能听进多少，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

在契克斯度过周末之后，霍普金斯读了一篇从纽约寄来的足以使他警惕的报告。这是由美国政府监听巴黎无线电广播电台所得到的材料。巴黎广播电台是纳粹宣传机器中比较重要和骗人技术比较高明的一个。广播说：

“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已经在英国首都商谈快 10 天了。根据英美服务社消息，罗斯福的代表所接受的任务是要英国政府发动一次入侵大陆的行动。据说，罗斯福授予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全权，可以向英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以便试图发动一次必然会重演敦刻尔克惨剧的第二次纳尔维克战役。鉴于他们一再宣称要入侵大陆，以声援只能靠希望一次春季攻势来度日的苏联军队，今天柏林军界特发表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声明，其主旨就是：德国只能再一次郑重声明，希特勒邀请英国倾其全力来犯大陆，以便同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比比高低。柏林的人们都会记起：元首曾经向英国建议，德国愿意从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地后撤，以便让英同毫无困难地作一次有效的登陆。”

在这一篇由德国指使的法国广播中，有这么多准确的内容，这大有可能使人们得出结论：在契克斯的挂毯背后一定潜伏着特务，或者说，在唐宁街的青色粗呢桌罩之下必定安装着一个窃听器。

其实，这仅仅是比较低级的宣传伎俩而已。它显然是一条臆测的广播新闻，企图从对方激动的回答中找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这样的广播听起来很愚蠢，但在这严峻的战争中，敌人曾经试了又试。这就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惯用的宣传伎俩。

4月14日晚10时，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同英战时内阁的防务委员会一起开会。出席的有丘吉尔、艾德礼、艾登等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丘吉尔主持了这个他称之为“值得纪念的会议”。他指出，对美国总统的“重要提案”，英方表示“热诚和毫不迟疑地予以接受”。然而，当前出现的急迫问题，是德军穿过中东，同来自印度的日军有会师的可能，这是很不祥的。英、美两国必须保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力、物资来防止这种会师；目前需要这些人力物力的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缅甸、锡兰和印度洋的洋面和天空。

英国首相说，必须在联合王国进行的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行动的庞大准备工作，难以逃脱敌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德国侦察机，它们会非常容易到达英格兰南部港口侦察那里的活动。不过，我们用大量谣言来掩盖真正的行动目标还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我们应当设法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透我们攻击的重点、时间、方法和方向。丘吉尔认为，我们不但绝对不必设法遮掩进攻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发表某种公开的声明：“我们两国誓以高尚的战友情谊，在一场拯救受难民族的伟大讨伐进军中，并肩作战，共同向欧洲挺进。”

马歇尔上将从英国首相的慷慨陈词中受到鼓舞。他说，他本人同霍普金斯如释重负地看到，1943年在法国北部对敌人做一次正面进攻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协议。在今后的时间，他们认为，对德空中攻势的发展和加强，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强调说，应采用突击队对整个沿海地区不断地进行袭击，这不但能困扰和迷惑敌人，而已更重要的是，能给我们自己的军队以实战的经验。他预计在主要行动方面，不会缺乏军队，但确信在调拨必要的运输船只、海军护卫舰艇、登陆艇和飞机等方面会有困难。但这都是美国要对付的困难，他和霍普金斯都具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马歇尔将军发言之后，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也作了发言。他和丘吉尔一样，对进攻欧洲的建议表示欢迎，但也强调日本向印度进兵所带来的各种难题。他指出，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洋，通往苏联的南方线路就会被卡断，土耳其就会被孤立起来，同盟国就会失去中东的石油供应，德国人就会轻而易举地进入黑海和苏联的后方高加索。

纳尔维克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军港。二次大战初期，德国同英法军队曾在此发生激烈的争夺战。到1940年6月，在德方海、陆、空三军压力下，盟军最后被迫撤退。

至此，英美两国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而进攻的具体地点、时间则未作明确的规定。但是，丘吉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的讲话，尤其是他们所强调的困难，为他们日后推迟这一计划和说服罗斯福改变其决心埋下了伏笔。

就在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还在伦敦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于4月11日约见了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葛罗米柯，并将他写给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一封信件交给了他。

宣读了这封信后，罗斯福声称，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并且愿意采取具体的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罗斯福认为，在1942年夏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延搁。总统补充说，为此目的，他已向英国派出了自己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他的任务是了解英国人对这些行动准备到什么程度”。

罗斯福在给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信中说，他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军事建议，即利用我国军队以减轻贵方”在苏联战场的“困难”。总统写道：“我认为这一目标意义重大。”为了讨论这一问题，罗斯福建议外联在最近期间内派遣外交人民委员和一名军事代表前来华盛顿洽谈。他说，在“最后确定我们共同行动的战略方向之前，我必须听听你的意见”。最后总统写道：“美国人民对你们武装力量的出色战斗深为感动，我们希望在摧毁希特勒的军队和物质力量方面，将给你们比现在更多的援助。”

经过研究，苏联政府同意了罗斯福总统关于英美谈判的建议。这时，苏联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许多情报表明，德国军队准备在东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4月5日，希特勒向自己的参谋部表示，他打算在东线恢复进攻，以便击溃苏联的武装力量，并截断苏联与大部分最重要的供应来源的联系。希特勒企图扼守其战场中心地段的阵地，占领列宁格勒并与北线的芬兰军队会合，进而在战线的南段突入高加索地区。这次被认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最新战役的目的，就是在顿河区击溃苏军，越过高加索山脉，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区。

4月20日，斯大林复信罗斯福。信中指出，苏联政府同意派遣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和一名军事代表同美国总统会晤，以便就最近期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交换意见。信中指出，苏联代表还将访问伦敦，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

鉴于英国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苏联政府决定，苏联外长首光访问英国。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开辟第二战场应从不列颠群岛实施，并要有英国武装力量的积极参加。因此，首先查明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必要的。此外，苏联还面临着一项结束与英国人关于缔结同盟条约的马拉松谈判的任务。还在4月初，人民委员就接到了英国政府关于为最后达成这一条约而访问伦敦的邀请。

1942年4月24日，英战时内阁召开会议，讨论苏联代表团的访问问题。会上达成了关于与莫洛托夫讨论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在他访问华盛顿之前不作最后决定的决定。同一天的下午，外交大臣艾登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强调，英国政府希望，外交人民委员在伦敦期间，将不仅讨论“政治问题，而且也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艾登以自己的名义声明，这样的讨论将对首相产生促进作用，因为目前他虽然接受了第二战场的思想，但在第二战场的时间和规模等问题上没下决心。

莫洛托夫一行在停留伦敦期间，与丘吉尔首相和其他军政要员举行了多次会晤和讨论。当苏联外长详细介绍苏联战场情况和苏联政府对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立场后，丘吉尔声称，无论是英国和美国，都准备“以最大的兵力”进攻欧洲大陆。他说，目前，英国政府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并将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任务。同时，丘吉尔强调：“一俟出现适合进攻的条件，就在西欧建立第二战场。们是，现在英国政府受到自己条件的约束。”他指出，在1942年以前，美国不可能拥有必需的武装力量。丘吉尔断言，英国和美国也不可能在这一年内拥有足够数量的登陆器材。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5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由伦敦抵达华盛顿，并于当天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两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时，总统建议在第二天即5月30日，在有美苏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第二战场的问题。莫洛托夫同意总统的建议。第二次会谈时，只有霍普金斯参加，罗斯福告诉苏联外长，“与许多美国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必须首先打败希特勒，然后再打败日本。因此，他准备在1942年尽一切努力，以便减轻苏联对希特勒战争的负担。罗斯福说，他就这一问题跟美国军人们商量过，一些军事专家总是看到困难的一面，因此“我们应当推他们一把”。总统接着宣布，到年底美国将拥有400万人的陆军和60万人的海军。他说，美国军人认为，进攻欧洲可以通过英国进行。因此，已经向爱尔兰派出了第一批美国军队，今后派出的人数将会继续增加。总统强调，在欧洲登陆应当通过海峡进行，并明确指出，要想保证胜利，进攻只能在1943年进行。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苏联政府可能产生的不满，总统声称，他正在说服美国军人承担风险，并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实施登陆。即使不能保证这次战役将取得胜利，但“为了在1942年援助苏联，应该作出牺牲。也许还得经受一次敦刻尔克……但是。这次战役在影响德国人的士气方面，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将缓和局势，并将进一步提高红军的士气”。总统问，人民委员对他的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欧洲登陆的建议持何种看法。

莫洛托夫答道，在苏德战场上，双方都集结了大规模的武器装备和军队。1942年夏季，这里将发生重大的战斗。目前红军和人民的士气比战争初期更加高涨。但是，在希特勒占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要考虑到红军退却的可能性。苏外长强调，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在1942年的援助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美国和英国能从苏德战场上引开40个德国师，即使不是第一流的德国师，那么，在1942年就可能击溃希特勒，或者至少能预先决定他的命运。这样看，总统以6—10个师进攻，数量显然是不够的。

194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和苏联外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罗斯福通知说，他和参谋长们讨论了登陆战役的船只问题。他说，美国政府目前正向英国派遣军队和飞机，以便在那里集结用来进攻欧洲的敌军。美国人还开始向英国派出登陆舰艇。总统表示：“我们希望在1942年建立第二战场，然而时间问题取决于船只。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大量船只的办法来加速第二战场的建立。为了加快开辟第二战场，参谋长们提出，苏联政府应大大缩减它在1942—1943合同年度的供应订货单。”罗斯福说，如果把对苏联的供应由原来规定的800万吨缩减到200万吨，那可腾出大量船只，用来把美国军队、坦克和飞机调到英国实施进攻。

在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提醒说，苏联政府派他到美国来，首先是为了

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谈判的。接着他问罗斯福，他应当如何向莫斯科和伦敦报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罗斯福回答道：“我可向莫斯科声明，美国政府力争并希望能在 1942 年建立第二战场。英国和美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大量的准备工作。加速组织第二战场的办法之一就是缩减美国对苏联的供应，以便腾出辅助吨位，把美国军队调往英国。”总统告诉苏联外长，他可以向伦敦说，美国政府等待着英国联合作战部司令官蒙巴顿海军上将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波特来的到来，以便征得他们对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意。

经过紧张的会谈，1942 年 6 月 9 日，莫洛托夫又回到伦敦。他向丘吉尔详细通报了罗斯福总统的下述思想，即开始以 6—10 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在大陆实施登陆，因为这个数量的军队较容易保证吨位的供应。同时罗斯福指出，为了第二战场的开辟，不惜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风险。苏联方面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是，以 6—10 个师的兵力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够的，因为要减轻红军作战的压力，就必须从苏德战场上引开并以战斗牵制至少 40 个师的德军。

英国首相马上反驳说，他无论如何都不去进行新的敦刻尔克冒险，不管谁建议他这样做。随后又声称，以 6 个师的兵力于 1942 年秋天在法国登陆的实际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为此目的，通常用于海上运输的必要的吨位已经停止使用，新的登陆舰艇已经建成。但是，这次登陆是否能够实施，将取决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具体形势。丘吉尔宣称。一俟他得到罗斯福关于第二战场的新建议，他就立即加以研究。

然后，丘吉尔交给苏联外长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明了英国政府为了缓和苏德战场军事形势能做什么，关于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备忘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正在为 1942 年 8 月或 9 月在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如以前业已说明的，登陆主要取决于有关的特殊登陆舰艇。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失败之机而大肆宣扬自己。那样的话，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事前很难说，到时候是否会出现进行这种行动的形势。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但是，在看来是完善而明智的条件下，我们当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

在莫洛托夫离开伦敦的第二天，丘吉尔就在他的内阁会议上报告说，经过对军事形势的仔细分析，他和参谋长们提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我们打算留在那里，否则不在法国大举登陆；除非德国人与俄国作战中再次失利，因而士气不振，否则不在法国登陆。”很明显，这才是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为了说服罗斯福，英国首相又于 1942 年 6 月 13 日至 25 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会晤开始前不久，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战胜了日本海军，致使太平洋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平衡。相反，在北非，英国人没有什么成就可夸，德意联军神速进攻利比亚，他们离埃及只有托卜鲁克要塞一城之隔了。

英国首相急急忙忙出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美国政府与莫洛托夫会谈以后，美国可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积极支持苏联。丘吉尔打算亲自说服总统放弃在 1942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并回到原来的计划——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英国外交常务次官卡多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

道：“首相出访华盛顿是

为了说服罗斯福，不论美国人对莫洛托夫说什么，实际上在 1942 年进攻欧洲大陆是无法完成的战役。”

6 月 19 日至 20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德公园举行了秘密会谈，参加他们会谈的只有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会谈中讨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大西洋会战的进程和许多其他问题。6 月 20 日，丘吉尔交给罗斯福总统关于盟国必须定下迫切的战略决心的照会。照会指出，虽然正准备以 6 个或 8 个师于 9 月初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但是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丘吉尔建议“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以代替 1942 年在法国北部登陆。首相认为，这样既保护英国在那里的“海外”利益，又可间接地减轻苏联人的负担。

经过丘吉尔的活动和说服动员，终于在 7 月 25 日的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开展以“火炬”为代号的北非和西北非战役。这样一来，英美两国政府不顾苏英、苏美公报确定的义务，完全拒绝了在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

为此，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写道：“1942 年在地中海实施任何战役，无疑会使 1943 年经过英吉利海峡实施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根据马歇尔将军的看法，7 月决定意味着“他和哈里·霍普金斯 4 月离开伦敦时制定的相当可靠的战略的结束”。

莫斯科方面认为，西方列强政府出尔反尔，蓄意不愿在法国登陆以便尽快粉碎共同的敌人，取而代之的是实施外围行动的战略，而这种战略需要的努力要少得多，而且其间接的目的是为了使苏联在与法西斯德国的单独作战中消耗罄尽。

为了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英美两巨头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丘吉尔去莫斯科一趟，亲自向斯大林解释这一战略计划变更的原由。恰好，7 月 31 日，斯大林邀请英国首相和帝国参谋长访问苏联商讨“共同作战的紧迫问题”。为了避免关系闹僵，行前，罗斯福致电丘吉尔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盟友的性格，以及他面临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我想，我们应当尽量设身处地分析问题，因为不可能期望一个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的人会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对待这场战争。首先，我们应十分具体地告诉斯大林：我们对 1942 年的行动步骤已经作了决定。我们不必告诉他我们拟议中的作战行动的确切性质，但我想我们应当不折不扣地告诉他，这些行动都会兑现的。”

原计划丘吉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时，没有美国代表在场。哈里曼认为也许跟首相前往会有好处。这样，罗斯福授权他前往，但没有给他特别指示。哈里曼于 8 月 12 日随丘吉尔抵达莫斯科。当晚，丘吉尔和哈里曼同斯大林举行了一次长谈。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英国大使。讨论的中心是 1942 年剩下的时间里和 1913 年的英美战略计划，以及它们对苏联战局的影响。

当丘吉尔向苏联领导人解释完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后，双方随即争执起来。斯大林说，如果你们害怕德国人，不愿意冒险，那就不能赢得战争。他庄严地宣告：虽然他不同意英美的主张，但他不能强迫他们行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对“火炬”行动不感兴趣。他指出，西方同盟国没有把已经

答应的物资运到苏联。而苏联在东线牵制 280 个德国师。他说，他认为英美派 6 个到 8 个师在瑟堡半岛登陆并不是太难的事。丘吉尔详尽地说明了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所冒的风险，但斯大林毫无所动。斯大林指出：如果英国的陆军像苏联人那样打德国兵——就像皇家空军打德国人那样——他们就不会被德国人吓到这种地步。当时，丘吉尔听了这句话甚为恼火。但他控制住了。他说：“只是由于俄国军队的勇敢，我才原谅了这一句话。”

哈里曼回忆说，有一次丘吉尔为了维护英美的政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辞令，使英方的译员竟搁起笔来听得出神，一时忘了逐字作笔记的责任。丘吉尔却不能原谅这样的失误，他把译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重新把他的话讲了一遍。这时，斯大林仰天大笑，对丘吉尔说：“我不懂你的话，但我喜欢你的精神。”此后，气氛有些和缓，最后，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斯大林直率他说：“光靠计划赢不了战争。”

随之，丘吉尔向苏联领导人讲述了对德国轰炸的情景，还表示希望，如美同空军参加，轰炸就会大大加强起来。这样，他们两人之间才第一次有了一致的看法。斯大林主张对德国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建筑狠狠地轰炸。

丘吉尔利用他老练圆滑的手腕，抓住这更为友好的交谈气氛，又把话题拉回到第二战场问题上来。他解释“火炬”行动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以及它的战术如何。他强调保密的必要。他说，他但愿有斯大林所享有的对报界的权力。这样一说，紧张的局面又进一步缓和了。斯大林表示担心“火炬”行动可能引起的政治反响。

丘吉尔画了一只鳄鱼，指出打它柔软的下腹，同打它的嘴是一样重要的。然后，他把话题拉回苏联战场，说他和罗斯福正在探讨，等到英国在埃及打败隆美尔之后，或许有可能派遣一支同盟国空军参加苏联战场南线的战争。他征求斯大林对这一建议的意见。斯大林简单扼要地回答说：“我将感激地接受这个建议。”

为了整个反法西斯利益，为了不使关系闹僵，随后斯大林总结了“火炬”行动的战略上优点，表现出他对这个作战行动所牵涉的复杂问题是了如指掌的。他具体地要求政治方面的问题要特别审慎处理，并希望这项行动能够尽快提早实行。他认为“火炬”行动在军事上有四个好处：

- 这将直取敌人的后方；
- 这会惹起法国人同德国人之间的火并；
- 这会使意大利失去战斗力；
- 这会使西班牙觉得保持中立更为有利。

这次会谈长达 3 小时 40 分钟。当丘吉尔他们告辞时，斯大林说：“愿上帝保佑这次创举成功！”

8 月 15 日晚上，丘吉尔就协同作战问题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气氛亲切融洽。谈话终了时，斯大林问道：“到克里姆林宫我住的房间去干几杯好吗？虽然丘吉尔的座机准备在凌晨起飞，他还是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在那里逗留了 7 个钟头。席间，他们谈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让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冰岛相会的可能性。丘吉尔希望斯大林有机会访问英国，并保证给他一次“隆重的接待”。斯大林对这个邀请表示感激，并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款待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胜利。丘吉尔直到凌晨 3 时 30 分才回到下榻处，然后拟了一封长电报给罗斯福。他向罗斯福通报说，会谈在最友善的气氛中结束，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私人关系建立

起来了。4 时 30 分，丘吉尔开始了到德黑兰去的 9 个半小时的飞行。

之后，罗斯福给斯大林发了一个海底电报：

遗憾得很，我不能参加你和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的会议。我充分认识到战局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关于你自己的东线的需要。我认为，我们正在西南太平洋获得了一个日本人难以拔除的立脚点。我们的海军在那里损失惨重，但是收获和损失还是相抵的。我们将要对敌人继续保持沉重的压力。

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大家真正的敌人是德国，我们必须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集中我们所有的军队和我们的威力来对付希特勒。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关于海运的安排是人力做得到的，都要马上做到。另一方面，8 月份就要从这里运出 1000 辆坦克给俄国，其他急需物资，包括飞机，也在赶运之中。

请相信我，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力量在援助你们。美国人民懂得，俄国今年在作战中是首当其冲的，付出了最大的伤亡代价，对于你们所作的杰出的抵抗，我们是充满着崇敬心情的。

罗斯福一再表示，决心以“火炬”的光辉战绩，来配合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应有的贡献。到此，这场战略分歧的风波才算暂时告一段落。欲知“火炬”战役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章 智胜隆美尔

战略转折在非洲，顽敌锐气黯然收；
沙漠之狐遭暗算，一江春水往东流。

话说丘吉尔就战略问题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后，就急急忙忙地来到北非。他一到开罗，就打算彻底改组在中东吃了败仗的英国军队的指挥机构，并力图扭转那里的斗争局势。丘吉尔在开罗遇到的另一次对英国荣誉的打击是迪埃普的惨败。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隆美尔。在中东总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地说：“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只要能打败他，别的都好办！”他把奥金莱克和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免了职，任命布鲁克所宠爱的两位将军来代替奥金莱克和利特奇。

新的中东总司令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伯纳德·蒙哥岭利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他们是才智出众、配合默契的一对。丘吉尔首相在吉萨大金字塔下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他们的目的不是抓住“沙漠之狐”，而是要杀死他！

他们知道，这个任务的困难程度比英国公众所设想的要小些，因为当隆美尔到达埃及边境时，他的军队已精疲力竭，大部分坦克都已报废了，而第八集团军却有将近 1000 辆最新式的坦克正在从海路运来。在吉萨会议上，丘吉尔和他的指挥员们，讨论了隆美尔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他的胆略和个人勇敢之外，在兵力上他从未有过优势，虽然他的坦克比英国的坦克要好些。他的部队至多不超过 10 万人，其中一半是勇敢精神和战斗能力都欠佳的意大利人，而在这个战区，英国正式军人达 75 万。那么隆美尔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这里首先牵连到影响战争全局的人物、美国驻开罗的武官费勒斯上校。他的任务是向华盛顿汇报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和外交的计划和行动。费勒斯几乎接触到英国在中东的所有的机密情报。他是总司令部和英国野战部队的常客，并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信任。托卜鲁克战役以后，当英国人开始检查无线电通讯的安全问题，以确定他们的密码是否泄露时，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费勒斯身上。这位上校对安全问题是谨小慎微的，他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总是“黑色密码”，这是美国武官在全世界都用的一种密码，并被认为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在 1942 年 7 月对德国在特勒利萨的无线电台进行的一次小规模进攻中，发现“黑色密码”已被德、意密码组织完全掌握了。

从英军缴获的文件得知，“黑色密码”的泄露，不是由于密码被破译，而是由于密码被窃。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工作的一个意大利人，是意大利情报组织的特务，是个撬锁专家。他在 1941 年 3 月打开了美国武官费勒斯上校的保险柜，得到了“黑色密码”，照了相，然后放回原处，墨索里尼的情报头子西沙尔·阿梅向德国谍报机关提供了一个抄本。从此德国人能够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情报，包括费勒斯每天火速发到华盛顿的有关英国兵力、增援、装备和作战计划的极为秘密的情报；每组字迹清楚的密码被记了下来，译出后及时送到隆美尔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2 年 8 月，当费勒斯得知他的报告被德国人破译时，极为沮丧。后来，美国的密码机构又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密码。但是，在英国人的请求下，他只在发最机密的电报时用这种新密码。他继续用“黑色密码”发不太机密的情报，因为英国人想

把它当作可以把假情报发给敌人的通讯渠道。

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发现了隆美尔在沙漠取得胜利的另一个秘诀——无线电情报，即现代战争中的“窃窃私语”。在整个沙漠战役中，英国和德国双方的司令员大都依靠无线电通讯；地区辽阔，战斗流动性大，致使无线电，特别是无线电话，成为沙漠战争的一个重要武器。阿尔弗雷德·西波姆上尉，是隆美尔无线电情报连连长。他非常善于偷听英国营地无线电中的耳语。经过筛选、鉴别，这些窃听资料便能构成为有关英国前线以及大后方的军事计划和作战命令的精确图像。

为了破坏德国这一情报机构，盟军派出一个精干的澳大利亚营前去袭击西波姆的特务连。袭击队伍极其秘密地和尽可能静悄悄地进入了阵地。经过激烈的白刃战，澳大利亚人占领了德国的阵地。西波姆和他的士兵企图毁坏他们的设备，但是没有成功。战斗结束后，100来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西波姆连的战士死在岩石间。他们的全部情报记录和设备都完整无缺地落入英国人之手，包括“黑色密码”的破译与有关费勒斯上校在开罗泄密的详细情况。漏洞很快被堵住了。更为重要的是，缴获的文件透露了“沙漠之狐”的狡猾，完全是由于德国优良的无线电情报工作和英国蹩脚的无线电安全措施。是英国人自己把许多前沿地区的作战计划泄露给德国人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袭击西波姆连队所缴获的战利品还透露，隆美尔的战场情报尚有第三个来源：“康多尔小组”。这个小组是由两个德国间谍和一伙奇怪的小特务组成的。他们集中在尼罗河上一个宽敞的游艇里。后来，这个小组被英国的保安机关侦察到了。这个特务小组是由28岁的约翰·厄普勒领导的。他是谍报局的间谍，生于亚历山大港，父母是德国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通过贝鲁特的著名妓女苏嫣，参加了德国谍报局；他在中东地区参与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唆使阿拉伯人发动反对英国的“圣战”。当隆美尔要建立一个由熟悉开罗而又十分可靠的德国间谍组成的小组到埃及首都从事特务活动时，厄普勒被选中参加“康多尔小组”。他们用金钱、美女作为诱饵，引英国军官上钩，为隆美尔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如今，英国人已经破获了隆美尔的情报机构，掌握了他的电报密码；不过，“康多尔小组”的通讯渠道仍然畅通，隆美尔继续使用它。这对北非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2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隆美尔开始计划下一阶段对英国的攻势。德国和英国的部队仍然沿着阿拉曼前线在对峙着。但是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很快整顿了它的力量。隆美尔知道，如果他希望征服埃及，他就必须迅速转移。他的流动司令部设在靠近海岸、空气稀薄的峡谷里。他在那里计划突破阿拉曼防线，摧毁蒙哥马利的军队，然后进军开罗。军事地图和情报记录告诉他，英国人在阿拉曼前线南端的兵力最薄弱，因而那里是他发动进攻的最好地点。

到了晚上，隆美尔偷偷地把他的部队向前移动，留下了模拟的坦克、卡车等。这样，部队的转移无论从地上或空中都不容易被发现。部队不用无线电发报，以免英国侦察到德军南下的行动。但是，隆美尔犯了两个错误。为了得到空军最大限度的支持，隆美尔把他的计划通知了德国空军；为了从意大利得到最大限量的汽油、军火以及其他供应，他用无线电把他的意图通知了罗马和柏林。他的计划通过“超级机密”到了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的办公

桌上。蒙哥马利随即秘密调动军队，迎击隆美尔的进攻。

为了引诱隆美尔上钩，英方假充“康多尔小组”发电报，说明英国人准备在阿拉曼前线的南端阿拉姆·哈勒法山岭抵抗任何的进攻，但现在他们的防御力量很薄弱，如果在此发起进攻，就很容易突破英军阵地。几天后，“康多尔小组”又发了一个有关英军沿阿拉姆·哈勒法山岭作战命令的报告。这个电报使隆美尔“高兴地拍起大腿来”。他宣布：“我们在汗罗的密探是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英雄。”他要求德同最高统帅部奖给这个小组铁十字勋章。

为了使隆美尔掉入更深的陷阱，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让他的绘图员绘了一张拉吉尔地图，表明这个地区是“硬地”，对德同装甲部队十分有利。这位参谋长设法把这张地图送到隆美尔手里。被德国特务拉下水、现已被逮捕的英国少校史密斯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他被迫开了一辆侦察车来到德国防线的沙漠中，身上带了这张地图。当德国人看见史密斯来到的一刹那，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史密斯所乘坐的车子飞向天空。德国人派出了一个巡逻队，找到了少校的尸体，并发现了那张假地图。隆美尔如获至宝，他认为这是雪中送炭。后来，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满意地写道：“这张假地图在那场战斗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8月31日，隆美尔的进攻开始了。英军严阵以待。隆美尔这只狡猾的狐狸已经陷入蒙哥马利的圈套。前面就是变幻莫测的沙漠和阿拉姆·哈勒法山岭。那里的防御力量已变得非常强大。隆美尔发动进攻不久，他的非洲军团开始进入沙漠地区。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卡车在英国假地图上标明“硬地”的地方东倒西歪地挣扎前进着。当车上的人下来推动车辆时，英国空军则开始轮番轰炸，倾泻了大量的高爆炸弹。

那一天，对隆美尔来说，灾难接踵而至。原答应给他发动攻势用的汽油还没有送到。原因是“超级机密”已把他的供应船只离港的日期和时间透露出去了，三艘油船在离开意大利横渡地中海时为英国空军和海军所击沉。夜幕降临，沙漠里到处都是被打坏的坦克和被烧毁的车辆。一股股乌黑的油烟像长长的柱子冲天林立玫瑰红的落霞之中。没有出路，没有藏身之地。隆美尔丧失了夺取开罗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沙漠之狐”遇到了更狡猾的狐狸。至于他的对手蒙哥马利，早在几周之前就丢开隆美尔了。他没有等打扫完战场，也没有急于夺回失去的地盘。他认为隆美尔已经就范。于是，他就回到他的司令部，“有条不紊”地准备下一次更大的战役了。

蒙哥马利要着手准备的代号为“捷足”的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曾把这次战役看作是“命运的关键”。为了保证这一战役的彻底胜利，蒙哥马利对他司令部的全体将士进行了战前动员。他告诉他们，倒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然后他说明丘吉尔首相对亚历山大上将和他本人委以重任，就是为彻底消灭北非的轴心国军队。

“任何进一步的退却和撤退都是完全谈不到的。忘掉它吧！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不会有后退的问题。”他命令把一切安排撤退的计划统统烧毁。他对保卫尼罗河三角洲、消灭隆美尔和打败墨索里尼充满信心。

蒙哥马利这番话对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坚定必胜的信念起了积极作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气氛。丘吉尔在访问前线时写道，第八集团军到处充满着热烈奋发的气氛，“人人都说蒙哥马利出任司令官以后，什么都变了。我愉快地感觉到这里真实的情况”。

10月19和20日两天，蒙哥马利又向他所统率的三个军的中校以上的军

官发表讲话。他谈到敌人面临的形势，强调他们的弱点，并说他确信长期的“混战”或“拼杀”要进行好几天“大约十天”。然后他详细说明英军的巨大力量以及坦克、大炮和大量的弹药供应问题。他反复强调不能失去主动权，每个人必须抱定奋勇“杀德国人”的决心。“即使是随军牧师平时也要杀一个敌人，星期日要杀两个敌人”！这番话引起全场大笑。在阐明这一仗如何打法之后，蒙哥马利说，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蒙哥马利是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他不仅在战前对将士进行动员，而且亲自勘察地形，制定作战计划。他认为，这是保证战元不胜、攻元不克的重要前提。阿拉曼战线从地中海海岸到广袤的沙漠，长达40英里。唯一可以制胜的途径是从北段地区进行攻击，而这一地段的情况隆美尔是知道的。蒙哥马利既要从北面进攻，但又希望使那里的战前准备工作隐蔽地进行，使敌人认为进攻要从南面开始。可是，由于北面兵力的集结不可能永远掩盖住，因此，他只能尽量缩小表面上的规模，把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巧妙，以致当一切准备就绪而只待发动攻击时，隆美尔还认为，英国根本没有准备好，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动反攻。

在进攻之前，要把一支庞大队伍和所有军事装备伪装起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阿拉曼周围是一片旷野，沙石坚硬，石头裸露，灌木矮小，任何东西都遮不住。这支进攻部队有1000辆坦克、1000门大炮、81个步兵营，还有几千辆军车和数万吨战争物资。总共有15万人和10000辆车，要通过寸草不生的旷野而不能让隆美尔察觉。每件东西的伪装或暴露都必须按照以魔术大师的手法精心制定的计划进行。当时因地制宜、隐蔽军队的唯一办法，是把军队伪装起来，以敌人最锐利的眼睛和望远镜都难以觉察。

骗敌行动在北段进行的同时，蒙哥马利的参谋人员在南段也以同样精明的手法在行动。为了让德国人和墨索里尼的情报人员错误地判断“捷足”计划的先头部队的位置，以使隆美尔把他的几个师调往南段应付那里的威胁，做伪装的人在9月27日开始铺设一条20英里长的“新水道”。同时还修建了模拟泵房、“高架油箱”、“油桶加油站”以及一个“浅蓄水池”。地面上布满“车辆”，堆放着大量“军事物资”，从空中甚至可以看到人们在柱桶里灌水，沿着管道还有一定数量的车辆在来往开动。

除了这种大规模的有形骗敌行动外，英军还广泛利用宣传手段迷惑敌人。另外，英方还发出一些虚假的情报，以吸引隆美尔对阿拉曼前线南段的注意力。到了10月21日，一切布置就绪，各种迹象表明，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因为“超级机密”和英国的无线电情报表明，隆美尔未能识破英军意图。

为了切断隆美尔的“输血管”，断绝他与海上的联系，根据蒙哥马利的建议，经丘吉尔批准，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空中和海上战役，以摧毁隆美尔的运输船只。这次战役卓有成效：8月份，隆美尔的30%的军需品被击沉于海底；9月份，又被击沉30%；10月份，击沉数字上升到40%。部队、坦克、大炮、军械、卡车、食品、医疗用品，尤其是汽油不断地被击沉在地中海海底。不久，负责为隆美尔供应军需的墨索里尼惊恐他说：“如果船只按照这个速度被击沉的话——每月5.5万吨至8万吨——不到6个月的时间，意大利就只剩下渔船充当运输队了。”

非洲军团的处境愈来愈糟。1942年10月15日，也就是“捷足”计划开始实施前4天，一份“超级机密”透露，隆美尔的坦克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汽油供应了。这份情报还透露，面包的供应按照当时每天每人一磅的配给量计

算，只够三个星期；运输工具和零件极其缺乏；隆美尔的 1/3 的车辆都在车间修理长达两个星期。军队减员情况严重，病员率很高，各种弹药只够 9 天激战使用。第八集团军的战斗实力有 19.5 万人，而隆美尔只能召集 5 万德国人和 5.4 万意大利人。

早在一个月前，蒙哥马利就得到情报，进一步了解到非洲军团的困境。那时，隆美尔决定离开阿拉曼前线回到德国亲自向希特勒汇报军需供应情况，并进行必要的医疗。他作出这一决定，是根据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的预测。这个科的情报头目向他保证，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英第八集团军在几个星期内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有了这一保证，隆美尔才决定暂时离开司令官的岗位，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乔治·施图姆将军。当时隆美尔本人健康状况很坏，上下车都得由人搀扶，他感到非常痛苦，夜不能寐。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怀疑英国马上要进攻的话，他肯定不会离开阿拉曼。

隆美尔首先来到罗马，会见墨索里尼，并向他提出：“如果不按照我要求的规模给我们运送军需品，我们就得撤出北非。”然后，他乘飞机飞往设在苏联文尼察的元首司令部。当隆美尔到达时，希特勒正在左一个右一个地把高加索前线不服从命令的将领解职。在英军把德军牵制在阿拉曼的同时，苏军也正在把他们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患高血压并赶上泻肚。他深信苏联红军已经完蛋的欢快感，随着俄国严冬的来临而消逝。在“元首”指挥所，希特勒倾听了隆美尔对阿拉曼形势的汇报。然后，把话题转到军需供应方面。隆美尔说，这种状况接近一场灾难。仅 9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英国人就击沉 7 艘军需船，包括 3 艘油轮。隆美尔非常坦率他说，他已陷入绝境，只有足够的、不间断的供应才能挽救中东的局势。

希特勒对隆美尔的诉苦不大高兴，他讲了一大通什么可以赶运隆美尔的军事物资新渡船、新战斗机、新坦克、新的多管迫击炮等。他还提到了一种新式秘密武器，其爆炸能力“能使两英里外的人从马上跌落下来”……滔滔不绝，但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隆美尔听得腻烦极了，似乎不再相信他那“天才的元首”了。以致于希特勒对他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他不满意隆美尔所流露的失败主义情绪。“元首”说：“确实，我认为不应当让一个人在一个责任极其重大的岗位上呆得过久。那样他会逐渐地丧失勇气。”希特勒和隆美尔的关系开始恶化。

就在这时，在远离数千里外的阿拉曼前线，蒙哥马利麾下的 10 万大军就要向敌人正式发动攻击了。1942 年 10 月 23 日夜，皓月当空，千百门大炮对准敌人的炮兵阵地齐声怒吼，划破了埃及西部沙漠的寂静，映红了海滨的天空。施图姆将军同所有的师长们和情报官们都大为震惊。北段从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英国已在这里集结和隐蔽了如此强大的密集炮兵群。在北段开火十几分钟后，德军第二十装甲师司令报告，英军在南段也发动了攻击，似乎是一场主攻。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威胁，靠近德军前线的地中海海岸巡逻部队打电话报告说，英国军舰在强大的轰炸机群的支援下，正轰击达西附近的第九十轻步兵师的地段。其实这是一次佯攻，英国人使用了他们的一种新式特殊武器：声音及嗅觉欺骗。

这样一来，把施图姆弄糊涂了，直到天亮以前他的司令部仍然弄不清英军的真实意图。炮兵摧毁了德军的通讯网，为了摸清情况，施图姆亲自乘上半履带式装甲车，奔赴第九十轻步兵师司令部，但是，他永远也没能到达那里。在北段第二十一高地，他遭到英军反坦克炮和机枪的伏击。从车上摔了

下来，心脏病发作而死去。非洲军团临时由冯·托马将军担任总指挥。中午，蒙哥马利几乎与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得到一份“超级机密”，告称施图姆已死，并命令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向敌人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这时，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养病的隆美尔，接到了陆军元帅凯特尔从元首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说英军已在阿拉曼发起大规模进攻，施图姆将军失踪，据说已死。他问隆美尔，身体状况怎样？能不能立即返回统帅部？一架“海因凯尔”飞机将在两点以后在维也纳新城等他。隆美尔回答说，他愿准时离开。凯特尔请他等候通知。到午夜，电话铃又响了。希特勒打电话问隆美尔是否能回到非洲？隆美尔说，他准备前往。“元首”接着说，他是出于无奈才要求隆美尔飞回非洲继续指挥的。

在返回前线途中，隆美尔首先在罗马着陆，了解情况。他知道希特勒答应给的新式武器一件也没有运到非洲；他也知道，他向墨索里尼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军需品要求，也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德国驻罗马武官林泰伦将军向他报告说，英军的攻势仍在发展，整个战区每辆车只能再发三次汽油。隆美尔十分恼火，缺乏必要的军需。他的军队就完蛋了。他要求林泰伦竭尽全力保证把汽油和弹药在当夜发运到北非。说完，他爬上飞机飞往阿拉曼前线。

为挽救阿拉曼危机，墨索里尼几乎是竭尽全力了。他知道，阿拉曼崩溃之后，他的日子将是十分不好过的。因此，他在和凯塞林元帅密商之后，随即派出一支装满汽油和弹药的由5艘舰只组成的运输队，这支运输队可望在72小时内抵达军需港口。事后，他们将这些船只的出发时间用电报通知了隆美尔。英国“超级机密”获取这一情报后，经丘吉尔批准，随即派出20多架战斗机击沉了这些运输船。对此，隆美尔大发雷霆，在他的部队进入这次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时，英国人几乎一夜之间就把他的军需品报销了。

看来，隆美尔的命运已成定局。他面对着的是数量更多、装备更好的英联邦部队；他的军需运输大动脉几乎全被切断；得不到准确的情报；日夜遭到炮轰和骚乱；他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被“超级机密”破获。隆美尔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将军。他在发给希特勒的一系列密电中报警说，他没有汽油，无法使两个德国和四个意大利的非摩托化师撤出，他们之中，大多数将成为俘虏。希特勒回答要他竭尽全力坚持到底。这份电文是：

陆军元帅隆美尔：

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之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支枪、每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现正作最大努力帮助你。你的敌人，尽管占着优势，但也一定是精疲力竭了。历史上坚强的意志取胜于实力强大的军队也并非绝无仅有。至于你的部队，你要向他们指出，要么就是胜利，要么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

隆美尔看完这份电报，把它扔在一边。他生气他说：“武器、汽油、飞机、增援部队，这一切都有助于局势，唯独空谈是无用的。”他给他妻子写信说：“夜晚，我不能成寐，绞尽脑汁想办法使我的可怜的部队摆脱这种惨境。我们的日子极其不好过，也许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困难的日子。死了的人是幸运的，这与他们无关了。”

这个称雄一时的“沙漠之狐”所预料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经过12天的浴血苦战后，1942年11月4日下午，英第八集团军已使隆美尔统率下的德军和意军一败涂地。敌军阵线已被突破，大批英国装甲部队已通过突破口，

正在敌军后方作战。一部分得以脱身的敌军正在全面撤退，沿途不断受到蒙哥马利的装甲部队、机动部队和空军的袭击。其余的德军和墨索里尼的军队，仍企图顽抗到底，但前途无望。

11月5日，隆美尔的大部队在混乱中仓皇撤退，车辆和人员堵塞了从阿拉曼到新的富卡阵地之间60英里长的道路。夜是漆黑的，但是英国空军把天空照得通明，数千枚照明弹像吊灯一样挂在沙漠的上空。7日拂晓，隆美尔司令部移到富卡机场附近，往后一看，一阵风沙过后，现出一片凄凉景象：坦克、卡车、帐篷、装甲车、救护车都因遭到前一天晚上的空袭而在燃烧，一列列成千上万的士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移动。汽油供应已经枯竭。大多数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步行逃出那火烟滚滚、风沙炙热的荒原漠野。

根据隆美尔那天早晨收到的报告，他指挥的500多辆装甲车只剩下12辆了。部队损失大约5.9万人，其中3.4万是德国人。损失大炮400门。他的嫡系第二十一装甲师已溃不成军。在被俘的成百名军官中，有隆美尔的主要助手冯·托马将军和9名墨索里尼的将领。隆美尔的幻想破灭了，他所要攫取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已经远不可及。他在突围之前，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信说：“我是否能死里逃生还要取决于上帝。被消灭的命运是令人忧郁的。”

一气之下，隆美尔未经批准，就于11月28日，径直飞往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紧急呼救。下午5点，“元首”召见了。会见是在深埋地下的一间阴湿不通风的小屋里进行的。就在那里，希特勒当时几乎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这次会见的气氛是十分冷淡的。隆美尔开始介绍他在北非的处境，然后讨论了前途。他直言不讳地说，德军要想呆在北非，就将被歼灭。希特勒大发雷霆。隆美尔后来说，“只要提一下战略问题，就像在炸药筒里点燃了一颗火星。”

希特勒指责他是失败主义者，说他的部队是胆小鬼。他越说越恼火，警告隆美尔：“俄国的将军们要是提出类似的建议……就要被送到刑场枪毙。”但是，隆美尔并未因希特勒恼羞成怒而罢休。他驳斥了希特勒的指责，指出从东普鲁士是不可能正确地了解北非的战斗的。希特勒发火了，他说：“陆军元帅先生，你要投降就投降好了，这就是你当陆军元帅的目的。作为一个陆军元帅，如果你认为在非洲干不下去了，那么我要你当陆军元帅干什么？滚出去！”

后来，希特勒自觉失言，又主动找隆美尔表示歉意，他说，“非洲军团被消灭是难以想象的”。“元首”答应将派戈林去罗马解决军需问题。第二天，隆美尔同戈林乘专车来到罗马，要求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军队采取行动。他们到那里之后，戈林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名画和雕塑上，他希望用这些东西装满自己的列车。这位空军元帅穿着宽大的外袍，拖着嵌有珠宝的拖鞋，脸上涂着胭脂，脚指甲涂得绯红去参加招待会。隆美尔对戈林非常厌恶。他写道：“飞回非洲后，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了；要使军队不至于由于某种愚蠢的命令或其他原因而覆灭，必须依靠自己的一切技能。”

这些天来，墨索里尼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利比亚前线的崩溃，对这位独裁领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他虽然竭尽全力，妄图征服非洲，但一败再败，这次失败看来是不可挽回的彻底崩溃的前兆。他满腹忧愁，脸色苍白，板着脸孔，整日疲乏不堪。他问齐亚诺是否还在坚持写日记；当这位驸马爷作了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日记可以证明德国人在军事上一意孤行，从不让

他过问。

阿拉曼战役，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末日的开始，也是他们的敌人迄今在北非所赢得的一场最有决定性的战役。虽然，下面还有一场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在苏联南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开始。但是在它爆发之前，希特勒还将从北非听到更坏的消息，这个消息决定了轴心力量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命运。

且说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之后，仍在拼命挣扎，妄图挽救败局。当亚历山大的军队从东往西进，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由西往东行进时，隆美尔巧妙地退入了突尼斯，最后同那里的德、意侵略军会合了。在这 2200 多公里的行程中很少交战，只是英国空军使沿海公路上的德军车辆蒙受了一些损失。阿拉曼战役后，敌军的残部中有墨索里尼的部队 25000 人，德国军队 10000 人，60 辆坦克。但为时不久，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盟军发动的席卷西北非的“火炬”战役就要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章 “火炬”行动

旌旗十万战北非，英美联军壮声威；
南北战场相呼应，火炬行动报春雷。

正当蒙哥马利突破阿拉曼防线向西追击隆美尔军团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英美联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全世界人民久已盼望的代号为“火炬”的西北非战场开辟了，从而使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1942年11月8日1点30分，盟军的大炮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正在沉睡的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当他获悉盟军在地中海南岸法属北非登陆后，丧魂落魄，紧张不安，他在5点30分，赶快从慕尼黑打电话到罗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亚诺。驸马爷又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丈人公。这个素日威风凛凛的意大利“领袖”，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呆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面积约238万平方公里，1830年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位于非洲北部，北、东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881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20万军队，500架飞机，在法国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20余艘潜艇和其他舰只。维希政府及其在法属北非的军政首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有联系。他们中有些人不愿站在德国一边打仗。魏刚、吉罗、朱安等法军将领，与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菲关系也很密切。魏刚曾向墨菲表示：“假如你仅仅带一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其态度由此可见。

早在1941年年底，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时，就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几经协商，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并确定这次以代号为“火炬”的军事行动，由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分别担任美英联军的正、副总司令，指挥这次登陆作战，以求彻底歼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尔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英、美统治集团所以不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而在北非登陆，其要害在于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英、美参战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反法西斯，同时也追求它们的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英、美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并给予苏联一定的物质援助，是为了“鼓舞俄国人继续抗战”，以免希特勒在打垮俄国以后，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进而横渡大西洋去攻打美国。只要苏联能顶住，那么它同希特勒互相厮杀，彼此消耗，时间越长越

好，最好是两败俱伤。如果英善于 1942 年在西欧登陆作战，那就要同法西斯军队作殊死的斗争，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是英美所不取的。而北非和西非是法国维希政府的殖民地，这时维希政府同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一旦占领北非，对英国来说，盟军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并可北上意大利、巴尔干，进取东南欧，恢复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英帝国摊子太大，实力空虚，顾此失彼，这就决定了它的战略。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写道：“丘吉尔一开始就主张从陆上和海上包围德国，然后通过空袭，通过被占领区人民的破坏活动以及通过暴露在外的海岸进行突然袭击等，来逐步削弱德国的战斗力。丘吉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摧毁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以后，才能谨慎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同日本军队携手；西边从达卡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也同意丘吉尔的意见，急于消除这个威胁。

另一方面，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1942 年 7 月 15 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战场是北非和中东”。丘吉尔提出的“体育家”（即“火炬”行动）“有很大的优点，它将使我们获得西非，并为最后控制地中海奠定基础”。

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伊利奥作了很好的记录。

1942 年 7 月下旬，美、英两国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了“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英国人主张在北非海岸登陆，以尽快向突尼斯东进，由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接应。美国人希望把登陆地点选择在靠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以免德国人利用西班牙可能向它提供的帮助，而将美、英军封闭在地中海内。经过长时间争论，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干预下于 9 月 20 日达成了一个折衷的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瓦赫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 13 个师，650 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 7 个师，共约 11 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 1700 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根据作战计划，前往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的部队从英国出发，前往卡萨布兰卡的登陆部队直接从美国出发。参加“火炬”作战的英国运输船队应于 10 月 26 日前全部驶离英国的港口。美国部队则应于 10 月 24 日从美国的港口乘军舰出航。参加这一战役的英、美远征军，必须在同一时间到达各自的登陆地点。11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作为美英联合作战的总司令，来指挥这次即将开始的登陆战役。

直布罗陀在战时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了。它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在于它的新机场的发展和利用。它最初只是跑马场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 1942 年

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英里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峡，是用开凿坑道时开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 14 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和意大利监视人面前公然进行。他们误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因此未引起特别注意。

为了争取这一战役的顺利进行，美、英两国除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外，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法军归附，企图兵不血刃地占领法属北非。11 月 7 日，艾森豪威尔把在法军中“享有盛誉”的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想利用他的影响使北非的法军倒向盟国。与此同时，墨菲在阿尔及尔与法国军事长官朱安进行密谈，并决定把盟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告诉正在那里探视儿子病情的维希政府的武装力量总司令达尔朗，企图取得他的支持。一贯忠于贝当的达尔朗认为，如果他支持盟国，希特勒必然要武装占领法国全境，维希政府也将因此而垮台。所以，他只答应用电报请示贝当后再定。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曾分别给维希政府首脑贝当、西班牙头目佛朗哥、葡萄牙总统卡蒙纳将军、阿尔及利亚总督夏泰尔以及摩洛哥的苏丹和突尼斯的统治者发出了字斟句酌的电文，要求他们为盟军提供合作。这些电文要在军队登上海滩的同时发出。美国和英国国内所有的国际无线电台都要同时播出准备了几个星期的相同的节目。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发了文告，其中的每一个用词，无不是经过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反复推敲的，对许多字眼还作了修改，因为显然政治上稍一疏忽都是会断送许多生命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草拟致贝当的电报的过程。丘吉尔曾提醒罗斯福，贝当“利用自己的名望给我们事业所带来的损害，是任何地位稍次的人物都做不到的。对他不能太仁慈了”。但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本着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的精神给这位没有骨气的元帅发出了如下一封电报：

我是以美国元首的名义致电给你——法兰西共和国的元首的。

当你的政府在 1940 年签订了停战协定时，我们谁都无法预见到德意志帝国将要强加于法兰西人民身上的那套完整的掠夺行动纲领。

那套纲领，通过讹诈和抢劫，已经剥夺了法国人民谋生的手段，夺去了他们的储蓄存款。它瘫痪了法国的工业和运输业，洗劫了法国的工厂和农场——这一切都是为了纳粹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利益，而在他们政府的统治下，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生存的。

作为法兰西和法兰西人民的一个老朋友，当我想到那痛苦贫乏和最优秀的法国男子离乡背井的景况时，我的愤怒和同情与日俱增。德国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来挫折你的伟大民族的士气，贬低你们的名誉和地位。

德意志和意大利对法兰西辛辛苦苦建设的帝国垂涎三尺。今天，他们正想入侵和占领北非，以便实现他们控制和征服那个大陆的全部阴谋。

我知道你懂得对北非的这种征服并不会在那里停住，而会成为德、意两国的前奏曲，进而他们就要威胁征服美洲半球的大块土地，大规模地逐步控制近东和中东，并想在远东同一心要控制整个太平洋的日本军事头目携手会师。

当然，很明显，入侵和占领法属北非和西非，会构成对美国和美州所有共和国的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正如会敲起法兰西帝国的丧钟一样。

根据我们的敌人的意图和计划的一切证据，我因此决定派遣强有力的美国武装部队到北非去，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管理机构一道合作，来制止德、意两国在国际上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案中的这一最新罪行。

这些不屈不挠的美国军队都配备有足以进行现代战争的大量武器，在我们对共同敌人的协同作

战中这种武器将发给你在北非的同胞。

我现在正把一切情况向北非的法国当局详加说明，呼吁他们为抵御轴心国的威胁而同我们进行合作。我的明确目的是支持并援助法国当局和他们的政府机构。这就是这些美国军队眼下要达到的目的。

我无需告诉你，最终的和更大的目的就是使轴心国的枷锁下把法兰西帝国解放出来。这样做，我们也就自然地保证了南北美洲的安全。

我也无需一再向你宣称，美利坚合众国不想占领别人的领土，而且永远记住我们之间的历史性和友谊和彼此之间多方的援助。

我向你并通过你向法兰西人民表达我的深切愿望和信念：我们大家不久都会进入更幸福的日子了。

不料罗斯福这封 10 月 15 日的电报发出后，竟受到贝当这个不识时务的无耻之徒的敌视。他在德国人的威胁和赖伐尔之流的逼迫下复电说：“我今天晚上接到你的军队侵略北非的消息时，感到不知所措，甚为悲哀。……法兰西的光荣和它的存亡攸关。我们受到袭击，我们的天职是保卫自己。这就是我所下的命令。”这样，贝当为了所谓维希政府的“光荣”，就与盟军展开了一场不自量力的搏斗。

11 月 8 日凌晨，由 500 多艘军舰船只组成的一支庞大的英、美联合舰队，载着十万大军，在大量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在预定的目标登陆：美国巴顿将军率领的部队攻占卡萨布兰卡，由仇恨德国法西斯的法国贝图业尔将军组织内应，但因没有截断法国驻摩洛哥总督诺盖的秘密电话线，内应未能成功。诺盖和海军将领进行抵抗，战斗到 11 日才告结束。攻占奥兰的是美国第二军，他们遭到了法军的顽固抵抗，到 10 日战斗完全停止，盟军占领了奥兰。在阿尔及尔的登陆最为顺利，这是由于法国马斯特将军等 5 人小组事先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暴动，把军政要人都逮捕起来了，城防瘫痪，盟军登陆时没有遇到什么认真的抵抗。

对于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成功，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

为了减少牺牲和尽快稳定局势，在盟军占领阿尔及尔后，法国吉罗将军来到这里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盟军指挥部又与维希政府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达成停战协定。11 月 10 日，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12 日，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全部停止了。13 日，盟军同以达尔朗为首的陆海空军达成了最后协议：法国在北非的军政官员及和平居民与盟军合作，盟军承认达尔朗管理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接着艾森豪威尔又同法属西非的行政长官埃尔·布瓦松达成协议，把西方也争取过来了。

但是，达尔朗这个臭名昭著的附敌分子，继续任用维希官员。包括那些曾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此外，他还继续执行镇压抵抗运动的政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在监狱，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了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以及英、美报刊群起而攻之，强烈谴责反动透顶的达尔朗。1942 年 12 月 23 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了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身死。此后，吉罗便掌管法属北非的军政事务。

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完全出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意料之外。

后来证明，德国最高统帅部差不多直到最后才弄清盟军的意向。在德国潜艇的广大巡逻圈中，许多地点已被切断了。当主力舰队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时，它们的目的地就比较明显了。然而即使到这时，德国人似乎还以为盟军这支远征队可能是想在意大利登陆或是增援马耳他岛。

直到 11 月 7 日午夜，德国当局和维希之间才有了正式接触。

设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的负责人，于当晚召见了驻在该委员会的一名法国军官，通知他说，目前已驶入地中海的庞大的盟军船队的目的地，很可能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德国当局表示，愿意对维希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11 月 8 日凌晨，关于盟军逼近北非的报告不断传到维希。德国驻维希的政治代表打电话给住在维希附近的赖伐尔，将他从梦中唤醒，再次向他表示，如果盟军在北非大举登陆，德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赖伐尔慌忙赶到内阁。早晨 4 时，美国临时代办平克尼·塔克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到达了贝当元帅的办公室。这时赖伐尔已经控制了一切，他召集了他的亲信，拟好了一封充满敌意的复信，最后由贝当签字发出。

面对着形势突变，希特勒最初作出的反应是混乱的。他曾下令立即加强克里特岛的守军，而该地距离新的战场十分遥远。他解释说，采取这项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非洲运送增援部队。他要求冯·伦斯德元帅准备执行“安东计划”，但在他给予新的指示之前，不要越过法国的分界线。他要求墨索里尼和现任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第二天在慕尼黑见他。

墨索里尼老奸巨滑，闹不清底细，托故没有前往，派他的外长齐亚诺前去探听。然而，赖伐尔接到主子的召令后，却十分积极，于次日清晨乘汽车出发。由于遇到大雾，直到 11 月 10 日晨才到达慕尼黑。因此，正当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和盟国谈判的时候，正当这个消息给维希方面希望贝当元帅倒向盟国的一些人带来一线希望的时候，赖伐尔正在途中。魏刚特意到维希来劝说贝当不要向德国人屈服。然而，就在此时，当赖伐尔在慕尼黑获悉了在阿尔及尔和维希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以后，勃然大怒，他以辞职为要挟，迫使年迈昏聩的贝当对盟军在北非登陆采取敌对行动。

希特勒在这 24 小时中，一直沉湎于这种想法：力求与法国结成联盟，使它参加对英、美的战争，目前要尽力加强贝当政府反对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决心。11 月 8 日上午，这位老朽不识时务的法国元首贝当，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对美国代办发表声明，表示法国部队将抵抗英、美的入侵。贝当的这些行动，助长了希特勒上述的想法。纳粹最高统帅部在那个星期天的大事日记上强调说，希特勒一心想达成“与法国的全面合作”。这天晚上，德国驻维希代表克鲁格·冯·尼达向贝当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德、法结成紧密的联盟。但是，当希特勒听到阿尔及尔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齐亚诺，他毫不幻想法国会有什么作战的愿望，他已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陆科西嘉岛，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这一决定在赖伐尔乘汽车于 11 月 10 日抵达慕尼黑后就通知了他，但没有告诉他执行的时间。这个法国卖国贼连忙答应说服贝当接受“元首”的要求，他建议德国方面可先按计划行事，无需等待那位衰老昏庸的老元帅的同意。这当然正中希特勒的下怀。

齐亚诺在那天的日记中，根据自己现场目睹的情况，对这个战后以叛国罪处决的维希总理，有如下一段描述：

“赖伐尔打着白领结，穿着法国农村中产阶级的服装，在大厅中许许多

多身着制服的人中间特别显眼。他极力用亲切的语调谈他这次旅行的情况，说他在车上睡得很久。但没有人理睬他这些话。希特勒对他保持了冷淡的有礼态度……

“这个可怜虫想也没有想到德国人将把怎样的既成事实摆到他的面前。当赖伐尔在隔壁房间里抽着香烟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时，德国方面正在发出占领法国的命令——关于即将采取的行动，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讲。冯·里宾特洛甫告诉我，要第二天早晨8点钟才会这样通知赖伐尔：由于夜间接到的情报，希特勒迫不得已着手全部占领法国。”

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驻守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他是维希政府一名忠实的走卒。随着事态的急转直下，他的惶恐不安也与日俱增。11月9日，德国空军部队就已占领利比亚的扎维亚的飞机场。同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部队开到突尼斯。当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轴心部队由东方开进突尼斯，而且盟军部队也由西方直逼突尼斯的时候，埃斯特瓦心情沉重，举棋不定，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最后他带着大部分守军往西投奔吉罗将军去了。但是，在比塞大港，却有3艘鱼雷艇和9艘潜艇向轴心国投降了。

希特勒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命令，是在11月10日下午8点半发布的，于11日晨开始执行。除了贝当表示无效的抗议以外，未发生任何事件。墨索里尼的军队占领了科西嘉岛。即便是这样，这个意大利领袖仍感惶恐不安。近日发生的事件对意大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在墨索里尼认为，在利比亚能够成功地守住原阿杰达比亚防线，就谢天谢地了。

如今隆美尔疲于奔命，继续快速撤离利比亚。意、德军队摩擦甚多，他们甚至在哈尔法亚互相开火，因为德军为了更快地撤退，抢走了意军的全部卡车，将墨索里尼的几个师团丢在沙漠中部，大批人简直快要死于饥渴了。

希特勒这个输红了眼的赌棍。简直是不顾一切了。11月13日，他曾向贝当保证，德国和意大利都不会占领土伦的法军基地。停战以后，法国舰队便被冻结在那里。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记载，希特勒已决定尽速执行“利拉计划”，这是占领土伦并夺取法国舰队的代号。17日早晨，德军进攻土伦军港，但法国水兵进行了坚决抵抗，并使舰上人员能够按照德·拉波德海军上将的命令把这些舰只击沉。法国的舰队因此没有落到在地中海迫切需要它的轴心国手里。

经过奋力拼搏，希特勒赶在艾森豪威尔之前，拿下了突尼斯。在“元首”和“领袖”的坚持之下，为了守住这个桥头堡，共投入了25万德国和意大利的部队。经过紧张准备，敌我双方于1943年3月下半月展开厮杀。这时，在盟军方面，亚历山大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群，至少有20个师又4个独立旅，人员装备齐全。而德、意联军只有14个师又两个旅，人员和装备缺额很大，且又处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两支大军之间，态势十分不利。3月6日，隆美尔进行了4次大规模进攻，使用了所有的3个德国装甲师，每次进攻都在惨重的损失下被击退。严酷的事实使这个不可一世的“沙漠之狐”认识到，轴心国的军队若再留在非洲，就等于“明显的自杀”。3月9日，隆美尔请他的属下阿尔林将军代理指挥军队后，便返回欧洲养病，并向“元首”要求迅速从北非撤军。结果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眼中的“悲观主义者”，从而失去了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

当时，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正向前推进，以围攻敌军主要阵地，即马雷特防线。这条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侵入突尼斯而修筑的一

一条长达 20 英里而且组织严密的防御系统。现在墨索里尼的军队竟在这里防守，以对付英国人！在它临海的尽端，陡峭的瓦迪济佐是主要防线正面一道防坦克的坚强屏障；再往南，有混凝土修筑的炮楼，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从前线直到马特马塔的山丘为止。没有可能进行迂回运动，除非取道通往特巴戈山和梅拉布山之间那条山峡弯路。法国人以前声称车辆无法通过此路，但是盟军远程沙漠空军大队曾在 1 月间进行侦察，结果证明尽管非常困难，但仍可通行。这支坚强而高度机动化的侦察部队，在整个非洲战役中，所作出的许多贡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轴心国方面，敌人正加强固守，他们已在这个隘口修筑了工事。并由希特勒的装甲师和墨索里尼的步兵师占领着。鉴于马雷特阵地敌人防御力量雄厚，计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和 6 个意大利步兵师防守，并由第十五装甲师作为后备，蒙哥马利决定再增派一支侧击纵队，以突破这个隘口，并在敌军主要前线后方站住脚。这样一来，德、意军面临着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北撤马雷特防线的守军，并于 4 月中旬退至突尼斯北部，终于成了“瓮中之鳖”。

1943 年 4 月 19 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 18 天的战斗，于 5 月 7 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 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 5 月 13 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5 月 19 日，丘吉尔受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邀请，在美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英国首相对非洲战役进行了总结。他的演说受到美国国会的欢迎，并得以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丘吉尔说：

“我们不得不感谢希特勒伍长的军事知识。如我三个月前在下院预言的，我们这次可以看看这个军事专家的本领如何了。使冯·保罗斯陆军元帅和他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后，现在又同样地使我们的敌人在突尼斯蒙受新的灾难……”

“两位独裁者的非洲远征，使他们的国家伤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 95 万人。此外，近 240 万吨的船舶沉没了，近 8000 架的飞机被击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船舶和飞机被击伤的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 6200 门大炮，2550 辆坦克和 7 万辆卡车。……在达到战争的这一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到此为止，墨索里尼所要建立的“非洲大帝国”的残梦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接二连三的惨败、无限的忧愁和腐化无羁的荒淫生活，把他的身体搞垮了。他身边的一个心腹曾如此地描述了“领袖”当时的心境：“灰白色的面孔，消瘦的双颊，无穷的忧愁，疲惫不堪的眼睛，给人以无限苦恼，屈辱和悲哀感的嘴角……他已不可能和即将来临的岁月斗争了。所有这些，对于那些不管他的成败而仍旧爱戴他的人们来说，是足以使他们惊愕不止的。大家都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想与他寒暄，慰藉他一番，但他已不是昔日的统帅了。他早已失去了海阔天空地谈论的兴致了。”

大难就要临头了，盟军要向意大利本土进军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法西斯的末日

1943年7月10日，盟军向意大利本土进军，首战西西里，歼敌16万多人，意军兵败如山倒。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投入监狱。巴多格里奥奉命组织新政府，并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就全面反攻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苏军首先向敌人发动全面攻击，1943年内，德军损失近400万人，从此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为了尽快将敌人驱逐出境，迫使德军早日投降，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苏军在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大约4500公里的战线上，连续对德军及其仆从军实施了10次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各条战线的联合打击下，德军节节败退。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绝望下自杀身亡。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从此欧洲战火停止。经过12年之后，希特勒建立的“第三帝国”终于覆亡。继德、意投降之后，日本法西斯头目仍叫嚷要采取“决战行动”，欲顽抗到底，后在中美苏等国军队的强烈打击下，被迫无条件投降。至此，长达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德意日法西斯战犯，均受到历史的惩罚。

第六十六章 向意大利进军

盟军进攻意大利，黑党上下惨凄凄；
海浪翻腾云水怒，灾难临头咎自取。

话说盟军在突尼斯取得全歼轴心国25万大军的胜利后，即准备挥师北上，横渡地中海，向意大利本土进军。

此时，墨索里尼大势已去。在整个意大利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情绪，对前途已经丧失信心。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随着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和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成功，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共同防御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的盟国军队对西欧大陆的进攻。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1943年4月7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辞令之下。

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制服墨索里尼的经过。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元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是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在四天以后离开这里时，又是神采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

早在1943年1月，正当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成功、进攻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

商讨北非胜利后的作战方针。他们初步商定，一旦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但是，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却产生了严重分歧。美国的参谋人员希望“把地中海的这一插曲赶紧结束”，以便腾出手来一举打过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英国人则认为，横渡海峡是一场无谓的冒险，可能会遭致灾祸，不如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刀，刺向敌人的“软腹部”。

为了统一作战方针，1943年5月11日，当北非战局快要结束时，丘吉尔第三次访问了华盛顿。他一再敦促罗斯福说服他的三军参谋长们“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问题的重要意义”。美国军方在总统的干预下，勉强同意进攻西西里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应丘吉尔的邀请，随同英国首相乘专机飞往阿尔及尔，与北非战区总司令商讨有关进攻西西里岛以及尔后的作战方针问题。从5月29日开始，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在艾森豪威尔的别墅召开了军事会议。最后双方决定：进攻西西里岛。如果进展顺利，还应攻入意大利本土。他们的理由是，一旦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国就要抽出大量兵力来代替巴尔干的26个意大利师。德军的兵力越分散，对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就越有利。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面积2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0万。该岛位于亚平宁半岛与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最窄处3219米，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

这个以“哈斯基”为代号的作战计划，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群负责实施。该集团军群下辖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第八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共有13个师13个独立旅，总兵力达47万多人。此外，还有作战飞机4000余架，各种战斗舰艇和辅助船只3200艘。根据亚历山大的计划，首先是空军猛烈轰炸，重创敌人的海、空力量，然后英军第八集团军在西西里岛东南部锡拉库札到帕基诺的地段登陆；美军第七集团军则在该岛西南部杰拉至利卡塔的地段登陆。空降兵则应越过滩头堡着陆，夺取重点地段，支援登陆部队。主力上岸后应向北纵深发展，分两路围歼德、意守军，力争尽快占领全岛。

虽然墨索里尼的武装力量在北非遭到惨败，受到严重打击，但是，他们防御本土的力量还是不容忽视的。当时，意大利的总兵力为82个师又8个旅，825架可供作战用的飞机，还有263艘舰艇。在亚平宁半岛、科西嘉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担任防御的有44个师又6个旅、600架飞机和183艘舰艇。其余的兵力在苏、德战场作战，以及在巴尔干半岛、法国南部执行占领任务。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兵力为7个师、1个旅、500架飞机和60艘舰艇。在战役开始之前，西西里岛上驻有墨索里尼的第六集团军，下辖9个意大利师和两个德国师，共25.5万人，可以及时得到500架飞机的支援。守岛意军大部分为当地人，恐战、厌战情绪严重。他们还认为，战斗愈激烈，家乡的破坏也就愈严重，因而不想进行认真的抵抗。德军在该岛的坦克和运输工具不足，战斗力不强。岛上的抗登陆防御能力比较薄弱，意军第六集团军在南岸200公里的正面阵地上，只配置两个意大利师，大部分兵力驻守在岛屿的西北部，企图在美、英军登陆时实施反突击，歼灭登陆部队于滩头。待抵抗失败，再转入纵深进行决战。

面对盟军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对摇摇欲坠的意大利政局，希特勒心神不宁。为着进一步了解西西里的情况，5月20日，希特勒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

出席的军政要员有总参谋长凯特尔、陆军元帅隆美尔和负责外交事务的纽赖特等人。现将这个会议的秘密记录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希特勒：你去过西西里岛吗？

纽赖特：是的，元首，我到过那里，并且和驻西西里岛的意大利第六集团军司令罗阿塔将军举行了会谈，除了其他许多事情外，他还告诉我，他对于防守西西里岛没有多大的信心。他声称他的力量非常薄弱，而且他的军队也缺乏良好的装备。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个摩托化师，其余的部队都是非机动性的。英国人每天竭尽一切力量，炮击西西里岛各条铁路的机车。他们了解得很清楚，要运材料加修防御工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约瓦尼渡海到墨西拿沿途获得的印象是，在这短短的旅程内，几乎所有的交通实际上都已陷于停顿。那里的渡船——我想原来有六艘——现在只剩下一艘了。这一艘是被当作博物馆的陈列品看待的；据说保留这一艘是为了“更好的目的”。

希特勒：什么是“更好的目的”？

纽赖特：啊，元首，有时意大利人解释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人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在西西里岛的德国军队，无疑已经变得不受欢迎的了。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西西里岛人认为，是我们把战争带到他们的国家里来的。我们先是吃光了他们的东西，现在我们又使得英国人要到这里来了，虽然——我必须强调这一点——西西里岛的农民对英国人要来，确实并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会结束他们的苦难。所有意大利南部的人们的一般看法是，英国人一来，战争就要结束，而德国人驻守在这里，恰恰是把战争拖下去。

希特勒：意大利政府对待这种态度，采取了什么行动没有？

纽赖特，元首，据我所知，目前仍留在当地的地方官吏，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来取什么行动。每当我提请他们注意这点，并抱怨德国士兵在街上受到咒骂时，他们就对我说，因为这是代表民意，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还说：“人民的情绪就是这样。你们不得民心，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征用了各种东西，并且吃光了小鸡。”但是，我确实认为，那些地方官吏是能够作出更大的努力，处理情节严重的案件，以儆效尤的。

希特勒：他们就不想采取行动吗？

纽赖特：很困难。他们就是不采取行动。西西里岛人的气质和意大利北部的人不同。但是，就整个情形来说，他们对待事情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令人感到很不愉快。敌人的空军对西西里岛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

西西里岛登陆成功，除了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急剧下降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希特勒在判断盟军登陆地点时犯了严重错误。德国在西班牙的情报人员曾告诉他，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南部海滩上发现过一具英军尸体，身上还有两封信：一封是蒙巴顿写给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卡宁汉的，信中谈到英、美两国联合作战的问题；另一封是英国陆军副参谋长阿契巴尔德·奈将军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透露盟军将进攻撒丁岛和希腊。希特勒对此信以为真，并下令将西西里岛上的兵力调往撒丁岛和希腊，在西西里岛上仅留下了两个德国师。这为盟军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实，这是英国人的调虎离山计，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设下的一个圈套。1943年6月11日，当盟军攻占了潘特莱里亚这个小岛时，对最高统帅部来说，盟军的意图似乎已经昭然若揭了。正如丘吉尔所说：“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迷惑希特勒呢？经过研究，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利用希特勒很可能作出的一个判断，即西西里是一个过于明显的目标，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大规模登陆。为了掩盖代号为“哈斯基”的进攻西西里的行动，必须使希特勒相信盟军企图入侵两个地方：一是入侵希腊，以便向巴尔干推进；一是入侵撒丁岛，作为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于是，伦敦监督处开始布置了一场诈骗战。这个以“肉馅”

为代号的诈骗战，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谋略相媲美。

直到战后，“肉馅”行动才作为战争中最巧妙最独出心裁的谋略之一而闻名于世。这个计划的总轮廓是，把一个装有文件的公文包故意送给德国人，使他们确信盟军企图进攻撒丁岛和希腊，而不是西西里。盟军打算从西班牙韦尔瓦附近的一艘潜艇上把一具尸首抛出，任其漂流，德国谍报机关能及时获得这一情报，因为他们在西班牙布有间谍网，而且与佛朗哥政府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是，德国人会不会相信呢？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其他理由识破了这个骗局，德国人还可能从反面去理解证据，悟出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集中现有的全部兵力，挫败对西西里的进攻，或者使英、美高级指挥机关完全放弃“哈斯基”行动。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像一把利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然而英国谋略机关还是决定去冒险。

他们找了一具死于肺炎的、胸中有积水的30多岁的男尸，而且还给死尸命名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0号。谋略机关还炮制了马丁有一张自己银行的透支单，又从劳埃德银行搞来一封措辞文雅的催款信，和其他文件放在一起。马丁刚刚订婚，带有一张向邦德街的国际珠宝商菲利普斯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为了证明真的有个未婚妻，谋略机关的一位女秘书还搞了两封“情书”。另外，又伪造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都仔细签署了日期，而且每封信都证实了其他信中提到的细节。然而，这些小骗局只是为了使大骗局具有真实感。马丁携带的文件透露，盟军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但只是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掩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伪造英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契巴尔德·奈将军致负责实施“哈斯基”计划的艾森豪威尔手下的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件。这封信和其他意在证实这一虚构故事的信件和文件，都装进了马丁的公文包。

“肉馅”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西班牙人打捞起这具尸首不久，德国在西班牙的谍报组织就向柏林报告了他们的幸运发现。而且，他们还补充说，西班牙舰队正在调查马丁所乘的那架失事飞机的驾驶员及其他乘客的下落，后来发生的事件才揭示出这次诈骗战有多么成功。正当“钢铁盟约”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刻，假文件影响了希特勒的战略思想，他丝毫不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由于苏军节节反攻，如今他从俄国战线抽不出一兵一卒或一辆坦克，而“肉馅”计划使他相信，他在地中海，特别在巴尔干面临着危险的局面。他在致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他在1943年并不担心西线的第二战场，他头疼的是巴尔干。“元首”写道：

“我……以最严重的关切注视着时局。这是进入欧洲心脏的传统入侵路线……敌人在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暴动的支持下，在该地区登陆，会导致……最可怕的局面，就是暴露东线德军的南翼，最后形成巨大的转机——英、美、俄三国对德国本土的联合进攻。”

当时，巴尔干半岛主要由意大利人防守。墨索里尼用了33个师防守希腊、爱琴海诸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而德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兵力只有6个师组成的一个集团军。但意大利作为一个盟国究竟有多大可靠性？党卫军保安局刚刚得到罗马的保皇党人密谋推翻墨索里尼并向英、美投降的证据。正当希特勒权衡苏军库尔斯克攻势与“肉馅”计划的文件所隐含的需求时，这个发现引起了他的战略思想上的大危机。如果意大利真的投降了，希特勒就得寻求新的兵力来代替巴尔干战场上的那33个意大利师，更不用说

在俄国前线的 10 个意大利师了。

当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考虑这个问题时，英国谋略机关又搞了其他一些骗局，给他们的恐惧心理上加油。在撒丁岛的主要城市卡利亚里附近的海岸上，海水又冲来了一具尸体，死者身穿英国突击队制服，在他身上发现的文件表明，他属于一支正在侦察撒丁岛海岸的小部队。这具尸体是潜艇完成的又一次“安排”，是为了加强马丁少校的信件中所包含的对撒丁岛的威胁。同时，英国谋略机关还采用其他方式和通过别的渠道使德国人相信，他们获得的情报是“完全可靠的”。

希特勒在获得上述情报之后，十分得意，随即命令副官把一张巴尔干地图摊在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的地图桌上。希特勒戴上他的老花镜，说道：“一个人就得像张开了网的蜘蛛一样警觉。感谢上帝，我对各种事物的嗅觉一向不错，所以，我总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闻出味儿来。谁要想骗我，是万万不可能的。”随即他向总参谋部下达了如下的指令：

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前，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可以认为，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各地：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撒和多德卡尼斯群岛。

我要求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国指挥机关迅速地密切合作，利用全部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年，尽可能加强这些特别危险地区。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采取的措施要先于一切。

根据希特勒的指令，纳粹最高统帅部迅速向受威胁地区派去了指挥官和部队。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派到雅典去组织一个集团军，这里是希特勒认为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地区。国家元首党卫旅被调到撒丁岛，又从驻法德军中抽出一个装甲师，装了 160 列火车，开了 7 天，来到希腊。希特勒还批准从俄国前线撤出两个装甲师，准备用 320 列火车，9 天的时间，开到希腊。在第三帝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位元首的情报机关又一次辜负了他，使他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撤到希腊后，盟军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就正式开始了。这在希特勒的元首指挥部又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在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有个岛屿叫班泰雷利亚岛，是墨索里尼的飞机和鱼雷艇基地，盟军为了取得进攻西西里岛的前进基地，于 1943 年 6 月 11 日在该岛登陆。这次代号为“小鬼”的战斗很成功。盟军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俘虏敌人 11000 多名。两天以后，邻近的两个小岛的意军也投降了。至此，西西里岛南面的前哨阵地已被全部肃清。

从 7 月 3 日起，英美空军开始对西西里岛、撒丁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的机场、港口、潜水艇基地以及工业中心展开猛烈空袭，摧毁了许多重要目标，迫使德、意军的远程空军将其基地撤到意大利本土。墨西拿海峡的 5 艘火车渡轮也被击沉了 4 艘，从而使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上的联系更为困难。盟军在空中和海上均占有绝对优势。由于他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在很长时间内敌人摸不清主攻方向在哪里，因此到开始登陆时，轴心国的海、空军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

按照盟军司令部制定的计划，7 月 10 日是进攻的日子。7 月 9 日早晨，从东方和西方驶来的大舰队集合在马耳他岛的南面，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为了从海上掩护登陆，美、英海军在墨西拿海峡以南展开了 4 艘战列舰、2 艘航空母舰、4 艘巡洋舰和 18 艘驱逐舰；在突尼斯海峡展开了 2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盟军登陆部队分别在北非和地中海东

岸的港口上船：美军第七集团军在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启航；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则从黎波里、亚历山大、塞得港、海法和贝鲁特启航。载有登陆部队的舰船，伪装成护航运输队，紧沿北非海岸航行，并于7月9日凌晨到达马耳他岛以南海域，然后转向西西里岛。

9日上午，天气晴朗，到了中午，狂风大作。下午风势更加迅猛。到了傍晚，海涛汹涌澎湃，使登陆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美军登陆地带的西海岸，危险更大。登陆艇、船队，从马耳他岛和比塞大与班加西之间的许多非洲口岸向北突进，要经历一次十分艰险的颠簸航行。改变计划，显然已来不及了。晚上8时，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天时不利，但作战计划照常进行。”经过英勇搏斗，盟军的登陆兵和空降兵终于在西西里岛南部的锡拉库扎至杰拉180公里的地段上实施登陆和空降。

白天的恶劣天气虽然增加了盟军航行困难，但也帮助他们出奇制胜。意大利人满以为“今天夜里，他们无论如何来不了”，没料到盟军却已登上了滩头。但是，盟军空降兵的行动却遭到严重损失。美国的伞兵部队本应在杰拉地域着陆，结果被大风吹离了目的地。英军的133架滑翔机，只有12架落在预定的锡拉库扎以南地域，50架坠入海中，其余的也大部分被撞坏了。幸好因天气恶劣，守军防备松懈，而且双方兵力悬殊过大，所以盟军在第一天就夺占了纵深为5至15公里的登陆场。

在强大的战斗机的掩护下，美军第七集团军的部队，在利卡塔、杰拉、斯科格里蒂登陆。第二天上午遇到德军的反击。驻守在卡尔塔吉罗内地区的德军“戈林”师，向美军第一步兵师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次日，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一部从岛屿的西部赶来增援。但由于英军已逼近西西里岛东岸中部的卡特尼亚城，“戈林”师又被调往该地作战，美军才算顶住了对方的反击，并将三个滩头阵地联成一片。

英军在锡拉库扎登陆后，进展较顺利，在最初的三天内，便占领了岛屿的东南部分，并于7月16日向卡特尼亚和杰尔比尼的飞机场挺进。这时，更多的伞兵已经空降着陆，而且突击队也从海上登陆了。他们攻占了重要的桥梁。陆军在他们的帮助下，渡过了西梅托河。但是，德国军队现在从较远的西方前来增援意大利人，竭力阻止盟军前进，以掩护该岛通往墨西拿海峡东岸的道路。蒙哥马利被迫将第八集团军的主力向西移动，选择了一条从西侧绕过埃特纳火山的迂回路线，与向东推进的美军第七集团军的部队相呼应。

现在落入盟军手中的飞机场已有12个，到7月18日，岛上德国人可以使用的飞机只有25架了。由于被摧毁或损坏而遗留在机场上的敌机共有1100架，其中半数以上是德国飞机。这为盟军尽快占领全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面对盟军的凌厉攻势和意大利军的节节败北，希特勒十分生气。他狂吠：“必须在意大利成立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局势严重，他再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一问题。这次会议于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饭前三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那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情绪重新振作起来，但未收到很大效果。希特勒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

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他要给英国人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十分低沉。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

会议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天对罗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7月19日这一天，一个强大的美国轰炸机队袭击了罗马火车站的停车场和罗马飞机场。这次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起了首都市民严重的恐慌。在西西里岛当地，美军在巴顿将军的率领下节节前进。第三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承担了扫荡该岛西端的任务。德国军队已经跑掉了，那里只剩下了墨索里尼的军队。第一师和第四十五师组成的第二军，正奉命攻占北面的海岸，然后沿着通往墨西拿和巴勒莫的两条主要公路向前突进。看来，这两个城市指日可下了。

最后的决战，已经部署完毕了。这些战斗必然是很激烈的，因为除了原有的意大利防守部队外，还有三师以上的德军，在作战经验丰富的司令官休比将军的指挥下，将参加作战。盟军决定于8月1日发动新的攻势，并从北非调来美军第九师和英军第七十八师。与此同时，敌军防守部队又获得了德军第二十九装甲师的增援，以阻滞对方的进攻和掩护自己的撤退。经过几天激烈的争夺，英军于8月5日攻克了卡塔尼亚，美军也于8月16日进入了墨西拿。德军一面进行顽抗，一面破坏道路、桥梁，并于8月17日从西西里岛北部经墨西拿海峡撤至意大利本土的南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来不及撤退，全部投降。至此，这次战役胜利结束。经过38天的战斗，共歼德、意军16.7万人，其中德军3.7万人，缴获敌机1000多架。在这次战役中，盟军共死伤、失踪31000人。

盟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仍然悬而未决。丘吉尔极力主张乘胜前进，攻占罗马，在意大利尽可能向北挺进，并进而向巴尔干进军；而美方则认为应及早横渡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正当这一问题讨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墨索里尼于7月25日垮台了。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观，进攻意大利的观点，似乎占了压倒优势。欲知墨索里尼垮台的经过和盟军下一步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章 墨索里尼垮台

残酷统治廿一年，黑手高悬霸主鞭；
侵略扩张恶贯盈，如今垮台遂民愿。

且说盟军向西西里岛登陆后，墨索里尼的幻想几乎完全破灭。他在意大利舞台上残酷统治了 21 年，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了。他的侵略扩张政策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现在举国上下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面对战争的残酷破坏，和军民的大量死亡，墨索里尼这个罪魁祸首，自然成了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在北非、地中海、西西里岛接二连三的惨败，进一步加深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成了这个专制魔王垮台的直接导火线。

现在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一日不堪一日，不仅兵员缺乏，兵力分散，而且士气十分低落。在国内担任防御的 47 个师战斗力很差。在苏、德战场上作战的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 22 万人，只剩下 8 万人。在法国和巴尔干担任占领任务的意军，在当地游击队的打击下，不能自拔。它的盟友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已无力对他进行大规模支援。

连年的战争，巨大的军费，许多工业中心在盟军日益猛烈的空袭下被夷为平地，使意大利的经济濒于崩溃。1943 年，全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与战前相比，分别下降了 30% 和 20%。国家的预算赤字高达 870 亿里拉，收入只及支出的 36%。物价的上涨，食品的奇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更加加深了意大利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不满。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罢工和反战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墨索里尼摇摇欲坠的统治。

为挽救败局，墨索里尼竭力挣扎。他曾枉费心机地在政界人物和军事将领中间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和清洗。2 月间，安布罗西奥将军继卡瓦莱罗担任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和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公爵，都是国王的私人顾问，并获得王室的信任。几个月来，他们希望推翻法西斯党的领袖，结束法西斯的专政。但是，墨索里尼仍然留恋欧洲的政治舞台。当他手下的新的军事首脑提议立即从巴尔干半岛撤回意大利军队时，他感到受了侮辱。他认为这些部队是对德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的补充力量。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在国外的失败和国内的民心涣散，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希特勒同盟者的地位。

因此，他拒绝了新任总参谋长关于从巴尔干撤军的要求。由于人们对他的“权威”的印象，以及对他个人极端行动的畏惧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能否将他驱逐下台的问题上，意大利的所有社会力量都长期犹豫不决。谁愿意冒险去“把铃铛挂在一只凶猛的野兽的脖子上”呢？

西西里战场惨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人民更为强烈的反对的形势下，在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反叛。

7 月以来，形势吃紧，意大利政局进一步动荡，特别是盟军空袭罗马和其他重要商埠后，人心更加混乱，不少城市发生骚乱，粮食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为了进一步孤立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政权，7 月 17 日，盟国的飞机在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城市上空，散发了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意大利人民的《文告》。

《文告》说：

在目前时刻，美国和英国的联合武装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

指挥下，正把战争深深地推进到你们的国土。这是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迫使你们接受的那种可耻的领导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墨索里尼引导你们作为一个残杀各国人民并摧毁人们自由的野蛮国家的仆从，参加了这场战争。尽管意大利容易遭受来自空中和海上的袭击，你们的法西斯领袖却仍然把你们的子弟、你们的舰只、你们的空军派往遥远的战场，帮助德国去实现它想要征服英国、俄国和全世界的企图。这种与纳粹德国的阴谋勾结、同意大利在自由与文化方面的悠久传统，也就是同英、美两国人民与之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的那些传统，是极不相称的。你们的士兵，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是为了纳粹德国在作战。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他们在俄国前线以及在从阿拉曼到邦角的非洲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出卖和遗弃了。

今天，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希望，在各个战场上都已经被粉碎了。意大利的天空已在美国和英国庞大的空中机群的控制下。意大利的海岸受到了英国和盟国集中在地中海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海军力量的威胁。现在，你们所对抗的力量誓死要摧毁纳粹德国的势力，这种势力曾经被无情地用来使一切拒绝承认德国人是统治种族的人们，遭到了奴役、毁灭和死亡。

为意大利谋取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对盟国的武装部队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实行体面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党的邪恶势力服务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势必要承认你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后果。我们并不乐意攻入意大利的领土，使意大利人民经受战争毁灭的悲剧；但是，我们坚决要摧毁那些虚伪的领袖和他们的那种使意大利沦落到如此处境的主义。你们抵抗盟国的联合部队的每一分钟——你们流的每一滴血——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给法西斯与纳粹领袖更多一点时间，让他们逃脱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你们的一切利益，你们的一切传统，都被德国和你们自己的虚伪而又腐化的领袖们背弃了；只有推翻上述两者以后，一个重新建立的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现在，由你们意大利人民考虑你们自己的自尊，你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你们自己要求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求你们决定：意大利人究竟是要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卖命，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求生！

《文告》像一声惊雷，在摇摇欲坠的意大利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罢工、游行迅速发展，墨索里尼犹如坐在火山上，朝不保夕，他急欲和盟友会商。两天以后，这位法西斯领袖在他的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里米尼附近的费尔特雷，在当地的一个别墅里会见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公园，树荫蔽日，苍郁清凉；一个建筑物，酷似迷宫，给人以近乎神秘之感，它像一个由纵横字谜拼成的房子。”即使在火烧眉毛的战乱期间，墨索里尼还是为竭力款待德国“元首”，做好了一切准备。预计希特勒将在这里逗留两天。但希特勒也有热锅上“烤着的栗子”。他不顾主人的盛情，当天下午就走了。墨索里尼说：“我们的会见和以往一样，是很诚挚的；但是，那些随从人员和双方高级军官的态度，却是冷淡的。”

希特勒不管对方的情绪如何，只是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极力为他的盟友打气。他说，准备用来袭击英国的新的“秘密武器”，预期在冬天可以使用。“这样西西里岛对于敌人就可能像斯大林格勒对我们那样”。纳粹元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意大利必须提供人力和组织”。德国由于在俄国前线遭受的压力，对意大利增援部队和装备的要求“无法供给”。意大利人一听凉了半截。“元首”所说的冬季要提供的“秘密武器”，显然是画饼充饥，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怎能熬到冬季呢？

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敦促他的领袖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已经不能再继续参加这场战争了。但是，看到墨索里尼那种呆若木鸡的样子，安布罗西奥和其他在场的意大利将领终于明白，不能再指望墨索里尼作领袖了。

正当会谈进行的时候，一个神情紧张的意大利军官走进房来报告说：“现在罗马正在遭受盟军猛烈的轰炸。”这次会谈，对墨索里尼来说，除了得到一些空头支票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当他沮丧地抵达罗马时，他的飞机飞进了一大片浓密的黑烟中，这是利特里奥火车站正在燃烧的数百辆客车冒出来的烟。他来到皇宫，发现国王“愁眉锁眼，神情紧张”。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尔说：“局势非常严重，我们不能再维持很久了。西西里岛现在已落入西方国家的手中。德国人会出卖我们。军队的纪律已经瓦解了。”根据记载，墨索里尼回答说，他希望在9月15日使意大利和轴心国联盟脱离关系。对此，丘吉尔讽刺说：“这个日期表明，墨索里尼脱离现实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局势紧迫，不能再等待了。这时，法西斯党的元老、前外交部长狄诺·格兰第来到罗马，经过和同谋者串连后准备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担任一个领导职务。7月22日，他特意拜访了他的老领袖，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大委员会。自1939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就这样，在多数委员的要求下，墨索里尼终于答应在7月25日举行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防止受到暴力的骚扰，警察总监事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墨索里尼的私人卫队——枪兵团，已被解除了保卫威尼斯宫的任务，当地布满了军事警察。“领袖”说明了当前情况，而后穿着黑色法西斯制服的全体与会者开始讨论。墨索里尼最后说：“战争往往是一个党的战争，是希望战争的那个党所进行的战争；同时，战争也往往是一个人的战争，是宣战的那个人所进行的战争。如果把今天的战争称作墨索里尼的战争，则1859年的战争可以称之为加富尔的战斗。现在是加强统治和承担必要责任的时候了。当我们的国家和领土完整正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可以毫无困难地变动人事、加强控制和调动一切尚未使用的力量。”接着，狄诺·格兰第提出一项决议案，请求国王掌握更大的权力，并且要求国王摆脱不问国事的地位，出来承担他的责任。

格兰第发表了一篇被墨索里尼称为“猛烈抨击的演说”，“一个久怀怨恨的人终于发泄积愤的一篇演说”。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和宫廷之间的串连，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墨索里尼的女婿，曾经长期掌管外交事务的齐亚诺，对格兰第的倡议给予坚决支持。每个与会者现在都意识到，一个政治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这时法西斯党常务书记斯科尔札提议休会。会议明天再继续进行。但是格兰第跳了起来，大声喊道：“不行！我反对这个提议，我们好不容易才开始了这场辩论，我们一定要把会开完！”在举行投票表决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关于当时会场上的情况，墨索里尼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追述：“大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态度，甚至在投票以前，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有一群叛徒已经和国王勾结在一起，再有一群是合谋者，另有一群是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也许并不理解投票表决的严重性，但是也同样地投了票。”结果，会上以49票赞成、7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格兰第的倡议，从而否决了墨索里尼作为领袖的专制独裁的地位。

墨索里尼像个气急败坏的野牛，站起来厉声地说：“你们已造成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会议到此结束，法西斯党书记斯科尔札正要向“领袖”致敬时，墨索里尼用手势制止说：“不必了，你是可以原谅的。”大家

都沉默地散去。当晚，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家中入睡，一场逮捕墨索里尼的阴谋仍在暗中加紧进行。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负责执行这一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电话局、警察局和内政部的要害机构，然后派出军事警察在王室别墅和威尼斯宫附近的隐蔽地点密布了岗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闹剧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星期日，天气晴朗，除了不时有几架盟军的飞机在罗马上空盘旋外，一切如旧。上午，墨索里尼继续呆在威尼斯宫他的办公室里，并巡视了罗马几个遭到轰炸的地区。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完全蒙在鼓里。他请求觐见国王。下午5时，维克多·埃曼尔接见了。墨索里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国王会撤回他授予我的关于指挥武装部队的权力，我在不久以前曾经考虑要放弃这个指挥权。所以，我走进别墅时，心中没有感到任何不祥的预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毫无怀疑。”

但是，当墨索里尼到达国王寓所时，他看到各处的军警都增加了。国王身穿大元帅制服，站在门口。他们两人走进了客厅。国王说：“我的亲爱的领袖，情况不妙了。意大利已经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法西斯大委员会的表决太可怕了——赞成格兰第动议的竟有19票之多，而在这些投票人中，有4个人竟是‘天使报喜勋章’的获得者……此刻，你在意大利是大家最痛恨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现在你只剩下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是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于你的个人安全，用不着担忧，我负责给你保护。你的职位现在由巴多格里奥元帅来担任。”

面对着这一切，墨索里尼简直惊呆了，茫然不知所措。停了片刻，他强打精神，竭力镇定他说，“你正在作出一个极端严重的决定。目前的危机将使人民认为，那个宣战的人一旦解职，和平就在望了。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将是严重的。这个危机将被看作是丘吉尔与斯大林一伙的胜利，尤其是斯大林的胜利。我体会到人民的怨恨。昨天晚上，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我看到了这一点。一个人统治了这么久的时间，并且使人遭受了这么多的牺牲，那就不能不激起愤恨。不管怎么说，我祝愿控制目前局势的人幸运。”

当国王把他送出大厅时，昔日这个不可一世的专制魔王，如今脸色苍白，显得比平时矮小了许多，几乎像个侏儒。

墨索里尼独自一人心情沉重地走出王宫，正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一个警察上尉把他拦住了，对他说：“国王陛下派我负责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继续向自己的汽车走去。这时，那个上尉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救护车，对他说，“不，我们必须乘那辆车！”墨索里尼和他的秘书一同上了救护车；除了那个上尉，还有两个中尉，3个国家警察和两个便衣警察，他们也一同上车，坐在车门口，拿着机关枪。车门关上以后，救护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离。这个法西斯杀人魔王就这样被关进铁窗成了阶下囚。

25日下午稍晚些时候，国王命令巴多格里奥，这个在1940年因希腊战争失利而被墨索里尼撤职的陆军元帅，组织一个包括军事首脑和文官在内的新内阁。当天晚上，巴多格里奥命令将这个法西斯领袖拘禁在蓬察岛上。从此，墨索里尼，这个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可悲的结束了他在意大利21年的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这个在20世纪一贯进行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实际上他是个金土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

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他注意研究各国情况，自以为懂得国际知识。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自大狂的致命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强大军事帝国。墨索里尼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野心、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权力又必然骄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

墨索里尼犯的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是，把他自己和意大利的命运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1943年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经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这个意大利独裁者的结局，的确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的。他认为，只要他在世，就没有人敢向他的太岁头上动土。的确，他得势时曾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和人数众多的警察保镖。但是，当他被押上囚车时，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下台放在心上。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手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消了重要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墨索里尼的垮台，在柏林，在纳粹统治集团引起了强烈的震惊。他们自然意识到，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尤其使希特勒感到不安。本来他在费尔特雷同墨索里尼会谈以后，深信要使意大利继续参战，只有在意大利法西斯党内进行清洗，并且由德国向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领袖们增加压力。7月29日，是墨索里尼的60岁生日，希特勒准备派戈林趁此机会对他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但是，在7月25日这一天，令人震惊的消息由罗马传到了柏林。希特勒连夜召集纳粹头目们开会，最后决定，采取一切措施，营救墨索里尼，占领罗马，并尽一切可能支援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如果巴多格里奥和盟国签订了停战条约，则必须制定新的计划，以便夺取意大利的舰队。占领意大利的全国要塞，威慑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驻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还下令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为了这个目的，从法国和德国南部迅速集结了大约8个德国师，编成日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元帅指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意大利人炸毁了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和桥梁，那么驻意大利的德军给养来源就会被切断；其中有些部队在意大利南部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在进行激战，它们就不能维持多久。

但是，巴多格里奥接管政权后，并没有马上转过身来反对德国人，而是首先和盟军取得联系，看看自己能否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得到盟军的支持来抵抗德军。希特勒准确地估计到，这正是巴多格里奥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估计到这件事情会拖那么久。的确，7月27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另一次军事会议的讨论，完全是在这种设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纳粹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显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隆美尔和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会上，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力主谨慎从事，对意大利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进行周密准备。当前首要的是营救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还需进一步观察。后来希特勒接受了暂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劝告。

虽说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急于要求同盟军媾和，可是，为了避免德国人在意大利实行军事政变，他们不得不假装继续作战。新外长古阿里格利亚特别关怀的是向盟军解释，他为了缓和德国人的猜疑起见，即将在意大利北部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比过去更加明确他说明，意大利仍是德国的一“积极的盟国”。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姿态。当时意大利全国上下渴望和平，尤其是希望尽早摆脱德国人的控制。8月15日，巴多格里奥政府暗中派代表和盟国秘密接触，并且声明：盟军一旦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政府就立即准备加入盟国对抗德国。

1943年9月3日，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9月8日，公开宣布了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于9月3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意大利退出战争，使希特勒十分恼火。他再一次把戈培尔叫到腊斯登堡，对他说，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此外，墨索里尼被推翻，也引起了希特勒对自己地位的担心，他决心进行报复。

9月8日至9日之间的夜晚，德军开始包围罗马。巴多格里奥和王室迁到陆军大楼内，宣布戒严。在愈来愈紧张和惊慌的气氛中，进行了紧急的讨论。深更半夜，由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罗马的东城门，向亚得里亚海岸的佩斯卡拉港驶去。这群人中有意大利王室、巴多格里奥和他的内阁阁员以及高级官员。他们乘两艘驱潜快艇，在9月10日清晨到达布林迪西，在盟军占领区迅速地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首脑机构。

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正在酝酿的叛变而采取的又一措施，是下令撤消所有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做通信联络工作，常到大本营来，这时便被逮捕，交给秘密警察去发落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并且同她的丈夫一起被关进集中营。意大利国王像挪威和希腊的国王一样，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希特勒以逮捕他的女儿来泄愤。

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意大利全国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这种情况更加促使“元首”下定营救墨索里尼的决心。在他的同事中，绝大多数将领，甚至像戈培尔这样的人物，都怀疑这位意大利前领袖是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对象，但希特勒却仍然这样认为，而且坚决主张去营救他。

希特勒不仅想为这个仍有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而且想让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这样，可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的负担，并且帮助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利人民的破坏。因为在人民中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十分活跃，对纳粹德国军队构成了严重威胁。

墨索里尼在7月26日以后被拘留在蓬察岛，随后转到离撒丁岛海岸不远的拉马达勒纳岛。巴多格里奥担心德国人进行一次奇袭。因而在8月底把他以前的“领袖”偷偷转移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峰顶的小型休养地，而且只有一条铁索铁路可以通往该地。

希特勒获悉墨索里尼的下落后，立即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滑翔机运载部队，大概可以登上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个大胆的计划于9月13日执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名叫奥托·斯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

为了保证营救成功，避免宪兵队开枪伤人，斯科尔兹内在出发前特意绑

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机里。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 100 码的地方降落时，他发现墨索里尼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张望着。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的劝阻下没有动用他们的武器。这个党卫队的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当作人质，推在自己队伍的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几分钟后，这位“领袖”被塞进那架小型飞机里，从山顶一小块尽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后来又把“领袖”送到慕尼黑同“元首”举行了会谈，墨索里尼十分感激希特勒的营救。

墨索里尼已被救了出来，德国人便在北部成立了一个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相对抗的政权。这个法西斯傀儡政权设在加尔达湖滨，墨索里尼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百日丑剧”；但这只是垂死前的挣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人民的惩处。正是：

魔王救出牢笼房，
继续作恶逞猖狂；
坏事做尽民愤大，
终究难逃法罗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章 罗马决战

条条防线被突破，罗马京城又失落；
“固若金汤”何所惧，丧钟敲响多挽歌。

话说德军在意大利南部失败后。1944年1月初，被迫退守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从那不勒斯以北地中海沿岸起，经加埃塔、卡西诺直到业得里亚海滨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中部。该防线由大量钢筋混凝土工事和雷区构成，被德军称作“坚不可摧”的防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企图依托这条防线，阻止盟军占领意大利北部，保障整个欧洲战场南翼的安全。

这时，在意大利北部驻守的德军是凯塞林元帅指挥的C集团军群，下辖第十、第十四集团军，共含21个师，370架飞机。第十四集团军驻守在意大利北部沿岸地区，对付盟军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法西斯游击队。

经过休整、补充，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处于更为有利的作战态势。他们计划迅速突破古斯塔夫防线，一举攻占罗马，尔后向意大利北部推进，歼灭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残余部队，以配合西线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这时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为美第五集团军，英第八集团军和英独立第五军。这些军队合编为第十五集团军群，由哈罗德·亚历山大指挥，共有19个师又4个旅，支援飞机约4000架，在地中海的舰船3000余艘。此外还有法国和波兰的反法西斯部队加以配合。盟国军队在人数上虽略少于敌人，但在战斗士气和武器装备上远远胜过德、意法西斯的军队。

为了突破古斯塔夫防线，丘吉尔坚决主张在防线北面地中海海岸的安齐奥组织一次登陆作战，以配合正面军队的进攻。他把这一登陆比作是一只“野猫”，要把这支“野猫”投入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海岸，去“抓碎德国佬的心脏”。

安齐奥位于罗马以南45公里，是一个滨海港口小镇。盟军统帅部认为，在这里登陆取得胜利后，即可直取罗马，对于加速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按照丘吉尔的意图，盟军很快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鹅卵石”的登陆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登陆部队在距前线100公里远的安齐奥登陆，从后方突击防御之敌，切断其退路，并配合美第五集团军从正面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尔后攻占罗马。

为了保证登陆计划的顺利进行，盟军在登陆前要对附近机场和交通线进行空袭：同时地面部队要从防线正面实施牵制性进攻。为此，抽调美第五集团军所属第六军为登陆部队，该军下辖两个加强师、1个伞兵团、5个海军陆战营及专业部队，共5万人，并调集126艘战舰、250艘运输舰和大约700架飞机，参加这次声势浩大的登陆作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美第五集团军于1月12日，从卡西诺地区发起了进攻，虽未突破德军防御，但牵制了德军的预备队，为在安齐奥登陆创造了条件。1月20日晨，集结在那波利湾的登陆部队开始出发，当日下午抵达安齐奥，并于次日凌晨2时开始登陆。在这里防御的德军只有两个营和数个岸防连，而且未进入戒备状态，登陆部队几乎未遇抵抗就很快占领了安齐奥港，并把36000人和3000多辆车辆运送上岸。

但是，登陆部队没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迅速推进，却奉命“把固守滩头阵地作为首要任务”。由于登陆部队裹足不前，使德军得到喘息机会，乘机从第十四集团军调来部队加强了防御。后来登陆部队虽然增加到4个师，但

德军却把防御部队增加到 6 个师，并占据有利地势，对登陆部队进行反击，以致丘吉尔首相的这只“野猫”一直未能伸出利爪施展威风，反被紧紧压缩在一个狭窄的登陆场上，盟军依靠空中绝对的优势，才勉强守住登陆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5 月中旬。

这时，西线盟军正准备在诺曼底登陆。在意大利的英美军队必须加强攻势，牵制更多的德军，以配合即将开始的诺曼底登陆。于是，经过休整和补充的美、英军队，决定在卡西诺至第勒尼安海滨发起新的进攻。拟以英第八集团军 12 个师向卡西诺至罗马方向推进，美第五集团在滨海地带进攻，尔后与安齐奥登陆部队会合。

5 月 11 日，盟军对德、意古斯塔夫防线强大的进攻开始了。进攻之前，亚历山大将军向丘吉尔首相报告说：“我们有充分信心和意愿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消灭罗马南面的敌军。我们预料将会遇到极其猛烈和艰苦的战斗，并且对此已作好了准备。”当晚 11 时，盟军以两千门大炮对德、意法西斯军队进行猛烈轰击。黎明时分，战术空军又以全力给予支援。在卡西诺北面，波兰军团在奋力进攻，包抄山脊上的修道院。这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工事坚固，以前的几次进攻都遭到失败。这次波兰军团又受到敌军阻截，被迫退了回来。

在第五集团军的前线，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法西斯部队很快推进到费托山，但在靠海的侧翼，美军第二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正进行寸土必争的战斗。经过 36 小时猛烈战斗以后，敌人开始显出颓势，法军攻占了马约山，朱安将军把他的摩托化师，迅速地沿着加里利亚诺河向上游推进，攻克了圣安布罗吉奥和圣阿波利纳勒，从而肃清了该河西岸的全部敌军。

英第十二军越过拉皮多河，更深地突入敌军坚强的防御地带。5 月 14 日，与前来增援的第七十八师会合后，开始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法军再度向前突入奥森特河谷，攻占了奥索尼亚，由此穿过没有道路的山地继续向西推进。

美军第二军成功地攻克了圣玛丽亚因范特。为了攻打这个目标，他们曾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战。驻守该地侧翼的两个德国师，由于必须抵挡美第五集团军的六个师的进攻，结果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利里河以南的整个德军右翼已在崩溃中。

利里河北面的敌军，不顾其靠海侧翼的崩溃，仍然依靠古斯塔夫防线的残余部分进行拼死的顽抗。但是，他们逐渐支撑不住了。15 日，英第十三军进逼卡西诺—皮格纳托罗公路；16 日，第七十八师在朝着西北方向的一次出击中，突破了敌军的防线，进逼第六号公路；17 日，波兰军团向修道院北面进攻，这次他们获得了成功，占领了修道院西北的山脊，由于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公路，为盟军继续向前推进、包围罗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直至 5 月 18 日清晨，英军第四师最后肃清了卡西诺城的敌军，这时，波兰军团也在修道院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了红白色的国旗。其他各路盟军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为了突破坚固的“阿道夫·希特勒防线”，盟军采取了分段切割的突袭战术。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法军占领了皮科，美国第二军进驻丰迪。这样，德军对南面的侧翼当然感到惶惶不安了。加拿大军团承担了利里河谷的主力进攻。到了 24 日中午，该军已经完成了全面的突破，同时，它的装甲师已向切普拉诺挺进。次日，德军全线败退，在第八集团的前线遭到猛烈的打击。

当晚，前线总指挥亚历山大将军将这一胜利喜讯，向丘吉尔首相作了报

告。他说：“古斯塔夫防线曾经过敌军整个冬季的准备，并有拉皮多河作为屏障，但在这次最初的突袭中，这个防线就被我方两支军队突破，而且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敌军就被驱逐出防线。卡西诺是一个几乎无法攻破的堡垒，但在我军进行的一次出色的钳形运动中，它遭到了包抄，使它与战场隔开而陷于孤立。”

至于敌人大肆吹嘘的“阿道夫，希特勒防线”，亚历山大报告说，虽然布满了铁丝网、地雷以及钢筋水泥的碉堡，却在第八集团军前进的地段被摧毁了。盟军已俘获 10000 余名俘虏，敌人死伤的数字比这要大好多倍，战果还在进一步发展。

经过两周来的激烈战斗，在与盟军交锋的德军备师中，第七十一步兵师和第九十四步兵师已被击溃，不再成为战斗部队了。第一伞兵师、第九十装甲近卫师和第十五装甲近卫师，已损失了它们的大部分有效的战斗力。第二十六装甲师、第二十九装甲近卫师，第七一五和第三六二步兵师也都遭到了重创。第五七六团、第三五团、第一二一团和第四十师实际上也都被消灭了。敌军死伤、被俘达 50000 余人。

南面的敌军全面溃退，盟国的空军竭尽最大的力量，阻截敌人的退路。并且驱散集结的敌军。美国第二军向普里韦诺挺进时，法军攻向切卡诺，而加拿大军团和英国第十三军则沿着河谷推进到弗罗齐诺内，同时，第十军沿公路推进到阿韦察诺。从安齐奥前线缺口开来的 3 个美国师向韦莱特里和阿尔本山推进，后来又获得第三十六师的增援。他们随后遭到激烈的抵抗，一连 3 天毫无进展。他们做好准备，重新对瓦尔蒙托内发动进攻，而在这里，凯塞林已经把他所能集结的一切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都调来增援。然而，美国第三十六师在 5 月 30 日晚上所发动的一次出色的袭击，终于突破了罗马南面德军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月 2 日，美国第二军攻克了瓦尔蒙托内并向西挺进。当晚，德军的抵抗瓦解了。次日，到达阿尔本山的美国第六军和在它左翼的英国第一师及第五师向罗马逼近。美国第二军的推进稍稍领先，他们发现大多数桥梁未被破坏；6 月 4 日下午 7 时 15 分，第二军第八十八师的先头部队进入罗马市中心的威尼斯广场。从此这座被墨索里尼统治了 21 年的都城获得光复。

罗马这座享有盛名的世界文化古城，如今又回到人民手里来了。

罗马的解放，在欧洲、在全世界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热情洋溢的贺电来自四面八方。罗马的光复，进一步敲响了墨索里尼的丧钟，与此同时，苏军的反攻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到了 5 月底，希特勒的军队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当苏联红军重新发动排山倒海的攻势时，希特勒在东线的两百个师将毫无招架之力。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末日屈指可数了。

罗马被攻克后，凯塞林元帅的残军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北撤退；盟国空军的不断袭击和地面部队的紧紧追击，搞得敌军狼狈不堪，乱成一团。克拉克将军统率的美第五集团军沿着海岸公路直趋比萨，英第八集团军则跨过特韦雷河向特腊济梅诺湖（佩鲁贾湖）迅速推进。

这时凯塞林一面撤退，一面整编军队，并决心据守他的下一个准备好的阵地，即所谓哥特防线。这一防线起自比萨之上的西海岸，逶迤于佛罗伦萨以北的群山之间，然后转入亚得里亚海滨的佩扎罗。德军和墨索里尼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构筑这条防线，但是当时仍未竣工。凯塞林必须争取时间尽早完成它并配备人员，还要安顿正从北欧、巴尔干，德国和苏联给他调来

的八个师。

盟军追击 10 天后，德军的抵抗开始加强，著名的特腊济梅诺湖岸的阵地很坚固，直到 6 月 28 日，敌人才被驱逐，并向阿雷佐撤退。在西海岸，美国第五集团军克服种种困难后，于 7 月 1 日攻占了切奇纳，其右翼的法国军团不久也抵达锡耶纳。敌军在亚得里亚海岸作相应的退却，使得波兰军团能够迅速攻占佩斯卡拉并继续向安科纳推进。与此同时，法国一个殖民地师从科西嘉岛运来，在海空军强有力的支援下，经过两天鏖战，也攻占了厄尔巴岛，还俘虏了 2000 名敌人。

经过整编和重建，凯塞林又达到了相当于 14 个满员的师，部署在从罗齐尼亚诺到阿雷佐、又从阿雷佐到安科纳以南的亚得里亚海滨的一条战线上。这是一连串有掩护的阵地之一，敌人愈来愈顽强地坚守这些阵地，其目的在于阻止盟军进抵哥特防线。经过空军猛烈轰炸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以后，阿雷佐于 7 月 16 日落入英军手中。18 日，美军到达比萨以尔的阿尔诺河，翌日进入里窝那港口。与此同时，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紧紧进逼的波兰军队，占领了安科纳。7 月的最后一周，美军继续推进，占据了从安波利到比萨的整条阿尔诺防线。第八集团军肃清了佛罗伦萨以南的整个山区。新西兰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后，迫使敌人撤离了这座文化名城。他们在撤走时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只留下一座供人瞻仰的年久失修的韦基奥古桥。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盟军已经向前推进了 250 英里。

面对法西斯穷途末路的形势，墨索里尼的情绪更加颓丧了。除了整天和他的情妇贝塔西鬼混外，对于一切都悲观失望了。希特勒为了给他的这仿盟友打打气，让他支撑这危难的局面，决定让墨索里尼于 7 月 20 日前来腊斯登堡大本营会面。谁料这一天正是希特勒大倒其霉的日子哩！这一天中午 12 点 42 分，纳粹元首虽然没有被施道芬堡上校设下的定时炸弹炸死，但却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一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被撕成碎片；走路一瘸一拐，嘴角流着白沫，犹如一个生命垂危的伤兵。

1944 年 7 月 20 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在惊魂稍定之后，这个故意表示“坚强”的纳粹元首，领着墨索里尼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首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已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还尽量表示自己的“友谊”。他尽可能热情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希特勒指着一张被炸碎的桌子对墨索里尼说：“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这脚前爆炸……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将度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乍看到这种场面，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

营发生。这位意大利“领袖”，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这次听了“元首”一番神乎其神的说教，居然也表示同意。他说：“我们的处境的确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这一奇迹之后，不能想象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视察之后，这两个法西斯头子和他们的随从到贵宾室去喝条。这时大约是5点多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这时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发生了“军事政变”。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邓尼茨海军上将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他们争吵的声音几乎震破屋顶。墨索里尼则静坐在一旁，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服江湖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政变”、“谋反”就火冒三丈。他也不顾意大利“领袖”在场，瘸着受伤的腿站起来尖声地叫喊道，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部连根铲除。他咆哮道：“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部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和这些法西斯头子们的愿望相反，正是：地狱大门已洞开，元凶魔酋急徘徊。欲知墨索里尼的结局如何，目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章专制魔王之死

遍地盟军是英豪，专制魔王哪里逃；
束手就擒除奸霸，举国上下乐陶陶。

1945年的春天，墨索里尼的末日来到了。垂死前的痛苦是从元旦开始的，为了切断法西斯军队的供给。新年过后，盟国空军利用他们30：1的优势，对德军的补给线进行了无情的袭击。最重要的一条线是从维罗纳到勃伦纳山口，后者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走运时经常会晤的地点。这条线上有许多地方几乎在整个3月份交通中断。其他的山口时常被封锁，而且每次都被封锁几个星期，准备转移到苏联前线去的两个师也因此推迟了一个月之久。

从整个战局看，法西斯势力已气息奄奄，即将寿终正寝。但在意大利战场他们还拥有一定的实力。在北部地区德、意尚有27个师，其中5个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师。如果不是因为盟国空军的压倒优势和他们自己错误地选择背靠波河的防守阵地，本来他们还可以再多苟延残喘一阵。他们原应退出北意大利，撤退到阿迪杰河的坚固防线。在那里他们只要用一支小得多的兵力就足以牵制大量的盟军，而且可以分兵解救受到盟军优势兵力威胁的其他地点。或者可以在蒂罗尔山中的“民族堡垒”南面布下一道坚固的屏障。

但是，波河以南的失败宣告了法西斯灾祸的临头。希特勒当然对这一失败是负有首要责任的。因为当凯塞林的继任者菲廷霍夫将军建议作战术上的撤退时，曾受到纳粹统帅部的严厉批驳：“元首所期望的，现在和从前一样，

就是保持极度的坚定来完成你现在的任务；你要保卫你奉命指挥的北意大利地区的每一寸土地。”

希特勒战略部署的错误，为盟军尽早夺取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盟军统帅部决定，首先突破亚得里亚海侧翼的敌军而迅速抵达波河，将敌人分割包围，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强迫他们投降，否则就坚决歼灭。他们的计划是，由麦克里里将军的第八集团军，负责打通从巴斯蒂亚到阿尔斯塔的道路。那是一条狭隘而防守坚固的通道，两旁还有大水泛滥，但是它可以通往更空旷的地带。当这一步进行得相当顺手以后，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就从多山的中央阵线出击，经过波伦亚的西面进抵波河岸与第八集团军会师，然后一同追击到阿迪杰河。

已说盟军渡过波河之后，继续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追歼敌人。由于一切永久性的桥梁已遭毁坏。渡船和临时浮桥也受到猛烈袭击，敌人陷于严重混乱。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趁机广泛出击，向法西斯军队发起总攻。他们先后解放了米兰和威尼斯等重要城市，热那亚的4000守军向当地游击队投降。4月中旬，英第八军渡过了阿迪杰河，向帕多瓦，特雷维佐挺进；第五军已由维罗纳向维琴察和特兰托进军，它的左翼伸展到布里西亚和亚历山大里亚。在意大利战场到处呈现出胜利进军的形势。

海上的战役也进展得很顺利。在1月份，斯普利特和扎达尔的港口已被游击队占领。这些基地上的海防部队，经常袭扰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敌人，并配合铁托的部队举行反击。仅在4月份，至少有10次海战使敌人受到重创以至丧失战斗力。从此，墨索里尼的残余海军几乎全部葬入海底。

面对盟军各条战线上的强大攻势，墨索里尼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如今败局已定，墨索里尼为寻找后路，他也在试图同西方谈判。早在3月1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维托里奥·墨索里尼给米兰红衣大主教舒斯特尔带去了口信。大主教要求送去书面建议。3月中旬，小墨索里尼带着一份题为《国家元首的谈判建议》的文件再次来到米兰。墨索里尼在这份文件中建议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投降，“为使意大利北部人民免受更多的苦难。保护仅存的工农业财富免遭毁灭……”进而挽救他的国家免遭“共产主义的蹂躏”。只要“专门审判法西斯党员的罗马法庭”不对曾向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宣誓的人起诉就行。墨索里尼还答应解散法西斯党。

自从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发动的冒险进攻失败以来，墨索里尼显然精神失常了。特别是1945年4月11日，他接到梵蒂冈的来信说，盟军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墨索里尼觉得万念俱灰。“他一直在梦想，全靠梦想，在梦境中生活，”他的年轻的文化部长费尔多南·梅扎索马说，“他根本不正视现实。他在一个完全由他臆造出来的幻想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他脱离现实。他对事物的反应，他的欢乐和颓丧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那些感情都是莫名其妙地突然迸发的。”

对于墨索里尼临终前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的生活和狂暴情绪，西方记者们作了引人入胜的记载和描述。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的一个小岛上同墨索里尼交谈时，发现“领袖”似乎濒于发狂。他向这位记者谈到自己的错误，同时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毒辣的外交政策”迫使他卷入战争，希特勒不听他的劝说，入侵苏联。他激烈攻击国王、总参谋部和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工业财团。然后，他以悲伤的口吻承认，自从在王宫被捕以后，他一直是被监禁的人。他说：“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仅是永恒之

中的一刹那。斗争结束时，他们将唾弃我，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抹去他们的唾沫。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同我的人民言归于好。”

另一位记者马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犹如一名“苦役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不单是屈服了，而已自暴自弃。“你了解什么？”他问女记者，“我记得7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风云人物。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上午，一只小燕子闯进我的房间，它飞不出去，在屋子里拼命挣扎，最后精疲力尽、掉在我床上。我轻轻捧起小燕子，生怕惊吓着它。我打开窗户，松开手。小燕子不知如何是好，向四周看看，然后张开翅膀，愉快地鸣叫一声，飞向自由。我永远忘不了那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昔日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如今倒怜惜起一只小燕子来。与其说是忏悔，倒不如说是法西斯鼻祖的哀鸣。

“是的，女士，我完了。我的星宿已经不亮了……垂危的时间太长。我如同一名处于暴风中的船长。船沉了，我坐在一条根本无法控制的舢板上。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荡。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人们将听到的。”

4月13日晚上，也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后的第二天，这个法西斯头子以为“时来运转”，似乎又打起精神来了。他在每天召开的军政例会上叫嚷，要到瓦泰利内进行最后的顽抗，拼一死话，博得好运。但是他的意见几乎遭到全体与会者的反对，反对得最厉害的是意大利军队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最后墨索里尼不得不让步。他说：“没有人强迫你们到瓦泰利内去，你们每个人应该决定自己的行动。”现在几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境地，“领袖”的权威荡然无存了。

这个法西斯头子在头脑稍为冷静后，觉得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谈判还是上策。他准备亲自出马，动身去米兰，打算同全国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谈判，继续寻求他结束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还可以返回北方的瓦泰利内进行最后防御。“总之，”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那里英勇地倒下。”

这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望他时，墨索里尼好像有点预感似地说：“你现在向我告别吧，我的神父。谢谢你为我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我知道，我将被枪毙。……我的百日帝国即将灭亡。我应该像波拿巴那样听天由命……”

墨索里尼的梦幻破灭后，一心要出走，但出路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人建议他带情妇贝塔西飞奔西班牙，有人劝他去瑞士避难，也有人建议他到西北山区去躲避。他想时局多变，迟走不如早走，于是4月26日带着一支小小的车队出发了。但是他终究没有逃出人民的罗网，被游击队正法了。

当墨索里尼来到科莫不久，就急于安排后事，他先给发妻多娜·拉凯莱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正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历史的最后一页”，并请求她原谅他一生中做下的“一切错事”。在墨索里尼所做的错事中，其中就包括他与情妇贝塔西的关系，自从他和这个浪漫的女人厮混以后，他同拉凯莱的关系就冷淡了。这个曾经和他共患难的夫人，几乎被他气疯了。现在墨索里尼恳求她原谅他过去的过错，并要求她把安娜-玛丽娅和罗马诺两个孩子带到瑞士去，她可以在那里“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后来墨索里尼又给拉凯莱打电话，让她带着孩子前来话别。墨索里尼给了她几份文件，其

中包括丘吉尔的来信。他希望这些信件能帮助她越过国境线。“如果他们要逮捕你或找你麻烦的话，”他说，“你就要求把你交给英国人处理。”最后墨索里尼用一种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声调说：“我现在是独自一个人了。拉凯莱，我很明白，现在一切都完了”。说完就带着身边的一些随从上路了。

夜晚，墨索里尼和他的随从，这股小小的法西斯流寇。住在格朗多拉小镇上的米拉瓦莱旅馆。他们在这里等待党的书记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其他死党。他们除了少数在外面值勤放哨外，其余的人在屋里闲坐着，沮丧地听着电台广播的关于克拉克将军的胜利推进和北部地区游击队起义的消息。在“领袖”的随从里，有一个长得迷人的名叫埃莱娜·库恰蒂的姑娘，她是墨索里尼昔日的一个情妇的女儿。她向“领袖”建议，骑自行车去科莫探听一些死党迟迟未到的原因。当贝塔西无意之中听见他们在花园里窃窃私语时，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起来，要人们把这位姑娘打发走。即便在危难时刻，这个淫荡的女人还在争风吃醋。墨索里尼左右为难，力图使她平静下来。她竭力争辩着，双脚钩在地毯缝里摔倒了，哭成了泪人儿。有些“官员”看到这种情景，不辞而别，离开旅馆，各奔前程去了。

面对这般情况，黄昏时，焦急不安的墨索里尼对他的德国党卫队保镖比策尔中尉说，停在这里危险，他要立刻出发去瓦泰利内，不再等帕沃利尼了，他们也许会到那里去找他。拂晓时，墨索里尼和留在他身边的人，又与行驶在湖边公路的一支人数不多的法西斯流寇会合在一起。装甲车里坐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帕沃利尼和几名部长，还有两个皮箱，内中装有大量的文件和金钱。走在车队后边的是一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小轿车，里面坐着墨索里尼的情妇贝塔西的哥哥马切洛的一家。

在这支丧魂落魄的车队里，墨索里尼的轿车行驶在前面。到达梅纳焦市郊时，他叫住一个行人，问附近是否有游击队。回答是：“到处都有！”墨索里尼停住了车子，径直钻进了装甲车。当车队穿过离东戈一公里半的地方时，突然一颗巨大的绕有铁丝网的树干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正是游击队设置的路障。游击队员打了一梭子机枪鸣警，命令车队停住。随即一支由8人组成的游击队巡逻队走下山来。

为首的一位名叫贝利尼，是游击队的队长，一个留着长胡须的22岁的英俊青年。他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他父亲是位骑兵上校，1944年被德国人抓去，受尽虐待，在监狱中死去。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为光复意大利而战，为惨死的父亲报仇。

贝利尼命令车队停止前进。立即投降。这时为首的一个德军指挥官用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语自我介绍说，他是奥托·基斯纳特上尉。“我奉命率领我的人去梅拉诺，从那里回德国，在本土继续和盟军战斗。我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和你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并且在他们中间是否有意大利人？”贝利尼说。

基斯纳特上尉承认在装甲车里有些意大利人，其他的车里也有。“他们不属于我负责。我只负责我的人。你决定怎么办吧？”

贝利尼和他的同伴商量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当即决定：德国人可以放行，但必须接受下一站的检查，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归游击队处理。

这时躲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用毛毯裹着肩膀的墨索里尼，一听说要

归游击队处理，浑身像筛糠似地打起颤来。他急忙竖起军大衣的领子并压低头上的钢盔，故意使人看不见他的脸。这时，一个名叫拉扎罗的游击队员，看出此人行迹可疑，很像墨索里尼。他走上卡车，敲敲蟋缩人的肩膀说：“同志！”那人没有理睬这种法西斯式的招呼。拉扎罗第二次拍拍他的肩膀讽刺他说：“阁下！”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拉扎罗恼火了，他大声叫道：“本尼托·墨索里尼骑士！”那人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拉扎罗确信他就是墨索里尼了。当拉扎罗跳进年时，人们围拢了过来。他凑到那个蜷缩着的身子旁边，摘掉他的头盔，一个秃顶露了出来。拉扎罗取下这人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此人正是把意大利人民推向灾难深渊的法西斯魔首。

墨索里尼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在两膝之间，枪管对着胸膛。拉扎罗抓住了墨索里尼的武器，使劲将他提起。“你没有其他武器了吗？”墨索里尼一言不发，解开大衣纽扣，递给他一支口径九毫米的“格利森蒂”长管自动枪。两人互相打量着。拉扎罗像一只雄鹰，死死地盯着这个他曾经崇拜过但同时也诅咒过的人。墨索里尼面色蜡黄，呆若本鸡。拉扎罗说：“我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逮捕你！”这时人群开始愤怒地责骂起来。两天前，法西斯分子还杀害了当地4名游击队员。他们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如今，他们的头子终于落入人民之手了。

这时，一位游击队员前来报告：“有一位西班牙领事要马上动身，他要立即去瑞士，因为他有一个约会。能放他走吗？”

对敌人一向怀有警惕的拉扎罗有点不放心。他说：“等一等，我亲自去看看。”这个机警的年轻人，一直走到持有西班牙牌照的阿尔法·罗米欧车前。开车的是一个魁梧粗壮、满头金发的男人，胖胖的下巴长着一颗胎痣。在他身旁，坐着一个漂亮的少妇，她神经质地盯视拉扎罗。后座上坐着另一位妇女，一半脸藏在大衣领里，身边带着两个孩子。

拉扎罗登上脚踏板，问：“您是西班牙领事吗？”

“对，”马切洛·贝塔西答道，样子显得有些烦恼：“我还有急事呢！”

操着流畅的意大利语的这位“西班牙领事”引起了拉扎罗的怀疑。“劳驾，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马切洛·贝塔西先是抗议，随后还是拿出三本外交护照，上面注明“西班牙驻米兰领事馆”。拉扎罗不喜欢这位“西班牙官员”，他发现其中一张相片上的图章是印上去的，而不是用钢印压上去的。他心中暗暗地高兴。“护照是假的，”拉扎罗说道，“我逮捕你们了！”

“这是什么意思？”马切洛·贝塔西吼叫起来：“这样你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晚上7点钟我要和一位英国高级人士在瑞士会晤。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无耻地对待外交人员的行为。我要对你们抗议！”

拉扎罗将护照放进口袋，命令这位“西班牙领事”把车子开到市政厅去。在那里他们接受进一步检查。游击队长贝利尼特地去看望那些“西班牙人”。他们已被带到市政厅的一间小屋子里。马切洛·贝塔西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并自我介绍是西班牙领事。有外交使命去瑞士，他要求准许他和他夫人及孩子立刻就走。贝利尼说：“只要你们的证件未经核实，就不能放你们走。”他向贝塔西点了一下头，问：“这位夫人是否和你在一起？”

马切洛·贝塔西看着他的妹妹克拉拉·贝塔西、墨索里尼的情妇，不知所措了。“不，不，我不认识她。她要求上车，我们只是带着她和我们一起走。”

“噢！闹乱子的时候，我在科莫，为了避开危险，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某处平静的地方。我肯定是走不了啦，你要把我怎么办？”

贝利尼说，他呆一会再作出决定。说完他就走了。

在另一间大厅里·拉扎罗正在检查部长们的公文包和皮包。检查完毕，他问墨索里尼：“喂！你的呢？”

“我只有一个皮包，就在你身后。”

拉扎罗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黄褐色的皮包。当他打开皮包时，墨索里尼低声地但郑重他说：“那是秘密文件。我事先告诉你，都是最重要的历史文件。”

拉扎罗很快地翻了翻文件，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还有一份逃亡瑞士的计划。有一个夹袋里装的全是希特勒的信件。文件下面有160个金币。还有5张支票，其中3张是每张50万里拉的。拉扎罗当场把钱和文件没收了，其余的生活用品还给了墨索里尼。

游击队为了防备法西斯余党解救他们的“领袖”，或者为了防备意大利人民要把他打死，决定把墨索里尼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转运途中，在颠簸的汽车上，贝利尼对他的俘虏说：“在你一生中，你做了许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我所不理解的、也是不能原谅的，就是你纵容你的部下，对落到你们手中的我们的同志，那样惨无人道，那样野蛮！”

“你不能指责我这些！”墨索里尼被激怒了，“这不真实！”这个顽固不化的罪犯·对自己残害人民的罪行是至死也不承认的。

到达兵营后，贝利尼要他放心，他的处境是安全的，并问他还需要什么？开始，他说不要什么，接着又改口说：“我希望你向一位被你们囚禁在东戈的女士转答我友好的问候。她和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在一起。”

“那你要对她说些什么呢？”

“唉！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只要说我很好，我向她问好，让她不用担心我。”

“一定为你办到。但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

“怎么……一位很亲密的女友。”墨索里尼踌躇了半天，不愿说出她的名字。

“要她的名字有什么用呢？”他含糊他说道。“那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不愿给她制造丝毫麻烦，一个可怜的女人！”

在贝利尼的坚持下，墨索里尼看了看周围没人，才低声对他说：“是贝塔西夫人。”

同意大利所有的人一样，贝利尼知道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的情妇。

当贝利尼离开墨索里尼而来到贝塔西这里时，卫兵们先向他汇报了这个阔夫人放荡元羁的行为。她向卫兵要了一杯白兰地，品尝了一下，说味道不好，就放下了。再要一杯好的。卫兵送去了，她说上面有灰尘，对身体有害，又丢开了。至今她还带着头巾型的帽子，穿着一件水貂皮的大衣，左手带着结婚金戒指。故意装得潇洒自在的样子。

贝利尼来到贝塔西的房间里，她独自一人呆在那里。“有人托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贝利尼平静他说。

她吃惊地抬起头。“向我？谁？”

“我的一个俘虏。”贝利尼说。

这时，她神经质地极力争辩说。她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用车带她的西班牙绅士。“不，这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但我不认识他！……”

贝利尼说，装腔作势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准。太太。墨索里尼亲自对我说了。”他站起来装作要走。

“请你告诉我，”她央求道，“你能向我保证真是墨索里尼本人托你带的口信吗？”

“我对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贝塔西太太。”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对，这是真的。我叫克拉拉·贝塔西。”她接着提出来一大堆问题。墨索里尼捎来了什么信？他在哪儿？处境危险吗？谁是指挥官？

贝利尼要求她冷静下来。他说，他就是这儿的指挥官，眼下墨索里尼没有任何危险。

“眼下？”她恐慌地叫道，“为什么眼下？他会出什么事吗？告诉我，发发慈悲吧！”

他告诉她，如果没有任何解救墨索里尼的企图。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解救他？世界上谁会做这事？如果你知道这些天来我所看到的事！上帝，多么不幸啊！树倒猢狲散。全跑了。他们只想逃命。没有一个人想一想他们爱戴过的人，他们本应该为他牺牲才是……”她开始哭了起来，然后又沉默不语。停了片刻。她又问道：“他叫你对我说些什么呢？”

“他只是要我向你转达友好的问候。并让你不要为他操心。”

她哀求他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贝利尼说：“这与盟军无关。相反，我尽可能不让他落入他们手中。他将来如何，这件事只与意大利人有关。”

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她又犹豫地问道：“告诉我，你们打算对我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你和墨索里尼太亲近。并且很出名。一切将由当局作出决定。”

“噢，天呐！你也相信那些关于我的传闻！”她开始啜泣起来，“我是多么地爱他，我们俩心心相印，只有在他身边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活着。但从来都是好景不长。你应该相信我！”

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为了博得贝利尼的同情，随即说了她和墨索里尼的隐私。她用一种平静的声调对他说，她在1926年结识墨索里尼，当时她只有20岁，年轻，漂亮，又风流，又潇洒；而墨索里尼则是“一个显得很年轻的男子，他总是隐瞒他的年纪”。他当时43岁。打动了她的，不是他的外貌，而是他很强的个性和留给她的“坚定、果敢”的印象。她感觉到墨索里尼许许多多的情妇从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爱他的。她说：“但是，我所期望的就是他能像对待一个亲爱的忠诚的朋友那样想着我，对待我，使他得以避开生活上的忧虑，哪怕是短时间的。”

这个淫荡的女人还恬不知耻地说，她和墨索里尼的结合，完全是出于“纯真的爱情”，不像其他的情妇们经常要求他给予帮助。她说：“请相信我，我对这些女人往往是和蔼的。我认得他所有的情妇，我并不嫉妒。我能理解她们，宽恕她们。我高兴的是，我是个能支配他的心和他的情感的女人。”因此，她从没有想到和他永别。她俯下身子，握住贝利尼的手说道：“让我

见见他吧！”

这位年轻的游击队长感到震惊，他轻轻推开她的手说：法西斯分子可能试图解救他们的“顶袖”，这样一来，她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现在，我知道了，”她大声喊叫。“你们要杀死他！你要答应我，如果墨索里尼被杀，我将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把我和他同时枪毙吧。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我愿和他一起死去，一旦他死了，我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不管怎样，我应该死，死得更慢，反而更难受……”

就在这个死有余辜的法西斯头子即将走进坟墓的时候，他和他的情妇还在这样表演。

就在墨索里尼和贝塔西要求见一面的时候，在科莫，当地游击队总指挥官乔瓦尼·萨尔达尼亚上校接到一份从米兰总部发来的电报：“尽快将墨索里尼和部长们带到米兰。”

为了防止盟军方面劫持墨索里尼的一切可能，意大利上游击队总部电告锡耶纳盟军总部：

“全国解放委员会深感遗憾，不能送交墨索里尼。他已由人民法庭判决，并在法西斯分子枪决 15 名爱国者的地方正法了。”

1945 年 4 月 28 日天刚亮，游击队总部派瓦莱里奥上校率领一支由 15 名装备精良的武装人员组成的护送队离开米兰。前去贝利尼游击队去执行枪毙墨索里尼等要犯的任务。

瓦莱里奥上校来到贝利尼队部。要了一张俘虏名单，然后宣布：“本尼托·墨索里尼死刑！”

“克拉拉·贝塔西，死刑！”瓦莱里奥上校说，“她不仅是墨索里尼的情妇。而且是他的顾问，多年来她支持墨索里尼的政策。”

轮到贝塔西的哥哥马切洛·贝塔西时，瓦莱里奥决定再审问一下这个“西班牙外交官”。

“您会讲西班牙语吗？”瓦莱里奥用西班牙语问道。

“不会，我会讲法语。”

“怎么？”瓦莱里奥讽刺地惊呼道。“一个西班牙领事不会说西班牙语！”

马切洛·贝塔西无力地解释道，他存意大利生活了 20 年，但半年前他曾去探望住在西班牙的父亲。

“那当你同你父亲谈话时，你对他讲法语吗？”瓦莱里奥用轻蔑的口气对他问道。他跳起来打了马切洛·贝塔西一记耳光。“我知道你是谁，下流胚！拉出去。立即枪毙！”

“我不是西班牙领事，我是马切洛·贝塔西，是意大利情报局局长。”这个法西斯特务头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分。

之后，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及其 15 名死党，就这样被拉出去枪决了。“正义伸张了！墨索里尼死了！”群众拍手称快。

4 月 28 日晚上，他们的尸体像死猪一样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人们把这些法西斯要犯的尸体卸下，叠放起来，直到天大亮的时候，才把他们排放好。墨索里尼侧放着，他的头颅枕在贝塔西的乳房上。

翌日，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卜来扔到路旁的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践踏他们。劳动节那天，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地里。意大利独裁领袖和他创立的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可耻地成了历史的陈迹。

欲知整个反法西斯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章 三巨头会议

举世闻名三巨头，运筹帷幄多计谋；
战略反攻鸣号角，二战史上大名留。

正当苏联战场和非洲战场实现战略转折的时候，1943年日月下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同蒋介石会谈之后，紧接着又飞抵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了“三巨头”会议。这一会议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原来，罗斯福打算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出席有蒋介石参加的会议，因为苏联当时对太平洋战争尚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开成两个会议：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体现于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宣言》中说：“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宣言最后强调指出：“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美英苏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于11月28日在苏联大使馆开幕。这是一片寂静、幽雅的庄园。宽敞的庭院，四周都是石头砌的围墙。几幢浅色砖房稀疏地坐落在庭院的绿荫深处苏联和英国的使馆紧挨在一起。只要用几块高高的挡板截断两个使馆的街道，再在中间开辟一个通道。就能把两个使馆连成一个整体。苏英两国代表住在各自的使馆内。安全是有保证的。因为这一片领土都警卫森严。可美国使馆距苏、英使馆很远。如果罗斯福住在美国使馆，他本人和其他与会者就只好每天几次经由德黑兰城里的狭窄街道，去参加会谈。而街上的人群里很容易隐藏“第三帝国”的间谍分子，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总统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住进苏联使馆的建议。他住的房间正对着举行全体会议的大厅，这一点对于下肢麻痹、行动不便的罗斯福来说。也是极其方便的。苏联方面尽了一切可能使美国总统在苏联使馆住得舒适满意。在罗斯福的住所内。美国人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总统的膳食仍和往常一样由他个人的厨师和服务人员负责。美国代表团和其他成员以及技术人员仍住在美国使馆，他们每天从住地前来开会。

“三巨头会议”正式举行之前，苏美两国首脑进行了友好会见。美国总统事先提出，只他一人参加，不带美方翻译。这天，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神采奕奕。提前来到客厅迎候美国总统。几分钟后。门打开了。一个菲律宾仆役推着轮椅进来。罗斯福笑容满面坐在轮椅里。双手紧紧撑住轮椅上的扶手。

“哈啰，斯大林元帅！”罗斯福精神抖擞地招呼着。伸出了手。“我好像来晚了点。请原谅。”

“不，您来得很准时。”斯大林说，“是我来得早一点，我作为主人应该这样。不管怎样，您是到我们这儿来，可以说是到苏联领土上来作客的。”

“我表示抗议，”罗斯福大笑起来，“我们不是规定很明确，在中立国会见吗？况且这里是我的官邸，您才是我的客人呢。”

“咱们别争了，总统先生，您最好还是谈谈，给您安排得还好吗？您是否还需要什么？”

“不，谢谢，一切都很好，我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这就是说，您喜欢这里？”

“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所房子。”

“请您坐得更靠近桌子点。”

菲律宾仆役把轮椅推到指定的位置，把椅子转了过来，拉紧了轮椅上的闸，退了出去。斯大林请罗斯福吸烟，罗斯福谢绝了。然后掏出自己的烟盒，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把一支香烟插在一个精制的烟嘴上，抽了起来。

“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像是表示歉意似的。“您那个赫赫有名的烟斗哪里去了？斯大林元帅，据说您就是靠这个烟斗来熏跑自己的敌人的？”

斯大林狡黠地笑了笑，眯缝着眼。

“看来，我几乎把他们全都熏跑了。不过，严格说起来医生是要我尽量少抽烟斗的。可我还是把它带来了。为了使您愉快，我下次一定带着它。”

“应该听医生的，”罗斯福严肃他说，“我也得这样做。”

“您对今天这次谈话的日程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开始以谈正事似的语气说道。

“我想不必现在就明确地划定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只不过是就目前形势和未来的远景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我也很想从您这儿了解到你们前线的情况。”

“愿意接受您的建议，”斯大林说道。他从容不迫地从烟盒里取出了一支抽了起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罗斯福介绍了苏联战场的情况。

“前线天气如何？”罗斯福问道。

“只有乌克兰天气很好，前线其他地区是一片泥泞，土地还没有上冻。”

“我想从苏德战场引开德国人 30 至 40 个师的军力。”罗斯福深表同情他说道。

“如果能办得到.就很好。”

“这是我准备在最近几天就在德黑兰加以阐明的的问题之一。问题复杂就在美国人需要供养一支远离美国大陆 3000 英里以外的为数 200 万人的军队。”

“这就需要有良好的运输工具，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因为美国正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制造船只。”

美苏首脑还就战后苏美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法国的前途问题，以及战后的殖民地问题交换了意见。罗斯福多次谈到必须重新对待战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问题，表示希望让这些国家逐步自治和获得独立。

罗斯福继续说道：“丘吉尔不愿意在实现关于托管制的建议方面采取坚决行动，因为他怕不得不时他的殖民地也实行这种原则。”他甚至提醒斯大

林，在和与不列颠首相谈话时，最好不要谈印度问题。因为据他所知，丘吉尔对印度问题尚无任何考虑。丘吉尔想把这个问题搁到战后再说。

“印度问题是丘吉尔的一个痛处。”斯大林说。

“是这样，”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是英国在印度总归要有所行动。我希望同您详细商谈一下印度问题，我认为在印度问题上的局外人，比那些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一试探，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仅仅说“总统的这个意见是很有意思的”。

罗斯福看了看表，大会定于16点正式开幕，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看，咱们该结束了，”罗斯福说，“稍稍歇会儿，开全体会议前集中思考一下。我觉得，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总之，我很高兴和您认识并开诚布公地和您谈话。”

“我也同样感到十分高兴。”斯大林回答说。然后，他站起身来，轻轻地 toward 罗斯福点了一下头……

苏美英三国首脑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16点开始，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这次会议持续了3个半小时。罗斯福宣布开会时说：“作为在座的政府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冒昧地第一个发言。我愿意向我们这个新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桌周围的全体与会者保证：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地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任何东西都不打算发表，但我们彼此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开诚布公。”

德黑兰会议参加者相互保证不发表会议上讨论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无疑促进了自由交换意见，也有利于彼此之间更好地了解各方的立场。这就造成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使三国能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从而加强了这一时期反希特勒同盟的团结，尽管苏联与美英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国总统在谈到会议工作程序时说道，各代表团的参谋人员可以单独讨论军事问题，同时代表团本身则可以谈论其他问题，如有关战后安排问题。“我想这次会议将会成功的，”罗斯福在结束发言前强调说，“在这次战争中联合起来的三个国家，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紧密合作创造条件。”

在进入具体问题讨论之前，罗斯福询问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就这次会谈的重要性及其对全人类的意义讲几句话。

丘吉尔立即举起右手要求发言。他说话清晰，从容而有节奏。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丘吉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圈椅往边上推了推，以便给他肥胖而笨重的身子让出地方来。“这次会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力量最伟大的集会，”丘吉尔说，“我们手中握有缩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决定权。我愿为我们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丘吉尔环视了所有在座的人，然后慢条斯理地坐在圈椅上。

斯大林发言了。他坐在座位上没有站起来。大厅里一片寂静，这可能是由于在座的多数人是第一次听斯大林讲话，也可能是斯大林说话声音太小。他说：“在祝贺三国政府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我想讲几句话。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历史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和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竭尽全力为了共同合作，而更好地利用人民授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

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会议接着进入了实质性问题的讨论。首先由三国首脑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在罗斯福介绍了太平洋战场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后，斯大林介绍了苏德战场的情况。他说：“本来我们在准备进攻，结果德国人抢先了。今年8—9月份所取得的胜利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原来，德国人比我们想象得要弱。现在德军在我们战场上有210个师，还有6个师正在调往前线途中。此外还有50个非德国师。苏联方面在前线作战的有300到330个师。”

斯大林在谈到苏联战场的近况时说：“最近三周。德国人在乌克兰的基辅以南和以西的地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占领了我们的重要铁路枢纽——日托米尔，这已经公布了。大概他们日内还要夺取科罗新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在这个地区德军有5个新坦克师和3个原有的坦克师，总共8个坦克师，还有22个到23个步兵师和摩托化师。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占领基辅。所以，我们前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盟军开辟第二战场，加速进入法国北部是非常重要的。”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无疑是德黑兰会议的主要议题围绕这一问题无论在正式的会议上或是在非正式的会见时都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以来，德军的主要兵力都在东线，希特勒之所以能这样干，正是因为西线战场，以至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实际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行动。苏联承担了希特勒军事机器进攻的全部重担。在德军入侵的最初日子里，在苏德战场上德军投入作战的兵力就有550万人。在苏联边境上总共集结了190个师，拥有5万门大炮和迫击炮，约3500辆坦克，3000多架飞机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德军指挥部之所以能够把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捏成一个拳头，就是因为它没有必要两线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关切的是盟军能积极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首先是在欧洲大陆与德军作战，以此给红军有效的援助。

斯大林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之后，罗斯福首先表态，他强调指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非常重要。也是苏联特别关心的问题。罗斯福说，西方盟国一年半以来都在制定相应的计划，但由于船舶吨位不足，仍不能确定这一战役的日期。

罗斯福总统说：“我们不仅想横渡英吉利海峡，还要向纵深追击敌人。而英吉利海峡是这样一个讨厌的水域，要在5月1日前开始渡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英美在魁北克制定的计划，出发点就是这个战役应在1944年5月1日左右付诸实现。”

美国总统指出，进行任何登陆战役，都需要专门的登陆艇。接着他谈到进行这些或那些战役的顺序，谈到哪些战役应优先进行。“如果我们将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登陆战，那末可能就得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推迟两个月或三个月。因此，我们想就这个问题以及在舰艇少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地中海地区现有军队的问题，听听我们苏联同事的意见。”

罗斯福说完后，问丘吉尔是否想就他所说的作些补充。

丘吉尔停了一会儿，蠕动了一下嘴唇，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请求推迟我的发言，等斯大林元帅发言之后我再谈。但我原则上同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看来英国首相拒绝阐明自己的立场。其实他的立场与美国总统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他想先摸摸苏联代表的底，然后再提出相应的论据。

斯大林看出了丘吉尔的诡计。在谈到第二战场时，斯大林说明，苏联方面

指望盟国的正是在法国北部登陆，再也不能拖延，因为只有这样的战役才能减轻苏联战场上的困难。“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合适，”斯大林说，“但我们苏联人认为，意大利战场的重要性仅在于保证盟国船只在地中海自由航行。我们过去这样看，现在仍然这样看，至于说到从意大利直接进攻德国，那我们苏联人认为，意大利战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继续说：“我们苏联人认为，在法同北部或西北部进攻敌人效果最好。德国最薄弱的地方是法国。当然，这是一次艰巨的战役，在法国的德军将疯狂抵抗。但这终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谢意。然后由丘吉尔发言。丘吉尔说，英国和美国很早就商定从法国北部或西北部向德国进攻，为此正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如果要说明为什么我们没能在1943年进行这些战役，需要举出许多数字和事实。但现在已决定1944年向德国发动进攻，进攻地点已经选定。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使军队在1944年春末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创造条件。我们能够在5月份或6月份为此目的而集中的兵力有16个英国师和19个美国师。在这些部队之后，主力部队要紧跟上去。而且预计在整个“霸王”战役中，5、6、7三个月内总共要调动100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首相提出这些保证之后，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在欧洲其他战场上如何使用英美兵力问题上。丘吉尔小心翼翼地选择用词，一再声明，这些建议只不过是把他的想法作为问题提出来供研究。然而，在这些声明的背后，却隐藏着英国首相的明确意图，这就是不从西面，而是从南面和东面，正像丘吉尔爱说的从“欧洲的软腹部”来进攻德国。英国首相提出的意见不由地使罗斯福所规定的开始执行横渡海峡战役的期限又成了疑问。

丘吉尔说，为了发动“霸王”战役，英国已从地中海地区抽调了7个有作战经验的师及部分登陆艇。但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占领罗马……我们不想再向伦巴第推进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德国。我们只打算推进到罗马稍北的彼萨—罗米尼一线。此后就可以在法国南部登陆，并横渡英吉利海峡。”

丘吉尔问苏联代表团：“我们在地中海东部要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延缓一点执行，苏联政府对此是否感兴趣？”

“还有一种可能，”罗斯福插话说，“那就是当苏军逼近敖德萨时，我们可以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地区登陆。”

丘吉尔继续说：“如果我们夺取罗马，进而从南部封锁德国，那末我们就能进而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发动攻势，并可以增援游击队。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制定出详细的文件。”

斯大林仔细听了丘吉尔的阐述后、接连向这位首相提出了几个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你们将有35个师来进攻法国北部？”

“是的，正是这样。”丘吉尔回答。

“在开始进攻法国北部之前，预计先在意大利战场进行一次战役，目的是占领罗马，然后准备在意大利转入防御？”

丘吉尔点头表示肯定。

“除此之外还计划进行三个战役，其中之一就是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我理解得对吗？”

英国首相回避正面答复，他指出：“在‘霸王’战役开始时，计划在法国南部发动进攻。为此，将利用从意大利抽出的兵力，但这个战役的详细方案还没有拟定。”至于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计划，丘吉尔根本避而不谈。

斯大林盯了他一眼，然后用极为阴郁的声调说道：“我认为最好把‘霸王’战役作为1944年一切战役的基础。假如在发动这个战役的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那末两支队伍就能在法国汇合。所以，最好是进行两个战役：一个是‘霸王’战役，一个是支援‘霸王’战役的、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战役。而与此同时，罗马地区的战役是牵制性的战役。如果在法国南北两边登陆。当这两支队伍汇合时兵力就增加了。不要忘了，只有法国才是德国人最薄弱的地方。”

斯大林和丘吉尔还在继续争辩着，气氛很紧张。罗斯福尽量设法从中缓和，他说：“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那末势必推迟‘霸王’战役，我是不想推迟‘霸王’战役的。”

丘吉尔满脸温色，垂头丧气地坐着抽烟，沉默了几分钟后仍坚持用进攻巴尔干地区的计划，来代替“霸王”计划。这一计划的真正意图是打算在合适的时机出兵拦截红军，阻止红军继续向西推进。即便执行“霸王”计划，也要推迟在8月份付诸实施。最后，丘吉尔终于撕下伪装，建议这个问题由军事专家们来讨论。

果然，在第二天上午举行的三国军事代表会议上，英国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再一次重复了丘吉尔首相的论调。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尽管没有驳斥英国人提出的盟国在地中海地区登陆计划，但却明白表示，如果登陆工具不足而要实施这一战役，那就会大大延误“霸王”计划的实现。伏罗希洛夫虽然多次与对方论争，但最后仍是各持己见，军事代表们不仅在关于登陆战役问题上没有找到共同的语言，就连更为重要的问题——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上也没有解决。

11月29日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举行了一次显示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隆重仪式。举行这种仪式适逢其时。它或多或少驱散了笼罩在会议上空乌云，同时好像提醒人们，反希特勒同盟还面临着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英国人民的名义向斯大林格勒居民赠送特制宝剑的仪式安排得十分隆重。由英国技术娴熟的、祖传的铸剑能手锻制成的双把巨型宝剑耀眼夺目，装在镶嵌着贵重饰物的剑鞘内。这柄宝剑象征着对斯大林格勒市给予法西斯致命一击的英雄们的尊重。

仪式开始前，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当“三巨头”来到时，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以及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陆海空三军将领都已聚集在大厅等候。斯大林身穿佩带大元帅肩章的浅灰色军服。丘吉尔也穿起了三军统帅军服。军乐队演奏苏英两国国歌后，丘吉尔双手将宝剑取出，悬空高举，对斯大林说：

“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命令我，将这柄依照陛下本人选定和赞赏的式样锻制的荣誉宝剑递交给您，请您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这柄荣誉宝剑是由那些世代相传、其祖辈一直从事铸剑行业的英国能工巧匠锻制的。剑刃上刻有下列字句：‘国王乔治六世赠给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斯大林格勒市民的礼品，以表英国人民的敬意。’”

丘吉尔向前走动了几步，将宝剑交给斯大林。斯大林身后站立着手持冲锋枪的苏联仪仗队。斯大林接过宝剑，将剑抽出剑鞘，剑刃寒光逼人。他把剑捧到嘴边，吻了一下，随后手持宝剑轻声说道：“我代表斯大林格勒市民，对国王乔治六世赠送礼品表示十分感谢。斯大林格勒市民高度评价这件礼品。我请您，首相先生，向国王陛下转达斯大林格勒市民的谢意。”

间歇片刻。斯大林缓步绕过桌子走到罗斯福身旁把宝剑递给他看。丘吉尔托着剑鞘，罗斯福仔细地端详着长长的剑身。总统读了一遍剑刃上的题词，然后说：“的确，斯大林格勒市民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之后，“三巨头”一起坐在凉台上通往会议厅的高大门前照了像。这张照片已成为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而传遍全世界。

然而，在向斯大林格勒市赠送皇家宝剑仪式后接着召开的会议上，那种隆重而高昂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丘吉尔继续坚持己见，强调客观困难，认为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还不成熟。看来继续会谈是没有意义了。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突然站起，对莫洛托大和伏罗希洛夫说道：“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丘吉尔在座位上显得坐立不安，满面通红，他嘟囔着：“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为了缓和气氛，罗斯福以调解的口吻说道，“现在我们都饿了，所以，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

在宴会上，大家一面品尝着苏联人的美酒佳肴，一面继续交谈，对战争，对未来，大家充满信心。趁着余兴未消，宴会一结束，斯大林就邀请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谈。在苏联首脑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丘吉尔只好声称：“我对登陆本身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30至40天后会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针对这一点答复说，一旦从法国北部登陆，红军这方面也将转入进攻。如果得知登陆将在5月或6月进行，那么苏联人就可以准备好给敌人不是一次，而是几次打击。目前的情况则是，德国人正在把自己的部队调往东部战场，并且只要在西方不出现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他们就继续把部队调往东方。

“德国人非常害怕我们向德国边境推进。”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他们懂得，既没有英吉利海峡，也没有大海把我们和他们隔开。存在着从东面逼进德国的可能性。同时，德国人也清楚，在西面，英吉利海峡在保护着他们；其次，为了逼进德国还需要通过法国的领土。德国人是不会往西线调兵的。特别是如果红军发动进攻的话。而红军如果得到盟军‘霸王’战役的支援，是一定要发动进攻的。”

在这些话语之间，使人明显感到一个暗示，即英国人和美国人即使登陆成功，但在进攻德国领土之前还有大量事情要做。而如果盟军一拖再拖，那么，苏联军队将会首先进入德国领土。这一暗示，果然对丘吉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斯大林再次问他到底能否确定开始实施“霸王”战役的日期时，丘吉尔不再回避了，他认真他说，早些时候等他和总统两人会面时会有满意的答案的。

当第二天清晨三大国首脑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罗斯福便笑容满面，以引人注目的郑重态度向大家宣布说，“先生们，我想告诉斯大林元帅一个使他愉快的消息。在英国首相和美总统参与下，联合参谋部今天通过了下列决议：‘霸王’战役定于1944年5月进行，并将得到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的配合。这次辅助战役兵力的大小，视当时登陆工具的数量而定。”

就这样，这个全世界人民瞩目的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这是德黑兰“三巨头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它不仅对苏德战场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加速第三帝国的覆亡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德黑兰会议标

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无疑，它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三巨头”签发的“德黑兰宣言”所说的：“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离开这里时，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德黑兰会议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对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进一步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而希特勒的处境更加不妙了。欲知苏联战争如何大反攻，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章 战略大反攻

攻势凌厉如破竹，西部领土全光复；
十大战役十大捷，风雷激荡众欢呼。

话说斯大林从德黑兰“三巨头”会议返回莫斯科之后，就着手实施战略大反攻。

1944年初，苏军与德军之间的战线，从北往南，大体上从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棱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为界。该线以西的列宁格勒州、白俄罗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广大区域仍在德军占领之下。驱逐德军及其仆从军出境，解放敌占区的全部国土，是苏军1944年的主要作战任务。

当时在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法西斯军队尚不足500万人，而苏军的作战部队约为650万人，即超过敌人兵力30%。在武器装备方面，苏军的火炮超过德军70%，飞机超过敌人170%。苏军拥有大量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还有源源不绝的物资支援，实力雄厚的预备队，和活跃在敌占区的近百万游击战士的紧密配合。苏军已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苏军连续取得重大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军民把法西斯军队赶出苏联领土的信心。苏军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和作战经验，掌握了防御和进攻作战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突破德军防御、合围其重兵集团、夜间作战和强渡江河等方面，都有了成功的经验，为苏军在1944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苏军的进攻也是十分有利的。1944年初，盟军已经肃清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局势，并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亚洲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量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展开了局部反攻，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战役后，日军连连受挫，军事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因此，日本已失去了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苏军可集中力量对德作战。

德同法西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来稳定战局。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准备力量对付美、英军队可能在西线发起的进攻。为此，德军统帅部把198个师又6个旅和仆从国军队的38个师又18个旅部署在苏德战线，把64个师又1个旅用于防御美、英军队在西线的进攻，把38个师又两个旅部署在意大利。

斯大林为了做好这次战略反攻，早在1943年底就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利用有利形势发展胜利的问题。苏军最高统帅部总的意图是：在1944年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把战争推到国外进行，到敌人的领土上去作战，并迫使德国的仆从国退出战争。为此，苏军制定了集中兵力连续实施一些高速度，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战役计划。于是，苏军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便从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大约4500公里的战线上，连续对德军及其仆从军实施了10次歼灭性打击，把侵略军基本驱逐出境，取得了以德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第一次进攻战役是从列宁格勒区域开始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并有

列宁格勒州的 3.5 万名游击队相配合。苏军当面之敌是德国的第十八和第十六集团军组成的“北方”集团军群。1944 年 1 月 14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从列宁格勒以西的奥拉尼延巴文发起攻势，向南推进。至 1 月 19 日击毙敌人两万多人，占领了红村和罗普沙之后，继续向南边的卢加方向突击。沃尔霍夫方面军在 1 月 14 日从诺夫哥罗德的南北两侧发起反攻，激战数天，歼敌 18000 人，于 1 月 20 日解放了诺夫哥罗德。

与此同时，在更南边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也开始向南攻击，牵制住德国第十六集团军。这样，敌第十八集团军的南北两翼已被粉碎，大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德军在 1 月 20 日夜从姆加突出部位开始向西撤退。苏军则跟踪追击，1 月 21 日解放姆加，1 月 26 日至 29 日先后解放托斯诺等地，从而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十月铁路全线上肃清了敌人。此后，苏军继续向西推进，到 2 月底已逼近纳尔瓦至奥斯特罗夫一线。这一战役共毙敌 9 万多人，俘敌 7200 人，彻底解放了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并为今后解放波罗的海沿岸的 3 个加盟共和国创造了条件。

苏军发动的第二次强大攻势是在第聂伯河以西的南部战场。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是重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产地。而且是通往罗马尼亚和巴尔干的要道，所以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极为重要。希特勒在这里布置了 93 个师，其中有 18 个坦克师，占其在苏德战场上坦克师总数的 70% 以上。苏军参加这一战役的有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1 月 26 日至 2 月 3 日，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首先将科尔松—舍夫琴科夫斯基之敌完全包围起来。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被围之敌，其中击毙 5 万多人，俘敌 18000 多人，同时消灭增援部队 28000 人。这一围歼战打得十分漂亮，速战速胜。

之后，红军乘胜前进。渡过第聂伯河，横扫顽敌，完全切断了敌人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苏军稍事休整，继续西进，至 3 月底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 3 月上旬歼灭了别列兹涅哥瓦特地区的敌军，并渡过南布格河。整个第聂伯河西岸的重大战役在 3 月底 4 月初宣告胜利结束。在这次重大战役中，苏军总共粉碎德军 66 个师，即占该地敌军总数 93 个师的 70%。苏军西进了 400 公里，解放了第聂伯河西岸的全部乌克兰地区，进抵苏联国境线，把德军在苏联境内的防线切成南北两段，占据了通向罗马尼亚和巴尔干的有利阵地。

1944 年 3 月底至 4 月 16 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行了熬德萨战役，歼敌 37000 人，完全解放了苏联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熬德萨及其附近地区。1944 年 4 月初至 5 月 12 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完成了克里米亚战役，歼灭敌军 11 万多人，完全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这两次战役的实施都得到苏联黑海舰队及其航空兵的紧密配合。合称第二次进攻战役。这样，苏军就在苏联国土的最南方肃清了敌人，苏联黑海舰队获得了在黑海的行动自由，创造了今后由海路向敌人进攻的条件。

欧洲战局发展到 1944 年夏天，德国法西斯的处境更加不利。在苏德战场德军连遭失败，苏军的反攻越来越猛。6 月 6 日，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大规模登陆，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迫使德军在东西两线作战。德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促使德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1944 年 7 月 20 日，在德军内部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事后希特勒采取残酷的报复行动，对德国军官实行大清洗，处决了 700 多人，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法西斯统治集团

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德国法西斯本身的力量。在此有利形势下，从6月份到年底。苏军又接连发动了7次战略性的战役。

1944年6月10日至6月底，苏军在列宁格勒和拉多加湖以北的苏芬战场上展开强大攻势，一举粉碎了芬兰法西斯军队，将其驱逐到1940年苏芬规定的国界线以西，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的大部分领土，迫使芬兰当局停战求和。这次史称第四次进攻战役，实际上是苏军夏季攻势的序幕。

著名的第五次进攻战役是从6月23日到7月底在广阔的白俄罗斯进行的，所以，又称白俄罗斯战役。白俄罗斯人民在纳粹的压迫下，万分痛苦地度过了3个年头。当时，德军在白俄罗斯的占领区处于整个苏德战线向东突出的位置。这一地区由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防守，约为80万人。参加这一战役的红军，从北往南，依次是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二、三方面军，总兵力在150万人以上。

1944年6月23日战役打响了。苏军攻势凌厉，到6月29日就围歼了维帖布斯克和博勃鲁依斯克的敌军，同时解放了奥尔沙。在这6天之内击毙德军10万余人，俘虏3万多人。此后，白俄罗斯一、三方面军，继续向前推进，于7月3日解放了明斯克，并把从东面溃退下来的10万德军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地区，然后，一举歼灭，俘虏德军57600人。

西进红军，捷报频传。在北部，于7月13日解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8月1日占领考纳斯，续而渡过涅曼河。逼近德国领土东普鲁士。在最西北方向，苏军于7月27日攻占邵良，到月底进抵里加湾海岸。在中部，于7月27日占领比亚威斯托克城，从而控制了华沙的交通要道。在西南方向，苏军解放了巴拉诺维奇、布列斯特等许多城镇，并于7月23日占领波兰的重要城市卢布林。在纳粹统治下，卢布林成为一座人间地狱，希特勒在这里没有规模很大的屠杀营。

斯大林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进攻的速度和规模。为了制定进军白俄罗斯的计划，他广泛征求和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他要求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勇猛顽强，周密计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结果第五次战役完全如愿以偿。在这次战役中，仅仅七天就歼灭德军54万人，给予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红军西进了500至600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和立陶宛的部分领土；并在波军配合下解放了波兰的东部，逼近了东普鲁士和华沙。

为了从战略上支援和配合白俄罗斯战役，当时兵力最雄厚的乌克兰方面军，从7月13日至8月底进行了史称第六次大进攻的西乌克兰战役。这一仗，苏军歼灭德军17万多人，粉碎了德国“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占领了以利沃夫为中心的西乌克兰，并渡过维斯瓦河，占领散多梅希以西的地段，为日后攻取重要的西里西亚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4年8月20日至9月底，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的配合下，进行了史称第七次大进攻的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这一地区由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组成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防守着，其总兵力约80万人。8月20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从雅西以北发动攻势，8月21日，占领雅西城，继而南下。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从宾杰里以南地段开始攻击，向西推进。8月24日，两个方面军在普鲁特河渡口会师，把敌军主力22个德国师和部分罗马尼亚军队包围在基什尼奥夫以南的森林地带，接着围歼了这股敌军。与此同时，苏军还粉碎了胡希以东和普鲁特河东西两岸的敌

人。之后，苏军分头向罗马尼亚的中部和东部推进。在此情况下，罗马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于8月23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全国主要城市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法西斯政权，建立了罗马尼亚新政府。

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宣布罗马尼亚退出法西斯阵营和反苏战争，并对德国宣战。接着，罗马尼亚军队与苏军并肩战斗，共同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苏军在8月30日占领罗马尼亚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城市普洛耶什蒂，8月31日，进入布加勒斯特。在这期间，苏军在黑海舰队的协助下还先后占领黑海沿岸的苏利纳、康斯坦萨等城市和港口。以后，在9月份，罗马尼亚军民肃清了国内的德军，把祖国从法西斯德国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在苏军猛烈打击下，纳粹军队节节败北，9月3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在瓦尔纳，德军沉没了约400艘船只。在此大好形势下，保共领导人民群众于9月9日在首都索非亚和其他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亲法西斯政府，建立了祖国战线民主政府。新政府一经成立，马上宣布退出法西斯阵营和反苏战争，并对希特勒德国宣战。所以，当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境时，不仅没有遭到抵抗，反而受到保加利亚人民和军队的欢迎。至9月底，保加利亚人民在苏军的协助下解放了祖国的全部领土，开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1944年9月和10月份，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动了第八次大进攻，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领土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将30个德国师围困在库兰的土库姆斯至里巴瓦一带。这股被围困的德军大部分直到1945年5月9日，德国宣布投降后才向苏军投降。1944年10月初，苏军以匈牙利为主战场，展开第九次进攻，至年底苏军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0月中旬，苏军还分别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境内。苏军的第十次进攻是1944年10月份在芬兰最北部进行的，结果把德军追逐到挪威境内。

苏联红军的10次大进攻，使德军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1944年上半年德军就有30个师又6个旅被全歼，142个师又1个旅损失过半，共损失100多万人和大量武器装备。1944年夏秋，德军又有96个师又24个旅被歼，有219个师又22个旅损失过半。在此期间，德军共损失160万人，坦克6700辆，火炮和迫击炮2.8万门，飞机1.2万架。苏军通过10次连续歼灭性的大进攻，共歼灭敌人260多万人，取得了对德作战的决定性胜利。除拉脱维亚一小块土地外，苏联几乎全部恢复了战前的国境线，并协同东欧一些国家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德战线已由4450公里缩短到2250公里，苏军腾出了更多的兵力集中到主要方向作战，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法西斯德国已面临严重的时刻。至1944年底，武器的产量急剧下降。德国受到来自东面、东南面、南面和西面的夹击。官兵士气大为低落，他们异口同声他说：“德国完蛋了！希特勒完蛋了！”然而希特勒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总动员，对法西斯制度稍有怀疑和有任何不同思想的人，都遭到希特勒分子无情的镇压。

尽管德军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当时仍能进行防御战和积极的抵抗。它还有540万人。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战争，10月18日，德国政府发布组织“民军”的命令，征集18岁到60岁的德国人去送命。由希姆莱领导的“民军”作为预备军使用。像早先一样，希特勒统帅部目前仍将其大部分兵力置于东战场。它在这里有370万人，5.6万门大炮，8000辆坦克，以及近4100架作战飞机。同时还由于苏德战场的战线几乎缩短了一半，因而敌军的防御

密度提高了，战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也因而增强了。

此时，苏军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各方面都超过了敌军。1944年底，苏联作战军队的人数为670多万人，各种大炮10万余门，坦克1.18万辆，作战飞机1.47万多架。在西战场上，美军、英军和法军共有76个满员的装备优良的师和15个独立旅，6500辆坦克，1万多架飞机。希特勒统帅部用来对付上述兵力的只有74个非满员的战斗力不强的师和3个独立旅，1600辆坦克，以及1750架作战飞机。因此，在第二战场开辟后不久，盟军就在人数上超过敌人1倍，在坦克数量上超过3倍，在飞机数量上超过5倍。

斯大林在全面分析了情况和交战各方的能力后，决定1945年在各个战略方向都实施强大的进攻战役。这些战役的主要任务是：

- 粉碎东普鲁士集团并攻占东普鲁士；
- 粉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敌军；
- 前出到维斯瓦河河口——布龙贝格——波兹南——布雷斯劳——俄斯特拉发——维也纳一线。

苏联最高统帅要求各路红军加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争取早日攻克柏林，捣毁希特勒的老巢：“要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里，在柏林城上升起胜利的旗帜。”具体他说，就是消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法西斯军队，并在美英军队的协同配合下，两面夹击，在德国领土上粉碎敌人，迫使德国法西斯政权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认为，华沙至柏林是苏军的主攻方向，是直捣德国要害地区的捷径。但是，德军也必定在这里集中主力部队作拼死的抵抗。为了分散敌军中路的兵力，最高统帅部决定，首先加强南路和北路的攻势，以强大的部队牵制住敌军的侧翼，并将其中路兵力吸引到南北两翼。在尚未粉碎敌军两翼的时候，先用绝对优势兵力一举突破敌军的中路防线，并且猛打紧追，粉碎希特勒的防御计划。希特勒则估计：苏军仍将采用惯用的钳形攻势，只有粉碎德军的南北两翼之后，中路苏军才会开始进攻。所以，他首先增强两翼的力量，把为数不多的预备队几乎全部派到东普鲁士。把苏德战线上德军坦克部队的2/3调到匈牙利。他妄图南攻北守，等到击溃南路苏军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红军的中路。

1945年元旦刚过，斯大林就下达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命令，这是苏德战场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前方胜利的鼓舞之下，苏联工人阶级以两倍、三倍的努力投入工作。1944年生产了2.9万辆坦克及4万多架飞机，红军的装备也因此得以更大的改善。这次苏军出动180个陆军师，相当该线上德军的三倍。苏军的主力是朱可夫元帅指挥的实力雄厚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南侧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协助，北边由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配合。他们正西面，是德国整编“A”集团军群下属的30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和两个旅，在这股德军的后方还有50个营。敌军总共约40万人。原定战役的发动日期为1945年的1月20日。但由于德军在西线的阿登进行反扑，丘吉尔向斯大林紧急求援。斯大林才将这次战役提前8天，于1945年1月12日开始。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分两路进攻。一路于1月23日在弗罗茨瓦夫附近渡过奥得河，继续向西挺进。另一路在1月19日解放了波兰的古城克拉科夫，到1月底攻占卡托维兹，并肃清了西里西亚地区的全部敌军。西里西亚是德国的重工业区，其地位仅次于鲁尔，这里有丰富的煤矿、钢铁工业和人造石油

等化学工业。尤其是在鲁尔多次遭到美英空军轰炸之后，很多企业都迁到这里，西里西亚的经济地位就更为重要。德国失去西里西亚工业区以后，煤的产量下降为 1944 年的 1/4，钢的产量为 1944 年的 1/6，从而促使德国的经济走向破产。渡过奥得河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于 2 月上旬一直推进到尼斯河，开始从东面威胁着德国首都柏林。

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 1 月 14 日从华沙以南的马格努舍夫和普拉维发起进攻。其右翼部队于 1 月 15 日从华沙以北发动进攻，并渡过维斯瓦河，对华沙形成包抄的态势。编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也在 1 月 16 日从东面向华沙进攻。1 月 17 日，波兰军队攻入首都华沙，接着苏军也相继进城。德国法西斯自 1939 年侵占华沙以来，犯下滔天罪行，尤其是血腥镇压 1944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的华沙起义，使 20 万人惨遭杀害。3 个多月以后，当苏波军队进入华沙时城内仍是一片废墟，尸体暴露街头，其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更激起苏军、尤其是波军对希特勒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加强了他们彻底消灭法西斯的决心。

1 月 17 日以后，华沙一线的德军迅速瓦解，开始向西溃逃，苏军则紧追猛打。1 月 25 日，苏军在波兹南包围 6 万德军，以后主力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至 1 月底在库斯特林附近强渡奥得河，并在河西岸占据了桥头堡。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六七十公里了。这一战役历经 20 多天便胜利结束了。苏军西进 570 公里，粉碎了德国整编“ A ”集团军群，消灭德军 35 个师。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就虏敌官兵 14.7 万多人，缴获敌机 1360 架，坦克 1377 辆。

苏军这一正面突击的进攻方式取得辉煌战绩。在 1 月底 2 月初苏军抵达奥得河之后便停止下来，在该线与德军一直对峙到 4 月中旬。在此期间，苏军的后勤部队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部，以备攻取柏林之用。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上西里西亚战役和东波美拉尼亚战役。经过 50 天的激战，苏军粉碎了“ 维斯瓦 ”集团军群，占领东波美拉尼亚广大地区，逼近了波罗的海海岸和奥得河河口附近。这样就消除了苏军北翼所受的威胁，使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可以集中力量攻打柏林。同时，苏联的波罗的海红旗舰队也扩大了活动范围。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希特勒及其同伙竭尽全力妄图挽救败局。东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摇篮。早在 1932 年起，德军在这里修筑了巩固的防御工事，1944 年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工事。该地区直接威胁着中路苏军的北侧，又是德国海军基地之一。在经济上它是德国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希特勒从 1944 年秋季号召德军保卫德国领土以来，便把搜集到的一些预备队派到这里来。战役开始前，东普鲁士集团敌军共有 58 万官兵和 28 万“ 人民冲锋队 ”。希特勒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东普鲁士，尽可能多地牵制苏军，长期阻挡苏军前进，并使其遭受重大损失。

苏军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共有 167 万人。斯大林向攻击部队提出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最大的集群之一“ 中央 ”集团军群。前出波罗的海，占领东普鲁士及其最重要的海港哥尼斯堡和波尔拉伊。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肃清了哥尼斯堡地区的德军。共击毙敌军 12 万多人，生俘 14 万人。东普鲁士战役是一次艰苦顽强而持久的战役，苏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了德军大量有生力量，彻底肃清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堡垒。所以这一胜利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就在苏联红军对德军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战役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章 诺曼底登陆

第二战场终揭幕，东西战线相比武；
各路大军齐反攻，试看奸雄逃何处。

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盟军经过长期的准备，人们盼望已久的向西欧进军的“霸王”战役，终于在1944年6月6日开始了。

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对盟军在西欧登陆开辟战场极为有利。在苏德战场，苏军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法西斯德军一再溃退。希特勒不得不把大景预备队和西线兵力调去阻止苏军的推进。在西欧各国，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各国人民展开了反对占领制度的武装斗争，德军在各占领国已立脚不稳。6月底以前，仅在法国就有近50万人投入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战斗，有的城市正在酝酿起义。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盟军已控制了那里的海上通道。所有这些，都为盟军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德黑兰苏美英三国酋脑会议确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总意图是：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夺占登陆场和港口，保障主力上路和后勤供应，然后发动攻势占领整个法国西北部地区，并与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配合，向德国内地进攻，协同苏军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

当时，在法国西北部有三处比较合适的登陆地区，即康坦丁

半岛、诺曼底地区和加来地区。为了选择最佳方案，丘吉尔曾同艾森豪威尔召集三军参谋长会议，反复进行比较。从康坦丁半岛登陆虽易成功，但该半岛地形狭窄，登陆后不易展开兵力向纵深发展进攻。加来地区距英国海岸最近点只有33公里，有其登陆的有利条件，但该地区距英国海港较远，运送人员和物资不便，同时又是德军重点设防地区，登陆必遭激烈抵抗。加之这一地区缺乏内陆通道，即使登陆成功，也不易向纵深发展。

诺曼底地区与前两个地区相比，登陆条件优越得多。这里沿海地势开阔，可同时展开26至30个师，距英国西南的各大港口较近，便于输送部队和运送物资，德军在这里兵力薄弱，登陆容易成功。这里虽然缺乏良港，但可用人造港补救。因此，盟军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把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地区选在诺曼底。

为了确保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进行了大量的周密的准备工作。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经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即正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西欧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在这个司令部成立之前，在丘吉尔的倡议下，英美早在1943年3月就在伦敦秘密成立了一个参谋部，由英国摩根中将领导，负责研究和制定诺曼底登陆的作战计划，筹集兵员和各种军事物资。到1944年6月6日登陆作战时，英国已准备好了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舰只等。计有39个师（美国还有四五十个师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类飞机1.3万多架。战列舰6艘，低舷重炮舰两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93艘，小型战斗舰159艘，扫雷艇255艘，各种类型的登陆艇1000多艘，连同运输舰只，船舶共达6000多艘。总之，战斗员和基地、后勤人员合计，盟国陆海空三军官兵总数287万多人。

鉴于英吉利海峡浪高流急，潮汐有超过20英尺的浪涛，沿着海滩也有相应的冲刷力量；天气经常不稳定。小风和大风可以在数小时内突然掀起狂涛

巨浪，这对脆弱的人工制造的器械。则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了保证大部队登陆，早在一年前，丘吉尔就召集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人造港”，所需钢筋和混凝土计达 100 万吨以上。全部设计十分宏伟。巨大的码头就安放在海滩上，码头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而且是有掩护的。沿岸航行的船只和登陆艇，不论潮汐如何涨落，都能在码头上卸载。为了保护这些码头，使它们不受狂风巨浪的冲击，防波堤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向海上伸展，从而围成一大片有掩蔽的水域。有了这样的掩蔽以后，吃水深的船舶能够停泊和卸载，各种类型的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这种防波堤是由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代号为“不死鸟”）和沉船筑成的。有了这种人造港便可使携带大量现代装备和辎重的一二百万大军，能够登陆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意味着每天至少能卸下 1.2 万吨的重载。

登陆之前，盟军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对德军海岸防御配系、预备队集结地域、弹药和补给品贮存位置，以及纵深内交通枢纽、桥梁、机场和军工生产基地的位置等，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各种情况表明，1944 年 6 月初，德军在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一带共有 60 个师，其中 4 个坦克师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非经希特勒批准是不能动用的。西线总司令是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他下辖两个集团军群：G 集团军群司令是勃拉斯科维茨上将，指挥 17 个师，分辖第一集团军（防守比斯开湾）和第十九集团军（防守法国南部）；B 集团军群司令是隆美尔元帅，他指挥 39 个师，其中 19 个师属第十五集团军，防守加来海峡一带，是整个大西洋防线的重点，12 个师属第七集团军，防守诺曼底到布列塔尼一带，1 个独立军守卫荷兰，另有 4 个坦克师准备用来保卫法国北部和比利时。

在德军的这些部队中，有 11 个师正在休整，20 个师属于常驻部队，即没有机动运输工具，只有 24 个师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各师普遍缺员，每师平均人数不过 9000 人，即几乎只等于英美一个加强师的半数。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和给敌对国的军民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威胁，早在 1944 年 4 月，艾森豪威尔就对英美空军加以改组，统一指挥，使战略轰炸直接为登陆作准备。4—5 月间，盟国空军对法国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机场的轰炸更为猛烈，炸毁了火车机车 1500 台和大量的德国飞机。结果，在盟军登陆前夕，法国基地上的德国飞机只有 500 架，并且其中一半由于缺乏零件、汽油和受过训练的飞行员而不能上天，所以盟军完全取得了制空权。同时还对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实行“战略轰炸”，其目的是“摧毁和打乱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瓦解德同军民的士气”。

在此期间，德国的海上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在盟国海军连续的打击下，德国潜艇的嚣张气焰一落千丈。从 1939 年到 1942 年，德国潜艇总共损失 158 艘，而在 1943 年到 1945 年则损失 600 艘。到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带只剩下 3 艘驱逐舰，5 艘鱼雷艇和大约 30 艘其他小艇。猖獗数年的德国潜艇在这个地区也只剩下 36 艘。盟军逐渐取得了制海权。

为了迷惑敌人，盟军统帅部还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广泛采用了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将领乔治·巴顿闲步肯特街头，而德国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在进攻前夕，美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从海岸雷达上看来，好像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出，开往加来。而盟

军选择的登陆地点却是诺曼底海滩。从东到西 5 个滩头，全长约 50 英里。根据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修订后的计划，第一批进攻部队是 5 个师，每师占领一个滩头。为了保证登陆部队迅速占领滩头阵地站稳脚跟，盟军又派出 3 个伞兵师在冈城东北和科汤坦半岛东部空降着陆，占领通往海滨的要道，保证后续部队顺利着陆和前进。

希特勒为了预防盟军在西欧登陆，曾下令从挪威到西班牙修筑一道由坚固支撑点构成的“大西洋壁垒”。但是，由于工程量过大，到 1943 年末还没有完成。德军统帅部判断，盟军可能在 1944 年进攻西欧，并认为盟军在西欧登陆可能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造成德军的总崩溃；二是成为德军扭转败局的好时机。如果不能击退盟军的登陆部队，就可能导致前一种结果。倘若能一举歼灭盟军的登陆部队。就会使盟军与苏军两面夹击的企图破产，德军就可腾出 50 个师的兵力加强东线，从而阻止苏军的进攻。为争取达到后一种结果，德军研究制定了抗登陆的方针，即：“集中大部兵力、兵器于敌人可能登陆的主要方向上，对已登陆的敌军实施决定性的反突击，一举歼灭登陆之敌。”为此，德军必须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确定一个盟军可能突击登陆的主要方向。希特勒本人和德国总参谋部认为，盟军将横渡加来海峡在加来地区登陆，向法国东北沿海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德军根据这一判断，在这一地段部署了 23 个师，沿海岸修筑了一道纵深 6 公里的防御地带，没有岸炮阵地以及由坦克陷阱、防坦克壕、钢筋混凝土隐蔽部构成的坚固支撑点。各支撑点之间敷设大量地雷和障碍物。水中设置了障碍物和水雷区。诺曼底地区的海防工事远不如加来地区。

1944 年 6 月，是英吉利海峡 20 年来所遇到的风力最疾、海浪最高的 6 月。盟军原定进攻日期是 6 月 5 日，但因风浪太大，云雾遮天，经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临时决定推迟一天。

6 月 6 日凌晨，盟军利用涨潮时机和刚刚出现的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美英 2395 架运输机和 847 架滑翔机，从英国 20 个机场起飞，载着 3 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 1136 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 10 个堡垒，投弹 5853 吨，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 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 1763 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霎时间，炮火连天，山摇地动。

进攻部队由运输舰送到离岸 11 英里和 7 英里的海面，然后改乘大型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每个小艇运载 30 人。小艇并排前进，按时抵达攻击滩头。跟在它们后面的是运载重武器、大炮、坦克和工程设备的大型登陆艇，最后是登陆船，它们直接开到岸边，卸下人员、装备和供应品。登陆艇上还分别安装着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靠岸时就直接向敌人的海岸防御工事进行射击。

大约早晨 6 时 30 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同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到了 6 日夜晚，将近 10 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接着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在6月6日的24小时内，盟国空军出动了1.46万架次，而德军出动来对付盟军进攻滩头阵地的飞机只有100架次左右。3个空降师从午夜开始降落。英国第六空降师在卡昂城东北降落，夺取处于该城与海岸之间的那条河流上面的桥头堡。同时两个美国空降师在卡朗坦北面降落，协助海上登陆部队对海滩进攻，并堵截敌人后备军进入科汤坦半岛。虽然这些空降师在一些地点比计划散布得广了一些，但是各项目标都达到了。

当天下午，丘吉尔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他在电报中写道，“一切开始都进行得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多已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动推进火炮已运上岸。气象预报中天气常转佳。”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电报说：“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并获成功。我们同感欢欣，并祝贺更大成就。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6月底到7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

由于6月5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翻腾，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认为盟军不会在这时进攻。6月4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这时，由于天气不好，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同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时刻在这里登船出发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因此，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到的很少情报和气象站的意见，在6月5日早晨起草了一个给西线德军总司令的形势报告，说敌军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同家人一起团聚去了。更有甚者，6月6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6月5日这一天，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是，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因此，在盟军登陆时敌人还蒙在鼓里。

直到6日凌晨2时左右，设在巴黎的龙德施泰特总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英美空降部队着陆，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的行动”。但龙德施泰特本人和一些将领却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然是在加来附近。他们答复报告人说，西线总司令“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2时许，西线德国海军部队向总司令报告说，据海岸雷达站报告：“荧光屏上有大量的黑点”。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向诺曼底海岸开来。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回答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后来这个法西斯分子终于清醒过来，请求希特勒批准他们出动两个装甲师去对付空降部队。希特勒却命令：在白天侦察弄清形势之前，禁止动用这支战略预备队。他还认为，这只是牵制性的佯攻。天亮以后，德军虽组织了反击，并出动了装甲部队，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

这时盟国的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到6月12日，几个滩头已连成一条阵线了。在战役的最初6天中，有326547

人、54186 辆军车和 104428 吨物资通过海滩运到岸上。战果正在扩大，部队正逐步向纵深发展。这时，希特勒所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被从天空中赶走了。德国海军被从海洋上赶走了。战事虽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了。诺曼底前线参谋长斯派达尔后来说：“从 6 月 6 日以后，主动权就落在盟军手中了。”

斯大林元帅在获得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消息后，于 6 月 11 日深夜，分别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出如下的电报：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盟军登陆。非同小可，使纳粹将领们慌了手脚。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他承认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元首”在 6 月 17 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讨论形势。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 1940 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希特勒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四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当时，希特勒脸色苍白，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间的红蓝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将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他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他命令将士必须坚决抵抗，恢复失地，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以后，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他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将崩溃，盟军突入德国国境是难以阻止的。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竭力主张结束这场战争。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正在这时，德国的将领反对派在进行密谋，准备刺杀希特勒，他们同常驻瑞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代表艾伦·杜勒斯有密切联系。这个密谋集团准备发动政变，刺杀希特勒，然后组织新政府。向英美体面投降。据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幸免于死的斯派达尔将军叙述说，他们的计划是：“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德军从西线撤回本国。……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河。”

1944 年 7 月 20 日，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密谋集团的前台人物冯·施道芬堡上校行刺希特勒未遂、炸弹炸死了几个法西斯军官，但希特勒本人只受了一点轻伤。阴谋败露，参与其事的德军将校大都遭到镇压，因而他们想同英美单独停战的打算也完全落空了。

到了 7 月中旬，登陆的盟军已达 30 个师，其中半数是美国部队，还有一半是英国和加拿大的。与盟军对抗的德军集结了 27 个师。但是，他们的伤

亡人数已达 16 万人，据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敌方的战斗力量不会在 16 个师以上。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重要事件。7 月 17 日，诺曼底司令官隆美尔元帅身受重伤。他所乘的汽车被英国低飞的战斗机击中，在据认为是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被送入医院。他出奇地恢复了健康。可是，后来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预谋活动，还是难免一死。

7 月 18 日，英军前线司令蒙哥马利将军，决计以三个军的兵力乘机向敌人发动进攻，目标在于扩大他们的各个桥头堡，并使队伍越过奥恩河向纵深发展。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由盟国空军作了一番规模更大的轰炸。德国空军完全无法出来阻挡。当天英军占领了冈城。同时，美军也胜利攻克圣洛。

7 月 20 日，丘吉尔乘美军达科塔型飞机直飞瑟堡半岛，对前线进行视察。他首先访问了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对正在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进行了慰问。然后又乘“企业”号巡洋舰参观了“人造港”，他在舰上驻留了三天，详细了解这个港口的全面运用情况。晚上，他访问了舰上的军官俱乐部。当他离去时，军官们正唱《不列颠颂》。他问军官们这首词的内容时，没有人全面地准确地答出来。这时丘吉尔随即向大家背诵了汤姆森写的这一壮丽的短诗：

许多国家不如你幸福富强。
他们仍在暴君专制下遭殃；
你以伟大自由而繁荣昌盛。
他们却只有恐惧与羡慕。
缪斯诸神与自由同在。
将常常降临你们幸福的海疆；
幸运之鸟啊，明媚无双。
英雄的心在守卫着这美丽之乡。

7 月 25 日，布莱德雷将军从圣洛对德军发动攻势。盟军出动 2500 架飞机，对敌人一个长约 7 英里、宽约两英里的阵地投弹 4000 吨。接着，美第一集团军派出六个师发起强攻，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布莱德雷迅速扩大成果，把第一集团军的四个军全部投入战斗，第七和第八军在不到一周之内就前进了 30 英里，占领了阿佛朗什，迫使德军向东南方向退缩。这时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终于看清，诺曼底战役是盟军的主要战略行动，并急令加来地区的第十五集团军驰援诺曼底阵线，但为时已晚，加之交通不便。行动缓慢，收效甚微。

同时，布莱德雷又同蒙哥马利商定，由英、加和波兰军队从冈城南下，向法来斯推进，准备包围德军。8 月 16 日，加拿大和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同军队占领了法来斯。19 日，这个钳形攻势完成，形成了阿尔让唐—法来斯口袋，包围了德军 8 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结果俘敌 50000 人，毙敌约 10000 人。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这个包围圈封闭后的 48 小时内，有人领我步行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伟大的诗人但丁才能形容。你完全可以在死尸和烂肉堆上一口气走几百码而踩不着别的东西。”

自从盟军诺曼底登陆以来，势不可挡，德军节节败北。在盟军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解放了。7 月 30 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继攻克阿佛朗什后，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围，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挥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克了巴黎。1944 年 8 月 25 日，勒克莱克将军奉命光荣地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从此，被德国占领达

四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中解放了。

巴黎的解放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的结束。德国第七集团军和第五坦克集团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第一和第十九集团军的大部分战斗力也被击溃。从盟军于6月6日登陆时起，德国高级指挥官中有三个陆军元帅和一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被打伤，一个集团军司令、三个军长、15个师长和一个要塞司令被击毙或被俘。到8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近50万人，其中多半是被俘的。盟军共缴获或击毁敌人坦克1300辆，军车2万辆，迫击炮500门，野炮和重炮1500门。希特勒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这里的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9月4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月底就结束了。”

但对希特勒来说，却不是如此。8月31日，他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他说：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排特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该死的敌人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年到100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玷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了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他说：“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要垮台的。不论怎样艰难，惟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像希特勒估计的那样。当时盟军和苏联红军已经步步逼近德国本土，对纳粹集团来说，形势越来越险恶了。纳粹头目们已经六神无主。15岁到18岁的青年和50岁到60岁的中老年男子都要应征入伍。纳粹当局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1944年9月到10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的军队就几乎没有在本国的土地上打过仗。后来普鲁士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战争已深入到德国的核心，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鼓励士气的工作。陆军元帅伦斯德发出号召说：“西战场上的士兵们！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另一个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号召集团军士兵的时候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纳粹匪徒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欲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三章 垂死挣扎

孤注一掷来得计，全军崩溃如卷席；
盟军渡过莱茵河，纳粹王朝将休矣。

当西线盟军的进攻沉寂下来的时候。希特勒的脑子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决定孤注一掷，倾尽全力向盟军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妄图挽回败局。

1944年12月12日的晚上，一群西线战场上的德同高级指挥官被召到伦斯德的总部去。他们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公事包。然后被装进一个大汽车里，在没有月光的原野上开了半个钟头，目的是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最后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来这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的大本营。在那儿，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数最高参谋官和指挥官一个月前就已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四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

自从9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茵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勒的脑子里就涌现出一个大胆设想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回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受威胁，而且使他能转过身来对付苏联军队。这一攻势还会很快地打通阿登森林，1940年德军的大突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德国情报人员知道这里美军兵力薄弱，只有四个步兵师防守着。

深秋以来，希特勒就为他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到处搜罗残兵余卒。10月间，他居然拼凑了近1500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12月又拼凑了1000辆。他还征调了28个师，包括9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还有6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戈林还答应凑3000架战斗机。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虽然远比不上1940年伦斯德在同一战场上所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凑这样一支兵力，意味着取消对东线德军的增援。东线的德军司令官们认为，这种增援是击退苏联准备在1月发动的冬季攻势所必不可少的。当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时，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顿：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五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而且把他们所有的军事论文都读过。我比你清楚得多！

12月12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将军们聚集在泽根堡元首大本营，他们发现这位纳粹统帅，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力隐藏那只随时要发抖的左臂。走路时一条腿拖在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家。1793年参加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1806年参加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时被俘。1812年在俄国军队中服务，1814年回普军。次年参加滑铁卢战役。从1818年起，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著作有《战争论》等。列宁说，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毛奇（1800—1891），德国军事家。1857年起任普鲁士参谋总长。他主持改革军制、扩充军备、并策划和指挥了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后任德军参谋总长和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著种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

后面。

然而希特勒讲起大话来仍和从前一样。他对指挥官们作了一番政治动员：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我们的敌人那样的联盟，成份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撑住的前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只要我们的德国能保住不松劲的话。

将军们散会时，“元首”的政治动员还在他们的耳朵里盘旋着。他们谁也不相信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命令。

12月15日夜，德军在亚琛以南的蒙却奥和特里尔西北的埃赫特纳赫之间的70英里战线上进入他们的进攻阵地。这天晚上很黑，下着小雪，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底那样的恶运。连着五天的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12月16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接连几次突破盟军阵地。

12月17日夜，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斯巴只有8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300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一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纳粹别动队斯科尔兹内的所谓第一百五十装甲旅，穿着美式军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大汽车和吉普车，横冲直撞，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创伤。

在盟军连续遭受损失的时候，丘吉尔曾于1945年1月6日急电斯大林求援。第二天，斯大林就复电，表示要加紧准备工作，尽早从东线发动进攻。1月12日，苏军从波兰的维斯杜拉河（现名维斯瓦河）发动了强大攻势，重创德军。10天以后，即1月22日，希特勒急忙把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从西线调往东线，这就大大减轻了西方盟军的压力。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赌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这时德军的进攻正成强弩之末，它在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圣诞节的前两天，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规模轰炸德国供应线和驶上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那天，从早上3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麦克奥利夫的守军屹立不动。第二天，巴顿第三军团的装甲部队从南面突破，为守军解危。对德军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了。但是，希特勒对于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缪斯河推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8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茵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姆莱带兵简直是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1月3日起，以两个军共9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1月5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1月3日从北面发动的。1

月8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军队开始从豪法里兹撤退。到1月16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兵力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退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德军死伤和失踪约12万人，损失了1600架飞机，6000辆汽车，600辆坦克和重炮。当然，美军损失也不小，但是它能得到补充，而德军却办不到了。希特勒已经把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扑。它的失败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希特勒将他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战役，这一行动的不利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在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之后。古德里安曾在圣诞节前夕和元旦早晨二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苏军在匈牙利和波兰发动的强大攻势，但是毫无结果。1月9日，古德里安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去求救。他带着东线谍报处长盖伦将军，他们企图用地图和其他图表向“元首”说明，在苏军即将在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军所面临的十分危险的处境。希特勒听后大发雷霆。他说这些图片是“完全荒谬”的，并命令要把制图的人关到疯人院去。希特勒硬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后备力量”。古德里安反驳道：“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就会崩溃。”

事情果然如此。1945年1月12日，科涅夫率领的集团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游的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于1月17日解放。再往北，苏联两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这是大战以来，苏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就投入了180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挡，势如破竹。

到了1月27日，苏军声势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纳粹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就在这一天，朱可夫统率的大军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220英里到达德国本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了。最使希特勒伤脑筋的是，苏军已经占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基地。从而使德国的钢铁生产和煤炭生产严重下降。

垂死前的痛苦是在3月里开始的。到了2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已经失守，煤的产量降到1914年的1/5；而已由于英美轰炸，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办公会议谈论的主要话题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斯佩尔耐心解释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炸毁在飞机场。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对“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后也放弃了。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重新占领法国和比利时的海岸时，用以袭击英国的V—1飞弹和V—2火箭发射场，除了在荷兰还保留了几处以外，其余差不多全部丧失了。当英美军队进抵德国边境以后，德国向安特卫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射了约有8000枚这种飞弹，但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依靠新的喷气飞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1000多架这种飞机。盟军的老式战斗机是无法同德国喷气飞机在空中较量的，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制造喷气飞机使用的特殊汽油

的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飞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所发现，停在机场上的喷气飞机被炸毁。

现在已有 85 个师兵力的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于 2 月 8 日开始向莱茵河进逼。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牢牢控制了摩泽河以北的莱茵河左岸。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又有 35 万人，其中被俘的占 29.3 万人，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希特勒为此大发脾气，3 月 10 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上来的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

到了 3 月的第三周，美军已渡过莱茵河，分兵向德国北部平原和鲁尔区推进。这时候希特勒把他的仇恨从进逼的敌人那里转移到德国人民和军队身上。他接二连三地发布镇压开小差的命令：“一切散兵游勇，以及自称掉队而在寻找其队伍者，就地审讯枪决。”4 月 12 日，希姆莱更进了一步。他下命令说。对任何放弃市镇和重要交通中心的指挥官“均处死刑”。守卫莱茵河桥头的一些不幸的指挥官，就这样成了这道命令的牺牲品。

希特勒在 1944 年 8 月对纳粹地方领袖的演讲中说：“如果德国民族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

在苏联红军和西方盟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希特勒的身体很快地垮了下来，这也使得他的心理受到有害的影响。指挥作战的紧张，接二连三地吃败仗所带来的震惊，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鲜空气，更加经常的大发脾气，以及遵照江湖医生莫雷尔的劝告每天服用的有毒性的药品，这一切使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害，7 月 20 日那天爆炸，震破了他两耳的鼓膜。常常引起他头晕目眩。在炸弹事件以后。他的医生们劝他去长期休假，但是他拒绝了。他对凯特尔说：“如果我离开东普鲁士，它就会沦于敌手。只要我在这里，它就保得住。”

1944 年 9 月，他病倒了，不得不躺在床上。11 月间，他回到柏林时恢复了健康。但是，他再也没有恢复对自己可怕的脾气的控制力。1945 年前线来的消息越发不妙，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就愈来愈多了。他发脾气时，总是手脚发抖，无法控制。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曾描述过 1945 年 2 月 13 日他同“元首”就东线战场形势发生争吵的情况：

“他站在我面前，举起拳头，脸上气得通红，全身发抖。狂怒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发作之后，他就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重新指着鼻子骂我。他几乎是放开嗓门嘶叫，两只眼睛鼓得要脱出来，额边的青筋也暴了起来。”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这个纳粹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之一。3 月 19 日，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便德国人民在战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自己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意志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向对此举持有疑义的军备和战时工业部长斯佩尔说：

“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

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因此第二天，这个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希特勒命令，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必须摧毁。

德国人民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些军官尽了他们的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所炸毁。

纳粹军队的末日就要来到了。曾几何时，这支军队横行欧洲，到处烧杀抢劫，不可一世，给十多个国家亿万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如今，它已到了尽头，在苏联红军和西方盟军的打击下，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在迅速崩溃着，瓦解着。

蒙哥马利元帅所率领的英加军队，在3月的最后一周渡过下莱茵河，向东北推进，直趋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边上的卢伯克。同时，辛普森将军的美国第九军团和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分别迅速地从北面和南面绕过鲁尔区。4月1日，他们在利普施塔特会师。德国莫德尔元帅的B集团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五十装甲军团，共计21个师，被包围在德国最大工业区的废墟之中。它们持撑了18天，在4月18日投降。德军32.5万人被俘，其中包括30名将官，但莫德尔不在其内。他不愿做俘虏，自杀身死。

莫德尔的部队在鲁尔的被围，使德同西线出现了一个200英里宽的大缺口，美国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的部队已无须再牵制鲁尔区，现在正通过缺口直趋德国心脏易北河。与此同时，苏联百余万红军正强攻柏林。欲知苏军攻克柏林的详细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章 攻克柏林

百万雄师征腐恶，狂飙为民从天落；
红旗插上柏林城，众怒声讨希特勒。

斯大林为了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欧洲战争、决定从 1945 年 4 月中旬开始实施柏林战役。苏军的意图是，以三个方面军的强大兵力，在远程航空兵和部分海军的协同下，在宽大正面实施猛烈突击，迅速突破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合围德军柏林集团，同时予以分割歼灭，攻占柏林，并于战役结束前在易北河同美英盟军会师。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总兵力在 250 万人以上，他们拥有 4.16 万门大炮和迫击炮，6250 辆坦克和强击火炮，7500 架飞机。

为了尽快成功地实施这次战役，1945 年 3 月 29 日，朱可夫应最高统帅部的召唤，带着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柏林战役计划，再次返回莫斯科。这一计划是方面军领导人和司令部在 3 月份制定的，一切原则问题基本上都同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商议过。当天夜晚，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一个人在那里，刚刚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完会。

斯大林默默地同朱可夫握过手后，就像往常一样，似乎是继续不久前中断的谈话似他说道：“德国的西方战线已彻底崩溃了，看来希特勒军队并不想设法阻止盟军的推进。然而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他们却在加紧部署兵力。你瞧瞧这张图上的关于德军的最新情况。”

最高统帅抽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看，将会有一场恶战。”然后，他又问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对柏林方向的敌人的估计如何。

朱可夫取出自己的前线侦察图放在最高统帅面前。于是斯大林就仔细察看柏林战略方向的德军的战略部署。根据苏方的情报，德军在柏林方向共有 4 个集团军，编成 90 个师、37 个独立团和 98 个独立营。后来查明，德军在柏林方向的兵力不少于 100 万人，有 1.04 万门火炮和迫击炮，1500 辆坦克和 3300 架飞机。在柏林还编组有 20 万人的守备部队。

“我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呢？”斯大林问道。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迟于两周之后就开始了进攻，”朱可夫说，“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大致到那时也能作好准备。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从多方面的情况看来，将拖到 4 月中旬才能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因而不可能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随后，他走到书桌跟前，从一些文件中翻出一封信递给朱可夫读。信件来自一位外国的同情者。信中说希特勒的代理人同盟国的官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表明，德国人建议盟国在德国同意单独媾和的条件下停止对德作战。信中说，盟国似乎是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然而德国人仍然可能对盟军开放通向柏林的道路。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青呢？”斯大林问道。但未等朱可夫回答，他又说：

“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他又走到书桌跟前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令他马上前来。15分钟后总参谋长来到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的情况怎样？”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安东诺夫报告了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局势和作战情况。接着最高统帅又问他，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如何。安东诺夫又报告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情况。

斯大林把刚才给朱可夫看过的信，又默默地交给安东诺夫看。安东诺夫说：“这是希特勒分子和英国政府当局秘密勾结的又一证明。”

最高统帅对安东诺夫说：“你打电话给科涅夫，命令他4月1日带着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到最高统帅部来。到时我们一起研究实施柏林战役的计划。这两天，你和朱可夫再作些准备。”4月1日夜，克里姆林宫灯火齐明，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应召来到斯大林办公室，安东诺夫上将和什捷缅科上将也在场。“我们刚向斯大林问过好，”科涅夫后来写道，“他就问我们：‘你们认为你们对最近的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吗？’”

朱可夫和科涅夫回答说，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在各自的方面军得到的情报资料。对局势已经了解得很清楚。

“给他们念一下这份电报。”斯大林对什捷缅科说。

作战部长念了一份电报，内容是英美军司令部准备实施一次战役，以便攻占柏林。已经建立了由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主要突击部队。打算在鲁尔区以北沿着大部分英军部队与柏林之间的最短路线，实施主要突击。电报中列举了盟军司令部已经采取的几个初步措施，包括组织突击部队和集结部队。电报最后附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同盟国认为，关于在红军能够到达柏林之前攻占柏林的计划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当什捷缅科读完电报时，斯大林转过身来向朱可夫和科涅夫问道：“现在谁将要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同盟国？”

科涅夫首先回答，他向斯大林保证，苏军一定攻克柏林。

“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脾气，”斯大林似笑非笑，然后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怎样才能为这一目的建立一个突击集团呢？你的主力部队在你的南翼，因此你显然将不得不大规模地变更部署。”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回答，“你可以放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完毕，为进攻柏林作好准备。”

这时朱可夫作了回答。他说，他已经为攻占柏林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他指挥的无论兵力兵器都处于“饱和状态”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柏林，况且离柏林的距离又最近。

“很好，”斯大林说，“你们俩人应该就在莫斯科这里，在参谋总部拟订出你们的计划，并在一两天之内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这样你们回方面军去的时候，就可以随身带上已经得到全面批准的计划。”

1945年2月4日到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击败法西斯德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关于对日作战以及世界战后的安排等问题，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

当时在莫斯科，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每人都希望使斯大林相信，应该采纳自己制订的最后突击德国的计划。朱可夫认为，他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攻占柏林；而科涅夫则在继续进行活动，以便推翻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关于让他的部队去攻占柏林以南地域的决定。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建议，由两个方面军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可是这项建议既与朱可夫的正面突击的概念相冲突，也同科涅夫关于协同实施正面突击的建议相抵触。

当4月3日上午再次召开会议时，斯大林听取了两位司令员的计划，然后走到挂图前，并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之间画了一条线，从而解决了僵持局面。这条线的终点是在柏林东南大约37英里的施普雷河上的吕本。据什捷缅科上将说，斯大林这时宣布：“哪个部队先到达这儿，哪个部队就参加攻占柏林。”

科尼利厄斯·瑞安在《最后一战》一书中写道：“倘若斯大林把这条线从吕本再往前画，一直画到德国边界，标出一条科涅夫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就可以表现主动精神。”斯大林虽然一句话没说，却向科涅夫方面军开了绿灯。科涅夫觉得斯大林摸透了他的心思。正如科涅夫所说的，“斯大林心照不宣地号召进行一场比赛”，然后会议宣告结束。

攻打柏林是一场艰世的硬战。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对朱可夫这样身经百战的元帅来说，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战争过程中，我们从未攻取过像柏林这样坚固设防的城中。柏林的总面积几乎相当于900平方公里。城市地下铁道和众多的地下建筑物使敌人得以实行广泛的机动。市区和郊区都为进行顽强防御作了细致准备。每一条街道、广场、胡同、房屋、沟渠和桥梁都构成这个城市总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希特勒知道柏林战役将最终决定德国法西斯及其本人的命运。所以在1945年2月初，他便下令强迫当地居民、战俘和被强制到德国服劳役的外国工人，在奥得河一线和柏林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他们在柏林以东建成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道是北起沃林湖东岸，沿奥得河延伸到尼斯河一线。从此往西10至20公里是第二道防线，其中以泽劳弗高地为主要阵地。再往西10至20公里为第三道防线。此外，环绕柏林城筑成了三层防御圈，最外一层距离市中心半径为24至40公里，沿着当地的湖泊、河川构成。第二层距离市中心12至20公里，主要利用郊区的森林筑成。第三层是沿着柏林的环城铁路修成的。同时，把柏林市区划成9个防御区，分兵防守。当时希特勒搜集到柏林附近的兵力近120万人，并装备有数以万计的大炮和1500辆坦克及3200架飞机。显然，希特勒指望在奥得河一线粉碎苏军的进攻。假若失败了，则将死守柏林城。他要求德国士兵和柏林市民“死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人”。其目的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等待美英军队到达柏林地区，或者将柏林交给美英军队，或者一旦美英军队与苏军冲突起来，他便从中渔利，借以保住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然而，这一切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为了进一步弄清敌人的部署，朱可夫命令航空侦察兵6次拍摄了柏林、柏林所有接近地和防御地带的照片。根据拍摄的照片、缴获的文件和俘虏的口供，编制了详细的地图和有图表说明的报告，发给从司令部到连队的各级指挥员。为了便于指挥，工程兵还为朱可夫及其司令部人员制作了一台柏林及其郊区的精确模型。4月5日至1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召开了战役准

备会议，并利用地图和模型进行了军事演习。参加军事演习的有各集团军、军、师、方面军炮兵部队和后勤部队的首长。

为了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光是炮弹就需储备 700 多万发。在供应方面决不能有丝毫中断。战役的特点要求将弹药从方面军仓库不停留地直接运往部队，而不经集团军和师的仓库中转环节。为此，将德国铁路路基改成了苏联轨道的宽度，这样弹药差不多就可直接运到前线。运输规模十分庞大，倘若把这次战役运送物资的列车排成一条直线的话，其长度将超过 1200 公里。

对柏林战役所进行的整个准备工作，就其规模和紧张程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比较狭窄的地段上，短时间内就集中了 77 个步兵师，3100 多辆坦克，1.5 万多门火炮和火箭炮。在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每公里突破正面的火炮密度达 270 多门 76 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

在进行战役战术准备和物资准备的同时，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也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攻开始前，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书。号召他们奋勇杀敌，为人民立功。号召书说：

战斗的决定时刻到来了。柏林，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就在你们面前，而在柏林之后，则是与盟军的会合和全面战胜敌人。注定要灭亡的德军残部仍在继续对抗。德军统帅部搜罗包括老人和 15 岁的孩子在年的最后一点民众预备队，企图阻止我军进攻，以便使自己的灭亡拖延时间。

军官、军士和红军战士同志们！你们的部队历来享有永垂不朽的光荣。不论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乌克兰草原上，还是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和沼泽地上，对你们来说，都不曾存在障碍。柏林接近地上任何坚固的堡垒也阻挡不住你们。

在你们——苏联勇士们——面前就是柏林。你们应当占领柏林，尽快占领它，以免敌人清醒过来。以我们的技术兵器的全部威力猛攻敌人，坚定我们的胜利信念，挖掘我们的全部智慧。决不能给自己士兵的荣誉和自己战旗的荣誉抹黑。

战友们，猛攻柏林，意味着全面的、最终的胜利。以我们的英勇果敢、各兵种的协调一致、互相间良好的支援去扫除一切障碍，……以新的胜利和新的荣誉在柏林上空树起自己的战旗。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45 年 4 月 16 日凌晨 5 时，朱可夫下达了攻击的命令。顿时，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神奇的“喀秋莎”火箭炮射击的火光，把整个大地照得雪亮。紧接着天地之间响起了炮弹和炸弹爆炸的震天动地的隆隆声。在空中，轰炸机的不间断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敌人方面，在最初一瞬间还嗒嗒响了一会机枪，打了几发炮弹，随后转入一片寂静，似乎连一个生物都没有剩下。在 30 分钟猛烈的炮火射击过程中，敌人再未发射一发炮弹，这表明德军已受到绝对压制，其防御体系已被打乱。于是苏军决定缩短炮火准备的时间，立即发起总攻。

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间距为 200 米的 140 部探照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1000 多亿度电光照亮了战场，它使敌人眼花缭乱，并为苏军坦克和步兵显露出黑暗中的冲击目标。炮兵更加猛烈地射击，步兵和坦克协同一致地冲向前去。到黎明时，红军已克服敌人第一阵地，并开始冲击第二阵地。在交战的头一昼夜里，出动的轰炸机达 6550 架次，发射的炮弹共 123.6 万发，即差不多 9.8 万吨钢铁落在敌人的头上。纵深 8 公里至 12 公里范围内的敌人防御，都被消灭或受到压制。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完全被埋葬在一片炮火和钢铁的海洋之中。掀起的烟尘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烟墙，有的地方甚至探照灯的强烈光芒也照射不透。

4 月 16 日晨，在方面军的各个地段上，部队均顺利向前推进。但敌人在

醒悟过来后，就开始从泽劳弗高地用迫击炮进行抵抗，从柏林方面也出现了敌轰炸机群。苏军越接近泽劳弗高地，德军的抵抗就越激烈。这一天然防线居高临下，且坡面很陡，敌人在这里有重兵把守，成为向柏林进攻途中的严重障碍。它犹如一面厚墙挡在红军面前，掩护着它后面的一片高原，而在这片高原上应当展开柏林近接近地上的交战。

泽劳弗高地不但限制了苏军的坦克行动，对其炮兵也是重大的障碍。它遮盖敌人的防御纵深，使得苏军从地面上无法对敌纵深进行观察，炮兵只好加强火力实施大面积射击。对敌人来说，守住这一重要的防线，还有其精神上的作用。因为在它的后面就是柏林。希特勒的宣传机关千方百计地强调泽劳弗高地具有决定意义。

15时，朱可夫打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了前线的进展情况。斯大林听完后镇静他说：“在科涅夫那儿，敌人的防御要弱些。他比较容易地渡过了尼斯河，向前推进时也未遇到特别的抵抗。你要用轰炸航空兵来支援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晚上你再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

晚上，朱可夫又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泽劳弗高地上遇到的困难，并说在明天晚上以前不可能攻克这一防线。这一次斯大林有些生气了。他说：“你没有按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去做，而让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在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交战，结果毫无益处。”随后他又问道：“你们有把握在明天攻克泽劳弗防线吗？”“明天，4月17日终前，一定能突破泽劳弗防线。”朱可夫尽量保持冷静地回答说，“我认为，敌人为抵抗我军在这里投入的部队越多，我们攻克柏林就会更快，因为在开阔地比在城市里更容易消灭敌军。”

“我打算命令科涅夫让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而对罗科索夫斯基，则打算命令他加速渡河，也从北面对柏林实施迂回突击，这样来支援你们。希望你们一鼓作气，突破这一堡垒。”

斯大林的命令，既是鼓励，又是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力量。4月17日清晨，在方面军的各个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敌人进行拼死抵抗。然而到傍晚，头天投入交战的各坦克集团军，在各兵种合成集团军的协同下，在一系列地段上突破了泽劳弗高地的防御。敌人经受不住苏方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开始退却。4月18日晨，泽劳弗高地终于被朱可夫的部队所攻克。

4月20日，朱可夫指挥下的自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继续发展进攻，经过激战后，突破了柏林远郊防御围廊。一天以后，进攻部队突入城郊，开始市区交战。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破防御后，快速军团至20日前进95公里，从南面前出到柏林接近地。21日，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突入柏林南郊，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进抵波茨坦市南郊。向德累斯顿方向进攻的方面军部队击退了德军的反突击，保障了柏林方向主要突击集团的进攻。

苏军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很大的阻力，德军步步设防，十分顽强。就在苏军开始进攻柏林的前一天，希特勒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警告官兵：“后撤当场格杀勿论”。他并欺骗官兵说，如果让苏军“蹂躏”了德国，老人和孩子将被残杀，妇女和姑娘将成为军妓，其余所有的人将被驱往西伯利亚。因此，苏军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仍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近卫第八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等在柏林东南会合，完成了对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切断了该集团与柏林集团的联系。4月25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同白俄罗斯的第一方面军的第四十七集团军在波茨坦以西

会合，从而完成了对德军柏林集团的合围。同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五集团军前出到托尔高地区，同西线美军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会师。

当苏军兵临柏林城下时，希特勒慌了手脚。4月19日，他曾令海因里奇的“维斯瓦”集团军群负责保卫柏林。3天以后，他接管了柏林防御的指挥权。过了两天，他又想重新任命柏林地区的指挥官。希特勒在4月20日他生日的时候曾想离开柏林，而且他的侍从和统帅部人员在10天前已去巴伐利亚建立了大本营，但他对是否要离开柏林一直犹豫不决。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希特勒仍然幻想能继续拖延战争，因此他最后决定留在柏林，并命令将他继续留在柏林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出去，妄图以此鼓舞士气。但是，希特勒的任何行动已不可能使德国逃脱彻底灭亡的命运。

柏林已成了一座战火熊熊、炮声隆隆的孤城了。决定自己在柏林顽抗到底的希特勒，既无后备也无援军了。英勇的苏军战士在威力强大的炮群和坦克支援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在为祖国报仇雪耻的热情激励下，奋勇向前。近四年来，他们一直盼望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现在彻底清算法西斯主义的时刻来到了。苏联军人的激动心情，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下面是炮兵第八三二团尼科拉伊·瓦西刊耶夫上士的回忆：

“傍晚，我们炮兵连来到高地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我们充满了欢欣喜悦的感觉：这是敌人最后的防线，算帐的时候到了！……我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一辆汽车驶到了跟前，我们的司令员别尔札林将军从车内走了出来。他向我们问好以后，就命令我们的指挥员：‘向柏林市内的法西斯分子开火！’指导员尤尔钦科给我们连的炮弹写上了：为斯大林格勒，为顿巴斯，为乌克兰，为孤儿寡妇们，为母亲们的眼泪，报仇！”

在强击柏林东部的战斗中，近卫步兵第二八六团和第二八三团表现特别突出。战士们以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奋勇向前冲击。街角有幢筑有坚固工事的房屋，阻碍着近卫第二八三团前进。当确信正面冲击难于攻下这幢房屋后，该团一个连的党小组长库兹涅佐夫就带领一组战士，隐蔽地迂回过去，然后从后方突击法西斯分子。敌人的支撑点被攻下来了。近卫第二八三团的乌克兰英采夫上士，在冲击一幢房屋时，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他英勇地扑向敌人，一个人刺死了10名法西斯分子，以他力榜样，近卫军中士格罗巴扎伊和他的战斗班一起，消灭了数十名希特勒匪徒。

从4月26日至5月1日，前出到柏林东南的苏军，沿向心方向实施突击，分割歼灭了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与此同时合围柏林的苏军展开了强攻城市的激烈的战斗。柏林巷战的中心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可能把他们的兵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而要把他们的守备部队分割在各个单独的基点上，并迅速将其歼灭。

在攻打柏林的过程中，苏军大约发射了180万发炮弹。对敌人的城防配系总共投射了3.6万余吨钢铁。为了摧毁敌人的工事和坚固的石头建筑物，苏军使用了每颗炮弹半吨重的大口径要塞炮。然而，尽管拥有威力如此强大的重武器，苏军战士有时还得用炸药把墙壁炸开，穿越前进。4月29日，被围德军已被分割成三个孤立的部分。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放水淹没了柏林的地下铁道，淹死了在地下铁道内避难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负伤的德军官兵。这一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三突击集团军步兵第七十九军打响了夺取国会大厦的战斗。经过逐屋逐房间的争夺之后，4月30日21时50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集团军

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们的胜利的旗帜。第三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亲自监督攻克国会大厦的这一历史性战斗。他在电话里向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作了报告。

“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元帅同志，乌拉！”

“亲爱的库兹涅佐夫，衷心地祝贺你和你的士兵们所取得的光辉胜利。苏联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功勋。”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1945年4月30日发布第六号命令中说：“彻底战胜敌人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苏联的旗帜已在柏林市中心国会大厦的主楼上飘扬。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们！向敌人前进——以最后一次迅猛的突击将法西斯野兽消灭在它的巢穴里，使完全、彻底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时刻更快地来临。”

欧洲战争就要结束了。至5月2日，德军完全停止了抵抗，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率残部投降。斯大林在他的“五一”节演说中宣布，柏林最后一战，击毙德军100余万，俘虏德军80万。红军部队缴获或摧毁6000架敌机，1.2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3万门野战炮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联红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终于夺取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欲知纳粹元首希特勒的可耻下场及其死亡前歇斯底里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章 希特勒的末日

凶神恶煞末日到，恶贯满盈天不饶；
婚礼举罢行葬礼，黄粱美梦后人嘲。

在苏联红军围攻柏林的时候，希特勒在这个孤城度过了他最后的时日。他像一只受伤的困兽，不时地发出歇斯底里的嘶叫和哀鸣，时而幻想扭转战局，时而又感到前途绝望。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写下了遗嘱，指定了继承人，举行了婚礼。最后举枪自杀，草草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 1945 年 4 月 20 日，他 56 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官员们。10 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送往帕希特斯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末日会来得这么快。苏军和美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已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苏军在 4 月 13 日解放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苏军会师于希特勒的奥地利家乡林茨。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大兴土木拟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军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苏军重炮的隆隆声了。

希特勒是在上年 11 月 20 日由于苏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从此，他除了短期外出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柏林。如今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 50 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和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

自从 1944 年 7 月 20 日炸弹事件以来，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欺骗我，”3 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人？”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人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里，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而且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对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苏军已经打到了柏林，西方盟军进入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4 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元首”喜爱的一本书，这就是卡莱尔著的《腓特烈大帝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 2 月 15 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读的：

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拨开云雾而

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舞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宝”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顶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月6日对败退的士兵们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4月12日，当这位宣传部长深夜从奥得河前线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个紧急消息：“罗斯福，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戈培尔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到了！”

纳粹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成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月15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她做他的情妇已有12年了。希特勒对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非常喜爱，但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这个纳粹领袖在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和没完没了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情人而憔悴。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国家元首，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与他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一生中热恋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长期忍受别离之苦，他们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分，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忠实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道。她同戈培尔夫妇一样，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希特勒对她的影响却是全面的、深刻的。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也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头目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部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等。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不妙，“元首”并非特别沮丧。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都劝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苏军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希特勒迟疑不决。最后在将军们的敦促之下，同意建立南方和北方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当天夜里，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希特勒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戈林和希姆莱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头目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但是希特勒却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部的苏军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全部投入战斗。“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为了鼓舞士气，希特勒起草了一份声明——这是他最后一份告士兵书——并把它交给戈培尔阅改后发往前线。

东线的士兵们：

我们的死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妄图战胜德国，消灭我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中，如果东线的每个士兵都尽到自己的义务，苏军的最后进攻就会失败……

柏林仍属于德国，维也纳将返回德国的怀抱，欧洲永远不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战士们，并且希望由于你们的顽强和热忱，由于你们的子弹，布尔什维克将被淹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使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丧命的时刻，我们应该看到，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转折已经到来。

阿道夫·希特勒

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当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反攻的消息。这是多么脱离现实的奢想。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月22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施坦因纳的影子也找不到，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他尖声叫道，每一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的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捡出来，交给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他自己要与柏林共存亡。至于说到“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

早在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就发布命令，规定戈林为他的继承人。

现在，当在南方的戈林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小心翼翼地给“元首”发了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希望通过瑞典与西方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系，表示德国愿意向英美投降，而对苏军继续抵抗。“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昵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但是，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苏军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然而他仍要表明，只要他通过地下室的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平定“叛国阴谋”，即使是他的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希特勒看到戈林的电报，怒不可遏。他大骂戈林，说他腐化、吸毒、已经完蛋了。然后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希特勒虽然拒绝下令处决戈林，但终于被说服给戈林拍出这样一封电报：

你的行动是背叛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叛变应受到死的处罚。但是，鉴于你过去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元首将免于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电报是希特勒的办公厅主任鲍曼起草的。过了一会，希特勒又发出另外一份电报。

41—6—29 法令已经废除。我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我禁止做你打算做的事情。

然后，希特勒发出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与前两份截然不同，表明了他本人的态度：

你认为我已不能自主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不知这个可笑的想法出自何处。我要求及时地坚决地辟谣。我将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及时地、坚决地把权力交给我认为称职的人。直到现在为止，我是领导。

鲍曼担心这份电报是元首原谅戈林的开端。他通过电台秘密通知上萨尔斯堡的党卫队司令，以叛国罪逮捕了戈林。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最近几周降临的一连串灾祸动摇了德国军官们对“神圣的领导”的信念。很多指挥部自作主张，甚至发动兵变，这在国防军的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首先是古德里安，他公开反对希特勒，并且确实希望自己被解职；然后是海因里希，他公开反抗，直至下达含糊不清的命令。妄图“挖希特勒的墙脚”。

反叛之风吹遍了指挥部。海因里希顶撞希特勒，布赛反对海因里希。布赛的指挥部从来没有这么混乱过。他手下的第五十六坦克师暂时调离第九军，目前正在柏林以东 30 公里处，顽强阻击突破泽洛的俄国人。这个师的师长赫尔默特·魏德林将军接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命令：布赛要求他向东南运动，与第九军主力汇合；希特勒命令他立即向柏林靠拢，如不执行命令，立即枪决。也有人别有用心他说，“魏德林已经逃到波茨坦去了”。

由于魏德林皮肤粗糙，举止粗野，他的士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带刺的卡尔”。他是职业军人，一名头脑简单的士兵，只想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决定面见希特勒的军事顾问克莱勃斯，彻底弄清情况。

在地下避弹室，他受到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两位将军的冷淡接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发作了。

克莱勃斯严厉斥责道，元首非常生气，因为魏德林离开了设在柏林西面的指挥部。“真可笑！”魏德林惊叫了起来。他拿过一张地图解释道，他的指挥部一直在离俄国阵地不到四公里的地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安慰魏德林，他们俩人向“元首”汇报真实情况去了。

随后，希特勒在地下会议室接见了魏德林，并向他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他制定的“解救柏林的计划”。希特勒说，他要命令温克的第十二军从西南方向发动进攻，布赛从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这两支部队将消灭柏林南面的俄国人。与此同时，施但困纳从东北方向压过去，阻止朱可夫部队在柏林北面发动的攻势。温克和布赛消灭南路俄国人之后，立即挥师北上，发动大规模进攻，帮助扫清北路敌军。

希特勒觉得，这个计划似乎是很清楚的，可是，对于魏德林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军人来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在苏联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还能作出这样天真的设想，纯粹是作梦！

对纳粹元首来说，情况愈来愈险恶了。4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十分难熬的一天。苏军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从东面、北面以及西南，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当希特勒从无线电中听到，英国广播公司说希姆莱正与美方洽谈投降的消息时，像疯子似地大发雷霆。他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从禁闭室里将这个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生命。

“可怜阿道夫，”爱娃对希特勒的一位女侍从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就在希特勒最难熬的日子里，战备生产部长斯佩尔为了表示对“元首”的忠诚，特来总理府地堡向他告别。斯佩尔打量了一下希特勒的脸部表情和举止动作。他似乎已经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具实体的幽灵。他衣着邋遢，脸部浮肿，眼神呆滞，眼白上充满血丝。他左手颤抖，犹如一个患中风的老年人。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似乎苍老了许多。在话别中希特勒除了称赞这位工程师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外，还特意征求了斯佩尔对邓尼茨领导才能

的看法，以及对他本人是否留在柏林的意见。

希特勒说：“斯佩尔，你有什么意见？我应该留在柏林还是去伯希特斯加登？约德尔将军告诉我，现在最多只剩下24小时了，此后我必须作出最后决定。”

斯佩尔答道：“我的元首，依我的意见，你在德国首都而不是在你度周末的别墅里结束你的一生，要显得贤明得多。”

希特勒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我决心留在柏林，但我将不亲自参加战斗。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危险，就是我也许只是负点伤，因而被俄国人生擒。我不愿给敌人以任何机会来将我碎尸万段。我已命令将我的尸体火化。爱娃表示愿与我共生死。”最后希特勒以一种悲痛的心情补充说：“斯佩尔，相信我，对我来说，结束生命是轻而易举的。只需一瞬间，我即可摆脱一切，免除一切痛苦。”

希特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决定于4月29日凌晨，正式同爱娃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用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自由地同爱娃做几个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了一位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关系，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项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雅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个独裁者还要坚持遵守形式。宣传部长戈培尔作为证婚人，也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

接着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痛饮香槟酒。在将近一小时中，他回顾了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滨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个新郎还改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又说，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他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称霸世界的扩张侵略主义彻底地失败了。

婚礼还没有结束，希特勒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把女秘书荣格夫人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他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世界。他把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这些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作为一篇已无可救药的、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还谎称，他和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要战争，战争是“完全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政治家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政治活动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迫他入侵波兰”。他说：“因为英国的政治集团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说他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甚至连元首与总理的职位不能再维持

下去的时刻，我自愿以身殉国”。他将“含笑”与世长辞，但却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对于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来说，问题不在于投降。他号召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下了，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遗嘱说：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9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在开除了“卖国贼”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希特勒说，他们之中的前两人——戈培尔和鲍曼——曾要求与他一起死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他们个人的感情之上。”并命令他们要挽救自己的生命。

交待了这些之后，时间是4月29日，星期日，早晨4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随后他迅速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说：“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并希望他们的遗体在总理府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休息之前，要求戈培尔及其全家离开地下避弹室。戈培尔认为这时他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种优待。他，一个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他要和元首同生死，共命运。希特勒坚持要他离开。争吵十分激烈，以至于希特勒最后说：“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说完就去睡了。

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居留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苏军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下定决心要仿效“元首”的榜样，“以身殉国”。其实，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头目，也必须“壮烈”地死去。戈培尔哭着回到了他的卧室，为了报恩，他也开始

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原文如下：

元首命令我，即使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也要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持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机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性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的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会失掉自尊心，同时也是不尊重我的同胞，我日后再造德国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任何努力都要求我尊重他们。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从实际上说来，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把祖国引向自由之路的人总是有的；但是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从树立一些光辉的、使人一目了然的榜样开始的话。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1945年4月29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部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令纳粹头目们恐怖的消息。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先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他把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4月30日上午，希特勒的生命的尽头到了。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烧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等候通知。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了。用过午饭之后，希特勒把爱娃·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希特勒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话别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滴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头部开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是服毒死去的。

事后证实，希特勒采纳的不仅仅是哈斯教授的办法，而且也是他的高级军事人员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的建议。希特勒把他的黑色瓦瑟手枪对准他的铁灰色的右太阳穴，然后咬破胶囊，同时紧扣扳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他这样做显然需要集中一切意志力，采取最后的猛烈行动。当戈培尔他们进去时，还在冒烟的手枪从希特勒的右手滚落下来，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这是氰化钾毒剂很快起作用的迹象。因为多数用手枪自杀的人一般是紧握自杀工具的。这时，一种辛辣的火药味和氰化钾的苦杏仁味混杂在一起，充满了不通风的小屋，但还没有渗到门厅和外边的走廊。

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这是希特勒56岁生日的第10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整整12年零3个月。

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活了一个早期。

接着就进行火葬。葬礼没有音乐，没有国旗，没有卐字旗，也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苏军的炮弹落在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汽油。希特勒及其妻子的尸体就这样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了。

事隔一天以后，5月1日傍晚，戈培尔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第一件事是毒死6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个人打了一针毒药。然后，戈培尔将他的副官、党卫队小队长古恩特·施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

“施瓦格曼，”他说，“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这样做吗？”施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这样做。几分钟后，大约8点半钟，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夫妇走出地下室，与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进花园自杀身死。

戈培尔夫妇，事先都仔细地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地倒在春天松暖的草坪上，她胸前别着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元首”本人死前一天送给她的告别礼物。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希特勒警卫队的一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7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希特勒无意中说出墓志铭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也是为了他的预言家戈培尔的。

到此为止，希特勒周围的人，不是自杀，就是被苏联红军的炮弹炸死，只有很少的逃出去了。

欲知希特勒建立的纳粹帝国如何无条件投降，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章 德国无条件投降

德国投降普天庆，苏联红场大阅兵；
第三帝国鬼域灭，欧洲大地见光明。

虽说希特勒死了，但他所建立的第三帝国还在苟延残喘。1945年5月1日晚10点20分，新任“元首”海军元帅邓尼茨在汉堡发布的就职广播讲话中，继续对人民进行欺骗。谈到新政府的任务，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

邓尼茨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其实，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到尽头了。就在邓尼茨讲话的第二天，经过16个昼夜的英勇奋战，苏联红军已于5月2日下午3时攻克柏林。第三帝国的首都、希特勒的老巢的解放，标志着纳粹武装抵抗基本上结束了。

5月1日3时50分，德国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被带到苏军近卫第八集团军指挥所。他自称受全权委托同红军最高统帅部直接接触，以谈判停战问题。克列勃斯将军还负责通知苏方，希特勒已于4月30日15时50分自杀身亡。这位德国将军带

有戈培尔致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封信。信中说：“遵照去世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列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我们通知苏联人民领袖，今天15时50分，元首已自愿离开人世。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权力，在留下的遗嘱中，已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邓尼茨、我和鲍曼。我们委托鲍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人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所必需的。”戈培尔的信中还附有希特勒的遗嘱及斩的帝国政府成员名单。遗嘱由希特勒签署，并附以见证人姓名。

鉴于这一消息极为重要，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随即向方面军首长作了报告，朱可夫立即派自己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前往崔可夫的指挥所与德国将军谈判。同时，朱可夫还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接电话的值班将军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请唤醒他。事情很紧要，不要等到早上。”

斯大林很快就来到电话跟前。朱可夫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斯大林说，“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列勃斯将军说，希特勒的尸体已经烧掉了。”

“告诉索科洛夫斯基，”最高统帅说，“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大检阅。”

“五一”节检阅，对于苏联人，特别是对于远离祖国的红军战士们来说，是多么亲切和珍贵啊！朱可夫可以想象得到，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此时此刻

正在向红场行进。早上，他们就会站好自己的位置。在阅兵首长致词之后，他们就要骄傲地代表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下解放出来的强大的战无不胜的苏联武装力量，迈着整齐的步伐，成分列式从列宁的陵墓前，从政府和党的领导人面前，从灰色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通过。

早晨 5 时左右，索科洛夫斯基报告了同德军总参谋长初次谈话的情况。“纳粹分子在耍滑头，”索科洛夫斯基说，“克列勃斯宣称他未受权决定无条件投降问题。据他说，只有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才有权决定这个问题。克列勃斯要求停战，只是为了让邓尼茨政府的成员集中到柏林来。我想，如果他们不立刻同意无条件投降，就让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对！索科洛夫斯基同志，”朱可夫回答说，“你告诉他，如果戈培尔和鲍曼到 10 点钟还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就要实施最猛烈的突击，以彻底打消他们再作抵抗的念头。让希特勒分子考虑一下德国人民的无谓牺牲，和他们个人对这种不理智行为应负的责任吧！”

戈培尔和鲍曼到规定的时间未作答复。10 时 40 分，苏军遂对柏林市中心敌特别防御地区，特别对帝国办公大楼展开最猛烈的射击。到天色刚暗下来的时候，朱可夫忽接到第三突击集团军的报告，说刚才在近卫步兵第五十二师的地段上，有一群德国坦克，约 20 辆左右，突出了包围。它们高速度向柏林西北郊驶去。显然，有什么人逃离柏林。这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人甚至说，突围的那一群坦克，可能带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鲍曼。方面军司令部随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动员部队阻止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逃出柏林地区。并命令坦克部队组织追击，以找到并歼灭突围的坦克。至 5 月 2 日黎明时，这一群坦克在柏林西北 15 公里处被发现，并迅速地被苏军坦克兵消灭。一部分坦克被击中烧毁，另一部分坦克被击毁。在被击毙的坦克乘员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希特勒分子的头目，烧毁的坦克中的尸体则无法辨认。

在苏军强大炮火的打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已无法招架。5 月 2 日 1 时 50 分，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曾多次用德语和俄语作了如下内容的广播：“我们派使者到俾斯麦的桥上去。我们停止军事行动。”晨 6 时 30 分城防司令部宣布投降并向其部队下达了如下的停止抵抗的命令：

“4 月 30 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部队还应该为柏林继续作战，尽管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尽管总的形势已使我们继续抵抗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尽管停止抵抗的命令已下，但个别城区有些战斗还在继续进行。5 月 1 日晚，步兵第三一师和每二四八师，进行了争夺帝国办公大楼的最后战斗。这个大厦附近和内部的战斗特别激烈。步兵第九军政治部女指导员尼库利娜少校，在战斗中表现极为勇敢。她在沙波瓦洛夫营的强击组的编成内，穿过屋顶的破口向上攀登，从上衣中取出红旗，并用电话线把红旗固定在楼顶的金属尖上。苏联的战旗在帝国办公楼上飘扬。

至 5 月 2 日 15 时，敌人被彻底解决。残余的柏林守备部队，共 13.4 万余人投降就俘。柏林巷战结束了，这一天是苏联人民、苏联武装力量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命令中说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协同下，经过顽强的巷战，彻底粉碎了柏林德军集群，并于今日，5 月 1 日，全部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市这一德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德国侵略的发源地。”

在攻占帝国办公大楼之后，朱可夫和别尔札林上将及其他强击参加者前往该处视察，以查清希特勒、戈培尔和法西斯当局其他领导人自杀问题。他们来到现场后，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似乎所有的尸体都已被德国人挖坑埋掉。然而埋在什么地方，以及是什么人埋的，却谁也说不清楚。俘虏的德军主要是伤员，他们对于希特勒及其亲信，一点情况也未能提供。待他们正要结束对帝国办公大楼的检查时，得到报告说，在地下室发现了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坦率他说，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到那里去看那被父母杀死的子女，”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在地下室附近，又发现了戈培尔和他妻子的尸体，让弗里切博士来辨认时，他证明了确是他们。”

大部分法西斯头目，包括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事先都离开柏林逃往四面八方。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同希特勒一道，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似乎能拯救法西斯德国和他们本人的一张“王牌”上。4月30日，甚至5月1日，纳粹分子的头目们仍然企图延迟其彻底失败的时间，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提出谈判，要求把邓尼茨新政府的成员召集到柏林，似乎在这之后才能对德国的投降作出决定。克列勃斯将军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外交家，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拖延谈判的时间。由于希特勒分子当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军奉命立即将敌人彻底消灭。

5月3日晨，朱可夫和柏林卫戍司令别尔札林将军等人，一起视察了国会大厦，以及这一地域内发生过战斗的各个地点。伴随他们并作解说的是威廉·皮克的儿子阿尔图尔·皮克，战争时期他在红军队伍中作战。他对柏林十分熟悉，这就使得朱可夫能够比较容易地研究苏军当时的作战的条件。

朱可夫说，这里你跨过的每一个地面，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比任何语言更能清楚地说明，在帝国办公楼和国会大厦附近以及在这些建筑物内部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殊死的搏斗。国会大厦是一幢庞大的建筑物，它的墙壁连中口径火炮都打不透，需要使用大口径火炮才行。大厦的圆屋顶上各种各样坚实的建筑，使敌人能在所有的方向都构成多层火力。国会大厦内部的作战条件，也是非常艰苦而复杂的。在这种条件下，战士们不仅需要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善于敏捷地判断情况，时刻保持警惕和戒备，善于从一个掩蔽物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掩蔽物，并精确地对敌人射击。红军战士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大厦入口的柱子上涂满了苏联军人的留言。在士兵、军官和将军们简洁的词句和随便的签名中，可以觉察到他们为参加这次伟大的攻克柏林战役所感到的骄傲。朱可夫和城防司令别尔札林将军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5月7日，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是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

“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继续说道：“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就会到达你那里。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充任你的政治助理。”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玩弄了一个狡猾的阴谋。他多次派人和美国司令部艾森豪威尔联系：“不要把德国士兵和老百

姓丢弃给布尔什维克。”5月6日，他要求约德尔去兰斯美军统帅部，转达一项新的建议，并给了他书面指令：

“再次向美国人解释我们期望分别投降的理由。如你从艾森豪威尔那里不能比弗雷德堡取得更多的成果，那就答应全线同时投降，投降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但要给予德军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利。第二阶段就没有这种自由了。要尽力使两个阶段的间隔长一些。如你能够做到的话，请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在某种情况下，同意德军士兵个别向美国人投降。你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大，德军士兵与难民在西线得救的人数就越多。”

5月6日17点30分，约德尔和他的副官，在两位英军将军的陪同下来到盟军司令部。他竭力向盟军表白，他们愿意向西方投降，而不愿向苏联人投降。并挑拨离间说：“你们不久就要与俄国人交战。要考虑一下，不要让任何东西落到他们手中！”兰斯投降书的签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签约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苏联将军尼古拉·斯拉维纳就进入了美国军事使团的办公室，递给迪安将军一封安东诺夫的来信。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信上说，尽管兰斯的投降谈判在进行，邓尼茨“继续在电台宣布，德同人应该继续与苏联人战斗……而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了……对公众来说，这就意味着邓尼茨单独与西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而继续与东方作战。我们不能让欧洲公众认为还有什么单独媾和”。安东诺夫重申：苏联最高统帅部情愿在柏林举行签署投降的仪式，由朱可夫元帅代表红军签字。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为投降问题忙碌不已。然而，他并“不能忘却被围的布拉格人民”。他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最后的呼吁：

“我希望，您如有部队的话，不要让您的计划妨碍您向布拉格进军，也不用回避过早地与俄国人相见。我考虑过，既然您手中有兵，您是不想作茧自缚的，而且这个国家已经空了。不必回电了，但请告诉我，我们何时能见面。”

对丘吉尔来说，当柏林“已沦陷到红军手中”后，布拉格则是德国人还把持着的中欧的唯一大都城了。俾斯麦有句名言：“不管是谁，只要占据着布拉格，就等于占据着中欧。”这句话对丘吉尔来说，也还有一定的意义。他在4月底打给杜鲁门的一份电报中说道，由巴顿来解放布拉格，“能够完全改变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形势，而且对所有的邻国有特别的影响”。照他看来，如果西方犹豫不前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将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

然而，邓尼茨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样丘吉尔也没有如愿以偿。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又重新举行了德国投降签字仪式。

5月8日清晨，维辛斯基乘飞机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带来了处理德国所必需的全部文件，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组成名单。从这天早晨起，世界各大报刊的记者、撰稿人和摄影记者开始到达柏林，以便记下从法律上肯定法西斯德国灭亡这一历史性时刻，记下希特勒德国承认自己的一切法西斯计划、仇视人类的目标遭到无可挽回失败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天中午，盟军最高统帅代表到达柏林。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帕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厄将军。德军凯特尔元帅、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什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也在英国军官的护卫下，从弗伦斯堡乘飞机前来柏林，他们由邓尼茨授权前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夫，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原为饭厅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准备了一间厅堂，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盟军统帅部代表们稍事休息后，即来到朱可夫司令部讨论与希特勒分子投降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时，凯特尔同他的伙伴们呆在另一幢房子里。据苏联军官们说，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神情异常不安。凯特尔曾对他身旁的人说：“从柏林街道经过时，我为柏林所受破坏的程度，感到极为震惊。”苏方人员回答他说：“元帅先生，当按照你的命令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城市和村庄的时候，当千百万苏联人，包括无数的儿童，压死在这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中的时候，你曾感到过震惊吗？”凯特尔脸色发白，他神经质地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回答。

24时整，盟军代表们进入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朱可夫元帅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他说：

“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国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请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所有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门口，曾向全世界吹牛，说他们能够以闪电的速度粉碎法国、英国，并能在六个星期至一个半月消灭苏联，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人，现在就要露面了。头一个跨进门槛的，是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他慢慢地走着，努力保持着镇静。他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跟随凯特尔之后进来的，是什图姆普弗上将。他是低矮个儿，眼睛里充满着凶狠而又无能为力的表情。一同进来的，还有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德国人被安置坐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凯特尔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并抬头凝视着坐在主席团桌旁的盟军统帅部的代表们。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紧靠凯特尔坐下。随从军官们则站在他们椅子的后面。

朱可夫问德国代表团：

“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经研究过它并有全权签署它？”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签署它。”凯特尔元帅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同时随手交出邓尼茨海军元帅授权他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证件。如今凯特尔已经完全不像是在接受被征服的法国投降时那个目空一切、骄横十足的元帅了。现在他显得十分狼狈，虽然他还力图保持某种“将帅姿态”。

朱可夫说：“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用不友善的眼光向大厅四周扫了一下，马上站起来，垂下眼睛，慢慢从桌上拿起他的元帅杖，迈着迟缓的步子走到桌子跟前。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脸上布满了红斑。作图姆普弗上将、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随从德国军官，也跟他一起走到桌子跟前。凯特尔戴上单片眼镜，坐到椅子边上，用颤抖着手签署了五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投降书上写着：

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签署完毕之后，凯特尔从桌旁站了起来，戴上手套，这时他又想显示一下他的军人的姿态，用他的元帅手杖行了个礼，昂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此时此刻，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书：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1000年。1000年来就属于德同的这块土地现在落到了俄国人手中。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是极为简单的。显然，我们应该同西方强同一起前进，同它们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一起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将来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祖国……”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是彻底崩溃了，但是我们的人民已不是1918年的德国人民了。它没有被摧毁。或者我们组织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我们就服从于我们的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确信，继承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团结一致将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前程未卜。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种同志情谊是在我们的国家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可能度过未来的困难时刻，而且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信德国人民永远不会灭亡……”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法西斯分子不肯服输，仍妄图东山再起，但是在觉醒的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的阴谋不会轻易得逞，而且永远不会得逞。

1945年3月9日零时50分，受降仪式宣告结束。朱可夫随即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大厅里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互相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

“亲爱的朋友们，”朱可夫对他的战友们说，“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身上。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要我们在最后的交战中，率领英勇的苏军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在争夺柏林的交战中指挥部队的人，光荣地实现了这一信任。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将为这长久盼望的胜利而多么欢欣鼓舞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想起来能活到这一欢乐日子的亲人和战友们时，这些习惯于毫不畏惧地正视死亡的人们，不管如何控制自己，也不禁流出了热泪。

1945年5月9日凌晨，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经过艰苦的奋战，经过重大的牺牲。欧洲战争终于结束了。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在这5年8个月零7天中，在100个战场上，在1000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还有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和波兰的死人坑边被杀害——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后果。绝大多数的欧洲的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暖后，无数未埋葬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员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经过12年4个月零8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经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以外，这段时期对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千秋帝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民族，带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它失败得如此突然和彻底，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按照事先的约定，法西斯德国投降的消息，美英苏三国将同时在当天上午9点公布于众。在华盛顿，还在上午8点35分，记者们就静悄悄地聚集在

白宫里，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夫人、女儿，还有一批军政首脑已在等候他们了。“好，”总统说，“我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条件是，我发布的新闻必须在今天上午9点公布于众。”接着他宣读了如下一个简短的声明：“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我说，德国的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正在全欧洲飘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为了结束战争，他号召美国人民“工作，工作，再工作”！

杜鲁门总统指出，德国投降这只是一半的胜利，我们还必须不停顿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它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国总统用简明的语言向日本人民解释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这意味着战争结束。

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毁灭边缘的军事首脑们的权力的结束。

对于那些打算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的陆军、海军士兵们来说，这意味着食物。

这也意味着免却为了一个不可能取得的胜利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现今的痛苦和崩溃。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话稿说：“你们还知道，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前任们一贯强调，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正义和公正的和平。在旧金山，我们努力要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这就是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正视一些令人惊惧的问题。”他宣布，5月13日将是祈祷日，并又提醒道：“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9点整，杜鲁门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讲话了：“这是一个庄严而又光荣的时刻。”接着他又说：“如果弗兰克林·D·罗斯福寿数更长些，能够看到这一天，该有多好啊！”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先回忆了最近五年来的情况，接着忧郁他说，悲伤和苦难虽到了尽头，但许多事情还有待我们去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应该确保，那些仗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岁月里，也不会被摒弃和漠视。‘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真正的含义。”

丘吉尔继续说：“如果法律和正义得不到实施，如果是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取代德同侵略者的话，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不寻求任何东西。但我们应该确保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得以在现实中和文件中存在下去，以便使和平有意义。我们尤其要致力于使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其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和嘲弄弱同的组织。在这辉煌的胜利面前，战胜者应该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应该以他们高尚的风格无愧于他们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

在白金汉宫午餐后，当英国首相出现在阳台上时，由于人们热烈鼓掌，丘吉尔的讲话很难使人听清楚。“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说道，“这是每一个国家中自由的胜利。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我们从未经历过这么美好的一天！”

谁也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苏联肩负了对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是苏联历史上所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最残酷、流血最多和最艰苦的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2000多万苏联人死亡。在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一国人民曾像苏联一样，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并为击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而贡献过这样大的力量。

因此，受降仪式一结束，斯大林就于当天发表了《告人民书》。他说：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被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割裂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说：“我们一定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得翻身。”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是注定不能实现的，战争的进程把他这种妄想彻底打破了。实际上，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胡言乱语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斯大林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胜利阅兵式。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阅兵总指挥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那天虽然下着细雨，但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以致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时，大家特别兴奋。走在各部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随后，200名老战士在鼓声中，把200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人群高呼：“让复仇主义者和军事冒险的爱好者们记住这一历史性的场面吧！”

继德国投降之后，作恶多端的希特勒余党们就归案法办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七章纽伦堡审判

柏林解放鸣礼炮，德国投降众欢笑；
天网恢恢罪难容，余党受审纽伦堡。

柏林解放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了。这一特大喜讯像一声春雷，迅速传遍了欧洲，传遍了全世界。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欢呼欧洲的解放，欢呼希特勒连同他建立的这个“千秋帝国”一起完蛋了。这个曾经企图毁灭其他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违，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

玩火者自焚。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那些骄横狂妄、凶残暴戾、杀人如麻的纳粹匪首们，一个个归案法办了。他们罪有应得，应当受到历史的严正惩罚。

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1945年5月23日被盟军解放了，全体成员均被逮捕。5月6日，在德国投降的前夕，邓尼茨解除了纳粹特务头子希姆莱的职务，打算借此来赢得盟军的好感。这个曾对千百万欧洲人民长期操生杀大权的党卫队首领，在弗伦斯堡附近流浪了一个时期。5月21日，他同11名党卫队军官企图通过英美防线回到他的故乡巴伐利亚去。希姆莱剃去了短胡子，左眼上贴着一个黑眼罩，换上了陆军士兵制服。这帮人头一天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国的一个哨所被抓住了。经过盘问之后，希姆莱向一位英国陆军上尉承认了自己的身分，于是他就被押到卢纳堡的第二军团总部。他在那里被剥去衣服进行搜查。然后给他换上一套英同陆军制服，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里暗藏毒药。但是搜查得不够彻底。希姆莱将氰化钾胶囊藏在他牙龈上的一个小洞里。当5月23日从蒙哥马利总部来的另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命令军医官检查犯人口腔时，希姆莱咬破了胶囊，在12分钟内便一命呜呼了。

希特勒的其余的亲密伙伴的寿命比较长一些。他们个个归案法办，在纽伦堡受审。过去这伙赫赫不可一世的匪首，如今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样子大不同了。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心神不宁地坐在被告席上，再也没有从前那种耀武扬威的傲慢神气了。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庸庸碌碌的蠢才。似乎很难想象，这些人曾经掌握过那样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征服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人半个欧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21人。这伙杀人魔鬼，曾以同样的次序坐在那臭名昭著的党代会的主席台上。现在，这里的被告席上仅仅缺三个人——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从开庭的第一天起。这些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就企图把“第三帝国”所有的滔天罪行，统统都推到那三个缺席者身上。

坐在第一排首位的、身穿灰色麂皮空军制服的大胖子就是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就是他放火焚烧了国会大厦。是他组织了“长刀之夜”；又是他秉承“元首”的意旨策划了对奥地利和捷克的占领，并公开扬言要将伦敦、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的确戈林并不像一般漫画上所描绘的那样——是个又肥又笨的蠢猪。无疑，就从某一点上说，他是个“杰出的、不凡的人物”。然而，他是在一个丑恶的、畸形的、可怕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不凡人物。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浸透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他作为个人在各方面所犯下的罪行，仅仅是构成国家社会主义基础的所有罪行的

一种表现而已。

“请您向法庭讲一讲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的经历。”被告的辩护人施坦莫尔说。

这个军人家庭出身的普鲁士人的历史，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进过武备中学。当过步兵中尉。参加过飞行员训练班。后来成了飞行员，先是侦察机飞行员，后是歼击机飞行员。负过伤。后返回空军，成了一个空军中队长。戈林是德国小市民中的一名英雄，曾有“勇敢的雄鹰”之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恬不知耻地多次轰炸法国一些不设防的城市。

当战争即将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逃往国外去了，并以同魏玛共和国有分歧作为幌子来掩饰他因胆怯而逃跑的行为。当他面临被交往协约国这种危险处境的时候，他才返回德国。

这时命运使戈林与希特勒相会了。他们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希特勒在上一次大战中并没有什么名气，他之所以需要曾被普鲁士小市民顶礼膜拜的戈林，是为了给自己刚刚由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和精神上的堕落分子拼凑起来的党装饰一下门面。戈林之所以需要希特勒，是因为他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可以步步高升、重新露面的台阶。这两个人异常清楚，在党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仅仅是个装饰而已。党的口号不是针对工人提出来的，而是针对狂妄的小市民和精神上的堕落分子们提出来的。

嗅觉灵敏的希特勒立刻为这个前军官找到了差事，让他负责国家社会主义匪团组织的工作，该团简称“冲锋队”。他在希特勒那里还有另一件更加重要的组织工作：他尽量利用从前是个著名飞行员的这一身份，以便和银行界及工业界加强联系，而他们对刚刚成立的新党仅仅是在小心翼翼地侧面观察而已，因为党的名称有“社会主义”的字样，而党的大部分成员则是一些被人看不起的败类。于是戈林便成了联结希特勒和德国康采恩头目的牢固的中间纽带。在这些资本巨头的支持下，纳粹党就开始作夺权的准备了。

美国首席审判官杰克逊问戈林：“你们是否一开始就打算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

戈林回答说：“至于说到我，这一直是我个人的愿望。”

杰克逊问，“你们上台以后，为什么立刻取消了德国的议会政府？”

戈林答：“我们不再需要它了。”这个战犯的这句话道出了德国垄断头目们支持的纳粹分子政治的实质。法律有什么用？人民的意愿有什么用？“我们不再需要它了”。这就是一切。

戈林是个狡猾的下流坯，是个随机应变的阴谋家，是个妄自尊大的伪君子。1933年3月27日之间，他制造了著名的焚烧国会大厦的事件。当根据他的指令纳粹匪徒们把国会大厦点燃的时候。他和希特勒一起在观看熊熊大火。法庭根据掌握的确凿证据。指控他们两人在那里事先写好了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单，准备在大火燃起后立即逮捕这些人。

“是这样吗？”审判员杰克逊问。

“焚烧国会大厦，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说老实话·我从未对

指1919年在德国魏玛市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协约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两个对抗的集团之一，由俄、英、法等国组成，以对抗德、奥等国组成的同盟国。

此事感到惋惜过，”戈林转弯抹角他说。“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没有任何建筑术上的价值。”

戈林窘于作出正面的回答。法庭了解到三个冲锋队员的姓名，是根据戈林的授意点燃了国会大厦。著名的盖世太保分子吉泽维乌斯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共有10个可靠的冲锋队员被选择去放火。他们把执行任务的详情细节都一一报告给戈林。根据他的指令，决定指控共产党人是纵火犯并开始进行逮捕……这一夜有意撤走了国会大厦的消防队员……证据一个接着一个，但是戈林仍在竭力地摆脱自己的罪行：“总而言之，即使冲锋队员确实焚烧了国会大厦，那么也不应该由此断定，说我了解此事的内幕。”

希特勒与戈林通过阴险毒辣的手法不仅消灭了他们的公开敌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而且通过同样的手法来对付自己的“战友”和同类。戈林借一个叫作戈留恩的女人之手，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别尔格将军拉下了马。同样，他还一下子干掉了与他争夺希特勒党第二把交椅的对手、具有巨大实力的冲锋队的首领艾伦斯特·罗姆。在怀疑狂希特勒心境不佳的时刻，戈林向他告密说，冲锋队的头目在西里西亚向“元首”的画像开枪射击。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希特勒确信不移，于是要求戈林组织一个“长枪之夜”。以便一举消灭有600万成员的冲锋队组织的所有领导人。希特勒坐阵慕尼黑，在那里指挥逮捕和杀害罗姆的行动。戈林则坐阵于柏林，他的主要任务是逮捕和消灭直接或间接参与焚烧国会大厦的所有突击队员……

在戈林的整个生涯中充满了阴险毒辣的活动。在他生活的后期，又深深地打上了侵略者的烙印。这个“忠实的赫尔曼”竟成了侵略战争的无耻的指挥者。下面是他同维也纳通话的一次记录奥地利的总统坚持己见，不愿意根据柏林的指挥而任命奥地利的著名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于是有人便把这件事通过电话向戈林作了汇报。

戈林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赛斯—英夸特应该把那样的总统赶下台！”

于是，他在电话里口述了奥地利新政府的组成人员，同时还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不支持政府的奥地利人，将作为共产党人和叛国分子交给德国军事法庭审判。”

当晚，派往维也纳的纳粹密使凯普列尔打电话给戈林，说他需要的那个政府已组成。

戈林打断他的话说：“对的，对的，是政府。你们现在已经是政府了。凯普列尔，听我说。您找一支铅笔。赛斯—英夸特要向记者们宣读的新闻公报。拿好笔了吗？这样写：‘奥地利临时政府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在奥地利恢复和平与秩序，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请求，以便支持我们实现这一任务。为此，本政府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派德军前来支援。’记下来了吗？好，行动吧！”

戈林以同样的厚颜无耻的行动摆布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希腊等国人民的命运。当然，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其实质是一样的。这就是纳粹主义及其代表“忠实的赫尔曼”所使用的特殊的方法，而希特勒本人则认为，推行征服欧洲各国侵略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戈林。戈林在法庭上并不极力反驳这一切。

在审讯中苏联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戈林同德国主管被占领国家事务部部长及在这些被占领国家行使职权的最高军事司令部和政府的代表开会时的速记记录。这是揭露纳粹主义强盗本质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戈林宣称：

“从此之后，德国拥有最好的、最肥沃的土地——从大西洋一直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这些国家一个比一个富，都先后被英勇善战的德军所征服。”他又补充说：“他要求‘战友们立刻动手掠夺这些国家’。”

戈林对那些军政全体代表下了直接的命令，而且使用了一些“优雅”的词句：

“你们应该成为猎狗。那里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对我们德国人有用的话，你们应该嗅出来，并且夺过来。要把那些东西用闪电般的速度从他们的仓库里弄出来，然而运到这里。”

戈林要求：“不管是法国商店的橱窗里也好，还是被占领的其他国家的粮仓也好，有什么都要立刻没收，然后运到德国去。”戈林谈起了掠夺全欧洲的远景，并已越谈越激昂。他宣称，德国的军官们不应该考虑被掠夺人民的饥饿问题，即或他们饿死也不要管。他说：“我们并没有养活那些人的任务，自然，他们从内心是反对我们的。你们应该知道，如果从所有那些国家中传来骂我们的声音，那我们就会知道，你们在那里做得对。”

审讯中，人们了解到，这个摆布欧洲命运的德国“第二号纳粹分子”，同时还是一个头号骗子手。通过贿赂，通过占有国内外他人的财产，他成了德国最富有的人。他的卡林哈列城堡成了艺术珍宝的巨大收藏地。而这些艺术珍宝都是从被占领的各国偷运来的。戈林打算建造一个私人画廊，其规模应不小于卢浮宫和爱尔米达日美术馆。法庭宣读了一个占领区官员从巴黎发出的一份电报：“由25节车厢组成的戈林元帅的专车，满载艺术珍品，已发往目的地。”戈林在给罗森堡的一封信中夸口说：“现在我收藏的艺术珍品如果说不是整个欧洲最好的，那么至少在德国说来是最好的。”

在被告席上，坐在戈林旁边的那个干瘪的、颧骨突出的是鲁道夫·赫斯。在纳粹历史上，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而且相当凶猛毒辣的人物。1923年酒馆政变失败后。他和希特勒一起创造了纳粹党的福音书——《我的奋斗》。飞往不列颠之前，他是希特勒在党内的首席助手，专门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看来，希特勒派他飞往大不列颠的目的。是为了和英国人进行谈判，以求单独签订和约，从而解除在西线的束缚，放手将所有的军事力量投入到对苏作战上。赫斯曾认为。这个“特别使命”能使他超越戈林，在法西斯官爵的阶梯上，从第三位一跃而跳到第二位。开始他装聋作哑，拒不回答问题。后来在大量事实面前，被迫用嘶哑而沉闷的声音说：“从现在起，我的记忆将为法庭效劳。我装病的理由纯属战术性质。”

被告席上另一个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就是国际阴谋的推销员里宾特洛甫。这个掌管“第三帝国”外交事务的人、提着公文包在世界各地撒下了挑衅、离间、欺骗的种子。指控人提出的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里宾特洛甫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挑衅、破坏、假谈判、假保证等，系统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了希特勒的侵略政策。

在事实面前，里宾特洛甫竭力为自己辩护。他说，纳粹德国每采取一个侵略行动时，都使他陷入绝境。使他忧郁不堪。现在。不仅能从在座的人的脸上看到奚落的笑容，而且还可以从里宾特洛甫坐在被告席上的同事的脸上看出，他们似乎在说：“他在瞎扯！”

尽管如此，这个装疯卖傻的伪君子满面愁容地宣称，如果说德国不得不进攻同它签订过条约的同家，或者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那也是迫不得已。那仅仅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战争的威胁。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有意装疯卖傻。

他回顾事实，置文件与证人的供词于不顾，几乎是按照一种原始的公式来回答问题。到现场采访的苏联《真理报》记者波列伏依对这位纳粹外长在法庭上的回答和表演作了如下的笔录：

“波兰吗？好吧。”德国的外交家们及他，里宾特洛甫，尽了他们最大努力去劝说这个顽固的、坚持己见的国家，他们以侵略威胁到德国的安全。波兰人进攻边境哨所，他们轰炸德国的和平城市。希特勒终于忍无可忍，为了自卫，他不得不出兵。这一行动使他——里宾特洛甫感到抑郁不欢。如果波兰不愿意听他的劝解和警告。那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此事发生后，他几个夜晚都没有睡觉，一直在思索威胁人类文明的危险问题。

“英国、法国吗？……”是的，他，里宾特洛甫，及其“元首”，尽了最大的可能去说服这两个顽固的国家，希望他们能让德国静悄悄地、和平地吞掉波兰。但是，这两个国家履行他们同波兰签订的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向德国宣了战。希特勒当时是何等的忧郁啊，而他，里宾特洛甫又是多么的痛苦啊。

“挪威、丹麦吗？”啊，他——里宾特洛甫从小就对这些国家有好感。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德国被迫撕毁同这些国家的条约，占领这几个国家，以便拯救优秀的挪威人和勤劳的丹麦人免遭战乱，否则那里有可能成为巨大的战场。

“卢森堡吗？”是啊，那当然是可悲的。卢森堡也不得不占领，不过那是由于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果断措施。否则，在战时、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可能利用这小小的不设防的国家作为战略基地。以便从侧翼进攻德国。足令人痛心的，不过还必须进驻那里。

里宾特洛甫对卢森堡的这种解释，引起了大厅的一片笑声，就连那个极其严肃的劳伦斯勋爵，也被迫拿起锤子敲了敲，让大家保持肃静。

谈到纳粹法西斯进攻苏联，里宾特洛甫又重弹“红色危险”的老调。他说，根据希特勒“永远正确的直观”，正是苏联是他的主要敌人。正是这一点才迫使他出兵进攻俄国。里宾特洛甫在谈到这一点时，又掉了鳄鱼的眼泪。就在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那一天，他整夜没有睡觉，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一想到人类的厄运以及他全心全意从事的和平事业遭到破坏，就感到十分痛苦……

这位纳粹外长先生的表演已经够了！接着，控诉人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对他进行了质问。他们的质问和反驳迅速地抹去了这个老奸巨滑的纳粹外长脸上的油彩。同时，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他的手令、报告及电话记录等，弄得他窘态百出，渐渐地垂下了头。这个“无辜的和平鸽子”身上的虚假的羽毛，一片接一片地飞落了下来。这个脱了毛的、满嘴是血的白兀鹫在法庭面前现了原形，不得不在审讯将要结束的时候说出了与他开始讲的截然相反的东西。

最后，在苏联副总法官波克罗夫斯基无可辩驳的指控下，里宾特洛甫承认，在他同苏联进行和平谈判和签订不侵犯条约时，他就已经知道，希特勒那伙人及总参谋部就制定了进犯俄国的计划，并在积极准备之中。

在揭露纳粹主义阴险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里宾特洛甫这个两面派的罪行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个人的品质。他同戈林一样，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勒索者和掠夺者，他在德国各地得到了五处大庄园，在各个城市里有他的楼阁馆舍。这次法庭搞清楚了，原来就是他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要求各仆从国政府和他

派往各占领国的代表消灭掉所有的犹太居民，执意要求意大利的盟友在进行反抗的南斯拉夫领土上采取极为残暴的手段，直至在那里建立“无人区”和枪杀和平居民。他亲自在希特勒面前请求加入党卫军，并且要求加入“颅骨”师，请求授予他党卫军将军军衔。终于希姆莱将这一师的荣誉标志——特殊的匕首奖给了他。经过许多证人的揭露，这个纳粹外长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遮掩他的真实面貌了。

帝国元帅、武装部队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与其他被告不同的是，他长着一张阴森的四方脸。头发梳得溜光，当人们对他的罪行进行揭露时，他只是笼统他说：“我是个老战士，只知道服从命令。”最后，当苏联总法官将他亲手下达的枪杀俘虏，屠杀和平居民和肆意掠夺的命令，一件一件地拿在他面前时，这个希特勒的“超级战略家”脸上涂的“老战士”的油彩，被一层一层地剥落了。

就是这个“老战士”，他要求在波兰前线作战的各师师长，“在必要时，无情地、以德国人那种坚定的手法”枪杀居民。他命令，为了保卫德军的生命，可以利用战俘清除地雷。他允许甚至是建议，在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驱赶和平居民走在冲锋部队的前边。最后，还是他把几十万和几百万战俘交给希特勒的奴隶主们，他们以枪毙作为威胁，强迫那些人在军工厂劳功，在德军部队中作辅助性工作。

就是这个“老战士”，对占领区的法西斯部队下达了如下的命令：“为了彻底消灭和铲除不满情绪，首先必须立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便树立起占领当局的权威……与此同时必须指出，那些国家的人民，是绝对不值一钱的……只有通过异常残酷的措施，才有可能获得恫吓的好效果。”

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这个穿着元帅服的“老战士”不说话了，现出了丑恶、凶狠又胆小如鼠的刽子手的原形。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了，如今像个跑了气的皮老鼠，呆软地坐在那里，听候军事法庭的判决。

坐在凯特尔旁边的是那个头脑糊涂的纳粹“哲学家”罗森堡，看来他对现实开始有些醒悟了，这是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客观事件的功劳。

在被告席上还有奥地利的卖同贼赛斯—英夸特、陆军元帅约德尔、海军元帅雷德尔和前任国家菌脑的邓尼茨。希特勒的继承人穿着一身服装店做的现成衣服，活像一个鞋店的小职员，耷拉着脑袋，在听候历史的审判。

党卫军总司令、帝国安全总署署长和盖世太保头目艾伦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比其他入出庭受审晚了些时候。据当时新闻媒介报道，他来到了被告席上，这也是一件轰动性新闻。为此，法律宫的各个房间还响起了三声迷人的信号。原因是，这个曾经冷酷无情地下令杀害千百万人的人，一听说要受到惩罚，自己便一反常态而成了怕死鬼。他为了免遭惩处，起初打算躺在某一家医院里，与伤员作伴。后来，万端恐惧驱使他在夜间从医院里逃跑，跑到了山中，在一间守林人的小屋里藏了起来，结果被他的副官报告了占领军当局。

在这里，在纽伦堡，他一下子又住进了狱中医院，吓得一直在颤抖。他坐卧不安，不耻于当着狱医的面而流泪痛哭。后来，由于恐惧得了“脑中风”，主治医生克里博士曾给这个卡尔登勃鲁纳看过病，他对记者们说：

“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是被害死的千百万人的阴魂使他痛苦不堪，或者是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恐惧，只是粗野的兽性般的恐惧使他的头脑失去了活动能力，而这个48岁的、身高6英尺的男子汉的身体

健壮如牛。”

那些被告谁也不愿意让艾伦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坐在自己的身旁，结果军警不得不出面干预，硬把他塞到了凯特尔和罗森堡的中间。

当这个有点儿驼背的彪形大汉满面愁容地第一次登上讲坛的时候，他的辩护人考富曼博士赶紧奔向麦克风，抢着说：

“我来为艾伦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辩护。考虑到对他提出的不寻常指控的分量，我这里就用不着强调了，这一辩护时我来说该是何等的艰难。”

卡尔登勃鲁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数也数不清的。是他以及他的上司希姆莱首先在德国，然后又在所有被占领的回家遍地建立起集中营网。在一次审讯会上。法官展示了标有集中营网的地图。遍布欧洲地图上的集中营点是如此之多，有些地方都连成密密麻麻的一片子，看起来就像欧洲大陆的肌体上得了恶性溃疡一样。它已经覆盖了德国、奥地利、波兰，正向比利时、法国、苏联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延伸。

军事法庭还向人们展示了另一幅地图，一幅更加丧失人性的、更加可怕的地图。在表示城镇的小圆圈附近画着两个小棺材：一个是白色的.比较大，在它下面的另一个比较小.是黑色的。原来。纳粹分子曾制定了一个使被占领地区的整个国家荒无人烟的计划.而这张地图就成了完成预定计划的“汇报表”。图上棺材的大小标志着他们预计要杀多少人和已经杀了多少人。画着大棺材的地方有：基辅、哈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继尔纽斯；画着小棺材的地方有：奥尔沙、明斯克、维帖布斯克等。

制定这些计划的和接收汇报的.就是他，卡尔登勃鲁纳。有证据表明.他为德国制定了一个一整套的系人计划.并决定以后将这个计划推广到其他所有被占领地区。该计划的秘密代号是“夜与雾”。根据这项计划，成千上万的人在夜间被逮捕，从此后便真的陷入了雾漫漫、夜茫茫的深渊，落入到盖世太保、党卫军等刽子手的魔掌中。

正是根据这一套计划，希姆莱及其主要助手艾伦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创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秘密工业——死亡制造业.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消灭人。纳粹的这一行业共拥有 3000 多家企业。小型的手工作坊，日生产能力可处理 100 人，采用的是旧式杀人方法——向后脑勺上开枪。巨大的死亡联合企业.那里采用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的杀人方法；那里用传送带把尸首运往炼人炉；那里而装置有巨大的剪刀，在大批人体焚烧前将它们剪成碎块；那里有机械化的碾压机和压榨机，以便把人的骨头碾碎，榨成肥料。最后.还有一种消灭占领区人口的方法，那就是消灭乡村和城镇。这也是一种工业，它有机械，有专门训练出来的干部，还有把村镇烧光、制造死区的计划。这些也都是那个叫做艾伦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人组织干的。现在，清算他的所有罪行的时候到了。

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审讯的起诉书写道：“从德军 1939 年 9 月 1 日进攻波兰和 1941 年 6 月 22 日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起，德国政府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执行了系统地谋杀和虐待平民的政策。”

这场大谋杀如同军事行动以及与谋杀相联系的对占领区的国家和私人财产的掠夺一样，是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的。整个东部战线的后方警察大权掌握在希姆莱手里。1941 年 6 月 6 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凯特尔签署了一项处置苏军政治委员的毒辣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

是被怀疑为政治委员的苏联士兵或苏联公民，均被立即枪决。1941年7月17日，盖世太保命令搜捕所有的前政治委员、中央和中层的国家机关的全部领导人、苏联知识分子、所有犹太人、所有共产党员，并命令不要转送俘虏营，而在营外处决。

对主要战犯的起诉书，列举了法西斯强盗令人发指的杀人罪行：

在迈丹纳克集中营有150万人被杀害；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400多人被杀害；

在棱贝格地区有70万苏维埃公民被杀害；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有7万人遭到毒刑和屠杀；

在克里米业有14.4万居民被驱赶到货船上。并被淹死；

在棱贝格地区的业诺夫集中营里，在两个月之内就有8000名儿童被杀害；

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有20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

在所有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里，都实行杀害人质的野蛮办法。法国的奥拉多尔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事件是法西斯杀害人质的遗臭万年的罪证。

法西斯强盗除了对数百万欧洲人的直接屠杀外，还通过掠夺、通过饥饿的办法间接屠杀了千百万的人民。

德国康采恩的代理人紧跟德军之后，也进驻一度被占领的地区。以戈林康采恩为首，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掠夺。为此目的，希特勒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从纽伦堡对主要战犯审讯的材料中看出。到1944年3月31日，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56亿马克。这一“营业”总额中包括掠夺的920万吨谷物和926万吨其他农产品。

这还不是官方有组织的掠夺的全部数字。另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23.9万台电动机和17.5万台工作母机。这些电动机和工作母机，有的被德国法西斯所破坏，有的则被盗往德国。

据苏联官方材料，法西斯占领军造成的破坏是：31850个工业企业、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000公里铁轨、4100个火车站、40000所医院、12.7万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公共图书馆。

苏联的国民经济与苏联城乡居民蒙受的财产损失共值6790亿卢布。

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的党卫军与警察头目发出的一项命令，证实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破坏是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命令说：“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塌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能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口无毒的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在铁证如山的大量事实面前，纳粹战犯们难以矢口否认。他们的罪行是说不尽讲不完的。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这些战犯们的罪行和受害国人民的要求，将赫斯、雷德尔、斯佩尔、邓尼茨等7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余的战犯被判处死刑。

这是历史的判决。当法庭宣布判处戈林绞刑时，刹那间，这个纳粹二号头目，用他那锡制般的眼睛凝视着大厅，嘴唇习惯地撇着；但是，他又醒悟过来，强制自己不作出任何别的表现，他揪下耳机之后，便走出去了。

里宾特洛甫当时像个泄了气的橡皮娃娃。他精神不振，耷拉着脑袋，脸上现出了棱角，双眼半睁半闭。当他听到他也被判以绞刑时，他手脚失常，一把抓住前边的木板架。在卫兵的搀扶下，拖着腿走了出去。

凯特尔当听到“处以绞刑”后，他微微地点着头，然后笔挺挺地、故意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出去了。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约德尔，在听到了判决死刑之后，扯下了耳机，一边向外走，一边恶狠狠地向法官们嘟哝着什么……

希特勒的那些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此时此刻全都成了一堆废物。罗森堡几乎站不住脚。汉斯·弗兰克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大门口。他走起路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东跌西撞。当他听到同样是“处以绞刑”之后，举起双手一拍，吓得尿了裤子。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似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他那两眼可怕地转着、太阳穴上的青筋高高地突起，嘴里流着唾液。真是令人作呕！

1946年10月16日凌晨1点11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的绞刑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兰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

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执刑队。他在轮到他以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希特勒和与他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结果性命的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至此，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第三帝国”彻底地毁灭了，他们的名字成了罪恶的象征，可耻的象征。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第七十八章日本危机加深

日本连续吃败仗，举国上下人心慌；
德意盟友遭覆灭，孤注一掷发疯狂。

随着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覆灭，日本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日本法西斯头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来说。中国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推进，马里业纳群岛的陷落，不仅是军事上的败北，也是政治上的败北。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东条越来越不得人心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秩父宫亲王称他是“东条天皇”。海军的某些部局里悬挂的木牌上写着：“杀死东条和岛田！”在陆军的知讽分子中，东条被称为“上等兵”，他的政府被称为“上等兵内阁”。

早在 1944 年上半年，前首相近卫公爵，就成了对战争的进程和东条的领导感到不满的高级文武官员们的同谋。陆军参谋本部的酒井镐次将军，曾到近卫在郊区的寓所秘密拜访了他。“为安全起见”，酒井穿上了便衣。”如果东条获悉我要跟你讲的话，我肯定他会报复。”酒井警告说。他要对近卫说的是，应该尽早结束战争。他说：“德国仍然还有力量防御，我们要趁敌人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时，利用这种形势开始和谈。到德国失败后再谈，对我们就不利了。”为此，必须迫使东条下台，建立新内阁。

在当代日本领导人中，还从来没有像东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从表面上看，东条的地位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却处于崩溃的边缘。自中途岛战役以来，随着美国加强潜艇战，日本船舶的损失继续增加。北面，在阿留申群岛的前沿阵地已放弃；南面，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已被占领；太平洋中部的防线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业纳群岛崩溃了。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而且愈战愈强。他们抗击着 2/3 以上的日军和 90% 以上的伪军，已成了打败日本、解放中国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国内，生产水平日益下降，许多民用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曳多的妇女投身于重工业，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成了重要的劳动力。上课时间缩短到最少限度，7 天一周的工作制度被取消了。汽车、火车拥挤到有些婴儿被憋死的程度；餐车和卧铺取消。出门到 100 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证明。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食品定量供应，衣料昂贵。取暖的煤气或木炭少得可怜。约有 10000 个娱乐场所关闭。日本的生活已变得日益艰难。喜剧演员古川绿波在日记中哀叹：“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些极端严厉的措施。加上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连续败北，更助长了人们忧郁不安的情绪。愤恨、不满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头号战犯东条身上。人们嘲笑东条允许他的夫人公开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或从事其他支持战争的积极活动。她得到了一个外名叫“东美龄”，这是中国独裁者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日本翻版。塞班惨败后，东条夫人接到无数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自杀了没有。

由于东条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节节失败，在各界人民的愤懑和强力要求下，东条于 1944 年 7 月 18 日被迫宣布辞职。他在最后举行的一次内阁会上，用恼丧的语调对内阁说，由于塞班失陷，他决定辞职。他之所以踌躇这么久，

是因为日本也有“巴多格利奥”派，担心有人会“举着白旗投降”。接着，他又挖苦他说，日本战败的责任必须由“重臣”和其他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他的双肩垂下上，然后愤愤他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当时，会议室的气氛非常沉闷，犹如乌云压顶一样。除了东条，没有一个人讲话。大臣们都在低着头，默默地写自己的辞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好是四年前的这一天，东条当上陆相，不久又当了首相。如今他的“宏大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就要下台了，这怎能不使他心烦意乱呢！

大臣们都走了，东条独自一人还在抱头沉思。他心里犹如怒海翻腾，思绪万千。就是在四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战犯，曾经发誓要用东洋军的刺刀，用日本人民的鲜血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好与他的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当上首相 50 天后，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接连侵占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时的东条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丢盔卸甲，连吃败仗，到处挨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又怎能不使他发愁呢！

东条被迫辞职，使他的“东美龄”夫人松了一口气。她每天为丈夫会遭暗杀而担心，现在至少危险算暂时过去了。说来也巧，正是在东条刚辞职的那天，7月20日，他的盟友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刚从炸弹爆炸中死里逃生。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希特勒挨炸后，被凯特尔搀扶着那张狼狈十足的照片时，简直吓呆了。她说：“谢天谢地，总算下台了。”她的推想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东条的辞职，高木将军才取消了要枪杀他的计划。东条此时仅是起咨询作用的高贵的“重臣”了。

东条虽然下台了，但接替他的小矶内阁并不比东条好。它实际上仍是没有东条的东条内阁。了月22日，小矶内阁正式宣誓就职。在皇宫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后，这个曾因残酷屠杀朝鲜人民，被称为“朝鲜之虎”的小矶首相，仍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决心团结大和民族，坚决把侵略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大的失败。特别使这位新首相惶恐不安的是菲律宾莱特湾之战，这是一场关系到日本海军命运的决战，早在11月8日。小矶在一篇广播讲话中，把莱特湾之战比作1582年决定由谁来统治日本的天王之战，妄想一举扭转战局，如今却一败涂地，日本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之后，就突破了日本大本营于1943年9月规定的“绝对确保”的防御线，根本地改变了日本的战略态势。此后，盟军可以任意选择进攻目标，甚至轰炸和进攻日本本土。这时，以对外掠夺和海上运输为基础的日本战争经济的弱点，日益暴露无遗。战略物资储备已消耗殆尽。经济实力日渐衰落。马里亚纳陷落后，日本海军机动性能锐减，而盟军舰队和潜艇更为活跃。因此，日本海上运输船舶的损失日甚一日。早在1943年9月，日本政府就撤销了商卫省和企划院，设立了军需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资源生产飞机和船舶。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弥补不了损失。如1942年11月底，日本拥有594万吨商船，到1944年10月底只剩下290万吨。

小矶国昭接替东条英机刚过半年，就爆发了严重的政府危机中国敌后的

巴多格利奥（1871—1956），意大利元帅、政客。历任参谋总长，利比亚总督等职。1943年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后任首相。不久就向盟军投降，退出法西斯同盟。

在日本曾担任过首相的人，参与重大国事的讨论，称为“重臣”。

反攻，莱特和硫磺岛的陷落。使小矶将军的内阁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硫磺岛的失守，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美机连续轰炸东京，全城一片火海。这一切使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硫磺岛是小笠原群岛的中心岛屿。它在塞班以北 625 海里。东京以南 660 海里，是远程轰炸机的理想中继基地。“超级空中堡垒”如果受伤，可以利用它作紧急着陆点；航程较短的 P—51 “野马式”战斗机可以从这里出发护送 B—29 到日本。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国海军的支援舰艇发射炮弹近 30 万发。约 14000 吨。舰基空军的支援也有显著的效果。虽然如此，岛上许多防御坚强的据点，还是由步兵在坦克的近距离支持下，一个一个摧毁的。美军本来计划五天拿下硫磺岛，但结果整整打了一个月的硬仗，直到 1945 年 3 月 26 日才被攻克。

美军占领硫磺岛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京和日本其他本土的轰炸。夜间的空袭目标，通常都在居民区，这比日间空袭带来更大的恐惧。3 月 9 日午夜前后，空袭警报声划破夜空。接着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向东京扑来，在市区倾泻下数以千计的燃烧弹。火越烧越旺，成了广泛蔓延的大火。巨大的火球以暴风骤雨之势从这幢建筑物跃至另一幢建筑物，构成白热的浪潮，温度竟达华氏 1800 余度。

东京市中心燃烧得犹如太阳一样炽热。阵阵浓烟卷向空中。街上到处是歪七扭八倒塌的房屋，到处是死尸，空气中充满着死尸的臭味。有 16 平方英里的东京区被夷为平地，市政官员后来估计，死去 13 万人。

在国外战场连续失利，日本本土横遭轰炸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生产大幅度下降，终至一蹶不振。据联合国盟军总部统计，如以 1937 年为 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 1944 年达到 144%，那么到 1945 年一下子就降到 57%，造船工业的生产，1944 年最高时达 158.4 万吨，到 1945 年一下子就降为 49 万吨，远远弥补不上日本舰艇、船舶的损失。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 1944 年最高时为 28392 架，到 1945 年则猛降为 11000 架。其他生产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也就宣告了日本战争经济的彻底破产。面对这种局面，1945 年 6 月召开的一次御前会议的报告哀叹道：“随着战局的紧迫，陆海交通及重要生产日益停滞不前，粮食的紧张也日益严重，因而综合地发挥现代化的物的战力极为艰难。”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则无限地膨胀。到 1944 年至 1945 年预算年度时，日本政府编制的非常时期军事预算达 380 亿日元，竟占国家财政岁出的 85%。这是骇人听闻的军费预算。然而，日本的财源早已达到枯竭的地步。日本广大人民的血汗都被法西斯统治集团榨干了。反动统治当局又拼命滥发国债，但也远远填不满战费的无底洞。结果，弄得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垮到底。

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把日本这个国家弄得民穷财尽，满身疮痍，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由于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连广大人民维持生命的口粮都难以为继。战争末期即 1944 年末到 1945 年春夏，日本反动统治当局只许 11 岁到 16 岁的人每天领大米 330 克的配给量，有的还领不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能领到 390 克的配给量。其他生活必需品也非常匮乏，因而黑市猖獗。人民怨声载道，反战厌战情绪日甚一日。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勤率不断提高。1943 年 10 月至 1944 年 9 月，工人缺勤率达 20%，后竟增长到 49%。不仅缺勤率高，消极怠工现象更为普遍。仅据日本官方统计，

1944年就发生216起大的怠工事件。人民群众中存在强烈的反战情绪。这些都是日本法西斯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的反映，也是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预兆。

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使小矶国昭的内阁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小矶是被有意识地扶植上去当过渡首相的，因此从他任职的那天起，他就没有明确的章法。他和东条不同，他代表不了军方，对这场战争如何打下去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对暗中鼓噪的求和活动也毫无影响。对于国家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的天皇，召见了木户侯爵，建议他有必要就正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向各位前首相“重臣”征求意见。

木户把“重臣”逐个请到宫内，以免同时进去引起军方的猜疑。这样也使每个人畅所欲言。但是，除近卫的建议外，别人的建议都含糊糊糊，考虑不周，或者只是感情冲动地请求坚决打下去之类。近卫认为，除非短期内实现和平，否则，日本将陷入灾难的政治和军事深渊。他预见马列主义必将在东欧和朝鲜实现。但是，他又指责那些提出“一场决战”口号的人，是“受了试图使国家陷于混乱，从而实现革命的共产党的煽动”。他说，这些极端分子“不过是披着国体外衣秘密策划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

尽管小矶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小矶还在竭力试图挽救他的内阁。他初则向天皇建议大改组。继而又提出辞职，使天皇莫名其妙。他也向木户提出改组的建议，木户的反应很冷淡。小矶垂头丧气再晋见天皇。天皇只简单他说了句要“慎重研究”。

天皇的话是婉转地暗示小矶下台，但小矶继续献媚取宠。他对东久迩宫说，如果让他复出，他能“把这场战争打好”，可以任命他当陆相。他抱怨说，陆军省一再拒绝他要换掉杉山陆相的请求，他准备直接向天皇提出这件事。天皇还是不表态。为了挽救自己的政府，小矶已用尽了一切办法。一气之下，4月4日下午他对木户说，他准备次日辞职。内大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选新首相。按照传统，木户必须首先召集“重臣”征求意见，然后再向天皇提出建议。但是这次却必须立刻进行初步调查，以保证挑选出来的人既能力和谈努力，又能被陆军所接受。

1945年4月5日，在小矶向天皇正式提出辞呈的同时，木户侯爵分别试探了四位军方首脑。他说，现在也许是建立“大本营或战争指导内阁”的时候了。这个内阁的首相当然是个军人，不但要能控制国务，还要能控制最高统帅部。然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和陆相杉山都对这样一个内阁表示冷淡。梅津承认，冲绳的战况很糟，4月1日，美军已开始冲绳登陆，但日本“必须准备打到底”。杉山也同样悲观，但仍抱着幻想，认为苏联打败德国后可能会向他的盟国建议与日本讲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对战争的结局将会如何拿不出定见，他认为今后即便能打一胜仗，也不能结束战争。

这三个人的意见向木户表明，统帅部私下已认识到战争是打不赢了。至于第四个人即海相米内，他秘密鼓吹和平，木户当然是很清楚的。此外，米内已物色到一位合适的首相人选。即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木户觉得这个推荐似乎是理想的，这位前侍从长是个“大人物”，天皇亲切地称他为“亲父”。下午5时，所有“重臣”都聚集在宫中，挑选新首相。木户和枢密院新议长也参加，新议长刚好是木户看中的首相人选铃木大将。东条是第一次以“重臣”身分出席会议，他警惕而咄咄逼人。从一开始就使人看出他反对任何主和派人选。全体“重臣”几乎都反对他，但不公开表露出来。他们生怕惊动

好战主义者，不能冒公开冲突的风险。

东条在会上蛮有情绪他说：“战争期间政府更迭频繁不好。下届内阁须是最后一届！目前，国内有两股思潮。一派有人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打到底；另一派人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在所不惜。我认为，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一问题。”

“下一届内阁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说。他像铃木一样，在“二二六”事件中死里逃生。“这是一届肩负日本命运的内阁、它将集结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战问题不能在这里决定。”

室内一时沉默下来，气氛别扭。“重臣”们开始讨论未来首相必须具备的条件，却没有提出具体的人。一小时过去了，最终还是枢密院议长铃木建议从“重臣”中选择一人担任。他说：“当首相是很累的差使，我想请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近卫公爵出任。”

近卫拒绝。他曾三次出任首相，现在坚决不肯再担任这一职务。然后，平沼提出木户和冈田的意中人选——铃木海军大将。在座的都表示赞成。

但是，铃木自己却反对。“我记得，我曾对冈田将军说过，如果军人执政，必定会把国家引向失败。罗马的覆亡、德皇的下野和罗曼诺夫皇朝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鉴于这个原则，我不能接受这种荣誉。另外，我的听觉也不灵。”平沼请求他重新考虑：

“公众信任你的正直和忠诚。”

就是东条也难以不同意铃木。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将军。东条先是对铃木赞扬一番，但对他的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信条却提出异议：“敌人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们挺而走险，可能试图在日本本土某地登陆。那时保卫本土将是生死存亡的事。政府和统帅部必须融为一体。因此，首相必须是现役军人才行。”他提议畑俊六元帅出任首相。

东条发言后，没有人再说话。木户开始也竭力控制自己，但为解决政府危机，受天皇的委托，不得不表态了。他首先承认，本土不久将成为战场，因此新内阁必须得到全国的信任。然而，就在这点上他与东条分道扬镳。“我个人意见是，”他说，“希望铃木阁下能出马。”他把脸转向东条：“我们必须比你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时局。”

东条眼瞪瞪地望着木户。直到此刻之前，他一直抑制着他对木户的憎恨心情。他认为，自己的下台是木户造成的。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首相的人选要非常谨慎，人选不当，我怕陆军会不服；如果是这样，新内阁就会垮台，要严重危害国家！”

东条想以此进行威胁，但却激怒了大家。正是他坚持大力侵华的同时和美国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结果遭到今天的厄运。木户作为宫内大臣，首先站起来说：“陆军不服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自己是否也这样想？”

“我不能说我不这样想。”

木户寸步不让：“国民也许会不服从陆军！”

东条的高压态度惹得冈田也奋起行动。他说：“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一个曾当过首相的人怎敢说陆军会不服！”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举行武装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吏住宅。杀死了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并向陆军大臣兵谏，要求建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

东条自知话说过了头。“对不起，”他说，“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

东条孤立了。会议的整个趋势不利于他。

“我将牢记这一切，”木户总结说，“向天皇陈述我的见解，请陛下裁决。”到晚上 10 时，这位 78 岁的年老弓背的铃木海军大将，终于在天皇的授命下，担负起了十分艰难的新政府的组阁任务。

铃木最初深信自己是最有资格结束战争的人，但在目前，对于应如何进行，他还心中无数。如果他宣布这样的“失败主义政策”，哪怕只对内阁宣布，他也会被迫离职或遭暗杀。他暂时不得不玩弄一下“腹功”，就是说，在寻求和平的同时，假装支持战争。因此，近卫由于铃木没有保证“为和平工作”而拒绝在内阁任职。另一方面，他又向陆军元帅杉山保证，他将把战争进行到底！还对记者说：“现在是一亿国民都要改变萎靡不振，成为护卫国体的光荣后盾的时候了。当然，我会处理国政，并非你们、我们同民的先锋。我要请你们、我国国民，以勇敢决然的意志，表现出新的战斗力，跨过我的老骨，奋勇前进，以慰皇心！”

此时，铃木还卡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和谈”策略，表面上他装得与东条一样，致力于苦战到底。他知道自己是在危机四伏的险滩里跋涉，稍一不慎、就会跳进万丈深渊。在军方的压力下，“和谈”工作进展甚微，而“焦土决战”的口号却在军中和国民中喊得震天响。

美军在冲绳登陆时，正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进入最后挣扎的时候。这时、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条之流的煽动之下，已完成了自杀性的保卫本土最后计划的“决战行动”。他们集中了 10000 多架飞机大部分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这些飞机的 2/3 将用来保卫九州，其余则用来击退在东京附近登陆的敌军、他们吸取了塔拉瓦和塞班的教训，计划用 53 个步兵师团和 25 个旅团的兵力，共计 235 万人，在海滩上击溃美国人。支持这些部队的还有近 400 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25 万人的特种卫戍部队和数以千万计的民兵。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强制通过了国民总动员法，规定 15 岁到 60 岁的男人和 17 岁到 45 岁的妇女，都得参加义勇兵，所谓 2800 万民兵这支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组织起来的。以激昂的发言使这条法律得以在国会通过的军方头目，后来请铃木及其内阁观看了要让这些义勇兵使用的武器：竹枪、竹茅及封建时期沿用下来的弓箭。

这些战争贩子们，秉承东条的意志，继续利用报刊舆论和手中的宣传工具，煽动人民负隅顽抗。但是，败局已定，他们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应得的历史惩罚。欲知盟军进军本土及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章 “ 决战行动 ”

鬼子败极红了眼，特攻飞机撞美舰：
孤注一掷不要命，“本土决战”大动员。

自从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了菲律宾之后，就步步进逼。着手组织向日本本土上的进攻。特别是攻占硫磺岛，在日本引起了难以估量的震动。从此，往东条等人的鼓动下，日本法西斯当局号召全国军民，勇敢地参加保卫本土上的“决战行动”。

日本联合舰队，在菲律宾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败兵残舰不堪一战了。在盟军攻击冲绳时，恼羞成怒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海军大将，要第二舰队司令伊藤整一中将，率领这些残余舰只去袭击停泊在冲绳海面的敌舰。

丰田总司令把这一自杀性的“出击行动”，通知了联合舰队的所有指挥官：

“帝国命运确系在此一战。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面特攻部队。以壮烈无比之英勇突入作战，以此一举振我帝国海军声威，发扬帝国海军海面战斗之光辉传统，荣光后世。各部队，不论是否特攻部队，都要下定决心，殊死奋战，彻底消灭敌舰队，为皇国奠定永恒基础。”

当晚在濑户内海，大大小小的告别宴会使第二舰队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及另外 9 艘军舰充满狂暴喧嚣的气氛。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诀别前的一场痛饮。每艘军舰都只有刚够单程航行的燃料，军官们知道此去必死无疑，有去无还。这倒使他们无所顾忌了。他们在高唱《樱花之歌》这首歌时。古村启藏海军少将和“矢矧”舰长原为一大佐离开了他们，随意到舰上各处看看。在水兵船舱，他们发现士兵们在吊床上睡得很安宁。在轮机室，有个轮机兵满头大汗地检查发电机，他对自己的舰长说，他要绝对保证到冲绳不发生电子故障。

原为一舰长深受感动，又加上刚喝过酒，爬上了甲板。他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里，心里十分激动。“矢矧万岁！日本万岁！”他一边喊，眼泪一边流下面颊。

丰田的参谋长草鹿龙之助中将，是一位参加过袭击珍珠港、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海面航空母舰战斗的老将。他曾极力反对第二舰队的自杀性出击，然而，被选派到濑户内海亲自解释这次任务意义的却偏偏又是他。草鹿于 1945 年 4 月 6 日上午飞往那里。伊藤懂得这次任务的意义，只有一件事需要向这位参谋长问明：“如果我们在途中就受重创，不能继续前进，那该怎么办？”

草鹿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这要你们自己去决定。”于是他们干了最后一杯酒。

“我明白了，”伊藤说，“请不必为我不安。我的心情很平静。我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我心甘情愿出征。”他请草鹿代他向各位上级长官致意。草鹿对他们说，这不但是日本的最后机会，也是联合舰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必须在冲绳海面突破美国的海军部队，让自己的舰只搁浅。“大和”的大炮射程为 25 英里，能够摧毁敌人的阵地。

冲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这

个岛呈窄长形，南北长 60 英里，中部附近只有两英里宽，地势平坦，可筑机场，还有两个深水湾，宜做海军基地，是进攻日本本土的理想中继地区。

冲绳是东方的交叉口，与日本、中国的距离几乎都一样，它既受上述两国的影响，也受太平洋诸岛的影响。早在 14 世纪，冲绳就是中国的属地，后来从九州来的日本人劫掠了该岛，但仍允许当地居民继续向中国进贡。这种独特的双重从属现象一直延续到 1875 年。那一年裕仁的祖父派兵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4 年以后，明治天皇正式吞并该岛，规定日语是官方语言，派出知事取代冲绳王。作为殖民地，冲绳的 45 万居民仍像世代那样，主要以农业为主，生活比较艰苦。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头三年里，在琉球群岛驻防的日军不到 600 人，到 1944 年 4 月 1 日，才在冲绳配置第三十二军，由牛岛满中将指挥。除此以外，牛岛还有两个船舶工兵联队（团），以及各种各样的勤务部队和一支拥有 2 万人的殷切要效忠天皇的民间防卫队。为了使更多的军事人员能参加战斗，把 3900 名冲绳人临时编入第三十二军。其中 750 人组成一支持别的“铁血勤皇队”。训练他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冲绳两大城市那霸和首里上方，有着防守理想的地形。牛岛就在这里建立防御阵地，包括一系列同心碉堡。这些碉堡朝北横贯全岛。在高地和丘陵有无数洞穴、暗堡和炮台，还同错综复杂的地道相连。连星罗棋布于乡间的七弦琴形状的中国式墓穴，也不顾许多老年人反对而被改为碉堡。如同在硫磺岛一样，牛岛的战术是让敌人上岸，只在准备好的阵地上与之交锋。到 3 月间，包括“防卫队”在内的 10 万名守军已各就各位。

牛岛正确地预见到美国人的计划。1945 年 3 月 24 日，美军拿下那霸以西 15 英里一群多山的小岛庄良间列岛。3 月 31 日，炮击达到高峰，这天在冲绳落下了 27000 多发重型炮弹。4 月 1 日拂晓，有 1300 多艘舰艇云集在近海。到晚上，已有 6 万余美军登上一个长不足 3 英里、宽不到 1 英里的滩头阵地。美军除了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未遇到什么抵抗外，这次登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战役中代价最小的，他们死亡和失踪只有 55 人。

为了消灭在冲绳登陆的美军，日本联合舰队在 10 艘军舰缓缓驶出濑户内海的同时，开始了对集结在冲绳海面的美国舰只 10 次大规模空袭的第一次。341 架轰炸机进行了近 4 小时的常规轰炸。350 架“神风”攻击机撞击了美舰。到黄昏，已有三艘美驱逐舰、一艘登陆艇和两艘弹药运输船被击沉，另有 10 艘舰只受重伤。

在“大和”舰上的伊藤中将，得知 30 艘敌舰沉没、20 艘起火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草鹿乘水上飞机跟随着这支舰队，直到他飞机上的燃料刚够返航才告别，他向舰队挥手致意，小飞机便飞回去了。当晚，“矢矧”的 1000 名海军官兵在甲板上集合，倾听原大佐宣读丰田大将激励他们殊死奋战的最后一封电报——帝国命运“在此一战”。“万岁！”声过后，原舰长又作了一次训话。他说：

“我们的任务，看来像是自杀，而且的确也是。但是，我想强调说明，自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是胜利。你们并不是被赶上祭坛的羊群……一旦本舰受重创或打沉，你们要毫不踌躇地逃生，以便再战。仗还有的是打的。你们切不可自杀，你们要把敌人打败！”

晚 8 时，第二舰队小心翼翼地驶过丰后水道的水雷区，进入太平洋。伊藤下令舰队以每小时 20 海里的速度沿九州海岸而下。拂晓时，10 艘军舰已

开进九州以南的公海。他们把队形调整成环形，以“大和”居中，采取“之”字形曲折航线南下冲绳，时速为24海里。最后一批护航舰返航。九州海岸消失后，海上便只有舰队了。

仍然担任第五舰队指挥的美国斯普鲁恩斯将军，曾告诉马克·米切爾的第五十八特遣部队，让日舰继续南下，用海面部队的大炮去对付它们。但是，米切爾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证明，他的飞行员是能够用飞机炸沉这艘最强大的水面舰只的。海军航空兵曾声称他们在菲律宾炸沉“武藏”。现在“武藏”的姊妹舰“大和”的突然出现，“提供了证明飞机的优越性的大好时机”。

午后不久，在“矢矧”舰桥上的古村将军首先看见有飞机飞来。“他们来了！”他对原大佐喊道。舰队散开队形，乘员们奔向战斗岗位。突然，下起大雨，把舰队掩盖起来，但只下了10分钟。“矢矧”的一个观察哨喊道：“左前方发现飞机！”原舰长转过身来。40多架飞机穿过低厚的云层俯冲下来。“大和”的150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踌躇了片刻，然后空中出现一团团黑烟，还有曳光弹。但美机却冲破这道火网，两颗炸弹在“大和”的卞桅杆附近爆炸，一枚鱼雷打进这艘战列舰的左舷。

为了逃避这次猛攻，8500吨的“矢矧”冲进大雨区。12时45分，“矢矧”中弹一枚，舰身震动。几乎就在同时，舰身大震。原来左舷舰身吃水线以下中鱼雷一枚。“矢矧”停了下来，一筹莫展。死在海上。原舰长察看了自己受重伤的巡洋舰，十分沮丧。古村将军想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去，继续前往冲绳。于是，向驱逐舰“矶风”发出信号，叫它开过来救援余生者。正当“矶风”缓缓驶近这艘不幸的巡洋舰时，被第二批突然从云端飞出的美机捕捉住。“矢矧”也遭机枪扫射。古村将军拒绝登上小艇脱身。他宁死在“矢矧”舰上，也不愿处在一条无名小艇上。

几海里外，“大和”歪七扭八的甲板上躺着一大堆尸体。鲜血顺着甲板排水口外流。舰身已歪，速度降至18海里。但有贺将军仍朝冲绳前进。下午1时35分，第三批美机，约有150架，朝“大和”飞来，集中轰炸已损坏的左舷。“大和”转身逃跑，左舷又中两枚鱼雷。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半数高射炮手中弹身亡。方向舵已被炸毁，舰身倾斜至15度。下午2时，“大和”中了第8枚鱼雷，倾斜增至18度，时速降至7海里。这时，巡洋舰“矢矧”正在迅速下沉，甲板已浸水。不管原大佐往哪里瞧，他看见同来的驱逐舰不是在下沉就是在燃烧。有两艘似乎还没有受伤。它们正在“大和”周围来回保护“大和”。但是，美机像蚊子似地围着“大和”转，盘旋轰炸。2时15分过后不久，第12枚鱼雷打进中左舷。有人说，这是缩短痛苦的“慈悲的一击”。“大和”3332名官兵，除269人生还外，全都丧于海底。

但是，美国两个陆军师登上冲绳一周后，在向首里北方挺进时，却遇到坚固的防御阵线。这里，岛宽4英里，石灰石的丘陵连绵起伏，有许多天然山洞，坟墓星罗棋布，还有许多台地、悬崖和山谷。由于山的走向全是由东向西，美军遇到了一道接一道的天然防线。

那天下午，日军连续不断的火力使美军东翼完全停止不前，西翼则被一块高地所阻。这块高地从海岸向东延伸1000码到5号公路，该公路穿过防线中心，一直通到首里。这个高地叫嘉数高地，两面是山，中间呈马鞍形。看上去，这算不了什么障碍，因为它既不高也不十分崎岖不平，不过是长满了野草、灌木和小树。然而。这个又矮又胖的丑陋的小山，则是保卫首里的关键，当美军4月9日上午涌上山头时，却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到了傍晚，由

于弹药用尽，加上伤亡甚重，美军只好退下来。尔后的两天，美军从两翼反复进攻，都败下阵来，形成流血对峙局面。

次日一早，185架“神风”飞机，在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攻击冲绳周围的美军舰只。然后又飞来8架双引擎轰炸机，机身下挂着一种新式武器“樱花弹”。这种单程的滑翔机由三支辅助火箭为动力，看上去像装了小翅膀的鱼雷，驾驶员可以带着一整吨强力炸药以500余海里时速俯冲。美国人给这种新式自杀武器起了个绰号叫做“八格弹”（“蠢弹”）。但这个绰号并没有减轻“八格弹”立即在各个舰队引起的恐怖感。约在下午2时45分，一枚“樱花弹”从母机的腹部落下射进刚被一架“神风”机撞中的驱逐舰“曼纳特·艾贝尔”号。这艘驱逐舰被劈成两半，几乎立即沉没。另一枚“樱花弹”在“斯坦利”号上爆炸。与此同时，“神风”飞机和常规飞机炸沉一艘大型登陆艇，炸伤一艘战列舰、三艘驱逐舰和八艘其他舰只。

正当美军向冲绳进军的时候，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世长辞了。日本新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像纳粹那样狂欢乱舞，但他们的宣传工作者却利用了这一局势，制造谎言，说罗斯福是由于困难重重、战局不利、在极度苦恼中死去的。日本报纸还为此发表了一些评论。《每日新闻》写道：“这是天罪，作为美帝同主义的化身，罗斯福在个人类中产生了极可恶的影响。”《朝日新闻》引用曾在华盛顿工作过的野村大使的话说：“说来也许可笑，不过在四五天前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在白宫，我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看见放着一口棺材。副官指着棺材告诉我，罗斯福在里边。这个梦现在成了真事。但是，不管谁死了，美国的战争倾向不会改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到底。”

冲绳日本陆军中的宣传工作者，根据大本营的指示，印了许多传单，把罗斯福之死与冲绳岛上的美军命运联系起来。传单写道：

“我们对于罗斯福总统之死，表示深切的哀悼。他的逝世给冲绳造成了美国的悲剧，你们的70%的航空母舰、73%的战列舰，或则是沉没，或则是受伤，使15万人伤亡。不仅已故总统，就是其他任何人。听到受了这种毁灭性损失的消息，都会因忧愁过度而去世。导致你们已故领袖去世的可怕损失，将使你们成为本岛的孤儿。日本的特攻队会把你们的舰只炸沉，连一艘驱逐舰也不剩。你们会亲眼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在罗斯福逝世的当天，铃木贯太郎的内阁为准备在本土进行决战，决定组织国民义勇队。报界仍继续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守卫冲绳充满信心的报道。冲绳一旦陷落，动用国民义勇队便势在必行。一位名叫安藤的退伍海军舰队司令说：“敌人的行动同我们当初制定对付敌人的计划细节时的估计完全一样，允许敌人侵占冲绳的战略与背水阵的战略有许多相似之处。除非我们自己确信有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力量，否则不能采用这个策略。”

然而，栗原悦藏海军少将却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在5月号的商业杂志《实业的日本》上写道：

“有些人喜欢用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办法。本人反对这样的战术。我倒同意以我之骨取敌之骨的战术。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这点。它适合日本的民族性，也适合日本的国情。这个战术就是所说的特攻队战术。”

自莱特湾海战以后，日本人一直试图对美国人使用“神风”战术，在冲

绳保卫战中，这种战术成了保卫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自复活节登陆以来，日本人对集聚在冲绳周围的数百艘美国军舰，已发起五次大规模“神风”攻击，动用飞机 1500 多架。数百架飞机冲破密集的高射炮火力网，撞上目标爆炸，把近 20 艘美军军舰送入海底，并把另外 25 艘撞得遍体鳞伤。美国兵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的飞机，不顾死活地向你的舰只撞来，驾驶员决心与你一起炸得粉身碎骨，这简直使一些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

为了配合牛岛从首里撤退，日本人于 5 月 25 日发起第七次“神风”攻击。在“神风”袭击前，一支敢死队乘坐 5 架轰炸机对冲绳中部的读谷机场进行攻击。4 架双引擎飞机被击落，第五架擦地着陆。敢死队员从舱内爬出来，向停在那里的飞机扔手榴弹和燃烧弹，美国人眼巴巴地瞧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击毁 7 架美国飞机，打坏 26 架，烧掉储有 7 万加仑汽油的油库。袭击者自己也被打死。

在海面上空，“神风”飞机朝运输舰停泊处飞来。在接着的 12 小时中，176 架“特攻”飞机闯进目标，撞沉 LSM—135 登陆舰和驱逐舰“贝兹”号，还有 4 艘因重创不得不凿沉、废弃或退出现役。

日本飞行员的疯狂行为使美国人不寒而栗，但他们对这种与西方哲学如此不同的行为，好像是被施了魔术似地着了迷。布朗海军中将评论说：“随着一架架‘神风’冲将下来，我们一个个魂飞魄散，好像在目击某种惨象时那样。顷刻间，我们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是受害者，而是不由自主地猜测从高空飞来的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这种可怕的病态的着迷现象产生了种种说法和谣传：“神风”飞行员参加战斗时像僧侣那样身穿长袍，戴着头巾，他们吃过兴奋剂，他们是被锁在驾驶舱里的，他们是自动进行过自杀训练的精锐部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事实上他们是在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参加这一自杀性的疯狂行动的。他们深信，“特攻”是克服因日本比美国生产率低所造成的劣势的最好办法。只用一人就可以击伤或击毁一艘航空母舰或战列舰，并让 1000 名敌人与自己一起葬身鱼腹。

就这样，这些日本法西斯党徒，秉承东条等人的意志，逆潮流而动，继续利用报刊舆论和手中的宣传工具，煽动人民负隅顽抗。但是，败局已定，他们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应得的历史惩罚。1945 年 7 月 2 日，历时三个月的冲绳战役正式宣告结束。日本丧失 11 万陆军。另外，平民的伤亡也达到空前的数字。在两军对阵下，约有 20 万居民死于非命，生存下来的冲绳本岛及其所属岛的人口不足 30 万。从此，日本又输掉了在本土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围绕着战和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斗争。

原小矶内阁外相重光葵同瑞典驻日本公使维德·巴耶进行了接触，建议由瑞典替日本向美国说情。这个建议由于遭到重光葵的继任人东乡茂德的反对而一事无成。东乡相信他能找到一个影响比瑞典大得多的中间人。

在欧洲，美同战略情报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触角也伸向日本，他曾和日本驻伯尔尼的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和大阪航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晤。

5 月 8 日午夜前后，即德国投降的当晚，藤村与津山就和谈问题向东京发了密码电报。在接着的 8 天中，他们又秘密发了六份电报，报告德国投降情况和英美军队准备从欧洲调至远东的情报，并告诫要尽早寻求和平，切勿

错过时机。海军省沉默了 13 天，密谋者又给米内和丰田发了急电，要求对第一份电报尽早作出答复，因为美国“紧催着”他们要回音。

事实上，这些电报在海军领导层中引起了激烈分歧。海军作战部长、军务局长和高木惣吉海军少将，强烈主张接受杜勒斯建议，他们自告奋勇，愿意飞到瑞士去谈判。然而，丰田军令部总长以及其他幕僚却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杜勒斯的建议，“要么是想探测日本的战斗精神的试探气球，要么是要降低士气的阴谋”。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相米内把这个建议转给外相。东乡由于对杜勒斯很少了解，对此提心吊胆，要求米内对这个建议进行“透彻的研究”。

当日本在寻求和平方面举棋不定时，它的城市却一个个化为灰烬。美机对工业中心的轰炸，像洪水猛兽一样达到高峰。名古屋已成废墟，在四次破坏性的空袭中，东京有 34.2 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焚。5 月 23 日下午，562 架 B—29 轰炸机再次飞来，将包括工业区和居民区在内的东京港西侧地带炸成废墟。36 小时后，502 架“超级空中堡垒”又飞来轰炸东京的心脏，投下 3262 吨燃烧弹。

4 天以后，美机又把矛头转向日本的第五大城市横滨。当 517 架前来空袭的飞机飞来后，该市 85% 的地方已成一片火海。把东京、横滨地区炸成废墟后，B—29 轰炸机又集中炸大阪和神户两市，不到两个星期这两个城市便被摧毁。在各主要城市中，有 100 平方英里面积被夷为平地，200 万建筑物，几乎占全部建筑物的 1/3 被削平，至少 1500 万人无家可归。即使这样，东条及其死党。仍不顾人民的死活，狂妄地叫喊“血战到底”！

早在东京第二次灾难性大火前，铃木内阁就曾指示内阁书记长官迫水秘密地对日本资源情况作一番调查，看看日本是否还能继续把仗打下去。于是，便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人员包括内阁计划局、外务省、大藏省、军需省以及海陆两军的军职和文职专家。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 10 万吨，比官方的估计少 2/3。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 1/3。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削减 50%。船舶总吨位也只有 100 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迫水的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将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已经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国民食物供应，也将难已再继续下去！

迫水的报告呈给了新近成立的“核心内阁”。这个“核心内阁”的正式名称叫“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因为它是由首相、外相和军方四个首脑组成的，所以通称为“六巨头”。迫水报告的含义是无可辩驳的。在 5 月 12 日举行的一次“六巨头”会议上，米内提出一项建议，这个建议若是一个星期前提出，可能会使他被开除内阁，甚至会遭暗杀。他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和平”这个禁忌的话题。现在终于公开了。然而，有位军人却忧心忡忡地建议，他们只限于在这里讨论，免得“严重动摇”军队士气。在密谋般的气氛中，他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请瑞士、瑞典或梵蒂冈出面调停的可能性。结论是，通过这些渠道必然会导致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内阁对此顾虑多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在企图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希望的第二次会议上就发生了变故。那天是 6 月 6 日。“六巨头”再开会，有人递给东乡一份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编写的题为《今后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的文件。文件要求正式再确认把战争进行到底：

感于忠贞不渝之信念，加之地利人和，必能为发扬我国体、保护皇土、实现征服之目标而殊死战斗到底。

很显然，这一文件是东条的同党炮制出来的。接着，该文件便列举了一系列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全面准备保卫本土和组织国民义勇军。东乡一边读，一边发愣。这，谁也没有和他商量过。如果要接受它，日本就肯定要覆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迫水的报告也被作为附件附了上去，还断章取义地摘了几条，目的显然在于给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见解增加分量。

看问题比较实际一些的东乡外相站起来，挥动着迫水的报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继续进行战争。依我看，你们的建议草案与提出的具体条目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讥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理论，包括所谓“战场越接近日本便越有利”的说法。“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那又该怎么办？”

至此，丰田将军再也按捺不住了。“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阿南将军大怒。“如果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他喊道，“我们就应切腹，真诚谢罪！”

又过了一个小时。因为孤立无援，东乡无法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打到底的决议就此通过了。离开会议室时，东乡走到米内将军面前。“今天我原指望你的支持，”他抱怨说，“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6月13日上午，铃木首相在国会发表了所谓有关当前时局的讲话。这位78岁的首相，一开始讲话，就提到27年前当他指挥正在受训的海军舰队时，在旧金山发表的一篇讲话。原准备听取这位老人回忆往事的听众，不禁为他提出的论点大吃一惊。

“我那篇讲话总的精神是：日本并不好战。它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它和美国没有理由要打仗，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战争将打得很长，结局也是很惨的。太平洋，顾名思义，应该是太平之洋，不允许在它的洋面上运送军队。然而，如果这样一个不幸事件果然发生，双方都会受到神明的惩罚。”

铃木的讲话显然是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辩解，正是他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侵略了中国，霸占了朝鲜，使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遭到涂炭；正是他的这个“不好战的国家”，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侵略践踏了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使太平洋内无太平。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混沌的讲话，由于提到了“和平”这个词，也在大厅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在结束讲话时，铃木告诫说，应该举国一致打到底，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民族的毁灭，但是他的讲话的后果却没有因此减弱。当他转身走下讲台时，敌对情绪顿时爆发出来：轻蔑的嘘声、威胁的拳头和“打倒铃木内阁！”的呐喊声。

鉴于局势日益恶化，天皇再也按捺不住了。7月7日召见了铃木首相。“切勿错过探索苏联真正意图的时机，”他说，“不能直截了当地请俄国出来调停吗？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苏联呢？”

显然，天皇心目中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是近卫。7月12日，天皇召见近卫。天皇问，近卫作为前首相，对战争一事是怎样想的？“国民厌战，”近卫

直言不讳地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尊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境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责。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天皇叫他准备启程赴莫斯科。虽然近卫心里反对依靠苏联调停。但是愿意采取任何步骤尽快结束战争。他说。在签订三国条约时，天皇曾警告这个步骤将最终导致与英、美开战。“那个时候，”近卫继续说，“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后果是好是坏。我必须与陛下共同分担。现在，如果天皇有令，我愿为陛下效劳·万死不辞。”

近卫离开皇宫后，外相东乡就奉天皇的指令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去了一封密电。电报说：

“天皇陛下极其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敌对行动继续延长，只能加深交战国国内亿万无辜人民的无比痛苦。天皇对此深为关切。然而，如英、美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名誉及祖国生存，日本将被迫全力战斗到底，这只能引起继续流血，使日本遗憾万分。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关怀·希望早日谈判，使和平得以恢复。为此，近卫公爵将携带陛下亲笔信前往莫斯科，请苏联政府为此行提供方便。”

佐藤大使不相信这种行动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他在圣彼得堡曾呆过9年，自1942年以来就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对苏联人是深有了解的。他在回东乡的电报中说：

“通过谈判的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支持的。归根结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别无他途。”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使日本更加迫切而不现实地希望通过苏联出面为和谈斡旋。东乡致电驻莫斯科大使佐藤称：

“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即复告。”

8月8日下午，完全出乎佐藤大使意料的，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他时，不仅完全拒绝斡旋和谈，反而把一份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的宣战书交给了这位大使。宣战书如下：

“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惟一大国。

“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三大国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拒绝。因此，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的远东调停的建议失去了全部基础。

“考虑到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已与苏联政府接洽，提出参与同日本作战的建议，以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伤亡，为尽速恢复和平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盟国，苏联政府恪守其义务，接受盟国的建议，加入盟国7月26日宣言。

“苏联政府认为，这个政策是惟一能更快实现和平，使人民免作进一步牺牲和进一步受苦，使日本人民有机会避免像德国在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毁灭的危险。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8日9日起，苏联认为自己已处于对日战争状态。”

日本政府接到苏联这一声明后，犹如晴天霹雳，简直吓呆了。欲知苏联出兵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章歼灭关东军

对日宣战鬼子惊，苏联红军又出征；
中苏健儿相配合，一举歼灭关东军。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斯大林就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公告，积极准备对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了。

1945年7月中旬，斯大林来到柏林出席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斯大林分别拜会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苏英美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方针，经过反复协商，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公告在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还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最后义正词严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迅速发展，1945年春在德国法西斯败降前夕，在盟军和中国军队的强力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的处境就已经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然而，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于1945年春进行了战争末期空前庞大的军事动员，广泛地搜罗炮灰，妄图挽救注定失败的命运。

日本当权人士采取战、和两手策略。1945年5月中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集会，他们分析了国际形势，决定一方面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制定最后的所谓“防御计划”，以保住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为主要目标，试图作最后一次较量。1945年4月7日，新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国会说：“必须以任何手段打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批准了本土防御的补充计划，扬言要死守本土。

5月9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大势已去。但是，当天日本法西斯头目还叫嚷“日本将继续作战”。6月8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企图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准备“本土决战”，甚至预计局势万分危急时要日皇和政府迁到中同东北长春去。6月9日，日本国会紧急会议通过了“战时非常措施法”和“国民自愿服役法”。到1945年夏，日本军队由1943年的380万，增加到720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

就在日本法西斯进行空前战争大动员以图作最后挣扎时，反法西斯同盟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是：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及陆海两军总长。

国发出了促今日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法西斯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进行挣扎，对于这一公告并不认真对待。在《波茨坦公告》发出后，日本政府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讲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所以要使日本法西斯真正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举手投降，反法西斯同盟国还要在战场上作最后斗争。

为了彻底击败日本，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三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5时（莫斯科时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3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就在苏联出兵前夕，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炫耀自己的核威力。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炸死炸伤12.9万多人，摧毁和破坏房屋9万多幢。事隔3天，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8月9日，美国空军又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炸死炸伤4.6万多人。美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密切关注。因为在这之前，杜鲁门只跟他说过“超级炸弹”，而且，据莫洛托夫说，根本没有提到过“原子”这个词儿。日本已准备投降，其统治集团内部就战、和问题在进行着激烈争吵，即使美国不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宣战，也有可能会在几天之内放下武器。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威胁苏联。的确，贝尔纳斯后来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驶”。

苏联人现在感到，他们虽已从反对德国的悲惨战争中熬出了头，可现在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斯大林敏锐地感到苏联的脆弱性。据报道，他召集了五位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研制一枚苏联原子弹。

鉴于国际风云多变，斯大林召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他迅速开进满洲。苏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歼灭盘踞在中国东北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早在1944年9月18日，日本大本营给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关东军做好对苏战备，以应付苏联出兵。关东军于1945年1月拟定了一个纵深的防守计划。纵深的防守地区，大体上以长春为顶点，以图们、大连一线为底边的一块大三角地区。这约占整个东北的1/5，是东北腹地的心脏部。

1945年5月30日，日本大本营又下达了关于关东军新的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其主要精神是，以对本土决战有利为根本方针，不拘泥于中苏边境的防守，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一整体实行全面持久的防御作战体系。日本在兵力的部署上，主要分布在下列地区：

——东部防区，由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负责，下辖10个师团和1个独立旅团，约24万人，主要担负中国东北东部方向防御，抗击苏军的进攻。师团主力多配置在饶河、佳木斯、敦化、图们一带。

——西部防区，由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负责，下辖9个师团，约20万人，是关东军的机动部队，主力配置在长春、沈阳地区，准备向苏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机动使用。以1个师团担任中国东北西部方向的边境防御。

参见威廉斯著《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纽约版，69页，富勒著《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伦敦版390页。

——北部防区，由独立第四军负责，下辖3个师团，约10万人，担任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御。兵力多配置孙吴、爱珲、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一带。

——朝鲜防区，由第17方面军负责，下辖9个师团，约21万人，是关东军的战役预备队，配置在朝鲜境内，策应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作战。

就这样，在1945年8月苏联出兵前夕，日本关东军用于对苏作战部署的兵力共有31个师团、13个旅团，约97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共拥有火炮5000余门，坦克160辆，飞机1800架。另有伪满和伪蒙军约20万人。除地面部队外，还有一支规模不大的空军和一支松花江内河的小舰队。

根据关东军防御计划的要求，以1/3左右的兵力配置在边境主要防御地段上，依托筑垒工事和有利地形，抗击苏军的进攻，掩护主力机动。以2/3兵力作为战役机动部队，配置在纵深，随时准备前出到受威胁的方向，以反突击制止苏军突破，并阻止其进攻。计划还规定，如苏军优势过大或反突击失利，则退至长春、沈阳、锦州地区进行坚守。如这一地区不能坚守，则将主力撤至朝鲜境内。依托中朝边境山区凭险固守，以持久战策应本土决战。当条件有利时，决不放弃实施反攻，甚至进一步占领苏联远东部分领土。

就在日本关东军按计划以东北腹地为核心进行纵深部署时，苏联就宣布对日作战了。为了成功地实施这一战役，斯大林就进一步加强了华西列夫斯基统率的苏联远东军。早在红军在对德作战尚未完全结束时，苏军总参谋部就已开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并进行作战准备。从1945年2月开始，苏军在极严格的保密与伪装下，从欧洲战场抽调大量军队输送至远东，其中包括成建制的4个集团军共约75万人，使远东地区的兵力增至80个师、46个旅，共158万余人。这支强大的部队拥有26000门火炮和迫击炮，55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300架飞机，另外还有670余艘各型舰只。形成了对日本关东军的绝对优势。

根据1945年7月由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的苏军参谋总部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的作战部署是，从蒙古插入，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行主要的突击，并从北面实行辅助的突击，以便速战速决。分割与围歼关东军于东北的腹地，不让战争旷日持久。苏军的意图是，使用3个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向心突击，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及朝鲜日军的联系，全歼关东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战役的主力突击方向选在日军设防薄弱的西部。3月9日午夜一过，苏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

苏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由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统率的后贝加尔方面军。这支部队下设4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共37个师、20个旅，约65万余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蒙古东部塔本察格布拉克地区，向沈阳、长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坦克集团军在主突方向第一梯队内行动。同时方面军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张家口、承德方向；一个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方面军进攻正面约2300公里，进攻纵深约1000公里。

第二路是由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统率的远东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下辖

4个合成集团军，共32个师，14个旅，约58万余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兴凯湖东南地区，向绥芬河、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吉林、哈尔滨推进。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密山方向，一个向汪清、延吉方向。

第三路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的远东第二方面军，这支部队辖3个合成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共11个师、12个旅，共35万人左右。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列宁斯科耶地区，沿松花江向哈尔滨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饶河、宝清方向，一个向孙吴、齐齐哈尔方向，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的独立第四军。

经过几天的突击，由于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各部苏军都有很大的进展。在8月9日至14日的6天内，苏军和蒙军在不同方向上推进了50至500公里左右，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日军除在海拉尔、同江、富锦、孙吴等筑垒地域及牡丹江附近阵地上进行顽抗外，全线基本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使用部分兵力围攻日军抵抗基点，主力高速向纵深推进。关东军总司令部获悉苏军越过大兴安岭，正向长春、沈阳急进时，匆匆将总指挥部由长春迁往通化预备指挥所，造成指挥中断，部队陷于混乱状态。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投降。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关东军士气更低落，整个防御体系顷刻瓦解。18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将同苏军交战的日本第一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独立第四军和第二航空军的参谋长召集到长春。下达了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的命令。19日，苏军要求关东军全部停止战斗、缴械投降不得迟于20日12时。除若干通信联系断绝的部队外，到指定时间，关东军全部向苏军缴械投降。到8月30日为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被解除武装。

至此，苏联红军自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以来。历时三周多使全部胜利结束。苏联军队和人民，在击败德法西斯后挥师东进，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举打垮了霸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关东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军共毙伤俘日军70多万人，并缴获大批轻重武器，仅飞机就有861架，火炮1500多门在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期间，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总反攻，使关东军和关内日军同时受到猛烈攻击，彼此不能策应。邻近苏、蒙军进军地区的八路军，以部分兵力向北推进，迎接苏军，与他们取得联系。饱受日军长期奴役的中国东北人民，欢迎苏军，给苏军以大力物质支援，对歼灭日本关东军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为了表彰苏军消灭关东军的胜利，9月3日，斯大林发布《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他在命令中写道：“为了庆祝战胜日本，在今天对日胜利节，9月3日21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324门大炮齐鸣礼炮24响，向赢得这一胜利的英勇红军部队和海军部队致敬。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八十一章 中国战略反攻

全国军民齐动员，胜利反攻在眼前；
竞相奋战杀敌寇，收复国土岂等闲。

1945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各个战场，已进入决战决胜的阶段。在中国战场上，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也都已转入反攻。日本侵略军犹如夕阳西下，已开始出现大崩溃的局面。

当年5月上旬，日军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最后一次进犯。在日军败局已定、士气低落，而中国军队却信心极强的情况下，两军在雪峰上展开了会战。经一个月的激战，国民党军队将日寇分割包围，最后，歼灭日军近两万人，取得了反击的胜利。5月18日，收复福州，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8日，收复桂林。在国民党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崩溃的局面。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为了独占胜利果实，大举反共，于1945年5月5日到21日，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操纵下，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掠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两天，即5月23日，蒋介石就命令上官云湘指挥第三战区十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苏浙军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新四军。7月15日，胡宗南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进攻。抗战尚未胜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内战。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之命运。大会制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此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摧毁敌人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广大乡村，基本上把敌人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线，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力条件。

正当蒋介石加紧准备内战，大抢胜利果实的时候，美国将雅尔塔密约通知中国。原由是在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美英苏三巨头于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聚会。当时被列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并没有受到邀请，美英两国为了尽快促使苏联对日宣战，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他们同意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同意大连国际化，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这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赤裸裸的表现。美国向国民党政府通报的，就是上述内容。

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要求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形成超地方性的野战正规兵团，并对新的作战序列

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为迎接战略大反攻，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8月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应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交出全部武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发。

根据延安总部命令，8月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其所属日军缴械投降。在日不拒绝后，晋察冀军区即以主力部队11万余人，民兵6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对已陷入包围的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

山冀察、冀中，冀热辽军区主力组成的向平津反攻的部队，于8月12日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北平。先后攻占通县、顺义、南苑、丰台、长辛店等地，并切断了北平通往古北口的铁路交通、逐步向城郊紧缩攻击。8月19日，冀中军区以13个团的兵力，由天津西面和西南面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占韩柳堡、杨柳青、杨村等地，切断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使天津日伪军处于三面攻击之中。此时，日军大为震惊，伪军纷纷动摇，成批投降。

在察哈尔地区，我军配合苏蒙联军向顽敌发起进攻，并先后解放万全和张家口市。是役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及70余座仓库的弹药和物资，骡马近万匹。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及伪张家口市长等均被俘获。为配合张家口作战，我军先后攻占龙烟铁矿和下花园发电厂，并切断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交通。我活动在塞外察北骑兵支队的人民武装，相继解放了多伦、康保、宝源、化德、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等地，歼敌2000余人。随后，我晋察冀主力部队一部，又乘胜连续攻克平绥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宣化、怀来、延庆、赤城等地。至此，察哈尔省20个县市、18个盟旗的200万人民全部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活动在热河地区的人民武装，也先后解放承德、隆化、丰宁、滦平、兴隆等八座县城，歼灭日伪万余人。

战斗在冀东地区的人民武装，8月30日，当限令山海关日伪军投降的通牒遭拒绝后，从南北两翼向守城敌军发起攻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炸开城门，肃清城垣之敌，夺取了城内制高点，将红旗插上“天下第一关”城楼。随后向城内日伪军展开猛攻。在这次攻坚战斗中，饱受欺压的山海关人民，揭竿而起，涌向街头，积极支援部队作战。至当天21时，除小部日军逃窜外，其余均被歼灭。此役共毙俘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日军盘踞12年之久的长城要隘山海关获得解放。此后，进攻部队继北宁铁路向锦州、沈阳、吉林挺进。

由聂荣臻将军统率的晋察冀人民抗日武装从1945年8月至11月的大反攻中，英勇战斗，排除万难，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宣化、集宁、承德、秦皇岛、山海关、锦州等70多座城市。

山贺龙将军领导的晋绥军区人民武装，8月12日至17日，先后收复平

绥铁路以北的武川、陶林县城，占领了归绥以东平绥铁路的旗下营、陶十齐、白塔等车站。之后，继续扩大战果，在整个8、9月的大反攻作战中，共歼敌2万余人，收复县城1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新区人民欣喜若狂，纷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晋冀鲁豫人民武装于8月13日开始大反攻，太行部队连克博爱、辉县、获嘉，切断道清路西段。为打退阎锡山对上党地区的进犯，控制白晋路，我军积极出击沿线敌伪，收复潞城、襄垣等城。9月8日围攻焦作，随后，解放了修武、沁阳等城。至此，黄河北岸之重要渡口大部收复。与此同时，太岳、冀鲁豫和冀南地区人民武装，也纷纷出击，向敌人发动猛攻，解放冀南重镇邯郸之后，又克邢台，将聚集在该城的矩鹿、威县、南和、任县、广宗、平乡，内丘等县伪保安团一网打尽。就这样，由刘伯承和邓小平两将军领导的人民武装从8月11日至9月20日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攻克日伪军据点数百处。至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全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解放区之一。

在大反攻期间，山东军区将部队编为八个野战军，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分五路大军向敌伪发动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卫等沿海城市、港口6处，攻占火车站35处，切断了胶济、津浦、陇海等铁路，解放了大片国土。此时，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27万人。为了配合苏军向东北地区日伪军进攻，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0月初至11月底，派出主力6万余人经陆路，海路分三批挺进东北，有力地打击了东北日伪势力，加速了东北地区的解放。

活动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在反攻前，紧急地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工作，在华中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进攻。江南苏浙军区主力，先后攻占溧阳、金坛、长兴、溧水等县城。江北新四军部队，攻克沐阳、涟水、定远、嘉山、天长、来安、六合、无为、扬中，直逼津浦、淮南铁路。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华中局积极发动宁、沪、杭三角地区数百万农民，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策应上海的武装起义，夺取上海。淮北军区部队，先克永城，又克灵璧、萧县等地，歼伪军支队司令以下4000余人，并争取了伪第十八师全部5000人投诚。据不完整的统计，华中解放区军民在陈毅等将军领导下，在大反攻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计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解放县城0多座、重要市镇440余处及大片国土。华中解放区的人口达到4300余万，军队发展到31万人，民兵80余万人。并抽出主力一部，参加东北和华北地区作战。

活动在华南的各抗日游击队，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紧急动员，向日伪军展开全面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东江纵队先后收复了惠阳、宝安、东莞、博罗、增城、海丰、陆丰等大小城镇60余处。琼崖游击纵队在各县区人民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攻克县城两座，解放大小市镇180余处，建立了遍及全岛16个县的人民民主政府，琼崖解放区人口达200多万，人民武装发展到1万余人。

为了尽快解放东北，在大反攻期间，中共延安总部前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0多万部队进入东北。8月11日，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命令原东北军

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8月29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和《关于去东北工作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强调指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北三省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进入东三省后，不必进占大城市，应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隆；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应尽可能地派干部去工作。

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并先后调派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20多名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去东北工作，并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所有这些措施，对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其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大反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歼灭日伪军39.8万多人，缴获步枪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同蒲、胶济、德石、正太、陇海和广九等铁路线，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受难同胞1800多万，使各战略区基本上连成一片，打破了被敌包围分割的状态，对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欲知在中国抗日军民和盟军的猛烈打击下，日本政府被迫投降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章日本无条件投降

忧心忡忡度艰年，人民渴望早停战；
困兽犹斗不济事，被迫投降无条件。

中国军民的战略反攻，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和对日本本土的猛烈轰炸，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促进了日本政府迅速投降。但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战、降问题，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1945年8月9日上午，铃木首相召开“六巨头”紧急会议。“在目前形势下，”这位年迈昏庸的首相说，“我的结论是，唯一办法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关于这点，我想听听诸位意见。”

会上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米内海相问道，“除非大家直率讲话，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军方另外三位领导人对米内愿意讨论投降事宜甚为不满，但是，苏联进军满洲比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更使他们丧胆。

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拿着一份电报走进会议室。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投下。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加上中国东北传来的消息，使大家对阿南、梅津和丰田三人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公开发泄出来。这三个人心里明白，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硬着头皮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即使允许天皇继续统治也不行。此外，他们还坚持要让日本人自己审判战犯；军队由日本军官来解散，占领军的数量应受到限制。

外相东乡已很不耐烦了。“军方能向我们展示导致胜利的希望吗？”

陆相阿南无法给人以希望，但他仍然坚持在日本本土上再打一场大决战。

“你能阻止敌军登陆吗？”东乡继续问。

“要是运气，我们能在侵略者上岸前把他们击退，”参谋长梅津回答道，“无论如何，我敢说，我们能将入侵部队的大部歼灭。也就是说，我们能给敌人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东乡紧追不放：“那又怎么样呢？敌人会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你能阻挡吗？”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问题没有解决。铃木宣布休会。并亲自把会议情况向宫内大臣木户做了报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对木户说，“我们请天皇作出决定。”

当天下午又继续开会，但与上午的“六巨头”会议一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军方除海相米内外，再次一致反对文官。米内认为，继续战争不可能有任何收效。“所以，我们必须丢开面子，尽早投降，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把国家保存得最好。”

海相的话使同僚军官大怒。阿南简直无法克制他的憎恨。“敌人入侵日本时，我们肯定使他蒙受严重损失，”他说，“反败为胜，扭转战局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有，前线的陆军部队也不会乖乖地听令解散。皇军士兵将拒绝放下武器。他们知道是禁止他们投降的。除了继续进行战争外，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法子。”

四位文官——农林、商工、运输和军需大臣，不同意军方的意见。他们

说，国民已处于筋疲力尽的边缘；稻谷收成是多年来最少的；国家已无力再战。

阿南不耐烦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这一切谁都知道，但是，不管对我们多么不利，我们必须打到底！”

在东京，当晚内阁继续开会，辩论毫无结果。作为军方的代言人，作为东条“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南仍像以前一样寸步不让，坚决主张打到底。快到 11 点钟时，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免卷入争论的铃木首相宣布体会。很明显，内阁本身无法作出决定。现在，最后一招就是把天皇请出来。

午夜前 10 分钟，裕仁天皇进入会议室。他显得疲劳和不安。连日来，他吃睡不宁，为前方的战事伤透了脑筋。面对着目前的败局，裕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裕仁吃力地坐上御座。铃木简短地汇报了“六巨头”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辩论情况，然后请“六巨头”一一发言，当面向天皇申诉。室内酷热难忍，与会者焦虑不安。东乡首先表态：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米内海相同样抑制着感情说：“我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

米内毫不含糊地同意东乡的意见，使下一个发言的阿南陆相大怒。“我反对外相的意见！”他喊道，“除非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不同意投降。不投降，我们就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他的双颊流满了眼泪，声嘶力竭，请求在本土最后决战。“我们一定能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即使我们战败，我一亿国民也准备为名誉而死，使日本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

剃光头的梅津起立。他严肃宣布，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捐躯后，无条件投降是不能想象的。

下一个发言的本该是丰田，但铃木好像有点糊涂，但也许是有意请平沼男爵发表意见。阿南和梅津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平沼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要求军方直接答复：他们有没有能力打下去？

梅津向他保证，可以用防空措施阻止原子弹轰炸。“我们一直在为未来作战保持实力，”他说，“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反攻。”

丰田最后发言，他试图再次强调军部的立场，但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我们不能说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我们也不相信会完全失败。”他讲了将近两小时，一遍一遍、几乎逐字逐句重复着他的论点。

海军军令部总长讲完后，铃木再次缓慢地站起来，说：“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好多个钟头，依然没有结论。时局确实严重，但时间也没有白浪费。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我觉得难以启口，不过，我现在必须仰请天皇陛下圣断。”

铃木一坐好，裕仁天皇便站起来，激动地说：

“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

“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忠的人，想到在遥远的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臣民，我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 1895 年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

盟国的《波茨坦公告》。”

天皇说完，铃木和其他人都站起来。“我已聆听陛下圣言”铃木说。

天皇好像要作答，但只是点了点头。他似身负千斤重担，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离开了会议室。

“现在，”铃木说，“应该把天皇陛下圣断变成本次会议的一致决议。”首相先让迫水书记长官宣读《波茨坦公告》，然后亲自宣读下列议案：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告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至高统治之特权的的要求。”

接着，与会者开始依次签字，从而批准在盟国承认天皇合法地位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虽然军方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但是，在天皇离开后，他们又把“受挫折和被出卖”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在铃木身上。“你违背了诺言，首相阁下！”以干事身份出席的东条的同党吉积正雄中将大声说：“你现在高兴了吧？”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内阁会议，几乎开了一天一夜。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少有的。会议一结束，铃木就上楼就寝，他的老骨头快要散架了。迫水没有走，他倒在扶手椅里，很快就进入梦乡。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家了。惟独东乡还在忙碌，当他驱车赶到外务省时，东方已呈鱼肚白。他要在 8 月 10 日上午 6 时 45 分，打电报给日本驻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的公使，请驻在国政府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照会内容除上述御前会议决议外，还说：“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

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日本政府没有在国内公布这项决议。军方不愿意透露天皇的决定，因为担心这样会立刻破坏日本的战斗意志并造成混乱。结果，达成折衷方案：只发表一个含糊的声明，使同民对投降有点思想准备。这份声明是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及其手下人员起草的。声明把胜利吹嘘了一番；谴责了原子弹，说是残酷的、野蛮的；并警告说，敌人即将入侵本土。只是在最后一段里指出，公众即将面临空前未有的局势：

“确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处在极其困难的局势中。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本土，保卫国体，维护国家荣誉，国民也要有所准备，克服各种困难，保卫帝国国体。”

另一方面，军务局军官稻叶按照东条的旨意发给陆军官兵的指令中，不但一点山不暗示投降，反而要他们把“圣战进行到底”：

“虽然可能要吃草、吃土和露宿荒野，但我们决心战斗。我们相信死中有生。这是人生报国的伟大的楠公救国精神，这也是时宗的以‘莫烦恼，蓦直前进’精神粉碎蒙古入侵者的战斗气魄。”

几乎就在同时，东京的街头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陆军内的反对派，包括稻叶在内，企图制造乱子引起全市戒严。东京一旦被军方控制，天皇很可能受到影响，改变主意。继续进行战争。然而，已经习惯于轰炸的东京。不再把这种爆炸声当回事了。

在世界的另一侧，8 月 10 日上午 7 时半（华盛顿时间），美国政府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杜鲁门总统当即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等举行会议，逐个儿征求他们的意见。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保留天

皇；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条件的应改是盟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美国可以在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这种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杜鲁门即请贝尔纳斯起草一个可以表达这件意图的复文，征求英、苏、中三国政府的意见。

在贝尔纳斯的答复通过瑞士正式发出的同时，旧金山电台也用短波向东方广播，其目的是要在日本一般民众身上产生宣传效果。盟国对日本电报答复的英文本全文如下：

我们收到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的电报，但电报提出了公告应不包含任何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权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立场是：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该司令将采取他认为贯彻投降条款应有的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须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为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迅速登上盟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公告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愿望建立。

盟国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波茨坦公告》中所指的目标实现为止。

盟国的答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关于保留天皇的要求，但天皇的最终命运如何却也没有表明，这使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找到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借口。他们抢先，甚至先于外相东乡，上奏天皇，表示反对。

当天下午，内阁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盟国的答复。东乡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它。第二段文字在原则上并没有损害天皇的地位，而第五段则允许日本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说：“不可能设想占压倒多数的忠诚的臣民不想维护我国的传统制度。另外，如果要求修改措词，可能会引起盟国敌对天皇制的人要求废黜皇室。”

然而，阿南将军却坚持己见，坚决反对，而他又得到平沼和另外两名受平沼影响的文官的支持。这两名文官是内务相和法务相。他们坚持盟国必须明确确保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也有人同意东乡外相的见解，但只有米内海军大将公开表态支持。经过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的辩论后，一直保持沉默的铃木终于启口：“如果强迫我们解除武装，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战争。”

急于结束战争的东乡，不相信铃木竟会左右摇摆，便尽量抑制自己。他不得不设法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既然盟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抵达，”他说，我们最好还是等收到正式答复再行讨论。”没有反对意见。东乡跟着铃木到他的私邸，对铃木大加责备。他大声说，是什么时候，你还提出解除武装的问题！“除非我们准备使和谈遭到破坏，否则，我们就得接受目前这样的答复。”他进而说：“首相难道不知道天皇要结束战争吗？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有关皇室的存亡吗？如果你坚持这种态度，我可要单独上奏天皇！”

东乡把铃木的“背信”通知了宫内大臣木户候爵。随后，木户即对铃木进行了指责。“我不想贬低那些渴望护卫国体的论点，”木户说。“经过仔细研究后，外相向我们保证，对于照会中有争论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假如在目前阶段我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战争，那

末，千千万万日本人民就会死于轰炸和饥饿。”木户继续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实现和平。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四五人被暗杀，但这也是值得的。咱们还是毫不动摇地执行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政策吧！”

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的拖延态度，引起了盟国的强烈不满。8月13日下午，日本方面收到美国广播，其中谴责日本故意拖延，迟迟不作答复。与此同时，美军舰基飞机猛烈轰炸关东和东北地区，迫使日本从速投降。从13日下午5时起到14日清晨，美国飞机在东京等地大量散发日语传单，载明8月12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和同盟国的复照。这样，就把日本政府一直讳莫如深的交涉秘密公诸于日本人民，使日本统治集团深为不安。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于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再次举行“御前会议”，就内阁中存在的战和争端再乞天皇“圣断”。面对严重恶化的战争形势，裕仁重申了他曾表示过的立场。他说：

“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我不是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根据内外形势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来判断的。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

“……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

“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希望赞成此意。”

裕仁天皇讲话后。日本政府随即根据这次御前会议的决定，赶忙拟就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以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的最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稿。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荣幸地就美国、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四国政府8月11日对日本政府8月10日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的照会的复照，通知四国政府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所必需的各项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对日本陆、海、空当局及其所属不管驻何处之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并发布盟军最高司令认为在执行上述条款中有必要发布的其他命令。

到此为止，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是，陆军省的一些死硬的法西斯分子，在东条和阿南等战犯的直接和间接怂恿、鼓动之下，竭力作最后的挣扎，仍在疯狂地进行反对投降的活动。他们狂吠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并阴谋叛乱，发动政变，妄图把日本人民引向毁灭的深渊。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终归落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可悲下场。

这批以东条的亲信下属畑中少佐、阿南的妻弟竹下中佐和东条的女婿古贺少佐为首的叛乱分子，许久以来就蠢蠢欲动，准备阴谋闹事。

8月9日那次讨论投降的马拉松内阁会议之后，陆军大臣阿南就耿耿于怀，多次私下散布不满情绪。他在办公室当着他的秘书林三郎大佐和妻弟竹下中佐在内的五、六个军官的面，痛骂东乡、铃木是“巴多格里奥”式的人物，说什么与会者是受人操纵同意投降的，发誓要与投降派斗争到底！

阿南的不满，与其说是牢骚，不如说是煽动，使陆军内的反对派，一批狂妄的法西斯分子，再发动一次“下克上”的叛乱。在陆军省里，20名反动分子已秘密集合在一起，计划发动政变。竹下想到他们这样做是会被处死刑的。他建议，首先将天皇和那些怂恿他求和的人区别开来，然后再谋取陆相阿南的支持，让阿南去进谏天皇，继续把仗打下去。在本上打一场硬仗，即

决战能使美国人遭到巨大的损失，以致有可能安排体面的和平。如果不行，他们就将上山打游击，把战争进行下去。

密谋者接受了这个计划。他们将动用驻屯东京的军队包围皇宫，切断通讯联络，占领电台、报馆和主要政府部门的大楼，然后逮捕铃木、东乡和木户等“巴多格里奥”式的人物。

竹下满有信心地以为阿南最终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接着把参谋总长梅津也带进来。届时，东京当地的两名司令官，即近卫师团长森猛赳中将和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大将，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有了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失败。这实质上将是一次陆军的行动。他们声称，这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最高司令官指挥下合法的行动”。

在内阁会议上，阿南将军一直毫不含糊地反对接受同盟国的促降公告。他认为，日本的光荣道路就是继续战争，不成功便成仁。不过，这要得到天皇陛下的允许。为此，他试图说服三笠宫亲王去帮助改变他皇兄的主意。他带了秘书林大佐驱车前往一个防空洞访问了这位亲王。三笠宫怀着敌意接待了他。这使阿南很懊丧。夜里，阿南无法入眠。午夜过后很久，他还把秘书叫醒，派他去找他的坚定的同盟者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建议由梅津将军请陆军元帅畑俊六代表陆军高级军官向天皇说情。

“你必须原谅我，”梅津一边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一边对林大佐说，“我现在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虽然表面上支持内阁决议，但暗中却加紧进行反对无条件投降的活动。13日晚，他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一起，把东乡外相从晚餐会上叫到首相官邸地下会议室举行秘密会谈。但东乡不愿在最后一分钟修改条款。他反复说：“不可能！不可能！”正说着，“神风”特攻队创始人西海军中将也插了进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特攻办法，牺牲两千万日本人的“生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假如有获胜的现实希望，谁也不会想到接受《波茨坦公告》。”外相说，“然而，一役之捷并不能为我们赢得战争。”

空袭警报开始尖叫，东乡借口散会。他驱车经过漆黑的街道回家时，不禁想起西所说的牺牲两千万人的生命的建议。必须在明天作出实现和平的最后决定。他后来写道：“只要国家有希望、能恢复，我们能忍受一切，而军人所炫耀的弓箭、竹矛却不能带来任何希望。”

8月14日，这一天无论对日本内阁还是对密谋者说，都是最紧张的一天。阿南回到陆军省。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密谋者们正在加紧串连，准备闹事。有关美国舰队开到东京湾的谣言已传遍整个陆军省：“敌军正准备登陆；伞兵即将空降各主要机场。”惊恐的军官们把保密文件拖到院子里放火烧。有个从冲绳回来的大佐，挥刀冲进英语广播和报刊翻译室。他指责翻译人员散布投降主义。他一边挥刀朝他们乱砍，一边喊：“你们哄骗我们，死有余辜！”但被杀者的眼泪使他的心软下来，他猝然转身，摔门而去。

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长森猛赳中将，把一肚子挫折感发泄在情报首脑身上。他闯进有未精三中将办公室，大声高喊：“自杀吧！我看你死了我再切腹！”有未提醒他说，他的职责是保卫天皇。“这是我的事。我会保卫天皇陛下，然后就宰了你！”

各级军人的纪律开始大乱。派去驻守大楼的宪兵士官们开了小差，把衣服和食品也拿走了；下级军官辱骂上级军官；有些高级军官悲观厌世，关起

门来大喝威士忌酒和日本米酒……目睹如此混乱现象，阿南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可收拾，忙对军官们说：“天皇业已决定结束战争。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天皇的旨意。”稍停片刻，他哽咽着说：“困难摆在我们大家面前。你们身为军官，要面对现实，一死不能百了。你们得活下去，就是吃草，睡在岩石荆棘上也要活下去！”

阿南的“训话”把高级军官参与政变的可能性毁灭了。只有不可动摇的畑中少佐和几个死硬派依然决心行动。他们准备占领皇宫，并截获天皇关于投降诏书的讲话录带。为此，他们加紧活动。整个下午，畑中骑着自行车，在酷热中转遍东京的大街小巷，企图给密谋者输血打气，并煽动军官参与政变。随后，畑中来到森猛赳中将的办公室，要他支持政变行动。森虽然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同情，但对亲身参加这一政变却表示犹豫。他说：“让我到明治神宫去洗一洗不纯的脑子，然而再正式作出决定。”

“八格哑噜！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畑中怒气冲冲地喊道，随即开枪把森猛赳杀掉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利用师团长的名义给各联队发布命令。实际上森猛赳的印章是由畑中盖的，命令却是东条的女婿古贺少佐写的。它指示部队占领皇宫，“保护”天皇和国体；派一个中队占领日本广播协会大楼，控制广播。包围皇宫的部队总数达1000多人。如同“二·二六”叛乱时那样，大部分官兵都不知道自己在反叛。从外表看，它不过是紧急增强常备警卫力量。不到几分钟皇宫所有的大门部被关闭，使天皇与外界隔绝。

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没有畑中的命令不得离开皇宫。在宫内省，天皇的诏书已经录音完毕，下村总裁和日本广播协会工作人员乘车离去。汽车开到不足一百米外的坂下门时，上了刺刀的士兵把他们拦住。有个士兵竟向车内探头探脑，他奉命要搜寻情报局总裁。下村总裁的秘书承认了自己的身分。所有人被带到一个警卫小本屋里受盘问。内中有人泄露说，录音带已交给一个侍从保管。于是，一个搜索队便被派出搜查宫内省。

木户睡在宫内省四楼。侍从户田向他报告说，叛军已进入大楼正在搜寻木户本人和天皇的录音带，御文库已被包围。“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类事，”他说，“陆军是该死的笨蛋！”由于皇宫外很少有人认识木户，户田建议他到宫内省侍医的夜间值班室去，在那里他可以冒充医生。本户刚在医生的床上躲下，他就想到，如果像四十七浪人中的吉良那样，在躺藏时被人杀掉，这多丢脸！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匆忙收集起绝密文件，撕得粉碎，扔在马桶里用水冲下去。然后，侍从才请他躲到地下的仓库里去。畑中少佐虽然成功地孤立了天皇，但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另外，被他派去执行任务的井田中佐带回来的消息又是令人沮丧的，他们得不到外界的援助。“东部军管区不愿介入。”他说。事实上，井田本人也认为政变再也搞不下去了。

“近卫师团官兵一旦发现师团长森猛赳将军被杀，就会拒绝继续干下去。假如硬着头皮蛮干下去，那就会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只好在拂晓前撤出所有部队。”畑中试图插嘴，井田把手一挥，继续说：“要面对现实，政变已经失败了；但是，如果你迅速将部队撤走，国民永远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这件事就会像仲夏夜之梦那样过去。”

就在叛军包围皇宫的时候，阿南在自己的寓所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之前，他同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进行了串过，统一了口径，坚持认为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解放战争”。后来见列大势已去，政变也即将失败。今后留待他的只能是战犯的罪名受审和上绞刑架。与其如此，

还不如早点结束残生。于是，他决心切腹自杀。他写好遗嘱，就坐在一张席上行“剑道五段”。他首先把匕首深深插入腹部，然后左一刀，右一刀，鲜血像水柱似地喷射出来。猛然间，他又将匕首猛插喉部。就这样，他呜呼哀哉了。阿南的一生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命的一生，谁能算清他的屠刀杀害过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到8月15日清晨7时21分，反对投降的有组织的叛乱行动总算结束。但是，还有为数众多的顽固分子和团体仍准备以生命阻止投降。

畑中与东部军区通话的结果是派来了宪兵。宪兵一到，广播协会大楼内的叛军就全部无声无息地撤走。畑中没有回陆军省。他的一个想法是要表明自己的“真诚”并恰当地结束暴力行动。他同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同伴椎崎二郎中佐一起，信步来到皇宫前的广场上。在这里，他们作了最后的徒劳无益的表示，散发传单，号召国民起来阻止投降。11时20分，畑中抽出曾经射杀森猛中将军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椎崎二郎往自己腹部戳了一刀，然后举起手枪，对准脑袋，扣动扳机。

政变流产了，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照常进行。尽管裕仁没有亲临，“诏书”的广播还是很隆重的。在播音室内，日本最有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紧张地坐在麦克风前，两眼盯着时针。1945年8月15日12时正。他开始播音了。“这次广播极其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

奏过《君之代》，便是很少人听见过的声音：

致忠良臣民书

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各项条件……

朕聊以自慰者，以尔臣民之赤诚使帝国国体得以保持，使朕与忠良臣民得以永世相处。尔等切勿悲伤冲动，勿使事态而形复杂；同胞切勿互相排挤，致使混乱，误入迷途，丧失对世界之信心。世世代代举国一致，坚信我神州不灭。帝国任重而道远。尔臣民共竭尽全力，建设未来。广开公正之道路，培养高尚精神，努力奋斗，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

举国上下，全神聆听，一片寂静。站着或安静地跪着的听众，抽搐着脸，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千百万人恸哭，人数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在羞辱和悲痛之余，却也无可否认有某种得救之感。连年的战祸、死亡和破坏所造成的可怕的重担，终于要卸掉了。

然而，对某些军官来说，战争还未结束，他们长期在法西斯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仍在挺而走险。在离东京不远的厚木基地，三二海军航空司令小园大佐爬上跑道附近的一个土台，向飞行员发表讲话。他说，投降的命令意味着国体的结束，服从这个命令就无异于叛国。他喊道：“跟我来，消灭敌人！”他的话使数十人心中燃起烈火，高喊：“万岁！”飞向蓝天，向美军阵地冲去。这样的事件当时发生多起。

在广播天皇投降诏书的当天下午，铃木内阁举行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会上，铃木作为战时最后一任首相，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他对自己“两次麻烦天皇陛下圣断”感到羞愧。现在，有必要尽快组成新内阁。下午三时前，铃木向天皇提出内阁总辞职。应木户的建议，经天皇批准，以东久还亲王为首的新内阁很快就诞生了，它将在盟军的指示下，办理投降的正式手续和结束战争的善后工作。欲知东条英机和其他日本战犯的结局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三章 历史的惩罚

东条英机大战犯，屠杀生灵千千万；
国际法庭处绞刑，人民拍手齐称赞。

且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国内局势更加混乱。面对东条等人所造成的这个烂摊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非常时期承担组织新政府的责任。东久选亲王接受首相的任命经过好多周折。一开始东久就给这个提议浇了一盆凉水。他说，他不愿搞政治。政治曾使他父亲倾家荡产。他的经历也说明，他不适宜搞政治。他在陆军大学当少尉学生时，曾拒绝明治天皇邀他出席晚宴的邀请。他曾与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吵过嘴。他还是听了一位陆军元帅的劝解才保留皇族地位的。几年后，他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聪子公主，但是，他依然想当一名自由自在的老百姓。

然而，天皇今天看中的，正是这位“超政治”的人物，他可以免受非难攻击。

当东久迩知道自己被天皇“亲自挑选”出任首相后，便觉无法拒绝。他得先了解一下时局。

木户告诉他，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政府迅速派出一名联络官前往马尼拉。并指出任何耽搁都会引起盟国的怀疑，使日方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东久迩暗自思量：领导一个战败国的担子将是繁重的，不过，他知道他能通过陆军内的同僚（他本人有大将军衔）控制住陆军内反对派的叛乱行动。一旦日本大局定下来，他便辞职。

中午前，华盛顿接受日本投降的照会到达，大本营遂下令海陆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另外，天皇还命令三位皇族到海外各地司令部进行解说，要军队放心，投降的决定系出自他本人的自由意志。

当天晚上，东久迩辗转不眠。他想起一个早已忘却的偶然事件。这事发生在25年前他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对一个算命的老太太说，他是一个画家。她看了看他的手，抬头说：“这是撒谎。你将来会当日本的首相。”他噗哧一笑，承认自己是个亲王，也是个军官。“在日本，皇族和陆军将校照例是不能当政治家的。我怎么会当首相？”

当今，这个倒霉的差使果然戏剧性地落在他的身上了。他想，今后必须谨慎从事。8月17日，他向天皇呈交了拟议中的阁僚名单。只有米内保持原职。东乡拒绝出任外相，由他的前任重光葵接任，近卫公爵出任无任所相。人选获得天皇批准。

新政府的第一任务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马尼拉，与麦克阿瑟将军一起交排各战场日军投降的事宜。为了避免叛乱的飞行员截击代表团座机，代表团采取了预防措施。8月16日，天亮不久，代表团首领河边将军率领16名成员来到羽田机场。他们分乘几架小飞机，在东京湾上空转了几分钟后，便在木更津机场着陆。这里有两架身经百战、弹痕累累、样子像雪茄的三菱轰炸机在等待着他们。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飞机已涂上了白颜色，并画上绿色大十字。

代表们登机后，飞行员才打开密封着的命令：目的地是伊江岛。飞临九州上空时，代表们看见一队飞机正朝他们飞来。仔细一瞧，发现机上有美军标志，大家这才放心。日机发出暗号：“巴丹”。对方发出令人放心的回答：

“我们是巴丹的守卫。跟我们来。”飞机在南海上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伊江岛出现在眼前。代表团在那里换乘美国飞机，继续飞行。天快黑时，飞抵尼科尔斯机场。河也将军的代表团由美军翻译科长西德尼·马希比尔上校陪同，在马尼拉饭店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

美方向日本代表团宣读了第一号总命令：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向蒋介石投降；在中国满洲、萨哈林南部和北朝鲜的日军向苏联投降；其余日军则向英国或美国投降。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日本代表被命令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次日上午，继续举行会议，就投降的具体事宜和美国占领军开赴日本的时间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8月28日天亮不久，45架C—47飞机飞临富士山，载来美国先遣部队，由麦克阿瑟的参谋查尔斯·坦奇上校指挥。领头的一架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停稳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是坦奇上校。在停机坪一端，一群日本人呐喊着朝他涌来。他当时想，这群疯子就要把他砍死了。原来，这是一群接待人员。一个身材矮小的军官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他是“有末精三”中将。坦奇和“有末”向接待区的一个帐篷走去时，日本摄影人员和美国通信兵的摄影师，不断拍照，几乎把每一步都记录下来。

厚木机场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第十一空降师占领，该师的四引擎运输机一连几小时每两分钟就降落一架。机场刚被占领，远处天际又出现一架C—45飞机。它是“巴丹”号，载运的是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架大型运输机于下午2时19分降落。麦克阿瑟叼着大烟斗走下飞机。“这就是结局，”他对前来迎接的美军先遣人员说，“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

一排破烂不堪的汽车等待在机场上，准备把麦克阿瑟一行送到横滨临时司令部去。开道的是一辆红色消防车，行驶时发出惊人的刺耳声。车队跟着消防车，开往横滨。沿途站岗的日军几乎有30000人，全部背朝车队。

占领军司令部在新大光明旅馆安顿下来。这是一家豪华的饭店。晚饭后，麦克阿瑟对聚集在他房间里的军官们说：“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军队，要管住19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7000万疯子。只要走错一步，就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麦克阿瑟决定，日本投降仪式于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杜鲁门对这个选择特别高兴，因为世界上四艘最大的战列舰之一的“密苏里”号是以他的故乡密苏里州命名的。

9月1日，由“密苏里”号炮长霍勒斯·伯德中校指挥，在该舰的甲板上进行了预演。次日清晨，天色迷濛，凉气袭人。约7时30分，一艘驱逐舰开到“密苏里”号旁边，盟国的陆海军将领和美、英、中、苏等国的代表先后走下驱逐舰转上“密苏里”号。这时，舰上寂静下来，连波浪拍打军舰的声音都可听到。

不多久，“兰斯多恩”号驱逐舰，载着11名日本代表驶来。日本人关于应由谁当首席代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周折。如果让皇族、新首相东久迩去受这种耻辱，他们认为那是“不堪设想的”；而战争后期曾为结束战争作过一些努力的近卫公爵，也不愿使自己在这一时刻蒙受羞耻。这个繁重的责任于是就落到新任外相重光葵的身上。重光葵觉得这是个“痛苦”的任务，但对天皇委任他作为首席代表又感到荣幸。陆军参谋总长梅津被迫参加，那是天皇

敦请的。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令他的作战部长富冈海军少将代理出席。“仗是你打输的，”他说，“所以该由你去。”富冈默默地服从，但已经打定主意在投降仪式后剖腹。

8时50分，一名美国军官领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系着宽顶带的日本文官登上“密苏里”号。这位文官上扶梯极为艰难，每走一步都得呻吟一声。他就是外相重光葵。他的左腿过去在上海被暗杀者的炸弹炸断。他的假腿使他步履艰难。站在上面的美国军官，原以为戴高礼帽后面的那个面容沉郁的将军会搀扶他一把。那个将军是梅律。他把重光葵看成是“巴多格里奥”。不理睬他的苦楚，故意让他出丑。这样，还是一个美国人拉了他一把。

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的扶梯这一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葵成了所有人注目的中心。有个美国记者注意到，观看的人都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他。重光葵痛苦地、狼狈地爬上扶梯，掩饰着他那悲惨的难堪的表情。

日本代表团站好位置后，全体立正倾听舰上牧师的祈祷。麦克阿瑟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铺满文件。美国人曾提供了在日德兰战役中使用过的桌子，但是因为大小，舰长又换了一张破烂的饭桌。桌上铺了一块带有咖啡斑点的绿绒布。好在咖啡斑点被文件盖住了。温赖特将军走到麦克阿瑟旁边，在桌子后面站着。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麦克阿瑟说，“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享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

“我本人的真诚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的活，可谓冠冕堂皇，引人动听。他讲完之后，朝日外相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重光葵一拐一拐地走上前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摸摸帽子，弄弄手套和手杖，给人以拖延时间的印象。哈尔西将军真想给他一记耳光，并说：“快签！他妈的！快签！”然而，麦克阿瑟却看出重光葵是被弄糊涂了，便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严肃他说：“萨瑟兰，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重光葵签了字，接着梅津代表日本大本营僵直地走上去，连坐也不坐，在投降书上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麦克阿瑟用另外的笔以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身分签了字。然后，盟国代表分别代表各国签字：尼米兹将军代表美国。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布鲁斯·弗雷泽将军代表联合国，杰列维扬科将军代表苏联，托马斯·布莱梅将军代表澳大利亚，穆尔——戈斯格罗夫上校代表加拿大，雅加·物克莱尔将军代表法国，赫尔弗里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国和德国海军在北海斯卡格拉克海峡，距丹麦海岸约60英里处的日德兰发生的一次大海战。

将军代表荷兰，艾四特将军代表新西兰。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再次发表简短讲话。“让我们祈祷。”他说，“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在“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后6天，麦克阿瑟来到东京。在各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头子，早就料到自己可悲的结局。不过，他还存有侥幸心理。三周前，日本内阁讨论投降时，他就多方进行阻挠，并且8月12日偷偷与阿南和畑俊六两名战犯进行串联，并要他们作证，他所打的是一场“自卫战争”。

9月12日，这个头号战犯还故作镇静。当一群新闻记者来到他正在世田谷的寓所时，东条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布置依然如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

听说要逮捕东条，宅院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下午3点前后，人声鼎沸。院内外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愿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了一遍，鞠了一个躬。他只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自己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军人、宪兵已把她家包围。有个美国军官在喊：“告诉这个狗杂种，我们等的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是下午4时17分。

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记者们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主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人们看了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朝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东条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当医务人员把他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然而，东条当时并没有死去，他侥幸地活下来了，作为头号战犯受到人民的严正审判。

在东条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另一名战犯——杉山陆军元帅也开枪自杀了。他的夫人听到丈夫身亡的消息后，在自己房中的佛像前跪下来，喝了少许氰化物，伏倒在短剑上。

时间隔了不久，近卫公爵在入狱的前一天晚上也服毒自杀。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不能容忍的。对近卫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不少人采取了像德国纳粹头目们那样，在受审前开枪自杀和服毒自杀。自杀者仅陆、海军将领就有 34 人。其中罪名昭著者，除了阿南、杉山外，还有田中静壹、柴五郎、本庄繁、吉木贞一等 4 名陆军大将。

常言道，杀人者必须偿命，欠帐者必须还钱。东条英机一人虽然诡计多端，但终于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为了惩办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11 个国家，于 1946 年 5 月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 28 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 28 人对于日本的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推行都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 28 名被告，除了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外，其余的 27 人是：

平沼骐一郎，1939 年任总理大臣，1941 年任无任所大臣，1945 年任枢密院议长，是日本法西斯进行侵略战争的头目之一。在过去，他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

广田弘毅，1936 年至 1937 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 年为止任内阁参议，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小矶国昭，1939 年至 1940 年任拓务大臣。1942 年任朝鲜总督，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任总理大臣，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最积极的推行者之一。

荒木贞夫，1931 年至 1934 年任陆军大臣，1938 年至 1939 年任文部大臣，1940 年至 1945 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集团公认的“思想家”和反苏战争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土肥原贤二，日本法西斯间谍头子，沈阳警务司令官，是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1931 年至 1940 年任高级指挥官，1941 年任航空总监，1940 年至 1943 年任军事参议官，1944 年任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1945 年任军事训练总监。此人臭名昭著，罪行累累，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板垣征四郎，1934 年至 1936 年，先后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 年至 1939 年任陆军大臣，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 年至 1945 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主要干将，日本法西斯“少壮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梅津美治郎，1936 年至 1938 年任陆军次官，1939 年至 1944 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45 年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

畑俊六，1939 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 年至 1940 年任陆军大臣，1940 年至 1944 年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积极推行者。

木村兵太郎，1940 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 年至 1944 年任陆军省次官，1945 年任侵略缅甸日军司令官，是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干将。

松井石根，1931年至1932年任参谋本部谍报处处长，1933年起任军事参议官，1937年至1938年任日军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对南京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38年至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4年起任“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大政翼赞会”顾问，积极参与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活动。

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2年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至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36年至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年至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老牌首领之一。在任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时，曾积极参加了侵略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罪恶活动。

武藤章，1939年至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高级指挥官，是东条侵略计划的积极推行者。

佐藤贤了，1942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是东条英机的高级军事顾问。

永野修身，1930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至1937年任海军大臣，1937年起任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年至1944年任海军参谋总长，1944年起任御前海军事务参议官，积极参与了对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活动。冈敬纯，1910年至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次官，1944年起任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是太平洋战争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岛田繁太郎，1935年至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年至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起任军事参议官和海军参谋长，是海军将领中积极参与和推行侵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松冈洋右，1935年至1939年任南满铁道会社总裁，1940年起任内阁参议官，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任外务大臣，是日本侵略扩张外交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主要组织者。

大岛浩，1936年至1938年任驻柏林武官，1939年至1945年任驻柏林大使，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积极执行者。

白鸟敏夫，1936年至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年至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

重光葵，1931年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至1936年任外务省次官，1936年至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至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年至1943年任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大使，1943年至1945年任外务大臣，并兼任“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1年至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4月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贺屋兴宣，1937年至1938年以及1941年至1944年任大藏大臣，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铃木贞一，1938年至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年至1943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1943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大政翼赞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外侵略扩张活动。

星野直树,1934年至1936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实际领导,1937年至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10年至1941年任日本企划院总裁,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副总理大臣。1941年12月起任日本大藏省顾问,是统治、奴役、掠夺中国东北四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1926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东亚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吹侵华,是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木户幸一,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后任宫内大臣兼日皇枢密顾问。对起用东条任首相扩大侵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1月宣判止,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裁判。法庭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犯有策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罪行的各种证据。

在法庭的判决书里,确认了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以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为目的,以达到用武力统治世界。法庭还判定,从1931年开始以来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判决书还确认,日军的暴行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按上级的命令执行的。

在审判进行期间,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中止审理他们的案件。被告大川周明患渐进性麻痹病而宣告为“无责任能力”,因而关于他的案件审理也停止进行。

1948年11月4日,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祸的人民特别注目的日子。这一天,国际法庭对以东条为首的25名甲级战犯开始宣判。当东条英机等人被押上审判台时,旁听席的观众都投以愤怒的目光。过去,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把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大洋洲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个个耷拉着脑袋,心神不宁地站在被告席上,再也没有像过去那种神气了。似乎很难想象就是这群法西斯匪帮,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践踏了一个个伟大的民族和众多的国家。

国际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烟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宣判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一个个相继走上绞刑架,从而结束了他们罪恶一生。

战犯东条英机是至死不悔的。他不仅在法庭上公然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而且在最后遗言中大放厥词,强烈呼吁美国人不要使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异化,不要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并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为二。”他说,“这样将来必定产生大乱子。”东条至死不忘反共,可谓花岗石脑袋死顽固也!

毛泽东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希特勒没有逃出这一逻辑，墨索里尼没有逃出这一逻辑，他们的难兄难弟东条英机也没有逃出这一逻辑！

